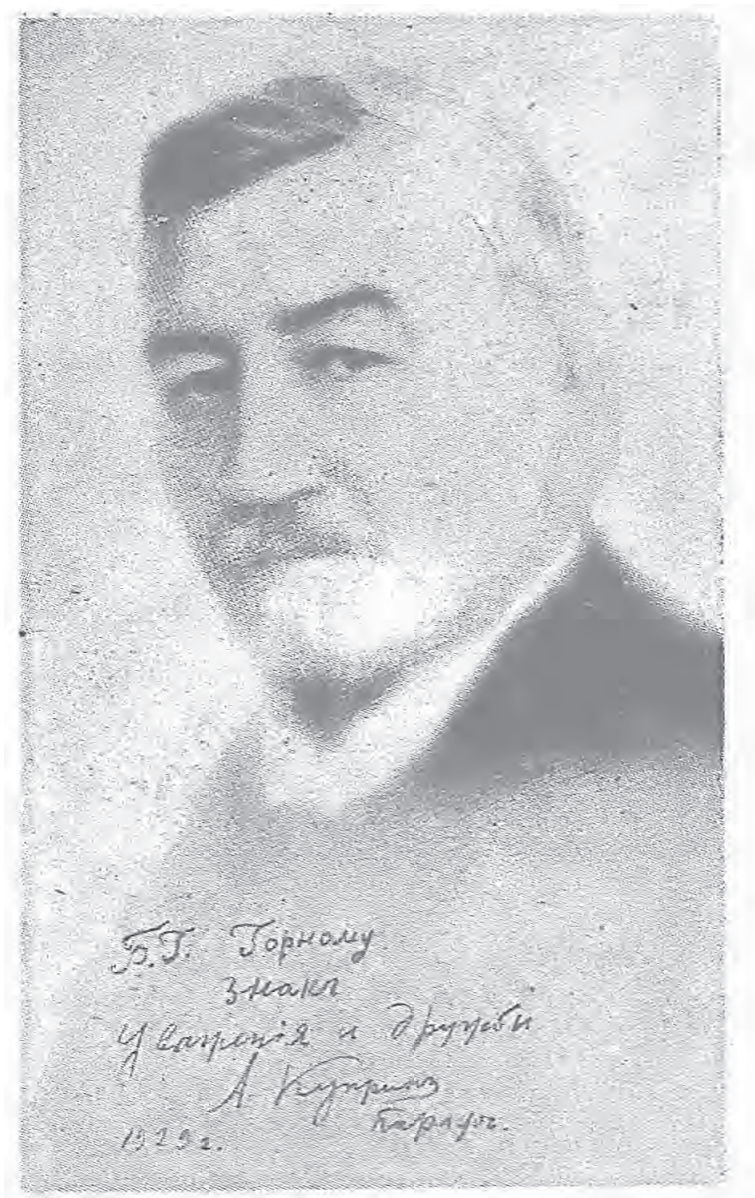


亞瑪



像 林 普 庫

譯文叢書

庫普林著

汝龍譯

亞

瑪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所有的可怕正是在這裏——』

『其中毫不叫人覺得可怕……』

作者題辭

我知道許多人會覺得這個長篇小說既不道德，又不高雅；但是，我仍舊誠心誠意把它獻給

母親們和青年們

A · 庫普林

作者序^①

這書在全世界已經行銷二百萬冊以上——有俄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利文本，日文本，瑞典文本，芬蘭文本，挪威文本，波希米亞文本，匈牙利文本，英文本^②，波蘭文本，立陶宛文本，以及別的語言的譯本^③。

① 這篇文章是作者庫普林 (Alexander Kuprin) 特為葛爾奈 (Bernard Guibert Gueney) 所譯的「亞瑪」英譯本 (一九三三年紐約「現代文庫」版) 而寫的「作者後記」——中譯者。

② 英譯本第一版銷售一二二五冊 (如果那出版者的數字可以相信的話) 零售價格從十元到六十元；第二版銷售一五五〇冊 (那出版者的數字是否靠得住，也還是個問題) 價錢也貴得令人不敢問津。現在這經作者增益修訂的版本是第三版了。——英譯者。

③ 庫普林曾經寫給我一封愉快的信：「我說「亞瑪」在各地各國全有了譯本，這話一點沒有說錯——」

這本書的真實的、心理學上的成功，不能歸之於讀者方面的不健康的好奇心；我深深相信亞瑪已經驅使許多人懷着真誠的同情心思索娼妓問題了。

但是作者從來沒有滿意過這本書，至今還是這樣。

真的：在幾千年中間，而且直到現今，有多少惱人的、沒法克服的、被人詛咒的問題，威脅的籠罩着人類，時時壓得人類倒在地下，把人類貶到低級獸類的水準。戰爭，娼妓，死刑，不堪忍受而且報酬微薄的苦工，大多數人爲飽食終日的少數人餓着肚皮做牛馬的情形。

我素來覺得萬惡中的首惡是婦女肉體的交易，婦女愛情——上帝對人類的最高貴賜物——的交易。可是我又覺得人類的古老病症——賣淫——是一種頂容易用迅速而順利的治療醫好的病症。我暗想：「只要對人把道理講明白就行了：『現在，你有一個人人尊敬的白髮祖奶奶，你從她那兒初次聽到有趣的民間故事，她是你們一家的光榮和君主。」

也許 Touaregs 和 Botoludi 那些小地方是例外……我得聲明，在英國和荷蘭，「亞瑪」和「Smith」是禁書：前一本由於暴露了赤裸裸的真實；後一本由於對聖經的態度褻瀆……「我自己做過書店老板，有一回賣過『亞瑪』的猶太文譯本，自從作者寫過上面那封信以後，不久『亞瑪』的這個譯本就在英國出版，而且得到了應得的成功。——英譯者。

你有一個母親，你原先曾經映着你那幸福而羞怯的小眼睛，貪食而快活的吸吮過她那甜蜜蜜的奶頭。你有一個妻子，你的子女的媽媽，溫暖家庭的製造人。你有一個妹妹——一個頑皮，歡笑，機靈的女郎，她的語聲就像歌唱。只要想到誰敢當着你親愛的小妹妹面前說出一句意義曖昧的話，或做出一種太放肆的姿勢，不消說，你的眼睛會充滿血，你的下巴會氣得發抖。講到你鍾愛的小女兒——我甚至不必費那份精神講到她了。

「可是你却帶着你的先令，你的金元，你的盧布，你的法郎，或你的馬克，心安理得的到賣淫婦那兒去換取愛情的代替，換取仿造的性愛——那種性愛的唯一目的是孕育新生命的絕大神祕。有這種目的，你纔有理由用那種手段。」

「至於女人由於她那種——唉，她那種極艱苦的工作，早已變得愚蠢，自甘下流：這完全不能成爲你的口實。事情的癥結在於她的青春如果曾經在仁慈，關顧，至低限度的安樂生活中過來，她也許不但會成爲一個幸福的母親，也許還會成爲一個可愛的姊妹，一個寶貝的女兒。」

「你也沒有理由存那種自私自利的思想：『我的家是一回事，別人的家是一回事，迥然不同——別人家的禍福跟我全不相干……』可是——這是喫人的野獸的想法！因

爲我們豈不是自認爲有一點教養，多少總是個基督徒嗎？

「當你滿足你的獸慾，離開那妓女，掩飾不住心中作嘔的憎厭時，你該明白而且記住：你在那時比那妓女卑鄙下賤到不知多少倍。利用反常的社會制度，你搶劫一個盲目的乞丐，你在一個雙手反縛的人的臉上打一記耳光，你欺騙一個孩子……」

是的！我，盡我的知識，盡我的能力，著文反對賣淫——可是我找不到抵制它的方法。我只知道那些不幸的女人所以被迫賣淫，不外乎：一方面因爲貧窮和教育不良，一方面因爲引誘和野心，又一方面因爲不會做任何行業，或找不到別的工作。可是爲這問題作文章，吶喊，勸導——難道都是白費心思？最生動，最可怕，最真實的詞藻對於男男女女的影響是多麼渺小，想起來真是可怕……

有一回，在一列從彼得堡開到克里米亞的火車上，幾個青年工程師認出了我，要求我答應跟他們談談賣淫問題。

「哪，現在，」他們說，「你揭露妓院的惡瘡，可是你用甚麼方法來防範那强有力的支配着成年人的性的飢渴呢？」

我盡我的能力回答：

「粗床單；硬板床；既不太厚也不太熱的被子；通風而涼爽的臥室；酣暢的睡眠，睡得太長，醒得早；冷水浴或淋浴；食物簡單，味不太濃；好的文學作品——選擇那些描寫丈夫氣概的，英雄氣概的事業的作品；繁忙的工作，在露天底下遊戲；男女同校受教育……最後，早婚，比方說，二十五歲。因為，話說回來，好好的女孩子總要到那個歲數纔受得住結婚！」

工程師們答道：

「這些我們都懂。這些全是緩和的方法。可是沒有解決那基本問題：你拿甚麼來代替性的滿足？」

聽到這兒我忍不住了。我把偉大的列夫·托爾斯泰有一回說過的不客氣的答覆講給他們聽：

「有一回在一大羣頭腦糊塗而很好饒舌的俄國「知識份子」的集會上，托爾斯泰憤慨的抨擊當時的俄國政權。一個青年向他提出一個問題：

「『很對，列夫·尼古萊維奇。就算你的話不錯——我們的政權有了毛病，全無益處。要是你希望，我們可以毀滅它。可是你叫我們拿甚麼來代替它呢？』

「托爾斯泰乾乾脆脆答道：

「譬如說，你害了傳染病——上帝不許！你到我這兒來問我：『我害了甚麼倒楣的病？我現在該怎麼辦纔好？』我說：『你害了一種某某病。你現在該做的事情是這樣：快去看醫生，別耽擱，一心去醫治。』可是你忽然回覆我道：『不錯——我得去看醫生，醫好自己的病。可是你給我甚麼東西來代替梅毒呢？』我承認，我答不上來……」

我的意思也一樣。我已經竭盡能力真實的指出來賈淫的恐怖。可是我的作品却以支離破碎的形態出版了。俄國一位神經過敏的、吹毛求疵的、假充君子的書報檢查官把它塗改得認不清它本來面目。心浮氣躁的讀者讀了它竟大驚失色。在俄國，我接到過成千成萬的謾罵信——大部份是匿名信；現在仍舊不時接到。我的罪狀是震撼社會基礎，引誘青年墮落，提倡色情文學，等等。許多人不肯瞭解我的真誠的善意。我最初接到的一些好意的、鼓勵的信，是年長的、頭腦清醒的、通曉世故的婦女寄來的，是給自己的性的渴望所驚嚇的誠實青年寄來的，甚至還有年輕的女孩寄信來。我還珍藏着好幾封職業妓女寄來的信，這幾封信文理不通，可是內容深刻而動人……

有一件奇怪事情：我在巴黎以 *émigré* 的身份却受到安慰、嘉許、認識。法文譯本一

●法語移民。按作者自蘇聯大革命後即離開祖國，僑居法國。——中譯者。

出來，巴黎的報界和巴黎的讀者生氣勃勃的響應我這本悲慘的小說。批評家用法國作家所特有的那種敏感，指出來短處，可是他們一般的意見是一致的：這部作品儘管有粗糙和離奇的地方，然而充分合乎道德，滿足讀者的需要，而且它滲透一種熱烈而博愛的情緒。

我呼吸得自由多了。

現在我更高興，因為我終於把亞瑪還原，恢復它的原來面目——即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

實在，這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檢察官的刪略可以憑記憶復原。引起困難的倒是另外一件事。這小說在俄國印了許多版——可是不是排版印的，却是照原先的版子印的，因此其中有許多手民的誤排，那些錯誤不但惹人煩惱，有時還歪曲原文，弄得纏夾不清。我把這些全都整理清楚，現在心安了。我的作品是在美國頂好的繙譯者的手中。

亞瑪在美國出版，我還有一個理由值得高興。在美國，曾經出版過「湯姆叔叔的小屋」。

亞歷山大·庫普林

一九二九年秋季於巴黎

●要得——英譯者。

◎這本小說是美國作家司脫夫人 (St. Elmo) 所作，內容嚴厲抨擊黑奴制度的不公正。這書的影響極大，歷史家認為它掀起「解放黑奴」的熱潮，加速「南北內戰」的爆發。——申譯者。

英譯本序

凡不能讀亞歷山大·庫普林的俄文原著的人，應該感激伯納·吉爾勃·葛爾奈繙譯的亞瑪。這本書敘述俄國妓院的生活。這小說是現實的，悲慘的。庫普林把它獻給「母親們和青年們」實在很恰當。對於惡事閉目不看，決不是應付惡事的辦法。這世界總有一天會明白：面對事實纔是進步的開端。不聞不問是最大的惡。頑固偏執永遠沒理由。到了現在這時代，讀者應該可以被人信任多少有點智慧，一本書的考驗應該是它的真實價值，它的真誠和它的誠懇，而不是它對於愚昧、墮落、貪色的人的挑動力。今天，有些書所以禁止，正是因為它們對於這個不大讀書的階層不免有影響的緣故。

A·G·海司◎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於紐約

● Arthur Garfield Hays (1881—) 德國猶太人的後裔，美國名律師，以辯護有關人權自由的案件
著名——中譯者

英譯者序

『照我們看來，』庫普林叫記者普拉托諾夫，他的代言人，在亞瑪中說道，『他們描寫偵探，律師，稅吏，村學究，訟師，警察，軍官，蕩婦，工程師，歌手——皇天在上，寫得真好透了——俏皮，雋永，有才氣。可是，話說回來，這些人全是些渣滓，他們的生活不成其為生活，而是世界文化的某種邪道的、妖氣的、不必要的、噩夢。可是這世界有兩種獨特的現實跟人類一樣古老：妓女和農夫。他們的生活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在文學中只有一點點皮毛的、虛浮的、誨淫的描寫……』

皮毛的、虛浮的、誨淫的描寫……我們來考察一下各作家用甚麼方式來接近這奇特的現實。首先，有一本純粹感傷的書普瑞渥的『瑪儂·萊絲考』（“Manon Lescaut”）

● Prevost (1697—1963) 法國小說家——中譯者。

其次，有一本過度感傷的小說：仲馬的『茶花女』（“*Dame aux Camélias*”）第三本是一本描寫生死相愛的浪漫小說；魯伊的『愛神』^①多產作家巴爾札克^②給了我們兩本：一本是純粹浪漫氣味的，他給美貌的茵畢麗亞（*Imperia*）畫了一幅迷人的肖像；還有一本是帶浪漫氣味的寫實作品，『妓女的豪華與貧苦』（“*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瑞德的『貝格·瓦紛登』（“*Peg Woffington*”）可以說等於那篇時裝劇；笛福的『摩爾·甫蘭德司』（“*Moll Flanders*”）是直錄的寫實作品，左拉的『娜娜』（“*Nana*”）是激烈的寫實的。

① 指小仲馬（*A. Dumas*, 1827—1895）法國劇作家。——中譯者。

② Louys（1870—1925）法國文學家。——中譯者。

③ 原名 Aphrodite 是愛與美的女神名。——中譯者。

④ Balzac（1776—1850）法國小說家。——中譯者。

⑤ Reade（1814—1884）法國小說家及劇作家。——中譯者。

⑥ 瑞德的成名劇是『假面與真臉』，後來遵從女伶珊摩爾勸告，改編成這本小說。——中譯者。

⑦ Defoe（1659—1731）英國小說家。——中譯者。

須得注意，有一種奇特的事實跟這些描寫絕大多數有關。娼婦也好，*Bona Folsa* ②也好，*Lorette* ③也好，妓女也好——只要把她放在文學家面前，嘿，瞧罷！從那賣淫婦身上會放射出那麼古怪的誘惑力，到頭來所畫出來的像，要麼是一幅殉道的瑪格達琳 ④ 的肖像，要麼具備摩娜·麗莎 ⑤ 的一切謎樣的蠱惑……不像一個賣笑女子，倒像一個古希臘的高雅藝妓，甚至也不是那種藝妓，簡直成爲塞普麗絲 ⑥ 了！在所有文學作品中，我只知道有一篇描寫纔具有無比真確的輝煌以及毫不減弱的藝術手腕；那篇作品中的妓女儘管化裝和修飾，那幅肖像仍然是妓女的肖像；那樣的描寫纔稱得起是一幅肖像：這幅卓

② *Zola* (1840—1902) 法國小說家。——中譯者。

③ 法語：賣淫婦。——中譯者。

④ 法語：娼妓。——中譯者。

⑤ *Marguerite* 原是一個妓女，被耶穌教好，後來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她也在場。——中譯者。

⑥ 「*摩娜·麗莎*」是意大利畫家達文西 (*da Vinci*, 1452—1519) 所畫的名像麗莎是他的朋友的大太，那肖像以它那妖嬈的微笑著名。——中譯者。

⑦ *Gypris Aphrodite* 的另一名字。關於 *Aphrodite* 請參看以上的註解。——中譯者。

絕的、不朽的妓女肖像是莎士比亞的克里奧佩特拉。

況且，應該注意，前述那些書的描寫，大部分原是妓女的肖像，却不是賣淫制度的圖片。還有一件奇特的事實，那就是戰爭——另一種災難——也受到同樣的看待。我們有很多很多梅松尼所畫的漂亮而沒有污點的擲彈兵和披甲的騎兵；到如今還只有一個維列希卡格林赤裸裸地畫出大風呼嘯，白雪積封的戰場以及黑鳥鴉在死灰色的殘缺肢體上空盤旋翱翔……

怪透了，講到描畫賣淫制度的本體，而不是把賣淫制度當做附屬的背景來描寫，那即使不是獨一無二，却要算是最優秀的畫手，又是一個俄國人，庫普林。不錯，他也許沒有完全避免他所畫的女性的上述那種古怪誘惑；因為女性——縱使墮落，腐敗，下賤——仍然是女性，對於庫普林這熱愛生活的人，仍然是生活的奇蹟之一。可是，即便可以說他在準備畫

① Cleopatra，埃及的皇后，是一個絕色美人，做過愷撒大帝和安東尼的情婦，後來服毒自殺。詳見莎士比亞的戲劇“Antony and Cleopatra”。——中譯者。

② Meissonier (1815—1891) 法國畫家。——中譯者。

③ Vereshchagin (1842—1902) 俄國畫家。——中譯者。

那些肖像而攪和彩色時用了太多的感傷的油，他畫的像却是附屬於那背景；在那背景上，他的眼光真實而銳利，他的手穩定而不抖，他的彩色和畫筆一絲不苟。他是否也像他自己的普拉托諾夫那樣——普拉托諾夫可以說多少是一個自傳式的人物，他的許多經驗正是庫普林自己的經驗——「偶然闖進妓院」，不自知地蒐集材料，「當然並沒有想到寫作這回事」，那我們不知道，我們也無需乎，照他的說法，去「翻他的髒襯衫」①。這兒，我們只須舉兩個例子說明一下就夠了：凡熟悉俄國情形的人差不多都會告訴你南方那富足而繁華的K城的全名，凡是奧德薩②，人都會告訴你那特瑞貝爾妓院純粹由於寫小說的緣故纔從奧德薩城移栽到K城去的……

亞歷山大·庫普林出生於一八七〇年，一九〇九年是他文學事業的二十五週年紀。他的成名是靠了他那部驚人的史詩般的長篇小說「決鬥」(«Duel»)，那本小說跟亞瑪一樣，是一個控訴，它控訴軍事機構的腐敗。俄國批評家給他上了一個生活的詩人的稱號。如果奧訶夫③是俄羅斯文壇的「神童」④，庫普林便是它的「頑童」⑤。他的題材

①意思是「探他的陰私。」——中譯者。

② Odessa，高加索西北靠近黑海的大城。——中譯者。

之多是數不清的；他的觀察力和他的多方面才能是非同尋常的。光是『甘勃里納司』（“Cambrius”）就足以使他廁身於歐洲文學大師之林。他有些描寫盜賊流氓的小說，如『侮辱』、『馬賊』、『街上』（“The Insult, “Horse Thief”, “Off the Street”）——最後一篇是獨自的形式——純然是『力作』。⑤『奧列霞』（“Olessya”）具有一種非凡的脫俗的美麗。『淑拉密』⑥是一篇古代的散文詩。他在『密林』（“Back-woods”）和『沼澤』（“The Swamp”）中描寫農民的生活，在『猶太婦女』（“The Jewess”）和『懦夫』（“The Coward”）中描寫猶太人，在『軍校學生』、『審問』、『守夜』、『夢囈』（“The Ca ests”, “The Interrogation”, “The Night Watch”, “Delirium”）中

⑤ Chekhov (1860—1904) 俄國小說家。——中譯者。

⑥ 原文是 “Wunderkind” 德文意思是『青年的天才神童。』——中譯者。

⑦ 原文 enfant terrible 是法文，意思是天真爛漫，往往直達，所聞洩露事實或發奮鬥的小孩。——中譯者。

⑧ 原文 tour de force 是法文，意思是『力技。』——中譯者。

⑨ 舊約雅歌所讚美的新娘。——中譯者。

描寫軍人在『我怎樣做演員』（“How I was an Actor”）和『在休息中』（“In Retirement”）描寫優伶在『去』（“去”）『在馬戲團中』（“糖菓”）『小丑』（“Атлет”，“In the Circus”，“Lolly”，“The Crown”）中，我們看到馬戲團的生活（『小丑』是一個獨幕劇）在『莫洛克』（“Moloch”）中看到工廠生活在『小煎餅』（“Small Fry”）中看到內地生活在『李勃尼科夫上尉』（“Captain Ribnicov”）和『生命的河流』（“The River of Life”）中看到波希米亞人的生活——除了庫普林以外，沒有人寫得出來『黑太陽』（“Black Sun”）和『索羅門的星』（“The Star of Solomon”）是出色的纏綿悲惻的故事。此外還有動物故事和花卉故事；兒童故事和神經病患者的故事；有一篇小說獻給一個賽馬者；還有一篇獻給馬戲團的小丑；還有一篇，要是我的記性不錯，獻給一匹賽跑的馬……

『亞瑪』的出版轟動一時，它的第一部在一九〇九年“Sbornik Zemliya”（俄文『大地文選』——英譯者）第三卷發表，第二部在一九一四年第十五卷發表，第三卷在一九一五年第十六卷發表。原來的三部和作者特為我增訂的最後版本都包括在這譯本中。

上列各篇小說大部分可以找到譯文，不過題名容有不同；上面列的表當然僅僅是多產的庫普林的衆多作品中的一小部份，各種生活的作品自然也沒有列舉無遺。最近寫的短篇小說現在也出了好幾個集子，可是統統在俄羅斯國外出版的。⑤

萬不可以認爲：庫普林的『亞瑪』既是發生在俄國，便純粹是俄國的賣淫情形的圖畫；本質上，它是有普遍意義的。只要稍一變動就行：把戈比變成分，便士，蘇，或普分尼；⑥把維爾斯特改成哩或公里；⑦珍嘉可以換做尤金尼或珍奈特；⑧『亞瑪』簡直可以讀做『白

⑤ 這譯本指的是一九三三年紐約『現代文庫』版的英譯本，中譯本便是根據那英譯本譯過來的。——中譯者。

⑥ 庫普林自一九一八年俄國發生革命後僑居法國，此後文章都在法國發表。——中譯者。

⑦ 『戈比』是俄國錢幣，『分』是美國錢幣，『便士』是英國錢幣，『蘇』是法國錢幣，『普分尼』是德國錢幣。——中譯者。

⑧ 『維爾斯特』是俄里，『哩』是英里，『公里』是法里。——中譯者。

⑨ 珍嘉是俄國女人名字，尤金尼是法國女人名字，珍奈特是英國女人名字。——中譯者。

教堂區，』蒙特邁特爾，』或『野岸。』●這就是『亞瑪』何以是一本『非同尋常的、逼人暈眩的、直錄事實的書——一本可怕的書』的緣故。有人說它明顯蒼白——甚至絢爛。大概穆瑞羅^①所畫的盜賊流氓，厚嘉爾司^②的諷刺，高雅^③的怪畫，……也是這樣。

然而，要介紹『亞瑪』，最好用出之於記者普拉托諾夫的口的、庫普林的自己的話。『他們寫倒是寫，』他說，『……可是寫出來的東西不是扯謊，就是富於戲劇性，騙騙年青孩子的，再不然，就是用躲躲閃閃的象徵主義，只有將來的聖人纔看得懂。可是生活本身却誰也沒有觸到……』

『可是實際上，這方面的材料極多，彰明昭著，無情而可怕……至於那些響亮語句，講到女人的肉體交易，講到白色奴隸，講到賣淫是都市腐爛的膿瘡，等等，等等倒全不可怕

①『亞瑪』是本書中俄國娼妓聚集地，『白教堂區』是英國倫敦娼妓聚集地，『蒙特邁特爾』和『野岸』是法德娼妓聚集地。——中譯者。

② Murillo (1617—1682) 西班牙畫家。——中譯者。

③ Hogarth (1697—1764) 英國畫家。——中譯者。

④ Goya (1746—1828) 西班牙畫家。——中譯者。

……這種老套頭，大家全聽膩了！可怕的倒是那種日常的、習慣的生活瑣事；那種一本正經的、每天如此的生意經，那種有着千年歷史的性愛行業，那種由歷代決定的平凡習俗。在那些沒人注意的無價值事情中，像憤慨，屈辱，羞恥一類的感情全部湮沒了。剩下來的一只一種乾燥無味的職業，一種買賣，一種合約，一種算得上誠實的小生意，比方說，跟做雜貨生意一模一樣。諸位先生，你們得明白：所有的可怕正是在這裏——其中毫不叫人覺得可怕！跟小市民一樣的天天工作着——如此而已……

『比一切可怕的語句更可怕的，百倍可怕的——是一種小小的、平凡的現象，會忽然打擊得你手足失措，就跟額頭挨了一擊似的……』

正是這類小小的平凡的現象，日常生活的、習以為常的、有特徵的瑣事，生活的細微處，庫普林寫得非常出色。充滿他篇頁的那種『細節主義』^①就像惠斯特勒^②的點彩，或聖經的不厭煩瑣，或羅丹^③的雕刻——那『思索者』^④的後背，羅丹的雕刻曾經賦與意義。

①原文 detailism 意思是藉描寫細節來襯托出全境。——中譯者。

②Whistler(1834—1903) 美國畫家。——中譯者。

③Rodin(1840—1917) 法國雕刻家。——中譯者。

「我們全都漠不關心的放過這些有特徵的瑣事，跟瞎子一樣，彷彿沒看見那些瑣事正在我們四周。不過若是有一個藝術家來，就會仔細觀察，拾起那些事情來。他會忽然把生活的一個細小的分子巧妙的寫出來公諸於世，於是我們大家就會叫起來：「啊，我的上帝！可是我自己——自己！——親眼見過那些事情。只不過我從來沒想到認真注意它罷了。」

可是我們俄羅斯的真正藝術家——全世界頂有良心，頂真誠的藝術家——不知怎麼却至今輕輕放過賈淫問題和妓院。甚麼緣故呢？真的，我覺得難於回答。也許因為過於拘謹，也許由於胆小，怕給人看做色情作家，又怕我們那種追究身世的批評文章會把藝術家的藝術作品跟他的私人生活混為一談，會着手翻他的髒襯衫。又或許，他沒那麼多功夫，沒那種自制力，沒那種方寸不亂的鎮定，連頭帶腦鑽進這種生活，直接考察，不帶成見，不唱高調，不用那種婆婆媽媽氣的同情心，深入那生活的一切古怪單純，深入日常的活動……那樣的材料……在意義和重量方面纔真正無可比擬……別人的話是不夠的——縱然是頂實在的話也還是不行——即使用一本小筆記簿和一管鉛筆做出來的觀察，也仍然不夠。人得逐步習慣那種生活，不能自做聰明……

「我相信：現在不行，最近將來也不行，可是過上五十年左右，總會有一位天才作家，名符其實的俄國作家，會把這生活的一切重負和令人憎厭處統統吸收到自己心裏，然後用樸素、優美、不朽的形象表現出來。於是我們大家會說：「噢，怎麼的，我們自己看見過也知道這些事情，可我們再也沒想到有這麼可怕！」我衷心相信將來會有這麼一個藝術家。：」

庫普林太真誠，太偉大，寫這一段時決不會暗中指着他自己；可是凡讀過這痛切而嚴厲的名叫「亞瑪」的控訴的人，誰也不會疑惑這偉大的巨匠庫普林是否已經用「樸素、優美、不朽的形象」表現了「賣淫生活的重負和可憎處」，是否已經表現「所有的可怕正是在這裏——其中毫不叫人覺得可怕……」因為「亞瑪」作為一種「古怪」而罪惡的現實的無情反映，穩穩的站着，還沒有一本別的书能超越它。

「亞瑪」這本書問世時所經歷的周折困難，倘使全講出來，會證明跟這本書的內容同樣有趣；至於我的譯本出版所遭遇的挫折困苦，也決不是一篇文章講得完的。現在只須說明我以譯者的身份從我認為最沒價值的譯者手中取回「亞瑪」，現在又以出版者的身分能夠將一本俄國傑作的忠實、完整、齊全、增訂，而且經作者授權的譯本獻給一般英語

讀者，實在是非常高興。

目前這個版本可以用作者最近給我的一封信中的話做爲最好的說明：『寄奉『亞瑪』一冊——這已經經過澈底修改，重訂，補充，成爲完整的形式了。現在它沒有檢查官的紅槓子的痕跡，或排字工人的誤植，或校對員的糊塗了。』

照『亞瑪』現在這個版本，實際上比任何語言的其他版本內容多百分之二十一——包括了特爲這版本而寫的材料，這種材料至今還沒用原文發表。

作者久經應許執寫的『亞瑪』續篇現在正在起草中，這對讀者或許也是感到興趣的事情吧。

凡有批評或建議請寄交下開地址爲感：The Blue Faun Bookshop, 136 W. 23rd St. New York City.

B · G · 葛爾奈 (Bernard Guilbert Guerne)

一九三一年七月

英譯者附言

關於庫普林的文體，須得說一兩句話。在這作品中，他絕不是一個運用精純文字的修辭家；他的篇頁中到處都是新字和外國字，或者，不如說，外國土話；他毫不猶豫把它們引進來，改成俄國字。他創造新字；他有時簡直大有巴羅的氣概，他不但求助於土話和俗語，而且引用方言，隱語，甚至真正的切口。這是他的光榮——可也許正是他的弱點。因此，凡原文中所有的土話，俗語，等等，譯者盡力譯成最相近的英語。這樣雖然有時弄得意義不明，而且非常麻煩，可是換一個方法就不免有將原文美化的意味——像『亞瑪』這樣一本書實在不該得到這樣的命運。

B·G·葛爾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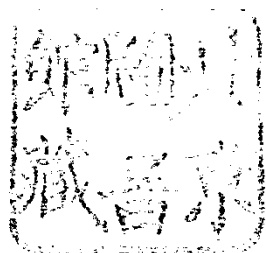
① Borrow (1803—1887) 英國著作家和語言學家，通曉許多國家的方言和土語。——由譯者。

第一
部

第一章

許久許久以前，遠在建築鐵路以前，驛車夫——公家的和私人的——歷代習常居住在南方一個大城的極遠的邊境。這就是那整個區域何以叫做亞門司卡亞·司羅勃達——「驛車夫鎮」或者簡單點，亞門司卡亞，或亞門卡司——「小坑」；再不然，更短一點，乾脆叫做亞瑪——「陷坑」——的緣故。過了相當時期，利用蒸汽的運輸消滅馬匹的運輸，那一幫雜糾糾的驛車夫便漸漸失去熱鬧的生活和勇敢的風氣，改做別的行業，分頭走散了。可是許多年以來——甚至到現在——亞瑪一直有着曖昧的名聲，大家都說那是一個非常快活，可以歡呼暢飲，一到夜晚不免危險的地方。

在那些古老而悠久的安樂窩的舊址上原先只有臉蛋緋紅活潑輕佻的軍人妻室和亞瑪當地的眉毛濃黑體格豐滿的寡婦私下裏做一點「伏特卡」^①和「自由戀愛」的



生意。後來不知怎麼，自然而然的，開張了正式妓院，得到地方當局批准，由官方監督管理，受特定而嚴格的法規節制。臨到十九世紀末葉，亞瑪的兩條大街——大亞門司卡亞街和小亞門司卡亞街——，街的兩面，簡直完全給「壞名譽的房子」^②佔據了。至於私人房子，却剩不到五六所，就連這五六所也給改成公寓、酒店、百貨商店，來迎合亞瑪的賈淫生活的需要。

生活的方式，氣派，習慣，在所有三十多家妓院幾乎是一致的，區別僅僅在於為春光短暫的愛情所定的費用不同，以及若干外表的細節也因而不同：在女人的俊醜方面，在衣裳的時髦方面，在房屋的宏大方面，和佈置的豪華方面，略有差別。

頂 Chic ^③ 一家是特瑞貝爾妓院，大亞門司卡亞街左首第一所房子。這是個老字號。目前的主人不是姓特瑞貝爾，他在市參議會充任選舉人，甚至是市政會議的委員。那所房子是一樓一底，粉刷成綠白兩色，照建築師柔貝特（Rouet）發明的那種鄙俗的「仿俄

^② 俄國的一種強烈的麥酒。——中譯者。

^③ 即妓院，又名「必要的罪惡的房子」。——英譯者。

^④ 法語：上等的，時髦的。——中譯者。

「羅斯式」築成的，牆壁上雕着小馬，人臉，雄鷄，木頭的面巾，鑲着花邊——花邊也是木頭的；一塊白邊地毯鋪在樓梯上；前廳立着一個熊標本，肚中塞滿草，一隻爪子伸出來托一個木盤，接受來客的名片；舞廳有着細木精鑲的地板，窗上掛着濃綠色絲帘和絹綢，米黃色椅子，牆上掛着金邊鏡子；還有兩間小客房，有地毯，長靠椅，軟絲墊；臥室點着藍色和粉紅色燈，鋪着綢面被子和乾淨枕頭；那些妓女穿着下擺很低的舞衣，鑲着皮領，或化裝驃騎兵，聽差，漁家少女，女學生；她們大多數是從沿波羅的海各省來的日耳曼人——高大美貌的女人，皮膚白淨，乳房肥大。在特瑞貝爾妓院，打一回茶圍要三個盧布，夜度資要十個。

兩盧布的妓院有三家——索菲亞·華西列夫娜妓院，古基輔妓院，安娜·瑪爾科夫妓院——稍稍差一點，稍稍寒酸一點。大亞門司卡亞街上餘下的那些家只要一個盧布；它們的佈置越發差。至於在小亞門司卡亞街上，那是丘八，扒手，工匠，和一般下流人常去的地方，一回只要五十個戈比。上下，樣樣東西簡直又髒又舊——客廳的地板高低不平，翹曲，滿是裂縫，窗上掛着紅蔴布；臥室活像馬廄，用薄木板隔成一間間，那木板高處並不挨到天花板，床上，在凹陷的草墊的浮面上，零亂的鋪着破舊而污跡斑斑的牀單，以及舊得發黑、

揉得很縐，滿是破洞的法蘭絨被子；空氣酸臭，外帶酒氣和汗味；女人穿着破破爛爛的花洋布衣服，或做水手裝束，她們大多粗魯，說話噲聲噲氣，鼻子掉了半個，臉上還保留着昨晚挨打或被抓的痕跡，却藉助於一個紅紙煙盒，醜點吐沫，然後認真的塗了一臉。

一年到頭，每個夜晚——然而「神聖週」^①的最後三天和「御告祭」^②的前夕除外，逢那種日子沒有一個鳥搭它的巢，淪落的少女也不編她的辮子——只要門外天色一暗，各家門前的紅掛燈便點亮。門頂張着蓬，門上雕刻着畫。街上就像過節——像過復活節。所有窗子明燈輝煌，提琴和鋼琴的歡樂聲游出窗外，車夫趕着車子川流不息。所有房子的正門敞開，人從街上可以望見門裏有一道高陡的樓梯，樓梯頂上有一段窄走廊和多面燈罩下白亮的燈光，還可以看見前廳的綠牆，牆上畫着瑞士的風景。（瑞士跟這些地方有甚麼相干？）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為止，成千成百的男人在那些樓梯上上下下。這兒，各式各樣的人都來：半死半活却還饞嘴的老翁，來尋找人工的刺戟；男孩們——軍事學校學生和高等學校學生——幾乎還是些小娃兒；鬍子一把的家長，可敬的社會棟樑，戴着金邊眼鏡；

① 指復活節的前一個禮拜——中譯者。

② 在三月廿五日，「御告」指天使告訴瑪利亞，耶穌降生事——中譯者。

新婚的、極可愛的新郎；聲名卓著令人起敬的教授；強盜和兇犯；自由思想的律師；嚴厲的衛道者——冬烘學究；前進作家——專寫激昂慷慨的論文，主張男女平權的巡警，特工，逃犯，軍官，學生，抑鬱寡歡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受雇聽命的愛國志士；胆小鬼和厚臉皮；病人和好人；第一回領略女人的人和無惡不做的老嫖客；耳目聰明五官端正的人和天生殘廢的怪物；聾子，瞎子，爛掉鼻子的人；一身肥肉大腹便便的胖子，呼吸惡臭，頭頂光禿，身體發抖，滿身虱子——活像一個大肚子，害痔瘡的人猿。他們逍遙自在走來，就跟到飯館或美術陳列所一樣；他們坐下來，抽煙，喝酒，拚命裝得快活；他們跳舞，叫自己的身體做出嘔人的樣子來摹倣性愛的行爲。他們有時聚精會神過了很久纔選中他們所喜歡的女人，有時却又忽忽忙忙；他們事先知道決不會碰釘子。他們急忙預付他們的錢，便在一張公共的床上，在那張前一位嫖客的體溫還未退淨的床上，毫無目的的幹那樁全宇宙神祕中最偉大最美麗的神祕事情——孕育新生命的神祕。女人呢，帶着心不在焉的順從，用千篇一律的話語，用老練的職業性動作，滿足他們的慾望，跟機器一樣——接過這一個客人後，同一夜晚，還馬上要用同樣的話語，媚笑，姿勢接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以至第十個男人，那些人常常早已在會客室靜候他們的輪值呢。

通宵就這樣過去。直到黎明，亞瑪纔漸漸安靜下來，到了明亮的早晨，亞瑪變得人煙稀少，空曠，沈入睡鄉，大門關得緊緊的，百葉窗合攏。可是一到黃昏，女人就醒來，準備應付夜晚。

就這樣，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無窮無盡，她們在她們那公開的繡房中過一種古怪而莫名其妙的生活，被社會擯棄，受家庭咒罵，做了社會制度的犧牲者，城市中過度性慾的宣洩器，以及家庭名譽的保護者——哪，就是這四百個愚魯、懶惰、神經質、不育子女的女人。

第二章

下午兩點鐘。在二等的兩盧布的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中，一切都已睡熟了。四四方方的大客廳裏掛着金邊鏡子，沿牆排着二十來把仿天鵝絨的椅子，壁上貼着馬柯夫斯基 (Markovsky) 的色情露骨的『俄羅斯貴族的宴會和沐浴』石印畫，這些也都入了睡鄉。在那種寂靜和半明半暗中，空氣似乎愁慘嚴肅，叫人不慣，又混合着一種古怪的悲哀。昨天這兒，就跟每天的傍晚一樣，燈點得通亮，頂歡暢的音樂震天價響，藍菸草的烟霧盤旋着，男女女成雙做對蹦蹦跳跳，擺着屁股，高高揚起大腿。整條街上明燈輝煌，家家門前掛起紅燈，個個窗子射出燈光，車水馬龍，一直鬧到早晨。

現在街上空了。在夏日烈陽中，街道勝利而喜悅的發亮。可是客廳裏所有窗簾垂下來，因此顯得黑暗陰冷，叫人望而却步，就像通常日中時分的空戲院、跑馬場、法院一樣。

鋼琴的烏黑、翹曲、光滑的板面，朦朧發光；黃舊、裂縫、缺口的琴鍵微微發亮。呆滯不動的空氣仍舊保留昨天的氣味，聞得出香水味，菸草味，一間沒人住的大房間的潮霉味，不清潔不健康的女人肉體的汗味，撲粉味，劣質香皂味，和昨天塗在地板上的黃膠油氣味。凋萎的湖草的清香跟這些氣味混在一起，生出一種奇怪的氣息。今天是「三一節」①。按照古風，妓院使女趁主人還在睡覺，便從市場買回來整整一車菖蒲，把它那長而厚的葉子灑在各處，用腳踐踏便發出碎裂聲響——走廊上，繡房中，客廳裏，到處都是。她們還在所有的神像前點亮燈。至於妓女，依照風俗，不敢用自己的手做這些事，因為她們的手夜間已經弄髒了。

守門人從別處砍來兩棵小樺樹裝飾那照俄羅斯式築成的門口。所有的妓院全一樣——細長的白樹幹（那將近凋死的樹木冒出一股樹脂香味，）裝飾着門廊的外部，柵欄，和大門。

整所房子寂靜，空洞，昏睡着。切肉排，燒飯的聲音從廚房傳來。劉柏嘉，一個妓女，光着腳，穿着內衣，露出胳膊，長得並不好看，一臉雀斑，然而身體強壯而新嫩，從屋裏出來，走進內院。昨天她一共只有六個客人，可是沒有人留下來跟她過夜，因此她睡足了——酣暢舒適，一

個人睡一張大床。她早早起床，不過十點鐘光景，還高高興興幫着廚子在廚房裏擦地板擦桌子。這時她用筋肉和肉片餵那套着鎖鏈的狗阿毛。那條黃毛大狗，生着又長又亮的毛和黑色的口鼻，用前爪向女郎撲過去，於是拉緊鎖鏈，喉頭喘不過氣咕嚕咕嚕的響，搖搖擺擺倒下來，頭伏在地上，縐縐鼻子，齜齜牙，嗚嗚哀叫，興奮得打噴嚏。可是她用那片肉逗它，又假裝認真的罵它：

「在這兒啊，你——笨蛋！我啊——我會給你的！你怎麼敢咬我？」

可是她心裏高興透了，因為阿毛既情急又討好，因為她至少可以暫時對狗發發威風，還因為沒有男人跟她過夜，她睡足了，又因為「三一節」勾起她兒童時代的模糊回憶，也因為燦爛晴朗的白晝，這是她難得有機會看見的。

所有過夜的客人早已各自東西的走散了。最正經的、安靜的辦公時間正在進行着。

她們在老板娘●的房裏喝咖啡，一共有五個人。老板娘自己名叫安娜·瑪爾科夫娜，這妓院就是用她的名字登記的。她六十歲左右。她很矮，可是胖；只要閉目想像三個軟皮球疊在一起便可以想出她那樣子來，那三個皮球從底下往上看——大，中，小；三個球連成一

●即妓院的主有者。——中譯者。

串沒留下一點縫隙，這三個球是——裙子上，身軀袋奇怪——她的眼睛是淡藍色，像女孩子，甚至像小孩子，可是嘴是老人的嘴，下嘴唇濕潤而發紫，無力的垂下來。她丈夫——伊夏·沙維奇——也矮小，是個白髮蒼蒼，安靜沈默的小老頭兒。他仰他老婆的鼻息；先前安娜·瑪爾科夫娜還在這兒做老鴿的時候，他就是這妓院的門房了。爲要顯得自己大有用處，他憑自修學會彈四弦琴，現在每夜彈些舞曲，有時應商店老板的邀約在喪事宴會上彈一番，博得幾顆善感的淚珠。

這妓院有兩個鴿母——一個是頭目，一個是助手。頭目是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她四十六歲，身材高大，體態豐滿，生着栗色頭髮，頸子害着甲狀腺腫病，因此有三個下巴。她的眼睛有黑眼圈，緣故在於害痔瘡。臉寬，從額頭到兩頰，像個梨，臉色土黃；眼睛小而黑，鷹爪鼻子；嘴唇嚴峻的努起。臉上表情沉着威嚴。在這妓院，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安娜·瑪爾科夫娜一兩年後就要退休，將來把這妓院連同生財傢具一齊賣給她，收一半現錢，一半約期付款——開一張定期借據。因這緣故，女孩跟尊敬老板娘一樣的尊敬她，還有點怕她。凡犯了過錯的女孩，她就親手打——打得殘忍，冷酷，說打多少記就打多少記，一點也不

更改她那鎮靜的面色。女孩中總有一個成爲她鍾愛的人，她使用她那苛刻的愛情和癡狂的妒忌折磨那女孩。這比她的打還要難受得多。

另一個叫做左希亞。她剛剛從姊妹行裏掙扎出來。姊妹們仍舊跟她平輩稱呼，有時又巴結又親熱的叫她『小老鴛』。她清瘦，矯健，稍稍斜眼，臉龐紅潤，頭髮梳成彎彎的小髻；她崇拜戲子——偏愛強壯的丑腳。她總向艾瑪·愛德華夫娜討好。

第五個和最後一個人是本區督察長比爾開希。這是個運動家，他稍爲禿頭，生一把絡腮紅鬍子，有一對天藍色的好看的眼睛，說話聲音高亢，稍嘎，然而好聽。人人知道他以前在特務機關作事，由於他那可怕的體力和殘酷的刑訊，使得不法分子談虎色變。

他做過好幾樁昧良心的事情。全鎮都知道他兩年前娶過一個有錢的七十歲老太婆，去年勒死了她；然而他總算遮蓋了這件事。不過，講到那樣的事情，其餘那四位在她們那很多波折的一生中也幹過這麼一兩件。可是就跟古時的 *pretteurs* ① 回想到被他們所犧牲的人並不覺得良心刺痛一樣，這些人也把過去所幹的那些黑暗而血腥的事情只不過看做她們職業中沒法避免的，小小的不痛快事情罷了。

她們在喝咖啡，外加豐富的、燒開的奶酪——督察長還喝「貝尼第克丁」^①。可是嚴格說來，他沒有在喝，只不過做出一種樣子，叫人覺得他在喝罷了。

「哦，怎麼樣，甫瑪·甫密奇？」老板娘試探的問。「這件事情小不過，值不上一個空蛋殼，那麼……咳，你只要說句話就行啦……」

比爾開希慢慢斟上半杯酒，他那舌頭伸出嘴腔先輕輕舐了舐油光光的、辛辣的烈酒，吞下去，然後不慌不忙，用咖啡把酒壓到胃裏去，使用左手的中指摸着上髭，由左到右的摸着。

「你自己細細想想看，秀伊比司太太，」他說，眼睛向下望着桌子，攤開手，睜起了眼睛。「想想我得冒多大危險！那女孩子被人家用欺騙手段誘拐到這個……所謂所謂……哪，用一種高尚的說法，一句話，到這個「壞名譽的房子」來了。現在她的父母請警察局找她。好——好吧。她從這一家逃到那一家，逃過十來家……臨了，這綫索跟你們發生關係了，頂要緊的是——你想想看——居然發生在我這一區！我怎麼辦？」

「比爾開希先生，可是她歲數不小啦，」老板娘說。

①一種黃色甜酒，用白蘭地，糖，香草製成的。——中譯者。

「她們歲數不小啦，」伊夏·沙維奇幫腔道，「她們承認幹這個是出於她們不心。」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用低音冷靜的擔保道：

「皇天在上，她在這兒，我們待她像自己的女兒一樣。」

「可是我要談的不是這個，」督察長說，厭煩的縐眉。「想想我的處境看……唉，這是責任哪。天，即便沒有這件事，不痛快的事情已經無窮無盡哩！」

老板娘忽然起身，跛着拖鞋走到門口，向督察長睽了睽她的一隻昏昏欲睡的、無表情的淡藍眼睛：

「比爾開希先生，我想請你看一看我們的改建工程。我們要把這地方改造得寬一點。」

「哦——哦！奉陪奉陪……」

十分鐘後，兩人回來，誰也不看誰。比爾開希的手在口袋裏捏緊一張嶄新的一百盧布鈔票。關於那被誘拐的女郎，從此沒再提起。督察長一口氣喝下他的「貝尼第克丁」，抱怨世風日下。

「我有個兒子，現在做小學生——名叫保羅。這流氓，他來找我，說：『爸爸，同學罵我，因

爲你是警察，因爲你在亞門司卡亞做事，因爲你收籌子的賄賂。」那麼，爲了上帝的緣故，伊比司太太，告訴我，這不簡直是混蛋嗎？」

「唉，唉……哪兒會有甚麼賄賂？就拿我來說……」

「我對他說：『滾，你這廢物，去告訴校長，說往後不准再有這樣的事情，要不然爸爸就把你們統統告到總督那兒去。』你猜怎麼樣？他又到我這兒來，說：『我再也不做你兒子了——你另外去找一個兒子吧。』甚麼話！好的，我結結實實揍了他一頓，直到月初纔把傷養好！哈哈！現在他不想跟我講話了。瞧着吧，往後我還得給他點厲害嚐嚐！」

「唉，不用你告訴我們，我們這兒也有這樣的事情。」安娜·瑪爾科夫娜嘆道，撇了撇她那發紫的下嘴唇，她那淡藍色眼睛來了一陣霧。「我們在教養我們的貝爾琴——她現在在甫雷歇高等學校唸書——我們特意叫她住在鎮上，住在一個體面人家。你知道，話說回來，那是很尷尬的。可是忽然間她從高等學校回來，說了一大套難聽的話，弄得我簡直面紅耳赤。」

「皇天在上，安諾其卡——真是弄得滿臉通紅啊，」伊夏·沙維奇幫腔道。

●安娜的暱稱。然人談話往往不直呼名字，而用暱稱相稱。——中譯者。

「你一定會面紅耳赤，不錯！」督察長熱烈的同意道。「是的……是的，我充分了解你。可是我的天，我們會弄到甚麼下場？我們會弄到甚麼下場？我問你，這些革命黨跟這些學生，或者……說他們是甚麼纔好呢？……他們究竟想搞甚麼花樣啊？叫他們別責備別人，還是自己反省一下的好。到處是腐敗，道德是墮落了，誰也不孝順父母啦。他們該鎗斃。」

「是啊，哪，前天我們出了個岔子，」左希亞匆匆的插嘴。「有一個客人來了，一個強壯的漢子……」

「算了去罷！」艾瑪·愛德華朵夫娜一直在聽督察長講話，恭恭敬敬的點頭，這時用簪子裏的切口打斷她的話。「你還是去看看給姊妹們做的早飯燒好沒有。」

「現在沒有一個人靠得住，」老板娘接着抱怨道。「沒有一個用人靠得住，不是死屍就是扒手。所有的姑娘一心想着她們的情人。她們只會圖她們自己的快活。可是關於她們的責任，她們簡直想也沒想到。」

來了難堪的沉默。有人敲門。一個高吭的女人聲音在門外說道：

「鴛母，把這錢拿去，請給我幾張鈔票。」彼德走了。」

督察長起座，理了理他的軍刀。

「好了，我該去辦公了。再會吧，安娜·瑪爾科夫娜。再會，伊夏·沙維奇。」

「其實你可以再喝一杯，作為上馬酒吧？」眼睛快要瞎了的伊夏·沙維奇站在桌旁攔阻道。

「謝謝你。我不行啦。滿到喉嚨口啦。心領心領……」

「謝謝你來跑一趟。有空過來玩。」

「很高興做你的客人，先生。再見！」

可是在門口他停了一分鐘，意味深長的說道：

「可是還有，我要向你進一個忠告——你頂好趕快把那女孩子轉讓給別處。當然，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過我既然是你的好朋友，我應該給你進忠告。」

他揚長走了。等到他的脚步声在樓梯上消失，街門在他走後砰的一聲關上，艾瑪·愛德華 采夫娜 鼻子裏哼了一聲，輕蔑的說：

「這假裝好人的私生子！他倒撈足了，這麼來來去去的……」

◎俄文原是“pharaoh”。——英譯者。

第三章

漸漸，他們全都各自走出自己的房間。房子裏黑下來。有一股半凋萎的菖蒲的清香氣味。一片靜寂着。

下午六點鐘喫飯以前，時間拖延着，無窮無盡的長，單調得受不了。一般的說，每天這段空閒時間是這所房子生活中頂沉重頂空虛的時間。這情形彷彿像過節時在學校，尼庵，和別的女人修道院中度過的遲鈍而空虛的時間一樣，空暇和悠閒太多，一種燦爛的、稱心如意的冗長時光主宰着整整一天。只穿着襯裙和白內衣，光着胳膊，有時光着腳，那些女人沒有目的的從這間房踱到那間房，她們全都沒有梳頭洗臉；懶懶的用中指敲着舊風琴的琴鍵，懶懶的攤出紙牌來算算命，懶懶的彼此罵兩聲，帶着慵懶的愠怒等候夜晚。

劉柏嘉吃過早飯便帶着剩下的麵包和火腿片去找阿毛，可是那狗不久就喫飽，不理

她了她跟紐拉一塊兒買了幾塊水果糖和葵瓜子，現在站在籬牆裏面，籬牆外面便是大街。她們嗑着葵瓜子，瓜子皮黏在她們下巴和胸口上，她們漠不關心的眺望街上過路行人；看到點燈工人把洋油倒進街燈；看到警察腋下挾着值日簿，看到鴉母從別家窰子出來，穿過大街，到百貨商店去。

紐拉是個小女孩，生着藍色大眼，鬚角上有小小的青筋。她臉上有着無知和天真的神氣，叫人聯想到復活節蛋糕上那隻白糖做的羔羊。她活潑，蹦蹦跳跳，好奇，到處鑽來鑽去，跟大家合得來，總是第一個打聽到消息；每逢她講話，就講得那麼多，那麼快，口沫飛出她的嘴巴，唾星停在她紅嘴唇上，就跟孩子一樣。

對面，從那家小酒店走出一個茶房，站了一分鐘——一個頭髮鬚曲的，好喝酒的，斜眼的年青小伙子——跑到隔壁公寓裏去了。

「普洛訶爾·伊凡諾維奇，喂，普洛訶爾·伊凡諾維奇，」紐拉喊道，「你要不要喫一點？——我請你喫葵瓜子。」

「過來，到我們這兒來玩，」劉柏嘉幫腔道。

紐拉揚聲大笑，一面笑得喘不過氣，一面說：

『來歇歇脚！』

可是街門開了，現出大老鴇那討厭而嚴峻的身體。

『呸！這多不像樣！』她威嚴的叫道。『跟你們說過多少次啦，不准你們白天跳出來到街上，偏偏又出來——呸！——只穿着內衣。我不懂你們自己怎麼會沒一點廉恥。上流的、自愛的女孩子決不可以像這樣拋頭露面。謝謝上帝，你們幸好不是在那種供兵大爺玩玩的窩子，而是在上等妓院。不是在小亞門司卡亞街啊。』

兩個姑娘回到妓院，走進廚房，在檯子上坐了許久，冷眼旁觀發脾氣的廚娘普拉斯科維雅。她們搖擺着大腿，默默的嗑葵花子。

姊妹中有一個名叫曼加，又叫做『搗蛋鬼曼加』和『小白曼加』。現在她房中聚了一大羣人。她和另一個姊妹梭愛——一個亭亭玉立的美女，眉毛彎彎，眼珠灰色，稍稍暴出，那面孔是俄國妓女中最典型，最白淨，最和善的面孔——同坐在床沿上打牌，打『六十六點』。小曼加的頂知心朋友珍妮仰着臉平躺在她們後面的床上，看一本破書，仲馬先生。

◎原字“pau”是德文驚嘆詞，表示憎惡或輕視，相當於英文的“po”。——英譯者。

◎Dumas指大仲馬(1803—1870)，法國小說家。——中譯者。

的『皇后的項圈』“*The Queen's Necklace*”，一邊在抽煙。全妓院中她是唯一愛看書的人，看得如醉如癡，而且甚麼書都看。可是，出乎意外，勤讀驚險小說的結果，絲毫沒有使得她多愁善感，或毀損她的想像力。她最喜歡小說中有一個波折很多的陰謀，計劃得週到，破案得巧妙；也喜歡大決鬥，決鬥前子爵解開鞋帶表示決不後退一步，^①決鬥後那一劍劈死子爵的侯爵却因為自己的精美的新背心已經撕裂而頗為遺憾；也喜歡看綠林好漢把裝滿錢袋的金子隨隨便便散在路上；也喜歡看亨利第四^②的風流韻事和談諧才氣——一句話；喜歡看法國歷史過去幾個世紀中那種金子和女衣花邊交相輝映的，引人入勝的英雄主義。在日常生活中，却正相反，她頭腦冷靜，喜歡譏諷，實事求是，而且尖酸刻薄。她跟同院姊妹相處的關係，她的地位如同學校中的第一個有力氣的人，在同年級讀了兩年的人，或全班的第一個美人一樣——專橫霸道，受人崇拜。她是個高高瘦瘦的金髮美人，生着美麗的淡褐色眼睛，一張驕傲的小嘴，上唇上面有一點柔髭，臉頰上有一抹不健康的、帶黑色

① 大概暗指高地葉（*Gautier*, 1811—1822）所著的小說『富拉卡司上尉』“*Captain Fracasse*”。

——英譯者。

② *Henry IV.* (1553—1610) 法國國王——中譯者。

的紅暈。

嘴上啣着煙，由於煙霧而眯起眼睛，她的全部工作是用一個蘸了吐沫的手指頭一個勁兒翻書頁。她的腿裸到膝部，腳上的疙瘡最不好看，大腳趾上生着尖尖的、難看的、不規則的小瘤。

房裏還有一個姊妹，姐瑪拉，交叉着腿，微微俯下身，做女紅——一個安靜、飄洒、美貌的女郎，臉蛋微紅，頭髮有着冬天在狐背上可以看見的那種黑亮的光澤。她的真正名字是葛里凱拉，或者平常人叫她魯凱里亞。可是妓院裏很久就有一種古老習慣，喜歡把女孩名字換成唸起來響亮的外國名字。姐瑪拉從前做過修道士，或者，也許在修道院做過小女沙彌，直到現在臉上還保留胆怯和淡淡的自負的神氣——一種端莊而狡猾的表情，這是年青修道士所特有的。她在妓院中孤傲成性，跟誰也不親近，也不對誰傾吐她過往的生活。可是看她的情形，除了做過修道士以外，一定還有很多不平凡的經歷：在她不慌不忙的談吐中，在她下垂的長睫毛下面那深不可測的棕色眼睛的躲躲閃閃的眼光中，在她的態度中，在她狡滑的微笑中，在莊嚴的、狂氣的、自命聖徒的語氣中，有着神祕、隱諱、有罪的意味。有一回，姊妹們帶着幾乎敬畏的心理聽姐瑪拉流利暢達的講法國話和德國話。她渾身有一種內

在的、抑制着的威力。儘管她表面溫和殷勤，全妓院的人都對她恭敬有禮——老板娘；她的朋友，兩個鴉母，甚至那門房（這妓院的名符其實的皇帝，公認的暴君和英雄）都是這樣待她。

『我和了，』梭愛說，拍出壓在牌底下的王牌，攤開來。『我有四十點，還有一張梅花的愛司——十點，曼奈其卡，^①要是你不生氣的話，我贏了。五十七加十一，六十八。你有多少點？』

『三十點，』曼加不高興的說，撅起小嘴。『啊，你倒好啊——怎麼樣的牌戲你都會啦。發牌吧……那麼，後來怎樣呢，姐瑪柔其卡？^②』她回轉頭來對她朋友說。『你講下去——我在聽着呢。』

梭愛洗了洗那疊烏黑油膩的舊牌，讓曼雅^③端一端，然後，先在手指上醮點吐沫，發牌。同時，姐瑪拉一面不丟下她的女紅，一面用安靜的聲調向曼雅講說：

『我們在平平的刺繡架上用金綫刺繡——聖壇的披蓋，主教的法衣……繡上小小

• ^①曼加的暹稱——中譯者。

^②姐瑪拉的暹稱——中譯者。

的花草啊，小小的十字架啊。冬天你就坐在修道室裏，窗子小，釘着鐵格子，放不進多少陽光來，空氣裏有燈油的氣味，薰香和柏樹的氣味；你千萬別談天——女住持很兇。誰要是閒得無聊，就會開始哼復活節讚美歌的第一段……「當我想到您的天堂啊……」我們唱得又好又美；生活那麼安靜，空氣那麼優美；你可以看見大朵的雪片在窗外飄飛——啊，現在想想，就跟在夢裏一樣……」

珍妮把那本破書放在肚子上，把香煙從梭愛的頭上面拋過去，譏諷的說：

「你那安靜的生活我們全都知道。你們把私孩子丟在馬桶裏。惡魔永遠埋伏在你們那神聖的地方四周。」

「我叫四十。我有了四十六和啦！」小曼加興奮的叫道，合起手掌來。「我一開牌就有三點。」

姐瑪拉聽了珍妮的話微微的笑，答話時候帶一種隱隱約約的笑容，使得嘴唇微微張開，可是嘴角上現出小小的、不易見的、原因不明的抑鬱表情，簡直跟雷納多·達·文希的「摩娜·麗莎像」^①一模一樣。

^①請見書前英譯者序——中譯者。

「世人說尼姑很多閒話……不過，即使偶爾有一樁罪惡……」

「要是你沒犯罪——你不會後悔，」梭愛正正經經的插嘴道，拿手指放在嘴裏。

「你坐着繡花，繡得你眼睛金星亂迸，一清早起來就站着做禱告，站得你背也酸了，腿也麻了。晚上又要做禮拜。你敲着女住持的修道室房門，唸道：「由於您聖徒的祈禱，我們的父保佑我們。」女住持便在她那修道室中用低音答道：「阿——門。」」

珍妮入神的看她半天，搖搖頭，極鄭重的說：

「你是個古怪的女孩子，姐瑪拉。我一邊瞧着你，一邊心裏納悶。現在我纔明白像孫卡那些傻瓜怎麼會講戀愛講得那麼津津有味。這就因為她們是傻瓜。不過，你似乎已經閱歷得很深，世面見得很多，却還是幹那種傻事，講甚麼戀愛。你爲誰繡那襯衫？」

姐瑪拉不慌不忙，用一根針把所繡的東西隨隨便便在膝頭上，用頂針撫平線縫，頭稍稍偏向一邊，沒抬起她那小眼睛，說道：

「人總得做點甚麼呀。閒坐着多無聊。我又不打牌，我也不喜歡打牌。」

珍妮仍舊搖頭。

「不，你是個怪女孩，真的。你打客人那兒得來的錢總比我們大家得的多。你這傻瓜，錢

不積起來，幹麼都花了？你買七盧布一瓶的香水。誰要聞那麼好的香水？現在你又買十五盧布的綢子。這是爲你那仙嘉買的？」

「當然，爲仙尼其卡●買的。」

「真是的，你那個傢伙簡直是個活寶！不要臉的強盜。他坐着車到這妓院來，就跟將軍一樣。他怎樣會至今還沒揍你？強盜——專喜歡揍人。他逼你的錢，不怕嗎？」

「要是逼得太多，我不想給，我就決不給。」姐瑪拉溫和的答道，把綫咬成兩段。

「哪，這就是我心裏納悶的緣故。有你這麼聰明，有你這麼漂亮，要是我，早就把一個客人弄得神魂顛倒，他會領我出去，供養我。我就會有我自己的馬和珠寶鑽石。」

「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珍妮其卡●其實你也是個很俊俏很可愛的女孩子，你的性情又這麼獨立不羈，這麼勇氣十足，可你我還是陷在安娜·瑪爾科夫妓院裏，跳不出去。」

珍妮興奮起來，帶着毫不掩飾的憤激答道：

「是啊！甚麼道理！樣樣事情都順你的心……你的客人總是頂好的客人。你要怎樣，他

●仙嘉的暱稱。——中譯者。

●珍妮的暱稱。——中譯者。

們就不敢不依，講到我，來找我的不是老頭子，就是喫奶的娃娃。我的運氣這麼壞。有些人拖着鼻涕，有些人嘴角流着口涎。現在啊，不論我討厭甚麼都不及我討厭小孩子。他來了，那小鬼；他胆小，他慌張，他發抖，可是幹完事情以後，他羞得不知道把眼睛放在哪兒纔好。他滿心厭惡，弄得坐立不安。我覺得簡直好像在他的鼻子上打了一拳似的。給你鈔票以前，他在口袋裏先捏一陣，那張鈔票滾熱，甚至汗膩膩的。孱頭！他媽天天給他十個戈比，叫他買夾臘腸的法國麵包，他却省出錢來給窰姐兒。最近幾天，我有個軍事學校的學生。於是我故意氣氣他，說道：「哪，我的寶貝，這兒有一小塊糖，拿去一路上吃吧；你回營的路上，可以含在嘴裏。」他先是生氣，可是後來收下。隨後，我故意站在露台上瞧他；他剛一出門，便向四邊張望，一下子把那塊糖塞進嘴裏去了。小豬獯！」

「可是換了老頭子，可就更討厭。」小曼加輕聲說，偷偷望着梭愛。「你覺得怎樣，梭茵卡？」

梭愛已經打完牌，剛要打呵欠，這一來，呵欠打不成了。她不知道她想生氣還是想笑。她有個常客——一個地位很高，子女很多的小老頭兒——他有着邪氣的性愛習慣。全院姊

媒都拿她的客人跟她開玩笑。

梭愛總算打成了呵欠。

『滾你們的蛋。』她說，打呵欠後她的聲音有點啞；『滾他的蛋，老不死的！』

『可是，比這些人還要壞。』珍妮接着說。『比你那大官，梭菌卡，比我那軍校學生，還要壞，頂壞頂壞的——是你們那些情郎。這種事情有甚麼意思！他來了，醉醺醺的，裝模做樣，拿你開心，儼乎其然，好像他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似的——其實草包一個！甚麼情郎，真是的！廢物中的廢物，骯髒，褻褻，惡臭，渾身疤痕，他只有一件體面東西：姐瑪拉給他繙的那件襯衫！他一開口就罵別人的娘，這王八蛋，而且老愛打架。哼！要不得！』她忽然用開玩笑的聲音叫道：『我永生永世一心一意愛的那個人兒，是我的曼奈其卡，白曼加，小曼加，我的搗蛋鬼曼加。』

她冷不防攙住曼加肩頭和胸脯，拖她到自己身邊，把她按在床上，開始深深的、用力的吻她頭髮，眼睛，嘴唇。曼加費了好大力氣纔掙脫，光亮而優美的軟髮披散了，掙扎得滿臉通紅，由於害臊和發笑，垂下眼簾，眼睛濕潤了。

『走開，珍妮其卡，走開。算了算了，你幹麼呀？放了我！』

小曼加是全院頂溫順頂安靜的姑娘。她忠厚，好說話，永遠不會拒絕別人的要求，大家便不自覺的待她極和藹。一點小事她就臉紅，每逢那種時候特別迷人，只有敏感的絕色美人纔會那樣。她很愛喝『貝尼第克丁』酒，可是喝不上三四杯，就過量，就會變得失去本來面目，發酒瘋，老是需得搗母，門房，有時甚至警察，來干涉，纔喝得住。那種時候，她會毫不猶豫打客人耳光，把一滿杯酒潑在客人臉上，打翻桌燈，咒罵老板娘。珍妮用一種奇怪的保護態度和粗魯的愛憐態度待她。

『姑娘們，吃飯啦！吃飯啦，姑娘們！』搗母左希亞在走廊裏跑着，叫道。一邊跑，她一邊開了曼雅的房門，忽忽說道：

『吃飯啦，吃飯啦，姑娘們！』

她們又去廚房，大家仍舊穿着內衣，沒有梳洗，穿着拖鞋，赤着腳。飯菜是一道豬肉皮和番茄煮的可口的菜湯，隨後是肉排和麵食——奶油麵包捲。可是大家胃口都不行，這是因為生活呆板，睡眠不規則的緣故，又因為大多數姑娘，就跟女學生遇到放假日子一樣，白天早已打發人到商店買了許許多多零食和糖菓，因而喫倒了胃口。只有尼娜——一個矮小的、獅子鼻的、用鼻音講話的村姑！剛剛在兩個月以前被一個江湖販子拐來，賣給妓院——

能喫四個人的伙食。這老百姓出身的女人那種旺盛的、鄉氣的胃口還沒有在她身上消失。

珍妮慢條斯理吃她的肉排，只吃了半個奶油麵包捲，用假裝好人的關切口吻向她說：

『真的，菲科魯霞，你可以把我的肉排也喫下去。喫吧，乖乖，喫吧；別臉紅——你應當保養身體。可是，姊妹們，你們可知道我要跟你們講一件甚麼事情？』她轉身向她的同伴們。

『是這樣的，我們的菲科魯霞肚子裏有一根條蟲，有條蟲的人永遠得喫兩份伙食：一半爲自己，一半爲條蟲。』

尼娜生氣地哼了一聲，噙着鼻子用跟她的高大身材不相稱的低音答道：

『我肚子裏沒有條蟲。你纔有條蟲；所以你會那麼瘦。』

她心平氣和仍舊喫她的飯後覺得昏昏欲睡，跟一條大鱗一樣；打着響亮的飽呃，喝水；要是沒人看見她，便照老習慣偷偷在自己嘴上畫十字。

可是左希亞的銀鈴樣的語聲已經穿過走廊和別的房間傳來了：

『穿衣裳，姑娘們，打扮起來。閒坐着沒意思……幹活兒啦……』

幾分鐘後，院中所有房間裏發出生髮油，香皂，廉價古龍香水等氣味。姑娘們爲了夜晚

盛裝起來了。

第四章

遲暮來了，隨後來了溫暖的黑夜，可是很久很久，一直到午夜爲止，天空的紫霞仍舊不退。西密昂，這妓院的看門人，點亮客廳四壁的燈和台燈，以及門前的紅燈。西密昂是個吝嗇、矮胖、沉默寡言、粗魯的漢子，肩膀直而寬，頭髮深黑，一臉麻子，由於生天花，眉毛和上髭有着小小的禿疤，眼睛黑亮，陰沉，傲慢。白天他沒事，睡覺，夜晚就通宵坐在前廳的鏡子下面，從不擅自離開，好幫客人脫大衣，以及準備應付甚麼亂子。

鋼琴師來了——一個高高的文雅青年，生着白眉毛和白睫毛，右眼生了白翳。在客人未來以前的空暇時間，他和伊夏·沙維奇沉靜的奏『蛋糕舞步』。當時流行的一個舞

①原名“Cake-walk”，美洲黑人所創的一種跳舞，舞時配着音樂，凡步法姿勢經公認爲最完美的便得獎品蛋糕一塊。——中譯者。

曲。凡客人點的舞曲，他們定下每個雙人舞曲收費三十戈比，四組舞曲收費半盧布。可是這價目的一半由老板娘安娜·瑪爾科夫娜抽去；另一半呢，却由兩位音樂師平分。照這樣，那鋼琴師只賺到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這當然不公道，因為伊夏·沙維奇用自修的方式彈琴，他的耳朵聽起音樂來不比一塊木頭高明。鋼琴師便不得不經常湊和他的拍子，用響亮的琴音糾正而且掩飾他的錯誤。姑娘們對客人講到她們的鋼琴師，總帶一點驕傲，說他原先在音樂學校讀過書，老是考前幾名，可是因為他是猶太人，再加上他眼睛漸漸出毛病，沒有能夠讀到畢業。她們大家待他既關切又體貼，還帶一點懇切的、稍稍過分的憐恤，這是審子內部的一般風氣；在外表的粗率，和淫穢字眼的詈罵底下，其實埋藏着同樣溫柔的、神經質的多愁善感，就跟供給膳宿的女學校和大家所說的監獄裏面的情形一樣。

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人人已經打扮停當，準備好接待客人，由於無事可作以及靜坐鵝候而懶洋洋的。儘管大多數女人對於男人——她們的情人除外——早已體驗到完全的、甚至有點厭惡的淡漠，可是每天傍晚以前，仍然會生出模糊的希望，在她們靈魂裏騷動；誰會看中她們，是不是會有非同尋常的、滑稽的、引人入勝的事件發生，是不是會有一個客人慷慨得出奇，是不是會發生一個奇蹟，變更人的整個生活……這些，都還不知道。這

些預感和希望有點跟老賭徒動身到賭場以前計算一下準備好的錢時的感覺相彷彿。此外，儘管她們毫無性慾可言，她們還是沒有喪失女人最主要的、本能的渴望——獻媚。

實際上，有時也真有古怪透頂的人到妓院來，也真有戲劇性的、亂糟糟的事件發生。警察和便衣偵探忽然出現，捕去一些彷彿上流的、文文雅雅的紳士，一面打他們的後腦勺，一面押着他們走掉。有時，一羣醉醺醺的、搗亂的客人發酒瘋，所有妓院的門房都跑來幫本院的門房打架——一場架打得窗玻璃和鋼琴蓋子粉碎，仿天鵝絨的椅子的腿給拆下來做武器，血流在客廳細木精鑲的地板上和樓梯上，遍體鱗傷，頭破血流的人跌倒在大門邊的垃圾裏面，這却引得珍妮歡喜若狂，她睜大發亮的眼睛，快活的哄笑着，衝進混戰的重圍，拍着自己屁股，咒罵着，給他們打氣，她那些姊妹却害怕得號叫起來，躲到床底下去了。

有好幾回，一個工會的職員或一個出納員帶一大羣食客來了，那種人多半早已挪用好幾千盧布的公款，打牌輸掉，喝酒用掉，這時醉醺醺，糊裏糊塗，把餘剩的錢一個個化掉，不久就會自殺或坐牢。於是妓院的門窗一齊關緊，一種俄羅斯式的狂歡會一連鬧上兩天兩夜——迷迷糊糊，久而不厭，野蠻粗魯，雜着尖叫和眼淚，蹂躪女人的身體；夜晚如同天堂，男人赤身露體，大腿打彎，滿身毫毛，大腹便便；女人也裸露出鬆弛精瘦，搖擺的黃色肢體，配着

音樂扭起來；他們大噶特噶，跟豬一樣躺在床木地板上，空氣窒悶，瀰漫着酒氣，給人的呼吸和不潔淨皮膚的氣息弄得酸臭。

偶爾會來一個馬戲團的大力士，在天花板很低的房間裏創造一種笨重出奇的印象，彷彿把一匹馬領進房來似的；偶爾又來一個中國人，穿一件藍長衫，白襪子，梳一條辮子；或是來一個在小酒店做事的黑人，穿夜禮服和棋盤格的褲子，鈕扣眼上插一朵花，裏面襯一件漿洗過的襯衫，那襯衫使得姑娘們很是驚訝，因為他的黑皮膚非但沒弄髒它，它反倒顯得越發雪白光亮。

這些難得來的人點燃妓女們那種貪求無厭的想像力，激起她們的已經耗盡的性慾和職業性的好奇心，她們幾乎全都迷戀他們，追隨在他們後面，一面忌妒，一面互相口角。

有一回西密昂領着一個老人進房來，裝束像個小市民。他沒有甚麼奇特地方；他有一張嚴峻清瘦的臉，生着稜起的難看顴骨，瘤子一樣突出來，鬍子像一個楔，眉毛濃密，前額很低，一隻眼睛分明比另一隻眼睛高。進來後，他舉起手指向前額作出畫十字的樣子，可是用眼角瞟了一眼房角，沒找到神像，他却一點也不慌，放下手來，立刻帶着一本正經的神氣走到

到全院頂胖的姑娘——姬第——面前。

『我們走！』他乾脆的命令道，還決斷的向門那邊點頭示意。

他們走後，那無所不知的西密昂帶着神祕的，甚至有點誇傲的神氣告訴他那時的姘頭 紐拉道，那市民姓嘉德琴科，去年曾經由於劊子手請假，自願代勞，執行十一個暴動者的死刑，用兩個早晨的功夫親手絞死他們；紐拉又睜大她那恐懼的圓眼睛，輕聲轉告各姊妹。怪透了——當時全院沒有一個姑娘不妒忌那肥胖的姬第，不感到痛切的、尖利的、熱切的好奇心。嘉德琴科過了半個鐘頭帶着他那沉靜嚴峻的神氣走了，所有女人一言不發，嘻開嘴吧，送他到門口，然後又從窗口望着他在街上揚長走去。過後，他們跑進姬第正在穿衣服的房間，狠狠的盤問她一番。她們帶着新鮮的感情，幾乎帶着驚奇，張望她那赤裸而滾圓的紅胳膊，張望那仍然繙成一團的床，張望那污膩的舊鈔票，那是姬第從襪管裏抽出來，拿給她們看的。姬第沒有告訴她們甚麼新奇事情。『一個男人罷了，跟隨便哪個男人一樣，跟所有男人一樣，』她沉靜而茫然的說道；可是等到她聽說她那客人是個甚麼樣的人物，她忽然哭起來，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

這人，這流浪漢中的流浪漢，這下流到不能再下流的人，這自告奮勇的劊子手，待她倒一點也不粗魯，可是連一點親熱表示也沒有，却現出討厭和麻木的淡漠神情，好像他的對

手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豬狗，也甚至不是一把傘，大衣或帽子，却是某種骯髒不潔的東西，因為一種暫時的、不可避免的慾望不得不親近它，可是等到它的需要性一過，它便又變得陌生，無用，惹人討厭。這整個可怕的念頭，不是胖姬第那土耳其種肥鷄的頭腦所承受得起的，因此自己覺得無緣無故的哭了。

以外還有些別的遭際刺激這些可憐的、病態的、愚蠢的不幸女人的混亂污穢的生活。有時由於蠻橫無忌的妒忌心弄到開鎗或下毒手；偶爾，很難得，一種溫柔、熾熱、純潔的愛情在這垃圾堆上開花；偶爾一個女人甚至由她所愛的男子的幫助脫離妓院，可是日後差不多總還是回來。有兩三回，一個脫離妓院的女人會忽然真的懷了孕——表面看來，這種事老是好像可笑又可恥，然而觸到了事情的深處。

不管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吧，每天晚上總歸帶來一種刺戟的、緊張的、有味的、對於奇遇的希望，以致在妓院生活過慣以後再換別樣的生活，在那些沒志氣的懶女人，便會覺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了。

第五章

不管怎樣，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確實發生過一件怪事，事情的開端平平淡淡，結局却撲朔迷離，大不吉祥，爲亞瑪人所不了解。

冬天一個黃昏——大概六點鐘光景——有人在門口按鈴。

門房西密昂湊到『偷窺洞』●看了一眼，瞧見一個女人站在門口，便把門稍稍拉開一點，問道：

『你找誰？』

『老板娘。』

●一個秘密的小洞，站在裏面可以窺見外面，外面却看不見裏面。——英譯者。

「甚麼事情？」

「談正事。我要入院。」

「等一會。——我去通報她。」

他關上門，去見艾瑪·愛德華朵夫娜。

鴉母起先詳細盤問他，問到那是甚麼樣的女人，問到她的面貌怎樣，問到她穿甚麼衣服，問到那來客是不是像警察局雇用的偵探，等等。然後她說：

「很好——帶她到這兒來，你站在門簾外面聽着，準備萬一發生甚麼事情。要是我要你來，我就喊你名字。」

那女人來了。鴉母用敏捷透澈的眼光打量她一秒鐘。人可以一眼看出來這不是一個職業妓女。她穿一件素色短大衣和一件黑綢衫子。她臉上決沒有一點脂粉。她身材不高大，可是優雅勻稱。她的面容聰明漂亮，永遠那麼白白的，帶一點悅目的淡黃色。眼睛又藍又亮，目光老是警覺着。

「大概，二十歲光景，」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暗想着，便問：

「太太，多大年紀？」

『二十六歲。』

『可是，我得說，你看上去去年輕得很。要你脫掉衣服，你爲難不？』

『脫光嗎？』

『脫光——連你的內衣也脫掉。這兒很暖和。』

『遵命。』

她脫光衣服，這樣赤身露體，她却一點也不難爲情。

『你真行！』搗母誇獎她。『達到這種情形，女人在女人面前通常倒比在男人面前拘束。』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用專家那樣的安詳沉靜考察着而且撫摸着她的周身，就跟車夫考察而且撫摸駿馬一樣。

『皮膚仍舊很嫩，』搗母說道，『乳房有彈性。大腿和小腿的肌肉挺堅實。沒有那種惡病，——不過，那仍舊是一個需得經醫生檢查的問題。我來看看你的牙齒。好了。只有一顆假牙。請穿上衣服，』她像醫生那樣結束她的檢查。

●在俄文中「惡病」等於「梅毒」——英譯者。

『怎麼樣？可以收留我嗎？』女人問。

鴉母微笑。

『你是個漂亮小妞兒——照俄國的說法。不過，還有一層困難：我們極害怕那種嗜過自由滋味的女人，不敢收留她們。』

『可是怎麼回事？我來不是出於強迫，是出於我的本意啊。』

『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不過日後總會有親戚之類出面，他們會忽然想到尋找你；凡是跟你信札往返的朋友也會找你；萬一有熟人到這兒來，也會認識你。』

『不用擔心。我在這兒是個外鄉人——我是從彼得堡來的，從沒有到你們這城裏來過。』

『也許是這樣吧，』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勉強同意，『可是還有一個疑問。我從你的儀表判斷，你是個上流社會女人。你大概有親屬……也許有子女。』

『不，我完全是孤身一個人。』女人坦率答道。『我是個自由人。我沒有親戚，沒有子女，沒有朋友。我早已跟丈夫離婚了，爲了不再延長我們的談話起見，我預先接受你所有條件，受你們所有規則和習慣的節制。你將來會明白我是頂熱誠，頂聽話，頂有禮貌的女人。』

「聽到你的諾言，我很高興，」搗母說。「要是你將來能實行你的諾言，那我就更高興了。因為你是「從自由」來的，你日後生活所須遵守的條件詳情，你一點也不知道呢。」

「舉個例子看？」

「比方說——你的護照得從你那兒收了去，繳給警察。順便問一句——你有護照嗎？」

「有的。你可願意我現在馬上交給你？」

「可是那護照沒過期嗎？」

「完全沒過期。」

「哦！這護照——一個上流女人的護照……將來會發給你一張所謂「黃票」來代替這護照，「黃票」上照實填寫你的姓名，你父親的姓名，另外還有兩個字表示你的職業和身份：妓女。你原先的護照留在警察局，要想收回是很麻煩的。」

「我永遠不會想到去找那種麻煩。」

「好！你每個禮拜得讓警察局的醫生檢查一回。」

「不錯，我聽說過。慎重的辦法。」

「你說的很對——那是慎重的辦法。可是我要說下去——當然，你很熟悉人該怎樣注意保養自己的身體，這是每個上流女人一定永遠不會忘記的——特別是選擇愛情做自己職業的女人。我們應當讓這一層一言表過。每個看中你的人，不管他惹你討厭也好，叫你噁心也好，你總得跟他去睡覺，這件事你知道嗎？」

「是的——這一節很難辦。也能，這有甚麼關係呢？我會閉上眼——或掉過頭去。條件說完了嗎？」

「實際上——完了。以外還有些小事情。現在，老實告訴我——我們頂好事先有個諒解：你或許對麻醉品有點嗜好吧？」

「一點也沒有。就連純粹的鬧着玩，我也沒有用過一回嗎啡，鴉片，海洛英，紅丸，或以太。我已經見過那些東西對人的惡影響——我聲明，我討厭那種影響。」

「酒呢？」

「朋友在一起，萬一大家勸得殷勤，我就喝一點；獨自一個人呢——從來不喝！」

「那是一種有價值的習性。」鴛母贊同道。「請注意，太太。我跟你講話，就像一個明情達理的女人對另一個明情達理的女人一樣。你不喝酒固然是好事，不過，要是你鼓動我們

的客人——比較有錢的客人——化一大筆錢，歡呼暢飲一番，我們這等妓院決不會表示一點不高興。促成這件事，需得有本領，有活潑的口才。而且那對你也有利——利還很不小呢。每瓶酒你可以抽百分之五的回扣。不過，人得有好性情，好方法，遇到客人快要喝到酩酊大醉，好阻止他。」

『我會盡我的能力。』

『好，現在，貢獻一點聰明而友誼的忠告。很多客人會拿種種性愛方面的淫穢行爲——請你原諒這種形容——煩擾你。一般說來，凡客人因你的魔力——分別說來，因你的好脾氣，或因彼此的相愛——送給你的錢，不管多少，我們妓院方面是不會過問的。我們要收的是那規定的夜度資，和客人所點的酒菜的費用。因這緣故，要是有個好客人向你要求一種邪道的愛情——你可以乾脆拒絕他。我們不會強制你，我們也沒有權利強制你。按照我們的合同，你不能拒絕客人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規規矩矩的愛情。要是你拒絕，那就是破壞合約。不過，關於那些淫穢的傢伙，我不得不告訴你一件事——他們往往肯出大錢，有時簡直是一筆巨款，而且點起酒菜來，不管它多少錢也不後悔。那些戰利品全歸你——我們的收入是飲食費。我請你仔細考慮一下。』

『我要好好想想看。不過，原諒我說老實話，那總有點違背我的心意，要是我得……跟每個人……』

『我懂你的感情……可是爲了像你這樣美麗的合作者，我們可以偶爾打破成規。你只要向賬房繳照例的夜度資，外加五十戈比，做爲可能的飲食費——那麼你就自由了。我們可以告訴客人你正逢經期，萬一他不高興，嘟囔起來，我們便把警察局印好的規則拿給他看，這病跟別的事情都預先列在那規則中了。可是這樣的破格優待，我們只施之於全院天字第一號的姑娘。』

『我當盡力……配得上這種謬獎。』

『那好極了，』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威嚴的點頭。『可是容許我再問你一件事情——你怎麼會到我們這兒來？貪圖賺錢容易？生活過厭了？要不然，這樣做是爲了報復甚麼人？再不然，出於癡狂的好奇心？』

『哦，太太——在我，這些原因全不相干，』來客斷然答道。『我背地裏可以告訴你那原因。那是很簡單的：那是對於男人的永久無厭的慾望。可又並不是對某一個男人，而是老希望換個新的。請放心——這倒不是性心理方面的精神病。大多數男人對待女人都差不

多。可是人在上流社會裏生活，有成千成百的人認識你，那就難於滿足這種貪求的慾望。要講戀愛，總得有一個拖得很久，波折橫生的開頭；然後是滑稽的勾心鬥角行爲；然後纔達到事情的中心點；那種事，日子一長便幹得越來越平淡無味，越來越冗長生厭；然後來了不可避免的，然而掃興的，永遠複雜的結局，喫醋啊，責備啊，恐嚇啊——他媽的——還有必不可少的眼淚；然而我簡直不懂怎樣哭法——所以總是他哭，還恐嚇道要自殺。瞧！你就只好演那幕早在意料中的、戲劇性的決裂，或偷偷逃走。吓！多沒意思！那麼，這就是我到你這兒來的緣故。在你們這地方，事情簡單得多，變化也多。不錯，我有點害怕，怕的是傳染那種病……」

「不用擔心。在我們這地方傳染那種病的機會反比在城市少。此外我要教你一點方法。」

她又用辦公事的口吻說道：

「我跟你講實話：我很喜歡你。你的才具足以使你成爲大出鋒頭的姐兒。那麼——去細細想想再下決定，過二十四小時後來見我。許會變卦吧？可是明天下午四點鐘來見我。我會帶你去見我們的老板娘。只是有一個條件：別給你自己找一個固定的愛人——頂好你在客人中也別特別垂青哪一個。叫他們別生妄想——那就行了。」

「在我，這是頂稱心的命令，你日後看吧——你會滿意我。」

「我希望滿意是雙方的。」

「可是容許我再說一句，我親愛的——」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

「我親愛的、尊敬的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方纔我對你說的那些話——就是，我老熱望有新的男人——我希望，一直作為我倆中間的祕密。」

「啊，一定保守祕密！這樣，對你我都很有要緊而且有利。那麼明天見——要是你不改變心意的話。」

「決不會！」

第二天這女人搬進來，在安娜·瑪爾科夫娜所開的妓院做了長期住客。安娜·瑪爾科夫娜也滿意她那種自然流露的尊敬。只有伊夏·沙維奇起初看她不順眼。

「她是個念過書的人，出身尊貴，」他說。「上流社會的人從來都是廢物，沒有用處，將來也是這樣。等到幹起事來，她們就經不起，多了就受不了；剛幹了這麼一點點，她們馬上就

厭煩了。』可是他不久就跟她混熟，也不再出怨言了。

這新來的女郎取了個名字，叫瑪格達——瑪格達琳^①的縮寫。

起初，那些姊妹，講到資歷要算是老前輩，打算欺負瑪格達，恐嚇她，拿她開玩笑，做出小小的不愉快事情，挖苦她幾句。各處的學徒永遠得受這種屈辱，隨意給人開玩笑——大學，中學，軍事學校，軍隊，監獄，都是這樣。一種普遍的習氣。

可是瑪格達的聲音和目光有一種不可解的、鎮懾的威力，使得別人的冒犯落空而且無味。她自己跟她的姊妹從沒認真吵過架。此外，她老是和和氣氣，可是不卑不亢，不肯吃虧。不過同是這種威力，也阻礙了別人對她親近。結局是，沒有朋友，也沒有仇人，她漸漸在這奇怪的小天地中取得她自己的地位。須得承認，由於她永遠樂於幫忙，調解，請客，借錢，她甚至很受尊敬。可是誰對她也不熱心——也許，從來也沒有人對她熱心過。即使她們每個鐘頭看見她，也彷彿總是忘了她似的。只有姐瑪拉偶爾來串門兒，看看瑪格達，坐在她床上，跟她談個十幾分鐘，不滿意的走了。

『你是一種沒生氣的東西，瑪格達，』她說。『既不是一條魚，也不是一塊肉，又不是一

① Magdalene 聖經中所述一個妓女，被耶穌拯救加以感化，成爲好人。——中譯者。

條好吃的煙青魚。你的靈魂是黏糊糊的果醬作的！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忠實於她的諾言：她對誰也沒洩露瑪格達關於性愛方面的秘密。可是她也漸漸認真的迷惑了。不錯，瑪格達一帆風順；她常常給嫖客看中。她瘋魔男人，不可思議的斌媚。常常，頂闊的闊佬，頂頂考究的嫖客，一表堂堂的貴人，特別看得起她。

可是奇怪——雖然人人讚揚她，幾乎沒有一個人來照顧她第二次。「我們這兒來了一個多麼莫明其妙的傢伙？」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妓女心理學的大專家，暗自納悶。「真是不懂。她長得好看，人又聰明，講話又漂亮，品性也很好。她懂得該怎樣纔能使得 *Profess*

拿出大把的糖來——可是她的成功却又老是短促。」

她設法向相交很深的嫖客探問瑪格達怎麼會那麼快的降服人，却又更快的使人厭倦。

她聽到完全不懂的回答：

「說那女孩子不好，那是罪過的，她可愛，她和氣，她笑迷迷，她文雅……可是——是甚麼人把她弄到你們這兒來的？——講起戀愛來，她未免太規矩，太文雅，一點也引不起人的

與致。哪，比方說，只要她能裝得……可是她不會，要不然她就是不肯。」

至於經驗廣博的老嫖客，却簡單乾脆的答道：

「挺可愛，然而不是條魚。她該用普洛萬斯^①的醬油烹調一下。」

最後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決意跟瑪格達開一回談判。

「怎麼樣，瑪格朵其卡，^②你覺得我們這地方的日子有意思嗎？你滿意嗎？」

「非常滿意。要是默罕默德^③想像的那樂園不是給男人，而是給女人的，我就要說我

是住在默罕默德的樂園裏。」

「可是你的客人滿意你嗎？」

「哦，這事情我却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說老實話，我其實也不打算知道。我沒心去管

他們的感情。我只是老老實實盡我的責任——如此而已。」

鴉母不客氣的回覆道：

① Provence, 法國東南部一個古州。——中譯者。

② 瑪格達的暱稱。——中譯者。

③ Mahomet (570?—632), 回教教主。——中譯者。

「這是自私自利，瑪格朵其卡——只顧自己。男人喜歡有個女人裝腔作勢，哼哼唧唧，叫喊，咬，抓，說下流話。人在講戀愛時不可以像一座石像。你至少得偶爾學着撒嬌尖叫甚麼的。」

瑪格達做了一個噁心的鬼臉：

「謝謝你罷！有一回我碰巧聽見隔壁那種假裝的，熱情的哼哼唧唧——既好笑，又叫人作嘔。我沒法照那樣做……」

「好，那要看你自己怎樣決定了。」鴉母說，而且立刻換了比較不客氣的講話口吻。
「要是你不願意做將軍，就去做小兵吧。◎現在，對你的客氣，算是結束。用不着再姑息你。從這會兒起，不管誰在客廳看中你，你就得跟他去，哪怕他是醜八怪中的醜八怪——頂討厭，頂骯髒。」

「可是，我不幹又怎麼樣？」瑪格達冒火了。

「不幹也得幹——是的，我的乖乖，」鴉母咬牙切齒，惡狠狠的說，「不幹也得幹。」

「難道誰會逼我？」

◎意思是「敬酒不喫，就喫罰酒吧。」——中譯者。

「咦，就是那個西密昂呀。你還沒見過他那根牛筋做的鞭子吧？這樣說來，你打算嚐嚐它的滋味囉。用不着發脾氣。不但像你這樣的人，就是再兇一點的，我們也降服過。」

「我要去告狀！」

「向誰告狀？」

「向警察局——向總督……」

「總督遠得很，至於我們的警察啊，全都買通了。你連寄一封信出去也辦不到。你從現在起受嚴厲的監視。」

「我就跑掉！」瑪格達氣憤的叫道。

「沒有地方可去，我的乖乖。你倒想跑，可是連跑也跑不成。殺了你，我們倒還不至於，可是我們會磨掉你的火氣。頂好——我誠心誠意勸告你——頂好還是平平你的火氣。在你，還是乖巧一點的好。現在——到客廳去！」

三天後，一件驚人事情發生了。剛到中午，一個阿朵尼司^①樣的高身材軍官穿一身上尉軍裝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出現，走進客廳。他身後一步尾隨着比爾開希，全身披掛，

① Adonis，希臘神話中維納斯女神所愛的美少年的名字——中譯者。

就像奉命檢閱似的。亞瑪的人還從沒見過那兇惡而無恥的比爾開希這種低聲下氣，這麼搖尾乞憐。

『我想見見這所房子的女主人，』軍官客氣的說。

『她這會兒剛剛出去，』西密昂溫順的報告道。『半個鐘頭以後她就會來了。』

比爾開希小心的走到上尉面前。

『大人，』他用尊敬的、高亢的聲調說。『請賜准，讓我來辦這件事。您跟這種混蛋講話，未免太降低身份。換了我們警察來講話，事情就會不同。我們早就習慣各種骯髒無聊的事情。日常的工作就是這些！』

『勞駕，』軍官說。

『把老鵝帶到這兒來！』比爾開希嚷道，聲音那麼響，連窗子也震動，燈架上的玻璃綫子搖擺着，叮叮作響。

可是艾瑪·愛德華夫婦已經從客房半開的門驚恐的探出龜樣的頭，至於姑娘們，全都慌慌張張，穿着夜禮服，擠在另一個門口，從別人頭上望出去，偷看客廳裏的人。

『就來，就來，』鵝母應聲道，用胳膊蒙着頸子。『可是您得原諒我——我還沒穿好衣

服。請您等上一分鐘。」

「一秒鐘都不行！」比爾開希大吼一聲，用手指頭向她恐嚇的搖着。「我們又不是到這兒來打你的茶圍；你這老僵屍！」

軍官用手止住他。

「稍爲和氣一點，」他說。

「大人，這些畜牲不懂禮節。對付她們，不能不兇。上尉先生，請移步，」他又低聲說，「請移步，到這房間來。」

他們走進那小客房，從前——在「三一節」——比爾開希正是在這客房裏跟大家極親熱的喝過咖啡，喝過「貝尼第克丁」。鴉母仍然在房間裏跑來跑去，找衣服，找髮夾。比爾開希很快的止住她：

「你再也打扮不漂亮了，你這破鞋。坐下來！你看見這東西沒有？」他把一張紙塞到她鼻子底下，那紙經本地最大的人物簽過名——那大人物便是萊貝德司卡亞區警察局局長。「你認得這女人不？」他指指紙上的名字，接着說。

「認得，老爺。」

『第一，把她在這兒用的護照拿給我們行了，上尉先生，你的意思是把它撕碎，還是讓我交給您？』

『給我。』

『第二，她在這兒用甚麼名字？』

『瑪格達，老爺。』

『第三，你們的窰姐兒裏頭，哪個比較整齊，比較靈俐？』

『我想……姐瑪拉。』

他在門口探身出去，喊道：

『把姐瑪拉帶來！快！甚麼？你沒穿好衣服？就那樣來吧！到我這兒來。』

姐瑪拉快步走到他面前。

『你馬上去找那位太太……瑪格達，你得幫她穿好衣服——穿她自己的衣服，幫她梳洗甚麼的。然後你請她到這兒來。叫其餘的窰姐兒回她們自己房間。別叫我看見她們的影子——要不然我就把你們統統關到監獄裏去！』

瑪格達來了——一點也不驚嚇或激動，反倒跟平常一樣鎮靜——軍官立刻站起來，

深深一鞠躬，吻了那隻向他伸來的手，同時比爾開希站得筆筆直直，跟一根柱子一樣。

『有一點點費用……』鴉母怯生生的開口道。

『滾你媽的費用！閉嘴！』過分熱心的比爾開希向她大叫一聲；可是軍官憎惡的吩咐他住口。

鴉母的賬單不但完全照付，還外加一筆很大的 *Pourboire*。一部時髦馬車在門前等候軍官和那夫人。比爾開希攙扶他們兩人上車。

瑪格達和那幫她準備行裝的姐瑪拉曾經有一段有興味的談話。

『這樣看來，瑪格達，你原來決不是妓女吧？』姐瑪拉問。

瑪格達微笑：

『我從來不是。』

『那麼你是上等人囉？』

『不，我親愛的。我是上等人的仇人。』

● 法語小費——中譯者。

「那麼，爲甚麼——你原先爲甚麼到這兒來？如果你對男人有那麼大的慾望，難道你做自由人時候會找不到很多男人嗎？」

瑪格達又微笑，却帶一點隱約的悲哀陰影：

「唉，姐瑪拉，姐瑪拉——要是我告訴你說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個處女，你一定不會相信我。」

姐瑪拉忍不住笑出聲來。

「虧你說得出來！你在我們這窠子，一天接六七個男人——你啊，好個處女！」

瑪格達的面容嚴肅起來。她倚着姐瑪拉，姐瑪拉那時蹲在她的腳邊；瑪格達心平氣和的問她：

「姐瑪拉，你是個聰明女孩。告訴我……假定你是個少女，而且用你們姑娘們的說法，是個「黃花閨女」……又假定有一個下流的蠻漢強姦了你。那以後，你是處女呢，還是不
是處女？」

「你問的簡直是廢話。當然——不是處女。那時，我已經不是「整的」啦。」

「不過，在上帝面前，或在一個好丈夫面前，他瞭解一切，同情你——或者，甚至在你自

那樣……好，現在，既然你那麼關心這件事，我就照直告訴你吧。我是個小說家——我要把審子裏的習慣和生活寫出來，爲要使我的小說真確，我決定親身經歷一番。親身經歷一番！

姐瑪拉這時做完事情，直起身來說：

「好。我相信你的本意是真誠的。可是講到你是一個女作家，我却不信。你的打算要大得多。不過關於我們的這次談話，我發誓不告訴別人。」

「隨你，」瑪格達冷冷的說。「謝謝你。」於是，忽然間，好像追悔似的，她緊緊抱住姐瑪拉，熱烈的吻她，低聲在她耳邊說道：

「我要把你寫出來。」

這件事發生以後，大概過了八個月。加邦^①：「全俄罷工」：「小憲法」等等日子紛紛來了。一句話，人在空氣裏嗅到了革命。在全俄國，政治性的逮捕成爲司空見慣的常事。

^① Gapon (1870?—1906) 俄國牧師，受特務人員雇用組織勞工聯合會，一九〇五年一月廿二日領導罷工工人向沙皇請願，被機關掃射，死傷很多，史稱「血的星期日。」——中譯者。

於是，某一天深夜，在安娜·瑪爾科夫那小安樂窩裏，有幾個憲兵由警察伴來，破門而入。房子四周立刻佈了一道警戒綫。房子裏的嫖客全給看守住，由衛兵客氣的移押到一個大客房，凡睡熟的也因此給喚醒。房子受到搜查，從閣樓搜到地窖。小冊子，宣言，炸彈，是搜索的目標。當然，甚麼也沒找到。年青的姑娘依次給領到另一個客房，在那兒憲兵隊長時而兇惡時而和氣的盤問她們瑪格達的事情：她做過甚麼事情？她說過甚麼話？她會見過甚麼人？她寫信給誰？她是否給過姊妹們甚麼小冊子或書？

年青姑娘一點不懂這些問題，變得慌裏慌張，臉漲得通紅，以致出汗，映眼睛，還屢次跪倒在憲兵隊長脚下：『要是我做過甚麼壞事——要是我殺過人或偷過東西，當場給雷劈死……』她們很快就給遣散了。

姐瑪拉原可以說很多話——特別關於她和瑪格達的那次談話。換了別的妓女，大都會這樣做，在她們內部，一種急於出人頭地，急於出鋒頭的熱望，過度發展着。

可是姐瑪拉回答得挺刻薄：

『隊長老爺，關於她，我沒話可說，只能說她是個下流的淫婦，墮落的人。她老嫌這世界上生的男人還不夠多——她得到貓窠裏去纔行……』

那些憲兵和警察走了，此後也沒再來，可是這以後很久，亞馬司卡亞街的人全都取笑安娜·瑪爾科夫娜的姑娘們，說她們是「革命黨」，這使得她們大大的生氣。

可是一天，姐瑪拉恐怖的聽到（或者說得正確點，偷聽到）一個故事，那是厚臉皮的、藍眼睛的、大鬍子的比爾開希在小客房對老板娘，她丈夫，搗母，一面喝酒一面講出來的：

「你還記得你們的瑪格達嗎？此人，我得說，是飛得頂高的那種鳥！花樣真不小！她差不多有十來個化名，其中一個就是你艾瑪·愛德華朵夫娜親自拿到警察局去掉換黃票的護照上的名字。按照她當時拿的那張護照，她名叫奧爾加·拉文司卡雅——一位貴婦人，做音樂教師。可是你知道她爲甚麼死乞白賴的進你們的窰子？說來嚇人真是了不得！她在你們這地方做小學生，在所謂妓女學校的初級班受教育。不用大驚小怪——不要「哦」了！「啊」了的！後頭的事情還要驚人呢。她在你們這地方學會了這一行，甚至可以自稱妓女，連經驗豐富的眼睛都瞞得過。你猜她做些甚麼事情？她往南方去，到了塞巴斯托波爾。起初她在一個水手的公寓落脚，後來又到另一個公寓，接着換了好幾處，此後便在奧德薩和尼科拉也夫當娼。你們要注意——全是海軍的海港。在各處藉黃票做掩護，她幹激烈的

反政府宣傳工作，號召大家推翻現行的專制政體和一切握大權的人以及毀滅有錢的階級——特別是地主。這些城市經她的手散佈了幾百萬張煽動性的傳單和宣言。他們捉不到她，儘管他們千方百計的想捉她。她到處都有她朋友和革命同志幫她忙。還有，那個上尉，原先那麼老臉皮的把她從這兒帶走，弄得我們落進圈套的傢伙。却原來是個開除的大學生，不過穿着軍裝罷了。你看那魔鬼當時多大的氣派：他從總督駐在的那個大城到這兒來見警察局長，交給他一份公文，加了火漆印，還有毫無疑竇的總督的親筆簽名。這流氓好大的神通！現在，沒關係——他們捉住他，把他押到西伯利亞鑛場挖金子去了。他們懲治他還不夠味兒，這流氓！

『瑪格達呢？』安娜·瑪爾科夫娜問道。

『瑪格達放出來。她向總督丟了一個炸彈。他們絞死了她。』

第六章

窗子洞開，迎着傍晚那芳香的黑暗；細絹的窗帘在空氣的看不見的流動中，微微的前後飄拂。房子前面那貧血的小花園裏發散着帶露的香草和一點點紫丁香的氣味，『三一節』在門前栽的小樺樹也從凋萎的樹葉間放出一絲清香。劉巴●穿一件淡紫的罩衫，領口開得低，紐拉打扮成一個『嬰孩』，穿一件猩紅的寬衫子，只蓋到膝頭，她那發亮的頭髮鬆鬆垂下來，額頭綴着幾個小髮捲，她們兩人倚着窗台，摟抱着，低聲唱一支關於醫院的歌，那支歌當時正在流行，在妓女中間尤其流傳得廣。紐拉用鼻音唱高音。劉巴悶聲悶氣的唱低音來和她。

「禮拜一現在又來了，

原當是他們會放我出去，

克拉索夫醫生却不肯放，

哎呀呀，讓魔鬼捉了他去……」

所有房子的窗子，全都明燈輝煌，門前掛燈點得雪亮。對面索菲亞·華西列夫娜妓院的內部，那兩個姑娘看得清清楚楚——亮閃閃的黃色細木地板，門前掛着深紫的門帘，用絲絛繫開，一架黑色大鋼琴的尾部，壁上掛着金框鏡子，艷妝的女人身子一會兒在窗口掠過，一會兒不見了，鏡子裏現出她們的影子。特瑞貝爾妓院的雕花階沿在右邊，給一個大圓罩裏的淡藍色電燈照得一派亮光。

薄暮溫暖安靜。遠遠的，遠遠的，過鐵道綫，過幾個黑房頂和一些黑色細樹幹，低低的挨近黑色的土地（在那土地中用眼睛雖看不見，用五官却感覺到春天的青葱而偉大的韻律，）細長的一道晚霞金光萬丈，射透鴿色薄霧，隱約可見。這朦朧而遙遠的光亮，這溫撫的空氣，這即將降臨的夜晚的芳香，含有某種神祕、甜蜜、分明的哀傷；在春夏之交的傍晚，這哀

傷通常是極其柔和的。城市的嘈雜鬧聲飄浮而來；手風琴悲涼而沉悶的音樂，牛的叫聲，可以聽到；誰的鞋後跟乾燥的敲響地面；一根手杖鏗鏘的叩着道路的石板；一個車夫趕着一輛馬車懶散隨便的緩緩穿過亞瑪，這些聲音在沉靜安謐的傍晚美妙輕鬆的混合起來。在黑暗中火車道上亮着紅綠燈，火車頭的叫聲唱歌一樣的響起來。

「現在親愛的護士走來，

帶來糖和麵包，

帶來糖和麵包，

不多不少平分給他們。」

「普洛訶爾·伊凡尼奇！」紐拉忽然招呼酒店的鬚髮伙計，他那淡淡的黑身影正在跑過大街。「喂，普洛訶爾·伊凡尼奇！」

「喂，滾你的！」那一個粗魯的罵道。「甚麼事情？」

「你的朋友託我問候你。我今天看見她的。」

「甚麼樣的朋友？」

「一個挺漂亮的小人兒！一個迷人的小美人……不，你最好問——我在甚麼地方看見她的？」

「那麼，甚麼地方？」

「是在那兒：在放舊帽子的第五格架子上，釘在那兒，我們把所有的死貓全釘在那兒。」

「呸！你這混蛋！」

紐拉哈哈大笑，伏在窗台上，穿黑長統襪的大腿踢着。後來，止住笑，她忽然睜圓驚奇的眼睛，悄聲說：

「可是你知道不，姑娘——哪，前年他用刀子割一個女人的咽喉——就是那個普洛訶爾啊。皇天在上！」

「真的嗎？她死了沒有？」

「不，她沒死。她活過來了。」紐拉說，好像歉然似的。「可是也差不多，她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卡亞醫院足足躺了兩個月。醫生說，只要傷口再移上這麼一丁點兒——那就完蛋啦。」

乖乖！

「那麼，他爲甚麼對她這樣子？」

「我怎麼知道？也許她藏起錢來不給他，要不然就是對他不貞節。他是她的情人——拐她當娼的也是他。」

「他殺人受到甚麼處罰嗎？」

「哼，一點也沒受到處罰。甚麼證據也沒有。原本是一場混戰。有百把人打架。她也告訴警察說她不知道誰害她。可是普洛訶爾事後吹牛。『我啊，』他說，『這回沒幹掉鄧卡，可是我將來總有一回要幹掉她。她呀，』他說，『逃不出我的掌心去。我要好好給她點苦頭喫。』

劉巴打了個冷戰。

「他們這些拐賣人口的人全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她輕聲說，聲音裏含着恐怖。

「再告訴你一件可怕的事情！你知道，跟我們的西密昂要好了一整年了。簡直是赫老德，^①這蠻子！我身上沒有一塊沒傷痕的地方。我全身老是青一塊紫一塊。而且完全是無緣無故，事情是這樣的：他早晨把我帶到一個房間，鎖上門，就動手折磨我。他搥我的胳膊，搥

① Herod，生存於紀元三十年，加利利的暴君，曾殺約翰，訊問基督，詳見聖經。——中譯者。

我的奶，扼我的喉頭，要勒死我。要不然他就吻了又吻，隨後就咬我的嘴唇，咬出血來……我便哭起來——可是這正好是他希望的。於是他就像野獸那樣向我撲過來——簡直要把你壓碎。他把我的錢統統拿走——哼，連一個小錢也不剩。連買一包零食的錢也沒有。他吝嗇，這西密昂，一有錢就存到銀行去，老是存到銀行去……說是等他湊到一千個盧布——他就出家當和尙。」

「說下去吧！」

「皇天在上，我不說假話。你看他那間小屋子：從早到晚，二十四小時，神像面前總點一盞小聖燈。他很熱心於上帝……不過，我想那是因為他負了一身重罪的緣故。他是個殺人犯。」

「你說甚麼？」

「唉，我們不再談他吧，劉柏其卡好，我們唱下去：

「我要到藥房去買點毒藥，

然後毒死我自己。」

紐拉用高而尖的歌音唱起來。

珍妮交叉着手在房中踱來踱去，一邊走一邊扭，望着所有鏡子中的自己。她穿一件橘黃綢上衣，裙子有直而深的摺，隨着她屁股的搖擺也向左右勻稱的搖擺。小曼加最愛打牌，整天整夜打牌也不在乎，總不肯歇手，現在正跟巴霞打「六十六點」，那兩個女人爲發牌方便起見，兩人中間擱一把椅子，各人的牌攤在裙子上兩膝之間。曼加穿一件咖啡色素淨衣服，黑圍裙和帶摺的黑圍頭巾；這衣服很配得上她那好看的小頭和短身材；這樣使她看起來更年輕，像個高等學校的女學生。

她的牌手，巴霞是個很古怪很不幸的女郎。她早就應該送到精神病院去，不該在妓院，因爲她害一種痛苦的神經病，這病驅使她瘋狂的帶着不健康的貪慾追求男人，不論誰選中她，她就委身於他，哪怕那男人是個面目頂可憎的醜漢也沒關係。她的姊妹便取笑她，還因爲她這惡習而有點看不起她，因爲這有點違背她們共有的對男人的敵意。紐拉學她的呻吟，哼哼唧唧，呼叫，熱情的話語，學得極像，那是巴霞每逢狂喜時斷斷忍不住的醜態，哪怕隔着兩三個房間也聽得到。關於巴霞有一種傳說很流行，說是她進箬子全不是由於衣食

所迫或出於誘騙，却因為她那可怕的、貪求的本能逼她自動進來的。可是這妓院的老板娘和鴉母處處縱容她，還鼓勵她那病態的弱點，因為由於那種病，巴霞這纔老是有客人，比其餘姑娘中隨便哪個都要多賺四五倍錢——賺得那麼多，以致逢到節日，不接那些比較愛拖時間的客人，要不然就推託巴霞害病，因為那些揮金如土的常客要是聽說他們所結交的女郎忙着跟別人要好，那就會生氣。講到這類常客，巴霞有一大羣；許多人，即便帶點獸性罷，却是真心真意的愛上她，甚至不久以前有兩個人幾乎同時要給她贖身：一個喬治亞人——一個酒店的帳房先生；一個鐵路局職員——很驕傲很寒酸的貴族，穿着薔薇色袖口的衣服，一隻眼睛裝了一個有彈性的黑球的假眼。巴霞除了她個人的性慾以外，樣樣事情都聽別人擺佈，誰叫她走，就跟着誰走，可是這妓院的管理人機警的保衛着她給這妓院的利益，她那可愛的面容，她那半閉的眼睛，已經有了近乎瘋狂的跡象，她老是笑嘻嘻的，露出那種常在的、幸福的、溫順的、害臊的、不合時的笑容，她老是舐她那懶洋洋的、柔軟溫潤的嘴唇；她那短促安靜的笑聲像白癡的笑聲。不過同時，她——這個社會組織下的犧牲者——在日常生活中却忠厚、謙讓，全不貪求，對於自己的過度情慾覺得極難為情。對待姊妹

們，她是溫柔的，很喜歡吻她們，抱她們，跟她們同床睡覺，可是大家總彷彿有點厭惡她。

「曼奈其卡，親愛的好人，」巴霞撒驕的輕輕碰了碰曼雅的手，「給我算算命，我的小寶貝兒。」

「好吧，」曼雅努起嘴唇，就跟小孩一樣，「等我們再打一牌。」

「曼奈其卡，我的小美人兒，我的小愛人兒，我的寶貝，我的心肝……」

曼雅屈服了，便在膝頭上攤開牌。幾張心出來了，幾張黑桃表示一點小小的財氣和一次會面，跟梅花的皇帝[●]很接近。

巴霞歡喜的拍手：

「啊，那是我的列文契科！[●]嗯，不錯，他答應今天來。當然啦，那是列文契科！」

「那是你的喬治亞人！」

「不錯，不錯，我的喬治亞人。啊，他的心多好呀。我恨不得不要他離開我。你知道上一回他跟我說些什麼話？「你要是再在窰子裏過活下去啊，那我就弄死你，也弄死我自己。」

●「皇帝」表示「情人」——中譯者。

●列文的暱稱——中譯者。

他虎生生的望着我。」

珍妮原本站在她近旁，聽她講話，這時傲慢的問道：

「這話是誰說的？」

「噢，我的喬治亞人，列文啊。」「弄死你，也弄死我自己。」

「蠢材！他決不是小喬治亞人，不過是個普通的阿美尼亞人罷了。你是個瘋瘋顛顛的蠢傢伙。」

「啊，不然，他不是——他是個喬治亞人。你真是怪透了……」

「我告訴你說——他是普通的阿美尼亞人。我的話靠得住。傻瓜！」

「你幹麼罵人哪，珍妮？我先沒有罵你，不是嗎？」

「其實你總是想先開口罵人！蠢材！不管他是什麼地方人，在你，不全是一樣嗎？你不是愛上他啦？」

「是啊，我愛上他了！」

「那麼，所以你是蠢傢伙。還有那個帽子上戴着徽章，那個跛子——你也愛他嗎？」

「嗯，怎麼說才好呢？我很敬重他。他是很體面的人。」

「你也愛那書店老板尼基嗎？愛那包工商人嗎？愛那安托夏·卡爾托希卡嗎？愛那胖戲子嗎？哦，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珍妮忽然叫道。「我看見你就不得討厭。你是個婊子！換了我處你那種可憐的地位，我情願自殺，拿我的褲帶去上吊。你這跳虱！」

巴霞默默的垂下眼簾，眼淚汪汪。曼雅極力保護她。

「真是的，你幹麼對她這樣子，珍妮其卡？你幹麼這樣欺侮她……」

「哼，你們全是好東西！」珍妮一下子打斷她的話。「一點不知自愛！一個下流傢伙來了，買了，你像買一塊肉一樣，照規定的價錢雇了你，像雇一匹馬一樣，跟你講一個鐘頭戀愛，你却高興得心花怒放！啊！我的小愛人兒！天仙一樣的愛情喲！」呀！她憎厭的唾一口吐沫。

她氣憤的掉過背來對着她們，仍舊在房裏穿來穿去，搖搖屁股，向每一個鏡子顧盼。

這當兒，鋼琴師伊沙克·戴維，柴維奇仍舊在跟那位執拗的琴師奮鬥。

「不是怎樣，不是怎樣，伊夏·沙維奇。你暫時放下你那四弦琴。稍為聽一聽我的琴。這曲子是怎樣的。」

●原文 Antosha-Kartoshka 意思是「山藥且蒜漢。」——英譯者。

他用一個手指頭彈琴，用可怕的山羊樣的聲音哼起來，凡是樂隊指揮全有那種聲音——他原先有一個時期爲那行業受過教育的。

「司——通，司——通，司——通——通——通。好，現在，照我這樣重彈一回……好……愛因，磁愛……」

灰眼、圓臉、彎眉的梭愛出神的瞧着他們演奏，她用廉價的脂粉把臉抹得一塌糊塗，用手肘支在鋼琴蓋上，跟小薇拉在一塊兒——薇拉有一張酒腫的臉，穿一身賽馬師的衣服，戴一頂圓邊寬沿小便帽，穿一件小小的綢茄克，花色是藍條和白條相間，腰身瘦緊，脚上一雙黃面小漆皮鞋。薇拉真是像一個賽馬師：長臉蛋兒，眼睛發藍，亮晶晶的，一縷好看的留海在額頭垂下來，跟她那神經質的、很好看的高鼻子挨得極近。等到那兩位音樂家費了很大力氣終於合了拍子，稍稍瘦小的薇拉便走到大梭愛面前，走路的樣子大搖大擺，後部翹起，兩肘張開，好像要飛似的，只有女人穿了男子服裝纔會這樣走路，她向梭愛男人樣滑稽的一鞠躬，張開兩臂又放下來。她們便津津有味地滿房間跳起舞來。

伶俐的紐拉老是第一個宣佈所有的消息，這時忽然從窗台上跳下來，叫喊起來，由於

興奮和匆忙，飛濺着唾星。

「一輛時髦馬車……過來了……到了特瑞貝爾妓院……有電燈……嘿，嘿……我說假話就當場死掉……車桿上真有電燈。」

所有姑娘，獨驕傲的珍妮除外，全從窗口探出身去。一個車夫坐在一輛上等馬車上，確實停在特瑞貝爾妓院門口附近。他那嶄新華美的四輪馬車由於新漆而發光，車桿頂端有兩個小電燈照出黃色的光；高頭白馬的鼻子旁邊有一塊紅痣，它搖着它那好看的頭，立在那裏輪流上下活動它的蹄子，堅起它那薄薄的耳朵；一把鬍子的強壯車夫坐在駕御台上像一尊石像，他的兩手平放在膝頭。

「喂，坐一下行不行？」紐拉尖叫道，「喂，大爺！喂，你這漂亮車夫！」她叫道，身子吊在窗台上。「讓可憐的女孩子坐一回吧……讓我們兜兜風，可憐可憐我們。」

可是那漂亮車夫笑笑，他那手指做了個幾乎看不出的動作，那匹白馬好像就在等那動作似的立刻從原地方走動，用優美的步子緩緩跑起來，用勻稱的速度瀟灑的揚長而去，那輛車子和車夫的寬背一齊消沒在黑暗中。

「呸！多不像樣！」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的憤怒聲音在房間裏響起來。「喂，你們在哪

兒見過上流女孩子會讓自己爬出窗外，在街上吵吵嚷嚷的，不成體統！這全得怪紐拉，老是這討厭的紐拉作怪！」

她穿一套黑衣服，威風凜凜，臉上黃肉鬆軟的垂下來，眼睛下面有着黑的肉囊，下巴底下是搖擺顫抖的三層。姑娘們跟膳宿學校的女學生那樣端莊的坐在沿牆一排椅子上，唯獨珍妮例外，她仍舊在所有鏡子裏端詳自己。又有兩部車子到了對面索菲亞·華西列夫娜妓院。亞瑪活躍起來。終於，又有一輛馬車沿着石板路轆轤而來，那鬧聲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門前忽然停止。

看門人西密昂在前廳幫一個人脫下衣帽。珍妮兩個手扶着門框，偷偷往那邊看，可是忽然掉轉身來，一面走着一面聳肩，而且不以爲然的搖頭。

「不認得他，完全是個生人，」她低聲說。「他從沒到我們這兒來過。一位老太爺，戴着金絲眼鏡，穿公家衣服。」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發號施令了，那聲調就像騎兵隊的集合號音：

「姑娘們，到客廳來啊！到客廳來啊，姑娘們！」

一個個踩着驕傲的步子魚貫走進客廳：姐瑪拉裸露着胳膊，赤裸裸的頸子上戴一串

假珍珠；胖姬第有着四四方方的胖臉，額頭很低，她也裸露着頸子和胳膊，可是她的皮膚發紅而有粉刺；尼娜，這最近來的新姑娘，生着獅子鼻，舉止笨拙，穿一身鸚鵡色的衣服；另一個曼加——大曼加或照她們的稱呼，鱷魚曼加；最後一個是孫嘉，外號『船舵』，一個猶太女人，臉子又黑又醜，鼻子很大，正是因這緣故她纔得了那綽號，可是眼睛却大得出奇，同時又溫順悲傷，燃燒而濕潤，這在全球女人中，只有猶太女人纔是那樣子。

第七章

那位穿「賑濟部」制服的老年客人用慢慢的、猶疑的步子走進來，每走一步身子便稍稍向前一傾，兩隻手絞搓着，好像在洗手似的。因為所有女人都高傲不語，好像沒看見他，他便穿過客廳，讓自己坐在劉巴身旁一張椅子上，劉巴依照禮貌，只稍稍抬了抬裙子，做出上等妓院姑娘那種心不在焉，獨立不羈的神氣。

「你好，小姐？」他說。

「你好？」劉巴簡短的回答。

「日子過得好嗎？」

「謝——謝你。請我抽一根煙。」

「對不起——我不抽煙。」

「原來這樣。一個男人家——他却抽煙，真是的好，那麼，請我喝點加櫛椴汁的「拉菲特。」^①我頂愛喝加櫛椴汁的「拉菲特。」」

他聽了這話一聲不響。

「哦，喲，多吝嗇的老人家！你在哪兒做事啊？你是公務員嗎？」

「不，我是教員。我教德文。」

「可是我好像在那兒見過你，老人家。你的相貌我挺熟麼。我是哪兒見過你呢？」

「哦，那，我不知道，真的。除非是在街上。」

「也許是在街上，好像是……你應當請我吃個橘子。我可以叫他們拿一個橘子來嗎？」

他又默默不語，四面張望。他的臉開始放光，他額頭的紫疱變紅。他暗自鑑賞所有的女人，好給自己選一個中意的，同時因為自己的沉默而發窘，却又找不出甚麼話來說。此外，劉巴的任性强求使他惱怒。胖凱基^②那龐大的、牛樣的身體，他倒中意，可是——他心裏料定

① Lafite，一種法國葡萄酒。——中譯者。

② 姪弟的另一個稱呼。——中譯者。

——她講起戀愛來一定冷淡，像所有的胖女人一樣，況且臉子不大漂亮。薇拉也使他動心，因為她那外表像個小男孩，她的大腿挺結實，穿着白襪子，小白曼雅看上去極像一個天真的女學生，珍妮的面容飽滿，微黑，美麗，都打動他的心。有一分鐘，他完全決定要珍妮，可是只在椅子裏動了一下，沒敢冒昧——因為她的態度瀟灑淡漠，叫人不敢接近，因為她根本沒有看他一眼，他揣度她是這妓院頂紅的姑娘，慣於敲客人竹槓。然而這位老學究是個算盤很精的人，負擔一個大家庭的生活，有一個虛弱的老婆，被他那男性的要求摧殘了，又害無數種女人的病。他在一個高等女學校和一個學院教書，經常生活在一種祕密的色情狂中，幸虧他所受的德國教育，他的吝嗇和怯懦遏止了他那經常興旺的情慾。可是雖則窮得叫人不能相信，一年總有兩三回，他從菲薄的收入中省下五六個盧布，情願免去他晚上愛喝的啤酒，竭力不坐街車，逼得他不得不在城中步行一大段路。這筆錢，他留下來化在女人身上，化得很慢，津津有味，盡可能延長享受的時光，減低享受的代價，同時又痛切感到傳染病的可怕。拿出錢去，他要收回很多很多，連不可能收回的也要收回，他那德國式的多情靈

魂，朦朧的渴望着純潔，羞怯，詩意，像葛瑞卿^①那樣溫柔的女人；可是做爲一個男子，他又夢想，希望，要求他的擁抱會弄得女人狂喜，心跳，舒服而疲憊。

不管怎樣，所有男人追求同樣的東西——即便頂下賤，頂畸形，頂殘廢，頂陽萎的男人也一樣——古老的經驗早已教會她們用聲音和動作摹仿頂熱烈的戀情，在頂緊張的時刻仍舊保持着頂充分的 sang froid^②。

「你至少總可以叫樂師彈一回『波爾卡』。」^③讓姑娘們跳一會兒吧，」劉巴不高興的請求道。

這倒合他的心意。在音樂的掩護下，在跳舞的擁擠中，很容易提起勇氣，走過去，領一個姑娘走出客廳，比起在大家的沉默中，在拘謹的一動不動中，方便遠了。

「這要化多少錢？」他小心的問。

① Gretchen, 德國作家歌德(1749—1832)所著『浮士德』中的女主角。她是樸實的女郎，受了浮士德的引誘，後來她弄死自己的孩子，被判死刑。浮士德想救她，設法進監獄，却發現她瘋了。——中譯者。

② 法語：鎮靜，從容。——中譯者。

③ 一八三〇年創於波希米亞的一種跳舞和舞曲。——中譯者。

「四組舞的曲子是半盧布；可是普通舞曲是三十戈比。那麼行不行啊？」

「哦，當然……只要你們高興……我決不吝嗇……」他贊成，假裝慷慨。「那麼跟誰去講呢？」

「哪，那邊——跟樂師去講。」

「好吧……我去，遵命……樂師先生，麻煩你彈一個輕鬆的舞曲，」他說着，把他的銀幣放在鋼琴蓋上。

「您點個什麼曲子？」伊夏·沙維奇問着，把錢收到自己衣袋裏。「華爾茲？波爾卡？波爾卡瑪蘇卡？」

「哦……一種一種……」

「華爾茲，華爾茲！」薇拉頂愛跳舞，在她座位上叫道。

「不，波爾卡……華爾茲……萬節卡……華爾茲！」其餘的人要求道。

「讓他們彈波爾卡吧，」劉巴用隨隨便便的口吻決定道。「伊夏·沙維奇，請彈一段

⊙一種將波爾卡和瑪蘇卡連合起來的舞曲。——中譯者。

⊙一種舞曲。——中譯者。

波爾卡。這是我的丈夫，他爲我點的。」她補充道，攬住老學究的頸子。「是不是，老人家？」

可是他從她胳膊下掙扎出來，像烏龜那樣縮起頭來，她倒一點不生氣，找紐拉跳舞去了。另外還有三對也迴旋起舞。跳舞時，所有姑娘盡力緊緊攬住腰，頭盡力不動，臉上現出完全淡漠的神氣，這構成妓院的風雅條件之一。在微微的鬧聲掩護下，教師走到小曼加面前。

「我們出去吧？」他說着，把自己的臂彎送過去。

「我們出去吧？」她回答，笑嘻嘻的。

她帶他走進她的房間，那房間照一個中等妓院的臥室格式佈置着，有一個立櫥，上面鋪一塊繡花的披蓋，放着一個鏡子，一束紙花，幾個空糖菓盒，一個粉盒，一個青年的褪色照片，那青年生着白眉毛，白睫毛，和一張傲慢而驚訝的臉，此外還有幾張名片。床上鋪一塊深紅帶花的被單，沿牆釘一塊氈帷，繡一個土耳其皇帝在妃嬪的宮院中窮奢極侈，嘴上啣一個水烟筒；牆上還掛着好幾張照片，茶房和戲子模樣的雄糾糾男人，一盞紅燈從天花板用鏈子垂下來；還有一個圓桌，桌上鋪一塊桌毯，桌旁三把維也納^①式的椅子，在後牆角有一個矮几，上面放一個瓷碗和一個瓷水瓶。

「愛人兒，請我喝一點加檸檬汁的「拉菲特」。」小曼加按照相沿成習的老調問道，一面解開她的胸衣。

「等一會再喝。」老學究板起面孔回答。「這全要看你自己爭氣不爭氣。而且——你們這兒賣的是甚麼「拉菲特」泥漿似的啤酒呢，還是甚麼？」

「我們有好「拉菲特」。」女郎生氣的反駁。「兩盧布一瓶。不過你既然這麼捨不得錢，那至少給我買一點啤酒。好不好？」

「哦，啤酒倒可以……」

「再給我買一點檸檬水和橘子。行不？」

「一瓶檸檬水倒行，可是橘子不行。等一會也許行，我甚至會請你喝香檳酒呢。這全要看你自己。只要你肯巴結就行。」

「那麼，老人家，我要四瓶啤酒，兩瓶檸檬水啦？行不再請我吃一塊巧克力糖。好不好？」

「兩瓶啤酒一瓶檸檬水，別的沒有。我不喜歡別人跟我講價還價。我假使要，我自己會喊。」

「我可以請一個我的朋友來嗎？」

「不行，就這樣，不怕你見氣，用不着甚麼朋友。」

曼加倚着門，向走廊探出頭去，聲音響亮的招呼道：

「鴉母，親愛的！兩瓶啤酒，一瓶檸檬水，給我拿來。」

西密昂來了，手裏托一個盤子，習慣而迅速的拔開瓶塞。他身後來了鴉母左希亞。

「好啊，您在這兒多逍遙自在啊。慶賀你們新婚！」她給他們道喜。

「老人家，請小老鴉喝點啤酒。」曼加懇求道。「喝吧，親愛的鴉母。」

「那麼，既是這樣，這一杯祝您健康，先生。不知怎麼，您的臉我總像有點面熟？」

德國人喝了啤酒，吮着舐着自己的上髭，不耐煩的等着鴉母走開。可是她放下杯子，道謝以後，說：

「讓我先收了您的錢吧，先生。啤酒和夜度資一併付。這樣一來，你們倆都好，我們也方便。」

這樣討錢，却拂了教師的意，因為這完全破壞了他那多情的心理。他生氣了：

「這倒底算是甚麼生意啊！我又沒打算從你們這兒溜掉。況且，你們簡直認不出人嗎？」

你們總該看得出來到你們這兒來的是一個穿制服的上等人，不是流氓啊。這種囉嗦成甚麼話！

鴛母稍稍讓步。

「那麼，別見怪，先生。當然，那筆錢您會親自付給姑娘的。我相信您不會錯待她；她是我們這兒的第一等姑娘哩。可是我得麻煩您先付檸檬水和啤酒錢。我也好向老板娘報賬。兩瓶五十戈比的啤酒是一個盧布，檸檬水三十戈比——一共一盧布三十戈比。」

「甚麼，一瓶啤酒五十戈比！德國人勃然大怒。『噢，我在隨便哪家啤酒酒店用十二戈比就可以買一瓶。』

「好，那麼，要是酒店便宜，請到酒店去吧。」左希亞生氣了。『可是您要是到一家上流妓院去，那正規的價錢是半盧布。此外我們不多拿一個錢。好，謝謝您。還多餘二十戈比，找給您嗎？』

「是的，補給我，千萬不要忘記。」德文教師鄭重的說道。『我還得要求您不准別人到這兒來。』

「不會，不會，不會，您說的甚麼話？」左希亞連忙走到門邊。『您儘管舒舒坦坦的開心

好了。祝您健康！」

曼加等她走後閉上門，搭上門扣，在德國人膝頭坐下來，用她裸露的胳膊摟着他。

「你在這兒很久了嗎？」他問道，一邊啜着啤酒。他模糊的感到那件馬上會發生的仿造愛情的事情需要一種心理上的親暱，一種比較親暱的結識，因此，儘管已經忍耐不住，却開始了那種照例的談話：差不多所有男人跟妓女在一塊兒時總是講那一套，也差不多總是逼得妓女信口撒謊；毫不痛心，也無所謂善意或惡意的說那套花樣簡單，却很古老的謊話。

「不久，只有三個月。」

「你多大歲數啦？」

「十六，」小曼加說謊，瞞掉了五歲。

「哦，這麼年輕啊！」德國人吃驚道，伏下身來，打着飽呃，開始解鞋帶。「那麼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哪，有一個軍官在那兒……在他的家鄉附近，破了我的身。我的媽兒得可怕。要是她曉得了，她會親手勒死我。所以我那麼，就從家裏逃出來，進了這火坑……」

「那麼，你愛那第一個破了你的身的軍官嗎？」

「要是不愛他，我就不會去找他。他答應娶我，這流氓，可是後來千方百計達到目的以後，却丟下我了。」

「哦，你第一回怕難爲情不？」

「當然，誰不怕難爲情啊……老人家，你要燈不要？我把燈捻小一點，好不好？」

「好吧，你在這兒不覺得無聊嗎？你叫甚麼名字？」

「曼雅。當然我覺得無聊。我們過的是甚麼日子喲！」

德國人使勁吻她的嘴唇，又問道：

「你愛男人嗎？有沒有你覺得中意的男人？甚麼樣的男人頂使你快活？」

「多着呢。」曼加笑起來。「我特別愛你這樣的人，這麼好的小乖乖。」

「你愛他們？你爲甚麼愛他們？」

「哦，我愛他們，說不出甚麼緣故。你也逗人喜歡。」

德國人沉思幾秒鐘，默默的喝他的啤酒。隨後，他說了那句凡是男人在暫時佔有妓女

肉體以前必說的那句話：

『你要知道，瑪麗琴，你也使我很中意。我願意帶你出去，養活你。』

『你結過婚了，』女郎碰碰他的戒指，反駁道。

『不錯，可是你要知道，我沒有跟我老婆住在一塊兒；她身體不好，她不能盡她做妻子的責任。』

『可憐的人！要是她曉得你到那兒去來着，老人家，她一定會哭。』

『我們不談這個吧。所以，你知道，瑪麗，我一直在爲自己物色一個像你這樣的女郎，這麼溫和，這麼好看。我是有錢的人，我要替你找一所供伙食的房子，有煤炭，有燈亮。一個月給你四十盧布的零用錢。你願意去嗎？』

『爲甚麼不去——我願意去。』

他猛烈的吻她，可是一種祕密的恐懼掠過他那怯懦的心。

『可是你沒病嗎？』他用敵意的、顫抖的聲音問道。

『噢，當然，我沒病。我們這地方每個禮拜六有一回醫生的檢查。』

五分鐘以後，她從他身邊走開，一面走一面在她襪子裏塞了那筆賺來的錢，按照一種

迷信的風俗；她在那筆錢上，就像在第一回賺來的夜度資上一樣，先睡一口吐沫。關於瞻養和彼此的愛慕，他們沒有再談下去。德國人不滿意曼加的冷淡，吩咐曼加把鴉母找來。

「鴉母，親愛的，我的丈夫要你來！」曼雅說着，走進客廳，對鏡子理頭髮。

左希亞去了，過後回來喊巴霞到走廊上去。後來她回到客廳來，可是只她一個人回來。曼加，你怎麼會沒滿足你那位對手？她笑着問。「他抱怨你說：『這人不是女人，是塊木頭，是塊冰。』我打發巴霞到他那兒去了。」

「哼，多麼討厭的傢伙！」曼加繃起臉來，向一邊唾吐沫。「嘖嘖叨叨。一會兒問：『我親你的嘴你覺得舒服嗎？你覺得一種愉快的衝動嗎？』老獵狗。一會兒他又說：『我要帶你去，養活你！』」

「他們全說那套話，」梭愛淡漠的說。

可是珍妮，從一早到現在心情一直惡劣，忽然發脾氣道：

「哼，他啊，簡直是個醜八怪，又大又醜的豬八戒！」她叫道，臉漲得通紅，雙手穩穩的插在腰上。「哼，換了我，我就拉着他這又老又醜的小畜牲的耳朵，領他到鏡子前頭，讓他照照他那付討厭的嘴臉。怎麼樣？你挺漂亮吧？等一會兒你嘴裏流着口涎，你的眼睛發斜，你的噪」

子裏頭噤哩咕嚕亂響，你朝着女人的臉胡嚕胡嚕喘氣，那你還會越發漂亮呢。爲了你那張倒楣的盧布，你就要我像一塊薄餅那樣給揉得粉粉碎嗎？憑你那種下流的愛情，我就該連眼睛也爆出額頭嗎？不用客氣，照準他鼻子給他一拳，這混蛋！揍到他出血爲止！」

「喂，珍妮！住嘴！住！那個感敏的艾瑪·愛德華朵夫娜聽到她的聲音，很是生氣，闖進來止住她。」

「我偏要說！」她反口道。可是她自動的安靜下來，氣憤的揚長而去，張大鼻孔，她那深黑而美麗的眼睛裏燃着火星。

第八章

客廳裏漸漸人滿了。那個在全亞瑪久已知名的果醬布丁來了——一個高而瘦，酒精鼻子，灰白頭髮的老頭兒，身穿林場看守人的制服，足登高靴，旁邊衣袋老是刺出一管木頭的碼尺。他一天到晚在一個酒館的彈子間消磨過去，老是半醉半醒，講點小笑話，說些俏皮語，跟妓院的看門人，鴉母，姑娘，混得很熟。在妓院，人人——上自老板娘，下至使女——帶一點嘲弄態度對待他——隨隨便便，稍稍輕視，可是沒有惡意。有時他甚至不見得沒有用處：他替姑娘們帶信給她們情人，替她們跑市場，跑藥房。常常由於他那貧嘴貧舌和久已消滅的自愛，他插足到生人羣裏，增加他們的開支；逢這類機會他用『借款』名義弄來的錢，往往不帶到別處去，却在這兒化在女人身上——只給自己剩下一點買香煙的零錢。他總是破例受到善意的款待。

『果醬布丁到這兒來了，』紐拉宣佈道，他這時已經跟看門人西密昂親熱的握了手，停在客廳門口，瘦而長，那頂制帽歪戴在頭一邊。『啊，好，果醬布丁，來痛痛快快樂一下子！』

『敵人十分榮幸，』果醬布丁立刻開始作鬼臉，照軍隊格式把手舉到帽沿，『敵人是當地上流妓院中一個體面而祕密的常客，包特爾金公爵，李庫爾丁伯爵，華丁開維奇。吉達普柯夫斯基男爵——貝多芬^①先生！蕭邦^②先生！』他招呼那兩位樂師。『給我彈一段歌劇「勇敢俊美的阿尼西莫夫將軍」或「庫里采的鬧曲」。』我問候小政治經濟學家^③左希亞。『啊哈！那麼你只有在復活節纔肯親嘴嗎？我們得把這件大事記下來。哎，你的姐瑪拉其卡，我的心肝寶貝！』

就這樣，一面取笑，一面動手動腳，他走過所有姑娘面前，終於坐下來，挨着胖凱基，她就她的肥腿攔在他腿上，她的臂肘支在她的膝頭，她的手掌托着下巴，無所謂的，然而入神

① Beethoven (1770—1827) 德國作曲家。——中譯者。

② Chopin (1809—1849) 波蘭作曲家。——中譯者。

③ 原文：economochka 很不好譯，是個雙關語，可以譯作「政治經濟學家」也可以譯作「小鴿母」。——中譯者。

的曠者測量師爲他自己捲紙煙。

『你怎麼總是喫不厭這東西，果醬布丁？你永遠捲出這麼一根棺材釘來。』

果醬布丁立刻開始繃眉蹙額，哼起詩來：

『親愛的香煙，我祕密的伴侶，

我怎麼能不愛你？

決不是因爲胡思亂想，

而是因爲命運的撥弄，

大家纔都抽上了你。』

『唉，果醬布丁，你快要嗚呼哀哉了，』姬第隨隨便便說道。

『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果醬布丁，再唱點比較滑稽的詩，』薇爾卡懇求道。

●薇拉的騷雅——中譯者。

他立刻遵命，做出滑稽的姿勢，唱起來：

『晴朗的天上有許多星，
要數它們可就數不清。』

不錯，風悄悄說數得清，

其實那是決數不清。

現在牛蒡正在開花，

名叫公鷄那種飛禽正在叫呱呱。』

『這兒還有個動人的歌謠你們可以聽一聽。』他就用顫抖的中音唱道：

『一位軍官揚長而去，

一位小姐緊緊追逼，

因為她一心要他留下，

向施康跟地結算。

可是軍官理也不理，

那軍官啊，

把馬刺往他馬上一踢，

摸摸他的鬍子，

一溜煙急馳而去！

照這樣做着丑腳，果醬布丁便整夜在妓院的客廳留連不去。由於某種奇怪的心理上的同情，姑娘們把他看做她們自己人；偶爾幫他一點小忙，甚至掏腰包給他買啤酒和伏特卡。

果醬布丁來後不久，一大羣理髮匠，已經幹完一天工作，擠進來了。他們鬧鬧吵吵，興高采烈，可是即使到了這兒，在簪子裏，也沒停歇瑣碎的算賬，還無休無止的大談特談演過的和正在演的義務戲，也無休無止的講工頭和工頭老婆的空話。這些人是腐化極點的人，說謊的人，對於未來抱着極大希望——例如侍候一位公爵夫人，做她的姘夫。他們要盡量利

用他們那些很不容易賺來的錢，因此決定逛遍亞瑪的一切妓院；只是特瑞貝爾妓院，他們沒下決心進去，因為那地方，在他們看來，未免太豪華了。可是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他們立刻點了一個四組舞的曲子，跳起舞來，特別是跳到第五節的時候，那些老爺們表演一種單人舞，表演得十全十美，跟真正的巴黎人一樣，甚至用姆指挑起他們的背心的肩口。可是他們不打算跟姑娘們過夜；他們應許等走遍所有的窠子以後再回來。

還有公務員之類的人來來往往；還有穿漆皮鞋的活潑青年；還有好幾個學生；還有些軍官，他們特別害怕在妓院的老板娘和客人眼中失去他們的尊嚴。客廳裏漸漸釀成一種聲音嘈雜，煙霧騰騰的情景，在那兒的人誰也不再覺得拘束。又來了一位常來的客人，他是船舵孫嘉的情人，差不多每天都來，一連幾個鐘頭坐在他的愛人身邊，用懶洋洋的、東方的眼睛凝望着她，嘆氣，變得脆弱，對她又哭又笑，因為她在窠子裏生活，因為她對猶太教犯罪，因為她喫飯不照正統的希伯來格式，因為她脫離了家庭和偉大的希伯來教。

照例——這是常常發生的——搗母左希亞在嘈雜的鬧聲中走到他跟前，撇着嘴說：「喂，先生，您幹麼在這兒呆坐啊？暖暖您的屁股嗎？您滿可以去跟這位年青小姐消遣消遣呀。」

這一對猶太男女青年生在荷美爾，上帝一定特爲了一種溫柔、熱誠、相互的愛情纔創造出他們來；可是種種波折——例如在他們鎮上發生的屠殺猶太人事件，貧困，十足的狼狽，驚嚇——曾經使他們分散一個時期。然而，愛情却有那麼偉大，以致藥房小夥計奈門費盡心機，受盡委屈，好容易在本地一家藥房爲自己謀到一個小夥計的位子，找到了他所愛的女郎。他是個真正正統的希伯來人，信教幾乎信到發狂。他知道孫嘉經她生母親自賣給人販子，又知道她怎樣從這裏轉賣到那裏，以及其中許多委屈的、可憎的細情；他那信教的、拘迂的、真正的希伯來人的靈魂，一想到這些，便痛苦而戰慄，可是話雖如此，愛情高於一切。每天晚上他到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來。要是他從極度貧窮中居然在他那菲薄收入裏省下個把盧布，他就帶着孫嘉到她屋裏去，可是這在他和她決無歡樂可言；暫時的幸福——暫時佔有彼此的肉體——以後，他們哭泣，互相責備，用希伯來人特有的戲劇化姿態吵嘴；在這類會晤以後，船舵孫嘉總是帶着紅腫的眼皮回到客廳來。

可是他大半總是沒錢，便整夜整夜陪他的情人坐着，每逢孫嘉偶爾給客人帶走，便忍耐的含着醋意等她。等到她回來，在他身邊坐下，他便趁別人不注意，一個勁兒怪她不好，盡

力不讓大家注意到自己，也不向她那面看一眼。談話期間，她那秀美而濕潤的希伯來人眼睛裏總有一種殉道樣的，然而馴順的表情。

又來了一大羣德國人，是在一家眼鏡店做事的；還從凱萊希柯夫斯基的山珍海味店來了一幫夥計，以及亞瑪一帶極其出名的兩個青年——兩個人都禿頂，在禿頂四周生着稀疏柔軟的細髮；書店老闆尼基和歌人米希卡——妓院給這兩位起了這樣兩個綽號。他們跟眼鏡店的卡爾·卡爾洛維奇和山珍海味店的佛羅德卡一樣，也受到很熱烈的歡迎——狂喜啊，叫喚啊，親嘴啊，使得他們的自尊心很受用。活潑玲瓏的紐爾卡②蹦蹦跳跳出來，進了客廳，看明白來人是誰以後，便照例興奮的通報道：

「珍妮，你的丈夫來啦！」

或者：

「小曼加，你的心上人兒來了！」

歌人米希卡其實根本不是賣歌的人，而是一家藥材批發店的老闆，他一進門，馬上用顫抖的、若斷若續的、山羊似的叫聲唱起來，糟塌着葛林加③的音樂：

②紐拉的隱稱。——中譯者。

「他們感——感——感——到了真理！」

你纔漸——漸——漸——明白……」

他每回到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來總唱這個莫名其妙的歌。

他們差不多接連不斷的跳四組舞，華爾茲，波爾卡。仙嘉也來了，他是姐瑪拉的情人，但他這回破例，並不大模大樣，也不想嘻嘻「死亡」的味道，也不吩咐伊夏·沙維奇奏葬禮進行曲，也不請姑娘們喫糖……不知甚麼緣故，他臉色陰沉，右腿一跛一拐的，盡力少惹人注意——大概他的職業方面的事情這一陣不大順利罷。他一面走，一面輕輕動了動他的頭，招呼姐瑪拉走出客廳，跟她一齊溜到她的寢室去了。戲子艾格芒特·拉甫列茲基也來了，鬍子剃得乾乾淨淨，身材高大，活像一個太監，臉上現出鄙俗和傲慢尊大的神氣。

山珍海味店的夥計們帶着青春的熱情跳舞，還表現了禮節自修家赫爾曼·霍培 (Herman Hoppe) 所推荐的繁文縟禮。講到禮節方面，姑娘們也照樣文質彬彬的回報。這

◎M. I. Glinka (1804—1857) 俄國作曲家——中譯者。

些姑娘也好，別的姑娘也好，都認爲跳舞跳得極力拘泥形式，垂下兩條胳膊，高高揚起頭而且側向一邊，現出一種驕傲的、同時又疲乏衰弱的神情，是特別合禮，特別顯出好教養的。在舞曲中間休息當口，須得用一塊手帕扇自己，現出百無聊賴，心神不屬的神氣……一句話，她們全都盡力叫別人相信她們屬於頂頂上層的社會，如果她們跳舞，也只是出於降尊紆貴，給人家一點面子罷了。不過她們跳舞跳得很起勁，弄得汗水從凱萊希柯夫斯基商店夥計們的臉上淌下來。

各妓院已經起了兩三回吵鬧。有一個人全身是血，他的臉在新月的慘白光亮中似乎因爲滿是血而發黑，他在街上跑來跑去，咒罵着，一點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創傷，却在尋找他的帽子，那帽子早已在鬥毆中失掉了。在小亞門卡亞街上，公務機關的書記之流跟一羣水手打了一架。疲倦的鋼琴師和樂師昏昏沉沉的奏樂，他們幾乎朦朧睡去，聽憑手指頭習慣的彈奏樂器。夜闌了。

忽然，出乎意外，七個學生，一個副教授，一個『回聲報』的新聞記者，走進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來。

第九章

除那位記者以外，他們這一天從清早起整天跟他們所認識的幾個少女在一起慶祝「五月節」^①。他們在德聶伯河上划過船，在河對面，氣味難聞的濃密的林子裏，煮過薄粥；在湍急而溫暖的河水中男女輪流洗過澡；喝過家釀的、加香料的白蘭地酒；唱過小俄羅斯的響亮的民歌；回到鎮上已經是遲暮時分，黑色、寬闊、湍流的河水神祕而快活的拍澗着船邊，水面浮着星子的倒影，銀白閃爍的電燈光，浮標的光亮。等到他們走上岸來，每人的手掌已經給船槳弄得發癢，胳膊和大腿的筋肉痠痛得愉快，渾身洋溢着幸福而健康的疲乏。

然後他們護送那些少女回家，在花園門口和大門口彼此長久而熱烈的告別，談笑風生，一個勁兒握手，彷彿在搖一個抽水機的柄似的。

①在五月一日。——中譯者。

整整一天在歡笑中，甚至有點放恣的，度過去，稍稍有點厭倦，不過都保持着年青人的克制態度；沒有酩酊大醉，彼此間也沒有一點侮辱、妒忌，或暗自傷心的陰影，這種情形是很難得的。當然，這樣和睦的情形是由陽光、新鮮的河風、青草的清香、河水，在洗澡和划船時周身力量和筋肉活動的愉快感覺，他們所熟識的聰明、和藹、純潔、美麗的少女的抑制影響，所促成的。可是，連他們自己也幾乎不覺得，他們的情慾——不是幻想，而是青年男子在遊戲時所生的單純、健康、本能的情慾——却蠢動了，這是因為他們的手跟女性的手偶然碰到，因為他們出於幫忙的好意常常抱那些少女上船或上岸，因為在陽光灼照下那些處女的衣服冒出一股搖人心旌的香氣，因為那些女人在河上發賣弄風情的驚叫聲，因為他們看見女性的身體天真放浪的、懶散的斜臥在茶炊四周青草地上；這些率真的放恣在野餐、鄉村游覽、划船遊戲中，是照例必有，沒法避免的，於是在男子的內部，在他靈魂的無限深處，由於跟土地、青草、河水、陽光的任情接觸，那隻野獸——那古老的、雄糾糾的、放蕩不羈的、然而失去本來面目，一直受着壓制的野獸——暗自醒來了。

因此，午夜時分，當一家專招待學生的安樂小飯店（名叫『麻雀』）剛剛打烊了，八個人灌足酒，喫飽飯，精神抖擻，走出那煙霧騰騰的地下室，來到街上，面對舒適而不寧靜的黑

夜，望見天空地上一片誘人的燈光，興奮的張開鼻孔，嗅到溫暖而沁入心脾的空氣以及從目不能見的花園和花園飄來的芳香的時候——人人的頭腦發熱，心靈安靜而無力的生出模糊的慾望。一天勞苦以後重新感到渾身肌肉中的新鮮力量，肺部的深廣呼吸力，血管中奔流的紅血，四肢的活動自如，那是既歡暢又得意的。在這樣的夜晚，不用話語，不用思想，不用知覺，人自然而然想脫光衣服跑進熟睡的樹林，在帶露的青草上急急的嗅聞別人的足跡；用響亮的叫聲召喚一個女人到自己身邊來。

可是說到分手，現在却困難了。大家在一起過了一天，他們已經合成一個熟習而團結的團體。彷彿，只要有一個人離開大家，某種已成定局的平衡就會推翻，往後再也不能恢復似的。所以他們開立在行人道上，靠近那飯店的地下室門口，阻擋了少數路人的通行。他們假心假意商量到哪兒去消磨這長夜。到『佛利夜花園』去吧，又未免太遠，況且還得化錢買門票，飲食的價錢貴得出奇，而且各項節目也早已結束了。佛羅嘉·巴甫洛夫提議到他家去——他家裏有十來瓶啤酒和一點上等白蘭地。可是，半夜跑進人家，踮起脚尖走上樓，時時刻刻得壓低聲音講話，大家又覺得似乎無味。

「照我說起來啊，哥兒們……咱們還是坐車去找姑娘們吧，這樣就可以甚麼問題都

解決了，」李霍甯，一個年紀很大的學生，一個高大、僵僵、陰沉、鬍子一把的人，專橫的說。講到信仰，他是個安那其主義理論家，講到業餘活動，他是個熱中的賭徒，彈子也好，賽馬也好，紙牌也好，都來——一個範圍很廣，無所不愛的賭徒。單拿昨天來說，他在「商人俱樂部」打「澳門牌」，還贏了一千盧布，現在這筆錢在他衣袋裏燒得慌。

「對啊！好不好？」有人贊同他。「咱們走吧，同學們！」

「這種事情值得一幹嗎？這可是通宵達旦的事情啊……」另一個人假裝正經而止假裝疲倦的說。

還有一個人假裝打呵欠說：

「還是回家去吧，先生們……呵——呵——……再會再會……今天可真夠了。」

「你睡覺也睡不出甚麼名堂來，」李霍甯譏諷道。「教授先生你去不？」

可是雅爾琴科副教授死心眼兒，而且彷彿真是生氣了，雖然他自己也許不知道他靈魂的一個黑暗罅隙裏潛藏着甚麼。

◎原文 Macao，是中國澳門盛行的一種撲克牌戲，類似「二十一點」，但發牌時每人只得一張，所希望達到的數目是九點，而不是二十一點。——中譯者。

『撇開我，李霍甯，依我看來，諸位先生，這是下流，簡直是卑鄙——我指的是你們打算做的那件事。這一天我們過得多麼美妙，快活，純潔——可是你們却跟喝醉酒的畜牲一樣，一定要爬到髒水坑去。我不去。』

『不過，要是我的記憶力不差的話，』李霍甯沉靜而刻薄的說。『我記得不久以前，不過去年秋天吧，我們好像跟一位將來的大教授蒙森先生，在某個地方，把一桶冰灌進鋼琴，畫了一個一塌胡塗的上帝，跳了那種摩擦肚子的淫舞，以及其他種種事情吧？』

李霍甯說的是實話。雅爾琴科做中學生和後來做大學生時候過的是頂放蕩的瘋狂生活。凡是酒館，舞廳，和別的娛樂場所，他那矮小，肥胖，滾圓的小身子，他那像圖畫中天使那樣飽滿的緋紅臉蛋兒，他那亮晶晶，濕潤，善良的眼睛是人人認得的，他那匆忙急促的話語和響亮的笑聲是人人記得的。

他的同學永遠猜不透他哪兒會有功夫唸書，可是凡遇考試和指定的功課，他照樣及格，而且分數很好，所以從大學的一年級起，教授們就對他另眼看待。現在雅爾琴科開始漸漸疏遠他舊日的同學和酒友。他剛剛跟教授界建立了不可缺少的聯繫，他已經奉准來年講授羅馬史，在談話中他也常常用副教授們愛講的那句話：『我們，學者們！』跟學生鬼混，

被迫結伴出遊，勉強參加所有的集會，宣言，遊行——這些在他是既不利又不安，甚至覺得討厭。可是他知道得年青人歡心的價值，因此猶疑不定，不能跟他往日的朋友一刀兩斷。然而李霍甯的話激怒了他。

「唉，我的上帝，我們小時做的事情有甚麼關係？我們還偷過糖，尿過褲子，撕過甲蟲的翅膀呢。」雅爾琴科開始講話，變得激烈而急遽。「可是不管甚麼事情總得有個限度和分寸。諸位先生，我當然無意掃你們的興，教訓你們，可是做人總要言行一致纔好。我們全同意，賈淫是人類最大災難之一，也同意在這種惡行中，犯罪的不是女人，而是我們男人，因為有了需求，纔會產生供應。所以，如果我多喝了一點酒，便不願信念跑去嫖娼，我就犯了三重大罪：對不起那不幸的愚婦人，因為我用我的醜錢逼她做最難堪的奴隸；對不起人類，因為我爲了我的可憎的色慾化錢雇一個公共女人玩上一兩個鐘頭，那就無異於我贊成而且擁護賈淫制度；最後，這是一件對不起我的良心的惡行。而且在邏輯上也說不通。」

「嘖嘖！」李霍甯噘着嘴，又偏着頭點了一點，用低微的、快快不樂的聲調說：「咱們的教授唱起老調來了：『繩索者，一根普通繩子也。』」

「當然，逢場作戲實在便當不過。」雅爾琴科答道。「可是依我看來，俄羅斯的可悲生

活中，再沒有比思想的軟弱無力更叫人悲痛的現象了。今天我們對我們自己說道：『我去逛窯子也好，我不去也好，反正一樣；去一回，事情既不會變好，也不會變壞。五年以後我們會說：毫無疑義，貪污是頂下流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子女啊……家累啊。照這樣再過十年，我們這些不熱心的俄羅斯自由主義分子就會嘆息人身自由的無保障，向我們看不起的混蛋流氓低聲下氣，反倒在他們門下奔走獻媚。』因為，你不知道嗎？』我們會竊笑着說道，『你既跟狼在一塊兒生活，你就得學狼嗥。』天哪，有一個大官管俄國學生叫做未來的順民頭目，這話可真不假！』

『或者叫做教授，』李霍甯插嘴道。

『可是頂頂要緊的，』雅爾琴科不理那句挖苦話，接着說，『頂頂要緊的，是我今天曾經看見你們大家在河上……後來在對岸……跟那些娥媚的好女孩在一塊兒。你們多麼殷勤，多麼文雅，多麼有禮貌——可是你們剛剛跟她們分手，就一心要去找公共女人。你們每人想一想，我們剛剛跟我們的姊妹們玩了一陣，却從她們那兒分手後一直到亞瑪去了……怎麼樣？這情形愉快嗎？』

『不錯，可是上流人的情慾總得有個出路纔行，』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一個身材

高大、頗爲自負、裝腔作勢的青年，傲慢的說：他身穿夏季白面短的軍人式茄克，那茄克遮不到他的肥屁股和時髦褲子，他戴一副黑色寬邊的夾鼻眼鏡，和一頂普魯士式的窄沿便帽，周身透露出執拗子弟的風度。「真是的，享受自己家中的使女的擁抱，或跟別人妻子私通，難道反而合理嗎？要是我不能缺少女人，那我可怎麼辦！」

「不能缺少，哼，不見得吧！」雅爾琴科煩擾的說，微微做了個沮喪姿勢。「因爲，話說回來，人得有勇氣承認：我們俄國知識份子生着並不寬闊的圓肩膀，還在高等學校讀書時便已經未老先衰，哪兒會有甚麼野性的情慾或猛烈的慾望！我們並沒有性的飢渴，只不過是幻想，放縱，不起勁的消遣罷了。我聽到一個在場的見證跟我講到一個印格希人^①——或一個奧西特人^②——總之，講到一個高加索省的兇惡的山裏人。他到了契斯洛佛茲克^③，一個豪華時髦的療養地。那是一個溫暖芳香的夏日傍晚。那印格希人聽到音樂，便循着樂聲的方向走去，後來發覺自己站在一個舞廳的窗子近旁。他們在跳華爾茲舞。有一位女士

① Ingush, 又名 Galga, 高加索省柴齊族 (Chechen) 所分出的一支。——中譯者。

② Ossetian, 高加索省中部的一個少數民族，大概原是從伊朗移民來的。——中譯者。

③ 原文 Kislovodsk, 意思是「酸水」。——英譯者。

穿着裸露頸子和胸部的衣服，實際上幾乎等於裸體。

「她風流瀟灑，迴旋着跳華爾茲舞，覺得沿着外圍急快的旋舞很有趣味，於是走近了那窗子，窗外立着那少年英俊的馬上英雄，她每回經過窗子，她那脹膨的衣裙總差不多擦到他身上。」

「一個恐怖的叫聲忽然響起來：那山裏人只一躍，跳進窗子，推開那位女士的弱小的舞伴。一剎那間他撕掉了那女士身上所有的輕紗薄衣，把她按倒在地下。他們用手杖和洋傘打他，可是沒有用。有人放了一鎗。一個軍人——騎兵團的騎兵——用軍刀亂砍他。這全無影響：在大庭廣衆之下，當着頂上等的仕女，他強姦了那不幸的女人。可是事後警察抓住他，他却鎮靜的說：

「帶我到監獄去吧——砍掉我的頭好了。該怎樣就怎樣吧。可是爲甚麼她赤條條的走來走去呢？」

「事情經過就是這樣。我要替這年青的獸子辯護。這怎麼能怪那種基本的力量？可是你們請到你們的需要。唉！我們這些大腦發達的傢伙全是用幻想講戀愛。我們是手淫者，而不是男子漢。」

『Parlez pour vous.』索巴希尼科夫說。『教授，你的靈魂是那搶擄塞拜英族^①女子的羅馬人的靈魂，可是你的心理是一個追悔的鄉紳的心理。』

可是講到這兒，有一個學生，在朋輩中綽號拉美斯^②的，插嘴了。這人膚色黑黃，身材矮小，鷹爪鼻子；他的剃光鬚子的臉龐由於上面的闊額頭，成爲三角形，那額頭開始光禿，鬚角有兩塊楔形的禿面，他的兩頰縮進去，下巴尖尖的。他所過的生活，就一個學生講來，是古怪透頂的。當他的同學正在熱中於政治，戀愛，戲院，却不大讀書的時節，拉美斯却已經埋頭研究各種複雜的訴訟和請願，研究財產問題，遺產問題，地產問題和其他各項訴訟的詭譎曲折處，研究被取消的判決，加以推理的分析。他完全出於自願而且絲毫不是爲了要錢，在一個公證人處做了一年書記，又在一個保安官處做了一年祕書，至於去年一年，臨到在大學畢業的一年，他在本地一家報紙做記者，報導市議會的詳情，又在一家糖廠的董事會做助理祕書那樣卑微的職位。當這家糖廠的董事會向本會一個董事巴斯卡科夫上校提起那

① 法語：講到你。——中譯者。

② Sabine，意大利的一個古民族，在紀元前三百年被羅馬帝國征服。——中譯者。

③ Ramesses，古時一個埃及皇帝的姓氏。——中譯者。

馳名異國的訴訟，告他違背契約售賣剩餘的存摺時，拉美斯從一開頭就料中那判決，而且巧妙的促成那判決，事後高等法院果然照那樣判決下來了。

儘管他年紀還青得很，著名的大律師却看重他的意見——不錯，很重視。凡熟識拉美斯的人，沒有一個不相信他日後會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便是拉美斯自己，也不掩飾自己的信心，他相信單憑了做律師，等到三十五歲光景，也會積蓄一百萬盧布。他的同學不是不常常選他做會議的主席和班長，可是這種光榮，他總是婉辭，推託自己的時間不夠。不過他也並不避免參加而且仲裁他同學中間的爭執，他的主張——永遠頭頭是道，而且駁不倒——具有驚人的特性，能夠和平了結爭端，而且能夠叫爭執的雙方都感覺滿意。他跟雅爾琴科一樣，深知受青年學生歡迎的價值，即使他居高臨下，有點看不起人，却從不動一動他那聰明有力的薄嘴唇說出口來。

「好啦，加夫里拉·彼德羅維奇，誰也不會死命拖你下水。」拉美斯用和解態度說道。「事情既然十分簡單，何必這麼劍拔弩張？一羣年青的俄羅斯上流人想要不太過分然而痛痛快快的度過這殘夜，開開心啊，唱個歌啊，喝上幾加侖啤酒葡萄酒啊。不過呢，現在是甚

麼地方都關門了，只有這些窰子。Ergo……」

「因此我們就該到出賣肉體的女人那兒去尋開心？到娼妓那兒去逛窰子？」雅爾琴科譏諷而敵意的打斷他的話。

「這又何嘗不可以？從前有個哲學家，別人故意要叫他丟臉，便在坐上飯桌時把他排在樂師附近的座位上。可是他却坐下來，說：『這倒真是一個好辦法，使得末席變成首席了。』最後，我得再說一遍：要是照你的說法，你的良心不允許你買一個女人，那麼你儘可以去了再出來，保持着你那神聖不可侵犯的純潔。」

「你的話扯遠了，拉美斯。」雅爾琴科不快的反駁道。「你使我聯想到那些小市民，他們在天還沒亮的時候便聚集起來，嘻嘻嘴巴瞧瞧斃犯人，他們還說：我們跟這件事全不相干，我們是反對死刑的，這全是檢察官和劊子手幹出來的。」

「說得好，而且一部分有道理，加夫里拉·彼德羅維奇。可是，實在說，這比喻對於我們却用不上。你知道，對於重病，不見病人本人，憑空誰也開不出藥方來。我們大家呢，現在站在大街上，擋住行人的路，將來總有一天會在我們的工作中忽然遇到可怕的娼妓問題，尤其

◎拉丁語因此，於是——中譯者。

是俄國的賣淫情形！李霍甯，我，柏爾亞。索巴希巴科夫，巴甫洛夫，是做律師的，彼德羅斯基和托爾皮金是做醫生的。不錯，魏特曼的專長不同——學數學。可是他將來要做老師，做青年的導師，而且他媽的，還要做爸爸呢。你要是打算趕走妖怪，頂好還是親自先瞧瞧他。還有，你自己，加夫里拉·彼德羅維奇——死語言專家，將來的掘墓家——拿現代妓院，比方說，跟賈貝的妓寮，或底比斯和尼尼微的神聖娼家相比一下，這在你難道不是重要而有用嗎？……」

「嘿，拉美斯，妙極了！」李霍甯吼道。「何苦講這麼多廢話，夥計們？押住教授，把他放到馬車裏去！」

學生們笑着擠着，包圍雅爾琴科，拉住他的胳膊，摟住他的腰。他們全都熱心於找女人，可是除李霍甯以外，誰都沒有足夠的勇氣來首先發難。可是現在整個這件複雜、不愉快、假裝好人的事情快活的化爲對那位年長的同學的一種單純輕鬆的取笑了。雅爾琴科推辭，

① Pompeii 意大利古都，紀元七九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整個城市被埋在地下。——中譯者。

② Thebes 埃及古城，現存廢址。——中譯者。

③ Nineveh 阿希利亞古城，現存廢址。——中譯者。

生氣，可又笑着，打算掙脫。可是這當兒有個高大的、兩撇黑鬍子的警察走到這羣喧鬧的學生面前來，他早已在尖利而敵意的監視着他們。

『我要請求你們學爺們別聚集在一塊兒。這是犯禁的！快點走開！』

他們成羣的走了。雅爾琴科漸漸軟化下來，

『諸位先生，承情得很，我願意跟你們去……不過，別當是那位埃及的法老王拉美斯的詭辯說服了我……不，我不過不願意拆台罷了……可是我得先約定一點：我們可以在那兒喝兩杯，聊一會兒天，笑一陣，等等……可是不准再有別的事，不准幹那種下流事……我們，俄國知識分子中的花朵和光榮，若一看見女人就骨頭發酥，嘴角流涎，想起來未免可恥而且難堪。』

『我發誓照辦！』李霍甯說，舉起手來。

『我可以爲我自己發誓，』拉美斯說。

『我也一樣！我也一樣！諸位先生，皇天在上，我們保證……雅爾琴科的話很對，』別人贊同道。

他們三三兩兩坐着馬車動身——那些馬車的車夫早已排着隊等他們，彼此說笑吵

罵着。李霍雷爲保萬全起見，坐在剛教授身旁，攬着他的腰，又叫他坐在自己的膝頭和鄰座。小托爾皮金的膝頭上，托爾皮金是個臉頰緋紅，面目清秀的孩子，儘管已經二十二歲，他臉上還是生着乳兒的白毫毛——又軟又細。

『到柴洛仙科酒店去！』車開以後，李霍雷吩咐道。『停在柴洛仙科酒店！』他又回轉頭說一遍。

他們全都在柴洛仙科酒店停下來，那酒店通夜開着。他們走進大廳，圍着酒吧。大家都飽得很，誰也不想喝酒或喫東西。可是人人靈魂中還存着一點良知的陰影，知道他們馬上就準備做一件大可不必做的恥辱事情，準備參加一種緊張的、做作的、全無快樂可言的遊戲。人人渴望着喝得昏昏沉沉，眼花撩亂，以致甚麼事都幹得出來，自己的頭腦也不知道自己的手脚在做甚麼，自己的舌頭在叨嘮甚麼。大概，不光是學生，就連亞瑪的一切逢場作戲的和長期的嫖客也多多少少體驗到這種內部的、心理上的隱痛，因爲柴洛仙科酒店非到傍晚和深夜不做生意，誰也不在那兒逗留很久，都是走在半路上順便進來喝兩杯的。

當學生們喝着上等白蘭地，啤酒，伏特卡的時候，拉美斯却一直注意的瞧着大廳的最遠一個角落，那兒有兩個人坐着——一個衣服襤褸，頭髮灰白，身材壯大的老人，身穿一件

沒袖子的長背心，他對面是一個強壯矮胖的先生，身穿一套灰色衣服，背向酒吧，偃偻着背，雙肘撐在桌子上，他的下巴擱在兩個疊起的拳頭上。老人在彈一個『達西摩』^②。那樂器擺在他面前。他用粗啞而好聽的聲音輕輕唱着。

『啊，我的山谷，我的小山谷，
富饒而廣闊的土地呀。』

『原諒我，那是我的一個同行，』拉美斯說着，走去招呼那位身穿灰衣服的紳士。一分鐘後，他領他到酒吧來，把他介紹給他的同伴。

『諸位先生，讓我把我的同行記者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普拉托諾夫介紹給你們，他是報紙工作者中最懶，最有才氣的一個記者。』

他們全都介紹自己，含糊糊道出自己的姓名來。

『那麼，咱們來乾一杯，』李霍甯說。雅爾琴科却以他那永在的文雅殷勤問道：

^② Dulcimer，一種猶太古樂器。——中譯者。

「原諒我，原諒我，可是我好像跟你很熟，即使不認得你。普里得龍斯基在大學裏辯護他那篇博士論文，那經過情形是你報導的嗎？」

「是我。」記者答道。

「啊，那篇文章很好，」雅爾琴科討好的微笑，而且不知甚麼緣故，又跟普拉托諾夫用力的握手。「事後我讀了你那篇通訊：很真確，很中肯，寫得流利雋永……你肯賞臉不……乾一杯！」

「那麼也讓我回敬一杯，」普拉托諾夫說。「奧努甫里·薩哈爾里奇，再給我們斟滿……一……二……三……四……九杯白蘭地……」

「啊，不行，你不能這樣……你是我們的客人，校友，」李霍甯抗議。

「唉，算了罷，我怎麼說得上是你們的校友？」記者溫和的笑道。「我只唸過一年級，而且只不過唸了半年——是一個沒註冊的學生。麻煩你，奧努甫里·薩哈爾里奇。諸位先生，我求你們賞臉乾杯……」

結局是，半小時以後，李霍甯和雅爾琴科無論如何不願和記者分手，而且非拖着他跟他們一路到亞瑪去不可。不過，他也沒推辭。

『要是我不會成爲你們的累贅，我很願意奉陪，』他老老實實說。『尤其因爲我今天有數餘的錢。』德聶伯新聞報付給我一筆報酬，多得出奇，就跟在戲院的衣帽間下一盤棋贏了二十萬盧布似的。原諒我。我馬上回來……』

他走到原先跟他一塊兒閒坐的老人那裏，在他手裏塞了點錢，跟他溫和的告別。

『老爺爺，我去的那地方你不能去——明天我們還是在今天相會的地方見面吧。再會！』

他們全都走出酒店。在門口，柏爾亞·索巴希尼科夫——他老是有點喜歡挑剔，而且大可不必的目空一切——止住李霍甯，把他拉到一邊。

『我不懂你的意思，李霍甯，』他吹毛求疵的說。『咱們好好的合成一個親密的團體，你却一定要把那流氓拖進來。鬼纔知道他是甚麼人！』

『放心吧，柏爾亞，』李霍甯和氣的答道。『他是個忠厚人。』

第十章

「唉，諸位先生，這簡直是個只配豬來逛的髒地方。」雅爾琴科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門口抱怨道。「既然我們來逛窯子，我們至少該挑個像樣的地方，不要到這種一塌胡塗的窟窿來。真的，諸位先生，我們還是到特瑞貝爾妓院去的好，那兒不管怎樣，總還乾淨明亮。」

「請進，請進，老爺。」李霍甯堅持道，彬彬有禮的，推開副教授面前的門，深深鞠躬，並且在他們面前攤開胳膊。「請進。」

「可是這兒是個下賤地方……在特瑞貝爾妓院，女人長得至少要好一點。」
拉美斯，在後面走着，忽然哈哈大笑。

「原來這樣，原來這樣，加夫里拉·彼德羅維奇。我們還是回到剛纔的話題。我們應該

痛斥從食碟上偷五戈比一塊的麵包的那種饑餓小偷，可是銀行經理若是拿別人成千成萬的盧布化在賽馬和雪茄上，我們却該赦免他的罪。」

「原諒我，我不懂這個比喻，」雅爾琴科隱忍的答道。「不過，我是隨便怎樣都行；我們進去吧。」

「應該這樣，」李霍甯說，謙讓副教授領頭進去；「應該這樣，因為這家妓院保留着許多歷史悠久的習慣呢。同學們！好幾代的學生正在從高處，從掛衣鈎那兒瞧着我們，此外，由於傳統的權利的影響，兒童和學生在這兒是半價優待，就跟參觀甚麼展覽會一樣。是不是這樣，西密昂公民？」

西密昂不喜歡人們成羣結夥的來——這總意味着不久就要出亂子；他尤其討厭學生，因為他們講的話他不大懂，因為他們喜歡無聊的取笑，因為他們不信神，而且主要因為他們老是反對政府和社會制度。無怪乎當天在貝沙拉便廣場上，哥薩克人，肉商，麵粉商，魚販等屠殺學生時，西密昂一聽到風聲，立刻跳上路過的一輛漂亮馬車，站得筆筆直直，就跟警察局長坐馬車的姿勢一樣，一陣風趕到出事地點，參加廝殺。他尊敬的人是莊重，健壯，年高的人，他們悄悄的單人走來，從前廳小心的偷看客廳，唯恐遇見熟人，而且很快的匆匆

忙忙走掉，大方的賞化小費。這樣的人，他總尊稱爲『老爺』。

所以，他一面脫下雅爾琴科的灰色薄外套，一面沒好氣的，而且意味深長的大吼一聲，
回答李霍甯的揶揄：

『我不是這兒的公民，而是保鏢的。』

『失敬失敬，』李霍甯客氣的二鞠躬，答道。

客廳裏有許多人。那些夥計跳舞跳夠了，坐在那裏，滿臉通紅，渾身汗溼，身邊坐着他們的姑娘，用她們的手絹急急的扇自己；他們冒出強烈的山羊毛的騷氣。歌人米希卡和他的朋友書店老闆，全是禿頂，在光禿的頭頂四周生着柔軟的細髮，又全生着混濁的、真珠母色的色迷迷眼睛，他們倆面對面坐着，臂肘支在一個小小的大理石桌子上，努力想用顫抖而高亢的聲音合唱，就像有人一個勁兒打他們的頸骨似的：

『他們感——感——感到了真——真——理！』

同時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和左希亞竭力勸他們別鬧得不像話。果醬布丁安靜的在

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的頭垂下來，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雙手抱着尖尖的膝頭。

姑娘們立刻認出了那些學生中的幾位，便跑去迎接他們。

「妮瑪拉其卡，你的丈夫來了——佛洛丹卡，我的丈夫也來了！——米希卡！」紐拉尖叫道，攬着那瘦長的大鼻子的、滿臉正經的彼德羅斯基的頸子。「喂，米希卡，你爲甚麼好久不來？等得我心焦死了。」

雅爾琴科傷促不安的四面張望。

「我們打算這樣……你知道……一間小小的客房，」他對走近前來的艾瑪·愛德華。艾德華夫人文繚的說。「請給我們一點紅酒……還有，再要點咖啡……你自己知道的。」

雅爾琴科以他那一身漂亮衣服和客氣而尊嚴的態度永遠贏得茶房和 Maitres d'hôtel 的信任。艾瑪·愛德華夫人一個勁兒違命點頭，就跟馬戲團中一匹又肥又老的馬一樣。

「辦得到……辦得到……諸位老爺，請走這邊，到客房去。辦得到，辦得到，甚麼酒？我們只有「貝尼第克丁」……那麼，就要「貝尼第克丁」罷？辦得到，辦得到，你們允許姑娘們

進門。

「既是非如此不可，那有甚麼辦法呢？」雅爾琴科攤開手，嘆息道。

姑娘們立刻接二連三零零落落走進這個佈置着灰色傢具和藍色台燈的客廳。她們走進來，向每個人輪流伸出她們那直直的手掌，不習慣的握手，簡單的低聲報她們的名字——曼雅，凱基，劉巴……她們走到誰面前，就坐到誰膝上，摸着客人的頸子，照例提出種種要求來：

「小學生，你真是小白臉。我可以要幾個橘子嗎？」

「佛洛丹卡，給我買一點糖。行不行？」

「給我買巧克力糖？」

「小胖子，」裝束如同賽馬師的薇拉爬上副教授的膝頭，向他甜言蜜語道，「我有個朋友，可是她病了，不能到客廳來。我要給她送點蘋果和巧克力糖去。你肯答應我嗎？」

「算了，算了，甚麼朋友朋友的，全是些假話！可是，頂頂要緊的，別跟我糾纏。好好坐着，像乖孩子那樣，坐在旁邊這把椅子上，就照這樣放下你那小手。」

「不不，我偏不！」薇拉賣弄風情的扭成一股糖，又做着媚眼……：「你長得這麼好

看。」

可是李雷雷，回答這種職業性的勒索時，却認真而溫和的點頭，就跟艾瑪·愛德華架夫娜一樣，又學她的德國口音反覆的說：

「辦得到，辦得到，辦得到……」

「那麼，我的心肝，我就吩咐茶房給我朋友送點糖食和蘋果嗎？」薇拉囉嗦道。

這種敲竹槓成爲他們所默認的責任。在姑娘們當中甚至有一種苛求的，孩子氣的，奇特的競爭，看誰能「挖出客人的腰包來」——怪透了，因爲她們敲竹槓以後得不到利益，頂多是搗母稍稍刮目相看，或老板娘誇獎一句罷了。可是她們那渺小、單調、一向輕浮的生活中確有許多多半孩子氣的、半神經質的遊戲吧。

西密昂送來一壺咖啡，許多杯子，「矮瓶」「貝尼第克丁」，幾盤水果和糖果，快活輕鬆的拔開啤酒和葡萄酒的瓶塞。

「可是爲甚麼你不喝？」雅爾琴科轉身對記者普拉托諾夫說。「讓我……我記得台甫是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我沒有弄錯吧？」

「不錯。」

「讓我給你斟一杯咖啡，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咖啡挺香。要不然，我們來乾一杯這顏色同樣發昏的「拉菲特」吧？」

「不，你務必原諒我。我要喝我自己那種酒……西密昂，給我……」

「上等白蘭地！」紐拉連忙叫道。

「還要一隻梨！」小白曼加很快的搭腔。

「遵命，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馬上送來。」西密昂從容而尊敬的答道，俯下身，喉頭響了一聲，脆響的拔開酒瓶的瓶塞。

「我還是第一回聽到亞瑪賣上等白蘭地，」李霍甯驚奇的說。「從前我不管怎樣要，他們總不肯拿來。」

「也許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懂得某種魔術的語言罷，」拉美斯取笑道。

「要不然就是在這兒受特別體面的招待吧？」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尖刻而加重語氣的插嘴道。

記者沒掉轉頭去，只漫不經心的斜眼瞟着索巴希尼科夫，望了望他那時髦的夏季白色短大衣的下面一排鈕扣，懶洋洋答道：

「講到我，喝酒跟馬一樣，而且永遠不醉，這說不上甚麼體面不體面；不過，我倒是從來不跟誰吵嘴或鬧彗扭。自然，我性情方面的這種好處在這兒是大家所熟知的，因為這緣故，他們都待我好。」

「你真棒，老傢伙！」李霍甯快活的叫起來，他喜歡那記者從幾句話中所表現的某種特別而傲慢的吊而朗當和自信。「你肯讓我也嚐點那上等白蘭地嗎？」

「當然，當然。」普拉托諾夫殷勤的答道，眼望着李霍甯，忽然露出燦爛的，差不多孩子氣的微笑，這笑容使他那生着高額骨的醜臉變美了。「你啊，我也一見面就覺得投機。就連我在那兒，在架洛仙科酒店，會見你的時候，我已經立刻覺得你爲人一定不像你外表那樣粗魯。」

「好好，我們算是有緣分，」李霍甯笑道。「可是說也奇怪，我們以前一次也沒有在這兒見過面。恐怕你常來這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吧？」

「常來。」

「塞爾吉伊。伊凡尼奇是我們的頂重要的客人。」紐拉天真的叫道。「塞爾吉伊。」

伊凡尼奇是我們的一個大哥！」

「傻瓜！」姐瑪攔住她的話。

「我覺得有點奇怪，」李霍甯接着說。「我也是一個常客啊。不管怎樣，誰都要妒忌你，因為人人都跟你親熱。」

「本地的頭目！」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說，撇撇嘴，可是聲音那麼低，普拉托諾夫如果不願多事，就可以裝做沒聽清楚。這記者早就在包利司心中引起一種盲目而尖刻的愠怒。那倒並不是因為這記者不是他們一夥人中的一份子的緣故。包利司跟許多學生、軍官、花花公子、高等學校的學生一樣，每逢狂嫖濫賭時遇有外面的「平民」來參加入夥，習常看見那種人低聲下氣，服服帖帖，恭維這些青年，對於他們的大膽表示驚愕，聽到他們說笑話就跟着笑，佩服他們的自命不凡，還回想到自己的青春歲月，含有妒意的嘆氣，可是普拉托諾夫不但沒有那種習見的，在青年面前搖尾乞憐的態度，反倒令人感到一種心不在焉的、平靜的、客氣的淡漠。

此外，妓院中每個人，從門房起到肥胖而沉默寡言的凱基止，對記者所流露的僕實而懇切的關心，也使得索巴希尼科夫生氣——外帶一點點醋意的煩惱。那種關心表現在人聽他說話，表現在姐瑪拉特意為他親切斟酒，表現在小白曼加為他殷勤削梨，表現在校

愛歡喜的、熟練的接過記者隔桌子丟來的煙盒，梭愛原本向她的兩個鄰座要一支煙，可是他們熱中於談天，沒理她；又表現在姑娘們沒有一個向他討巧克力糖或松果，還表現在姑娘們衷心感激他的小殷勤和他的禮遇。「妓女的妍頭！」索巴希尼科夫暗自惡意的下斷語，可是連他自己也不大相信這斷語——那記者簡直醜陋得很，衣着也馬虎得很，而且他的行動舉止又極其莊重。

普拉托諾夫又假裝沒聽見那學生所說的無禮話。他只是神經質的用手指揉着一塊手巾，輕輕拋在一邊。他的眼皮又向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那邊顫抖着。

「是的，不錯，我成了這家庭的一員了，」他安靜的接着說，把他的酒杯在桌上慢慢繞圓圈。「你想啊，我天天在這所房子裏喫飯，整整有四個月了。」

「哦？真的嗎？」雅爾琴科奇怪，笑道。

「真的。順便提一下，這兒的飯菜很不壞呢。喫食既豐富又有滋味，不過太油膩。」

「可是你怎麼會……」

「哪，就因為我爲安娜·瑪爾科夫娜的一個女兒補習高等學校的課程，安娜·瑪爾科夫娜就是這個待客週到的妓院的女主人。哪，我講好把我的一部分月薪折作伙食費。」

「多麼古怪的想頭！」雅爾琴科說。「你這樣做是出於你的本意嗎？要不然……恕我直言冒犯……也許那時候……極需錢用吧……」

「完全不然。安娜·瑪爾科夫娜對我的伙食所收的費用比專供學生喫飯的飯店所收的費用要貴三倍。我不過是想要從稍稍切近的立足點上在這兒生活一陣子，親切的走進這所謂的小小的天地……」

「哦——哦！我覺得我漸漸明白過來了！」雅爾琴科恍然大悟。「我們的新朋友——恕我略略高攀——恐怕是在蒐集生活資料吧？也許過不了幾年我們就可以拜讀……」

「一本簪子的悲——悲劇！」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高聲的插嘴道，像在演戲一樣。這時趁着記者正在回答雅爾琴科，姐瑪拉從她的座位上安靜的站起來，繞過桌子，伏下身去湊着索巴希尼科夫的耳朵，低聲說：

「親愛的好人兒，你還是別惹那位先生的好。皇天在上，這樣對你會好得多。」

「是嗎？」學生大模大樣的望着她，張開兩個手指整一整他的夾鼻眼鏡。「他是你的情人嗎？你的姘頭嗎？」

『你要我怎樣發誓我就怎樣發誓；他一生從沒有跟我們任何人住過一夜。可是，我再說一遍，別跟他鬧彆扭。』

『哦，好的！當然啦！』索巴希尼科夫答道，鄙夷的作鬼臉。『他有整個窩子的人替他幫忙出力。亞門司卡亞街上所有保鏢的一定都是他的好友和心腹。』

『不，不然。』姐瑪拉和藹的低聲答道。『不過他會抓住你的衣領，把你摔出窗子去，跟一條叭兒狗一樣。以前我見過這麼一回。上帝不准這種事再發生。這種事既丟臉，又傷身體。』

『滾開，你這騷娘兒們！』索巴希尼科夫叫道，用臂肘推開她。

『我就走，親愛的。』姐瑪拉溫順的說，悄悄走開了。

一時間，人人掉轉頭來望着那學生。

『放莊重點，少爺！』李霍甯舉起手指頭來威嚇道。『好，好，說下去。』他又請求那記者；

『你講的話很有趣味。』

『不，我不是在蒐集材料，』記者安靜而嚴肅的繼續說。『可是實際上這方面的材料倒多，彰明昭著，無情而可怕……至於那些響亮的語句，講到女人的肉體交易，講到白

色的奴隸講到賣淫是大都市的腐爛的膿瘡，等等，等等……這種老套頭，大家全聽膩了！可怕的倒是那種日常的、習慣的生活瑣事，那種一本正經的、每天如此的生意經，那種有着千年歷史的性愛行業，那種由歷代決定的平凡風俗。在那種沒人注意的無價值的事情中，像憤慨，屈辱，羞恥，一類的感情，全都湮沒了。剩下來的只是一種乾燥無味的職業，一種買賣，一種合約，一種算得上誠實的小生意，比方說，跟做雜貨生意一模一樣。諸位先生，你們得明白：所有的可怕正是在這裏——這事情毫不叫人覺得可怕！跟市民一樣的天天工作着，如此而已。若從那種 *naïveté*，^①粗率，感傷，摹倣等來看，又有點專科學校的味道。」

「這話不錯，」李霍甯贊同道，同時記者沈思的凝望着自己的酒杯，接着說：

「我們在報紙上，在皇皇大文中，讀到焦急不安的靈魂的各種悲痛論調。婦科醫生也為這種事激昂慷慨，而且激昂慷慨得叫人討厭極了。」唉，唉，非制訂法令不可！唉，唉，非禁娼不可！唉，活人的交易！奴隸的狀態！這些女人，這些貪求無厭的娼妓！這些人類中的萬惡敗類，吸吮着妓女的血！……可是光吵吵鬧鬧，你嚇不倒誰，也不會影響到誰。你知道，有這麼一句俗話：越喊越不靈。比一切可怕話語更可怕的——百倍可怕的——是一種小小的、平

凡的現象，會忽然打擊得你手足失措，就跟額頭挨了一擊似的。就拿這兒的看門人西密昂來說。照你們看來，似乎沒有再比他墮落下流的人了——妓院的保鏢，一條野獸，簡直是殺人犯，他虐待妓女，用本地話來說，給她們弄出「黑眼睛」來——那就是，打得她們鼻青眼腫。可是，你可知道他和我怎麼會混在一起，要好起來的？那是因為我們一塊兒去參加教士長的神聖禮拜的輝煌節目，閱讀克里特島①教士誠懇的安德魯（Andrew）的經書，和頂慈悲的神父達瑪斯加②人約翰③的著作。他信教——信得非常認真！我常指引他，他常滿眼含淚的向我唱道：「一來，弟兄們，讓我們最後一次吻他，他已經安息了……」這是平民羣體中唱的歌。哪，試想！只有在俄國人的靈魂中，這樣的矛盾纔會並存！」

「不錯，那樣的人會祈禱，祈禱，然後割斷別人的喉嚨，再洗洗手，在神像前面放一根蠟燭，」拉美斯說。

「正是這樣。十足真誠的信教心和天生的犯罪傾向居然集於一身，我再也沒有見識

① Crete, 島名, 在地中海, 屬希臘。——中譯者。

② Damascus, 敘利亞的首府。——中譯者。

③ John Damascene (700? - 749), 希臘神學家, 學者, 著作家。——中譯者。

過比這更莫名其妙的事情。我應該對你們承認嗎？我啊，每逢我單獨跟西密昂談天——我們談得既長久又悠閒，一談就是幾個鐘頭——我不時體驗到一種真正的恐怖。一種近乎迷信的恐怖！比方說，就好像在黑暗中我立在一塊搖搖幌幌的小板子上，彎下腰來湊着一口漆黑發臭的井，隱約看見井底有些爬蟲在蠕動似的。可是，他又真心信神，我相信他總有一天會出家去做和尚，成爲偉大的持齋者和禱告者；而且，鬼纔知道那種熾熱的信教狂會多麼古怪的跟瀆神，跟嘲弄神物，跟某種令人憎厭的情慾，跟色情狂之類的惡行，糾纏在他的靈魂中！」

「不過，你這些話未免傷了你觀察的對象，」雅爾琴科說，用眼睛小心的暗指着那些姑娘。

「哦，沒關係。現在我跟他疏遠了。」

「怎麼會疏遠？」佛羅嘉·巴甫洛夫恰好聽見這談話的尾聲，便接口問道。

「就這麼疏遠了……其實值不得一談……」記者閃開那問題，微笑道。「小事一樁……我們來乾一杯，雅爾琴科先生。」

可是魯莽的紐拉永遠沒法把她的舌頭關在牙齒後面，忽然一連聲叫起來：

「那是因爲塞爾吉伊。伊凡尼奇照他的鼻子揍了一拳……起因是甯加。有個老頭子來找甯加……預備留下來過夜……可是甯加身上不便……那老頭子却一個勁兒蹂躪她……於是甯加哭起來，逃跑。」

「別講啦，紐拉；聽起來沒意思。」普拉托諾夫蹙額說道。

「打住！（不許再講）」姐瑪拉用妓院的切口嚴厲命令道。

可是紐拉一開了頭，就休想按捺得住。

「可是甯加說：『隨便怎樣我也不跟他過夜，哪怕碎屍萬段……他呀，』她說，『用他的唾沫弄得我濕透了。』那麼，老頭子當然就告到看門人那裏，看門人當然跳進來打甯加。這當兒塞爾吉伊。伊凡尼奇正在替我寫家信，好寄回省裏，他聽見甯加在呼喊……」

「梭愛，蒙上她的嘴……」普拉托諾夫說。

「他立刻跳起來……啊撲……」紐拉的滔滔不絕的話語馬上給梭愛的手掌堵住
了。

大家哄堂大笑，只有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帶着鄙夷的神情在喧笑聲中掩護下喃

◎「身上不便」意指「適逢經期」俄文「为了紅羞」英譯文改爲「有花」——中譯者。

喃道。

「Oh,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他已經喝得差不多醉了，背倚牆壁站着，神經質的腳着一支煙。

「這甯加是誰？」雅爾琴科好奇的問道。「她在這兒嗎？」

「不，她不在這兒了。一個矮小的，獅子鼻的小姑娘，天真，脾氣大。」記者忽然衷心的大

笑。「原諒我……是這樣的……我忽然想起那時的情形，」他笑着解釋道。「就是現在，我

也活生生的記得那老頭子，他驚恐的抓起他的外衣和鞋子，在走廊上跑着……挺體面的

老人，一表堂堂，像個聖徒；我甚至知道他在哪兒做事。不錯，你們大家全認得他。可是頂滑稽

的，是他最後跑進客廳覺得自己逃出了危險的時候。你們想想看——他坐在椅子上，穿褲

子，他的腳却無論如何找不到褲腿，他嚷叫着，弄得一所房子都聽得見：「這是胡鬧！這是個

可惡的下流地方！我要拿點顏色給你們看看……明天我要限你們二十四小時內滾出去！

……」你猜怎麼着，他那可憐樣的狼狽加上他那恐嚇的呼叫真是逗人笑，連板着面孔的

西密昂也笑起來了……好，那麼，回頭來再談談西密昂……我得說，人生真叫人驚奇不置，

◎法語譯，大仁大勇的俠客——申譯者。

人生那種奇異的錯綜複雜使人驚呆得張口結舌。講到 *souteneurs*，講到這些 *maque-reux*，你儘可以發表一大篇宏論，可是這麼一個西密昂，你却再也想像不出來。人生多麼紛歧而混亂！要不然再拿這妓院的老板娘安娜·瑪爾科夫娜來說。這吸血鬼，這狼狗，這母狐狸……却是天下頂慈愛的母親。她有一個女兒貝爾特哈，現在她在高等學校五年級。但願你能看見安娜·瑪爾科夫娜對她女兒多麼體貼照顧，多麼溫柔愛護，極力不讓她女兒偶爾發現她的職業。樣樣東西都給貝爾琴，樣樣事情都是爲了貝爾琴。她自己甚至不敢在她面前講話，怕的是露出鴇母和老妓的口頭禪來，她只是看她女兒的臉色，低首下心，活像一個老僕人，活像一個愚魯溺愛的保姆，活像一條忠實的老獺皮狗。她早就該洗手不幹，因爲她有錢，因爲她的行業既辛苦又麻煩，又因爲她的年紀已經很大了。可是，不行不行，還得再賺一千，越多越好，一切爲了貝爾琴。於是貝爾琴有了馬，貝爾琴請了英語教師，貝爾琴年年出國游歷，貝爾琴有四千盧布的鑽石——鬼知道這些鑽石原是誰的！我不但相信，

◎法語：跟妓女姘合，靠妓女的收入維持生活的男子。——中譯者。

◎法語：誘騙女人賣淫，並靠她們生活的流氓。——中譯者。

貝爾特哈的隱秘。——中譯者。

而且深知爲這貝爾琴的幸福起見，或者甚至不是爲了她的幸福，只是姑且假定貝爾琴的小手指上生了個肉刺吧，那麼爲要醫好這個肉刺起見——請你們把這類事情的可能性想上一秒鐘！——安娜·瑪爾科夫娜會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把我們的姊妹女兒賣去當娼，會叫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全染上梅毒。怎麼樣？你們會說她是個怪物罷？可是我要說，她也是受了同樣偉大的、沒理性的、盲目的、利己主義的愛情所激勵而做出這樣的事情，我們的母親正是因爲具有那種愛情，這纔被我們稱爲神聖的女性。」

「信口雌黃！」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從牙齒縫裏嘟囔道。

「原諒我：我原無意於拿我們的母親來跟她們做比，只是想概括說明那種感情罷了。我本可以拿動物母親的自我犧牲的愛情做個例子。不過我明白我講的話沒意思。我們還是不談吧。」

「不，你得說完，」李霍甯抗爭道。「我覺得你有一個偉大的思想。」

「一個很簡單的思想。有一天一位教授問我是不是爲了文學上的目的在這兒觀察生活。我所要說的是我只能看，却決不能觀察。剛纔我已經拿西密昂和娼主做個例子講給你們聽了。我不知道爲甚麼，可是我覺得他們的身心中潛藏着某種可怕的、不能把握的人

生精髓；可是，要講出來，或描寫出來，我却辦不到。這兒需要一種偉大才能，抓住一件瑣屑小事，一個無關闕旨，無人注意的細節，從而道出可怕的真理，使得讀者大吃一驚，忘記自己的嘴巴大張着。大家在文字，在叫喊，在姿勢中尋覓如何描寫恐怖的方法。哪，比方說，我讀到一篇敘述文，描寫如何屠殺猶太人，或在監獄中的慘殺，或如何壓平暴動。當然，他們描寫警察，暴君的爪牙，殘殺同胞，在沒到膝頭的血泊中跋涉着，除此以外他們還會怎樣描寫呢？當然，那種文章叫人沉痛，傷心，生憎惡之感，可是這是用腦子感覺到的，却不是心靈感覺到的。可是有一回我在雪比阿夏街上散步，看見一羣人圍着一個五歲的女孩——她走得慢，落在母親後面，迷路了，要不然就是母親丟掉她了。那女孩面前蹲着一個警察。他盤問她，問她叫甚麼名字，她從那兒來，爸爸叫甚麼名字，媽媽叫甚麼名字。他那可憐的傢伙，累得滿頭大汗，他的帽子推到後腦勺上，他那生着鬍子的臉又和善，又可怕，又狼狽，他的語聲溫和，溫和極了。後來你猜怎麼樣？那女孩發脾氣啦，一邊哭一邊鬧，當着這許多人覺得很難為情——他，這位巡警，便伸出兩根又黑又粗的手指，食指和小姆指，塞到嘴裏，爲那女孩學母山羊的叫聲，還唱了個地道的催眠曲……就這樣，我瞧着這可愛的情景，想到半個鐘頭以後在警察派出所裏，這位巡邏警士也許會對一個從沒見過一面的男子，連那人的罪名也沒弄清，便

李是交加——這樣想來想去——你們明白——我漸漸覺得說不出的恐懼和悲哀。不是腦子覺得，而是心靈覺得。人生真是亂七八糟。肯賞臉乾一杯嗎，李霍雷？」

「咱們免去客套，你看怎樣？」李霍雷忽然建議道。

「好罷。不過，真的，也免去那種接吻禮節。乾一杯，好小子……哦，這兒還有一個例子……」

「我看過一本法國古典作品，描寫受死刑的人的思想感情。他寫得挺有聲有色，可是我讀着……却得不到甚麼印象；既不興奮，也不憤慨——只是 ennui。可是後來，近幾天中我偶然看到一篇簡短的報紙通訊，報導一個殺人犯的處死地點在法國。犯人做最後的梳粧時，監刑官在場，看見犯人沒穿襪子便登上鞋，便獸頭獸腦的提醒他道：「怎麼不穿襪子？」可是那犯人看他一眼，深思的答道：「用得着穿嗎？」你猜怎麼樣，這兩句話，那麼短，却好像一棒打在我腦蓋骨上似的！不自然的死亡的一切恐怖和愚蠢頓然使我恍然大悟……還有一件事情也是關於死亡的……我有一個朋友，在騎兵團做上尉，死了——他是個酒徒，流浪漢，却又是全世界頂善良的人。不知爲甚麼，我們管他叫做「電氣上尉」。我在死人身邊，於是人家派我給他穿入殮的服裝。我拿起他的軍服，縫上肩章。你知道，有一根線得穿過

肩章的鈕扣，那根線得穿過的兩端衣領下的兩個小洞，在軍服的裏邊——襯裏——打個結好，我就如法泡製，臨了把那根線打個活結，可是你猜怎麼着，這結子怎麼也打不好——不是打得太鬆，就是線頭太短。我瞎忙半天，一個頂頂驚人的簡單念頭猛然來到我心上，那就是，打一個死結要簡單得多，快當得多——因為，話說回來，活結死結全一樣，誰也不會再去解開它。我馬上全身心感到了死亡。那以前，我已經看見上尉的逐漸呆鈍的眼睛，已經摸過他冰涼的額頭，可是總沒有充分感到死亡，可是一想到那結子——我就毛骨聳然，我簡單而悲哀的領會到死亡是我們一切言行感情的、無可挽回不可避免的消滅，是跟紅塵世界的全然斷絕，這念頭似乎把我壓倒在地下了……我可以舉出一百件這類瑣屑而動人的小事來……甚至於，比方說，關於人們在戰爭中所體驗到的……可是我要把我的思想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我們大家都遇到過這些有特徵的小事，可是漫不經心，跟瞎子一樣，好像沒看見它們正在我們四周。不過若是有一個藝術家來，就會仔細觀察，拾起那些事情來。他會忽然把生活的一個細小的分子巧妙的寫出來公諸於世，於是我們大家就會叫起來：「啊，我的上帝！可是我自己——自己！——親眼見過那些事情。只不過我從來沒想到認真注意它罷了。」可是我們俄羅斯的真正藝術家——全世界頂有良心，頂真誠的藝術家

——不知怎麼却至今輕輕放過賣淫問題和妓院。甚麼緣故呢？真的，我覺得難於回答。也許因為過於拘謹，也許由於胆小，怕給人看做色情作家，又怕我們那種追究身世的批評文章會把藝術家的藝術作品跟他的私人生活混為一談，會着手翻他的髒襯衫。⊙或許，他沒那麼多功夫，沒那種自制力，沒那種方寸不亂的鎮定來連頭帶腦鑽進這種生活，直接查考，不帶成見，不唱高調，不用那種婆婆媽媽氣的同情心，深入那生活的一切古怪單純，深入日常的活動啊，那會產生一本多麼驚人而真實的巨著！

『可是他們寫過的！』拉美斯不滿的說。

『他們寫倒是寫，』普拉托諾夫同樣用拉美斯那種口吻厭煩的說。『可是寫出來的東西不是扯謊，便是富於戲劇性，騙騙年輕孩子的，再不然，就是用躲躲閃閃的象徵主義，只有將來的聖人纔看得懂。可是生活本身却誰也沒有觸到。有一位大作家⊙——一個具有水晶樣明淨的靈魂和偉大的描寫才能的人——有一回接觸到這題材，凡是能抓住一個外人的眼睛的事物，統統反映在他靈魂裏，就跟在一面神鏡裏一樣。但他不能下決心欺騙

⊙關於『翻他的髒襯衫』註見本書前英譯者序。——中譯者。

⊙大概指的是契訶夫。——英譯者。

人和恐嚇人。他只是望着看門人的粗髮，跟望着一條狗的粗毛一樣，暗想道：「可是說真的，連他也有一個母親啊。」他用他那洞若觀火的、精確的目光掃過妓女的臉，把那些印象銘記在心上。可是凡他不曾親眼見過的，他不敢寫出來。值得注意，這位作家也會運用他的誠實和求真心注目農民，而且不止一次。可是他覺得那些人的語言，心理，靈魂，在他是一片漆黑，沒法理解……他帶着驚人的觸覺，環繞那些人的靈魂，謙遜的走着，却把他的全部優秀觀察力透過一個小市民的眼睛照射出來。我特意提出這一點來。你明白，照我們看來，他們描寫偵探，律師，稅吏，村學究，訟師，警察，軍官，蕩婦，工程師，歌手——皇天在上，寫得真好透了——俏皮，雋永，有才氣。可是話說回來，這些人全是渣滓，他們的生活不成其為生活，而是世界文化的某種入邪的、妖氣的、不必要的噩夢。可是這世界有兩種特出的現實——跟人類一樣古老：妓女和農夫。他們的生活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在文學中只有一點點皮毛的、虛浮的、誨淫的描寫。我問你：從賣淫的一切非人生活中，俄國文學提取了甚麼？只有宋奈其卡·瑪爾梅拉采伐。關於農民，俄國文學給我們的除了惹人反感的、虛偽的、本國風土的田園畫以外還有甚麼？只有一本，說來說去只有一本，而且真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品——一篇

攝人靈魂的悲劇，這悲劇的真實使人呼吸迫促，毛骨聳然。你知道我指的是哪本書……」

「『小小的腳爪陷進去……』」李霍甯輕聲提示道。

「是的，」記者答道，感激而和善的望着那學生。

「可是關於宋奈其卡——不消說，那是一個抽象的人物，」雅爾琴科肯定的說。「所謂心理學方面的題材……」

普拉托諾夫一直到現在為止總好像不情願的慢慢講着，這時忽然激昂起來：

「這意見我聽過一百次，一百次了！這完全不是真話。在粗鄙淫猥的職業下面，在頂不入耳的潑婦罵街下面，在醉醺醺的、可憎的外表下面——宋奈其卡·瑪爾梅拉采夫仍然活着！俄國妓女的命運——啊，那是多麼悲慘的、可憐的、血腥的、可笑的、愚蠢的道路啊！那兒，樣樣都有：俄國人的上帝，俄國人的博大和淡漠，俄國人在墮落中的絕望，俄國人的缺乏教養，俄國人的天真質樸，俄國人的忍耐，俄國人的無恥。哪，她們全體，就是你們帶到寢室去的那些人——請注意的瞧着她們，仔細的觀察她們——哪，她們全是孩子；是啊，她們每人只

◎托爾斯泰所著『黑暗勢力』書前題着兩句諺語：『小小的腳爪陷進去，鳥的全身因而滅亡。』——英譯者。

有十一歲。命運逼得她們來賣淫，此後她們便過着某種奇怪的、神話樣的、玩物的生活，談不到進步，學不到世故，天真純潔，輕易信人，反覆無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過半個鐘頭以後會說甚麼，會做甚麼——澈頭澈尾像個孩子。這種光芒四射的、幼稚可笑的孩子氣，便是在頂老的妓女，在墮落到無可再墮落的龍鍾老態的妓女身上，我也仍然可以發現。對於別人苦難的無力憐憫和無效同情，永遠不會在她們心頭死滅……比方說……」

普拉托諾夫用緩慢的目光掃過在座的人，忽然沮喪的揮揮手，用疲倦的聲調說：

「然而……算了罷！今天我講了足夠講十年的話……而且講得全不中肯。」

「可是，真的，塞爾吉伊·伊凡尼奇，你自己爲甚麼不試一試把這一切描寫出來？」雅

爾琴科問。「你的注意力緊緊的集中在這問題上啊。」

「我試過！」普拉托諾夫苦笑答道。「可是沒用。我着手寫起來，却立刻給那些無力的字眼糾纏得發昏。形容詞證明呆板無味。辭藻在稿子上變冷了。那只不過是一種反芻。你猜怎麼着，泰瑞訶夫有一回在這兒，逢場作戲……你們明白……那著名的作家……我走到他面前，跟他講了許許多多這兒的生活情形，這些話我還沒有給你們講，怕的是你們不愛聽。我請求他利用我的材料。他極專心的聽我講。他的答話我原原本本再說一遍：「你可

別生氣，普拉托諾夫，我乾脆告訴你罷，我一生中遇到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把種種小說題材硬塞給我，或指教我該寫甚麼甚麼。你方纔告訴我的那種材料在意義和重量方面，我覺得真是重大之至。可是我拿它有甚麼辦法？爲了寫一本你心目中的那樣一本巨著起見，別人的話是不夠的——縱然是頂實在的話也還是不行；哪怕用一本小筆記簿和一管鉛筆寫下來的觀察，也還是不夠。人得逐步熟習那種生活，不自作聰明，不暗存着寫作的念頭。這樣纔會產生一本傑作。」

「他的話叫我灰心，同時却又給了我鼓勵。從那時起，我相信：現在不行，最近將來也不行——可是過上五十年左右，總會有一位天才作家，名符其實的俄國作家，會把這生活的一切重負和令人憎厭處統統吸收到自己心裏，然後用樸素、優美、不朽的形象表現出來。於是我們大家會說：「咦，怎麼的，我們自己看見過也知道這些事情，可我們再也沒想到有這麼可怕！」我衷心相信將來會有這麼一個藝術家。」

「阿門！」李霍甯嚴肅的說。「我們爲那個藝術家乾一杯！」

「皇天在上，」小曼加忽然說道，「但願有人把我們在這兒的生活真相寫出來，我們是一羣悲慘的笨姐兒啊……」

門上有人敲了一下，立刻，珍妮穿着她那套華麗的橘色衣服進來了。

第十一章

她從容不迫的招呼全體男人，露出全院第一個紅人的莊嚴氣派，在塞爾吉伊·伊凡尼奇附近，他椅子的後面，坐下來。她剛剛擺脫那個穿慈善機關制服的德國人，那德國人這天晚上先是選中小白曼加，可是隨後聽從鴉母的提議換了巴霞。可是珍妮的濃艷奪目的鶴立雞羣的美麗，一定深深咬住了他那春情蕩漾的心，因為他跑到一家酒店和飯館，留連了三個鐘頭光景，喫得酒醉飯飽，提起勇氣後，又回到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等到珍妮的客人——卡爾·卡爾洛維奇，眼鏡店的夥計——離開珍妮以後，就帶着她進了一個房間。

對於妲瑪拉眼睛中的沉默詢問，珍妮做了一個表示討厭的臉相，抖了抖她的背，肯定的點點頭。

「他走了……吓……」

普拉托諾夫非常親切的看待珍妮。他看待她跟看待別的姑娘不同，而且幾乎可以說很尊敬她，因為她秉性耿直，剛強，而且喜歡姿意嘲罵。他偶爾回過頭去，望見她那亮晶晶的秀眼，望見她那臉蛋上的不健康的紅暈，望見她那用牙齒咬緊的彎彎的嘴唇，他覺得有一種絕大的、成熟的怨毒在這女郎心中起伏着，窒息着她。這時他又覺得他從沒見過珍妮像今天晚上這樣鮮艷（他事後常常回到這點。）他又發覺這客房的在座男子，除李霍甯以外，全都好奇的，帶着隱密的愛慕，望着她——有人坦坦白白的望着她，有人偷偷的，彷彿不經意的，望着她。這女人的美貌，再加上只要化點錢就可以隨時跟她親近一番的念頭，刺戟着他們的想像力。

『你心中有事吧，珍妮，』普拉托諾夫輕聲說。

她溫柔的用手指輕輕撫着他的胳膊。

『你別管。沒甚麼……我們女人的事情……跟你不相干。』

可是她立刻轉過身來向着妲瑪拉，她熱情而急速的用切口妮妮講起來，那切口希奇古怪的混合了希伯萊文，齊迦尼文，羅馬尼亞文，強盜和偷馬賊的隱語。

「別把那飛毛腿惹毛了，那飛毛腿就在旁邊。」姐瑪拉打斷她的話，微笑，用眼睛指指記者。

其實普拉托諾夫已經聽懂了。珍妮方纔憤慨的講道，今天這一夜客人源源而來，巴霞被帶到房間去已經不止十回——每回都是一個新男人。方纔她發了歇斯底里病，結果昏倒。現在剛剛用浸了癩草的酒使她醒過來，精神稍稍好一點，艾瑪·愛德華、朵夫娜馬上又打發她到客廳去。珍妮打算代替她的姊妹，可是媽把這替身罵了一頓，還恐嚇她，說要懲罰她。

「那一大堆話是甚麼意思啊？」雅爾琴科擡起眉來，茫然問道。

「別放在心上……沒出甚麼事情……」珍妮用依然興奮的聲調答道。「沒甚麼……我們的家庭小糾紛……塞爾吉伊·伊凡尼奇，我可以喝點你的酒嗎？」

她給自己斟了半杯白蘭地，一口喝乾，張大了她那薄薄的鼻孔。

普拉托諾夫一語不發站起來，向門口走去。

「值不得去管閒事，塞爾吉伊·伊凡尼奇，算啦……」珍妮止住他。

「不行，怎能不管？」記者反駁道。「我要做一件很簡單很合情理的事情：把巴霞帶到

這兒來，必要的話——甚至爲她付一筆錢。讓她在那長椅上躺一躺，休息一會兒，哪怕休息一會兒也是好的……紐拉跑去拿個枕頭來，快！」

他那穿着灰色衣服的寬闊而笨拙的身子剛剛走出去，帶上了門，包利司·索巴希尼 科夫馬上帶着鄙夷的怨毒講起來：

「諸位先生，咱們發甚麼神經，從街上摘下這麼一個爛桃，拉到咱們一夥來？難道我們非跟這種混小子打交道不成？鬼纔知道他是個甚麼人——也許他是個地痞吧？誰能替他担保？你就老喜歡這樣胡來，李霍甯。」

「給大家紹介他的，不是李霍甯，是我。」拉美斯說。「我知道他是個十足上流的人，而且是個很好的同伴。」

「哼！胡說！好同伴却叫別人出錢，自己喝酒，難道你們還沒看出來他是頂普通的一種嫖客嗎？說不定，他只不過是這兒的烏龜，他帶一個客人來就收一份佣錢。」

「別說下去了，柏爾亞簡直是胡鬧。」雅爾琴科責備的說。

可是柏爾亞止不住嘴。他有一種不幸的特別脾氣——喝醉了酒既不發酒瘋，也不說酒話，却使得心境陰鬱而暴躁，弄得他動不動就跟人吵架。普拉托諾夫早已激怒了他，因爲

他的舉止隨意而真誠，瀟灑而嚴肅，跟妓院的客房不大調和。那記者雖然似乎淡然放過索巴希尼科夫所插嘴的刻薄話，他反倒越發生氣。

『還有，他在咱們這夥人中講話居然用那麼一種口吻！』索巴希尼科夫仍舊憤懣的說。『一種自命不凡的、屈尊的、教訓的口吻……放狗屁的混蛋！喫白飯的騙子！』

珍妮始終入神的望着學生，快活的、惡意的閃着她那亮晶晶的黑眼，忽然拍起手來。

『應該這樣好，小學生好，好好……應該這樣，給他點苦頭喫喫……真的，這是奇恥大辱！等他回來，我把你的話跟他說一遍。』

『聽——便只要你高興！』索巴希尼科夫像演戲似的拖長聲音說道，傲慢的撇撇嘴。『我自己也會告訴他。』

『好小子——憑這點，我就愛你！』珍妮快活的、惡意的叫道，一拳打在桌子上。『你是男兒漢大丈夫，敢作敢當！』

小白曼加和姐瑪拉驚奇的望着珍妮，可是發覺她眼睛裏閃着惡毒的細小光亮，她的鼻孔神經質的顫抖，她倆明白過來，便微微的笑。

小白曼加笑着，責備的搖頭。每逢珍妮的靈魂感到她自己惹出來的亂子馬上要發作，

她的臉上總有這種神情。

『用不着這麼挺胸凸肚，包林卡，』李霍甯說。『這兒，人人是平等的。』

紐拉帶了一個枕頭來，放在長椅上。

『這是幹甚麼？』索巴希尼科夫向她叫道。『他媽的！快點拿走。這不是睡覺的屋子。』

『算啦，讓她去寶貝。這跟你甚麼相干？』珍妮甜蜜蜜的答道，把枕頭藏在妲瑪拉背後。

『等着，心肝，我想跟你在一塊坐一會兒。』

她繞過桌子，逼着包利司坐在一把椅子上，她自己坐在他膝頭。用胳膊摟着他頸子，把她嘴唇貼在他嘴上，吻得那麼長久，那麼用力，弄得學生透不過氣來。緊貼着自己眼睛，他看見那女人的眼睛——大得出奇，深黑，放光，曖昧，不動。一剎那間，有半秒鐘光景，他覺得在那雙呆定着的眼睛中含着銳利而激烈的憎恨；一道恐怖的冷氣，一種不吉利却又逃不掉的災難的模糊預兆，掠過學生的腦子。他費好大力氣，纔掙脫珍妮的柔軟的雙臂，推開她，滿臉通紅，上氣不接下氣，笑着說：

『你好厲害……啊，你這梅沙里娜·巴甫紐節夫娜（*Messalina Paphnutievna*）

我記得，你好像叫做珍嘉吧？你是個好看的小壞蛋！』

普拉托諾夫回來了，帶着巴霞。巴霞看上去既可憐，又叫人作嘔。她的臉蒼白，發青，彷彿血全流光了似的；那呆鈍的、半閉的眼睛微笑着，露出無力而癡呆的笑容；嘻開的嘴唇好像兩片揉碎的、紅紅的濕抹布，她走路的地步胆怯而不穩，就像一隻腳邁一大步，一隻腳邁一小步似的。她馴順的走到長椅前，馴順的把頭放在枕頭上，仍舊無力的、瘋瘋癲癲的微笑。遠遠望去，她彷彿僵冷了似的。

「原諒我，諸位先生，我要寬衣了，」普拉托諾夫說着，脫下上衣，蓋在那個妓女的肩上。
「姐瑪拉，給她點巧克力糖和酒。」

包利司·索巴希尼科夫在房角又裝模倣樣站起來，身子斜倚着牆，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前面，他的頭高高揚起來。在普遍沉默中，他忽然用上司的口氣講起話來，直對着普拉托諾夫：

「喂……聽着……你叫甚麼名字……那麼，這一定是你的姘婦囉？」他用鞋尖指指躺着的巴霞的那方向。

「甚——麼？」普拉托諾夫拖長聲音問道，縐起眉來。

「換句話說，你是她的姘頭囉——反正一樣……他們這兒給這類事情取的是甚麼

名字？就是女人給他們繡襯衫，分一部分收入給他們化用的那些傢伙？

普拉托諾夫從狹窄的眼縫間用沉重而注意的目光瞧着他。

「聽着，」他用粗嘎的聲音安靜的說，有斤兩的慢慢唸出他的話來。「你打算跟我吵嘴，這不是第一回了。可是第一，你儘管外表清醒，其實醉得一塌胡塗；第二，我看在你的同學面上，不跟你計較。不過，我警告你，要是你再想照這樣對付我，先摘下你的眼鏡。」

「這是甚麼意思？」包利司叫道，聳聳肩膀，鼻子裏哼了一聲。「甚麼眼鏡不眼鏡的？爲甚麼要摘眼鏡？」可是，他不由自主的伸出兩個張開的手指正了正鼻梁上的夾鼻眼鏡。

「因爲我要揍你，碎片會傷了你的眼睛，」記者滿不在乎的說。

這場口角雖然出乎意外的有了這麼一變，大家却誰也沒笑出聲來。只有小白曼加啊呀的驚叫一聲，拍了一下手。珍妮等得好不耐煩，她的眼睛從這個轉到那個。

「好，來麼！我要拿點顏色給你看，叫你受不了！」索巴希尼科夫粗魯的、完全孩子氣的狂叫道。「只不過值不得爲每個……」他原想加上一個新的罵人話，却又決定不講了，「爲每個……弄髒自己的手。此外，諸位同學，我不願意再在這兒待着了。我受過好教育，不能跟這類人打交道。」

他迅速而傲慢的向門口走去。

他需得跟普拉托諾夫擦身而過，普拉托諾夫像野獸那樣用眼角盯好他的一切動作。一剎那間，學生的心頭閃過一個慾望，想冷不防從側邊挨普拉托諾夫一拳，然後跑掉——他的同學一定會拆開他們，不准打架。可是，他眼睛差不多沒望那記者，只憑某種深奧的、不自覺的本能，便立刻看見而且感到他敵人那兩隻放在桌上的大手，那天庭飽滿、固執的垂着的頭，笨拙、機警、有力的全身，雖然拱着背隨隨便便坐在椅子上，却隨時準備好應付迅速猛烈的攻擊。索巴希尼科夫便直走到外面走廊上去，砰的一聲關了身後的門。

『對壞東西的好教訓，』等他走後，珍妮譏諷的說。『姐瑪拉，給我倒一點白蘭地。』

可是那瘦長的學生彼德羅斯基從座位上站起來，認為需得幫索巴希尼科夫的忙。

『諸位先生，隨你們怎樣，我都不管；這是你們的個人見解的問題，可是由於做人的道理，我得跟包利司一路退出。即便他不好，他錯了，我們儘可以私下裏責備他，可是現在公然有人侮辱我們同學——我不能再留在這兒。我要走了。』

『啊，我的上帝！』李霍雷焦躁的、懊惱的抓着自己的鬚角。『包利司的言語行動永遠荒唐，粗魯，愚蠢到極點。這種情形哪兒談得到甚麼全體的光榮全體退出編輯部啊，退出政

治集會啊，現在却全體退出妓院！我們又不是軍官，要遮飾每個同伴的愚蠢。」

「沒關係，隨你們怎樣，我都不管，可是我是出於同學義氣，要走了！」彼德羅夫斯基儼然的說着，出去了。

「殺千刀的！」珍妮等他走後罵道。

可是人的靈魂多麼曲折而黑暗！他們倆——索巴希尼科夫和彼德羅斯基——固然挺認真的生氣了，可是前者的氣憤只有一半，後者的只有四分之一。索巴希尼科夫儘管喝醉和憤懣，却仍然有一個誘人的思想在叩他心靈的門，那就是：現在，比起當着同學的面悄悄賊珍妮出來，跟她單獨到一個房間去，要方便多了，也體面多了。彼德羅夫斯基呢，其實懷着同樣的目的，所以追隨索巴希尼科夫出來，好向他借三個盧布。在公共客廳，他們商量妥當，十分鐘後鴉母左希亞從那客房的半開的門縫探進她那紅紅的、狡猾的、斜眼的小臉來。

「珍妮其卡，」她招呼道，「出來，他們把你要的麻線買來了，去數一數。還有你，紐拉，那位演員請你去玩一會兒，喝點香檳酒。他現在跟亨瑞達和大曼加在一塊兒。」

普拉托諾夫和索巴希尼科夫中間那場突如其來大煞風景的口角做了很久的談話題目。記者每逢這樣情形，總覺得難為情，坐立不安，歉然，於心有愧。雖然留下來的在座諸位

全站在他那方面，他還是用含着煩悶的聲調說道：

「皇天在上，諸位先生！頂好還是我走。我何必來掃大家的興？我們倆都有錯處。我要走了。不必再會賬。剛纔我出去找巴霞的時候已經付給西密昂了。」

李霍甯忽然亂抓頭髮，站起來：

「哦，不，他媽的！我去拉他來。拿我的名譽做担保，他們倆都是好人——包利司跟瓦斯。可是他們都還年青，跟小狗那樣朝自己的尾巴亂吠。我去找他們，我担保包利司會道歉。」

他出去，可是五分鐘後回來了。

「他們安歇了。」他曖昧的說，用手做了個無望的姿勢。「他們倆。」

第十二章

這當兒，西密昂走進客房來，手裏托一個小盤，盤中盛兩杯泡沫沸騰的黃色酒液，和一張大名片。

「請問哪一位是加夫里拉·彼德羅維奇·雅爾琴科先生？」他說，瞧着在座的人。

「我，」雅爾琴科答道。

「麻煩您。這位演員老爺叫我送這名片來。」

雅爾琴科拿起名片來，高聲唸道：

全球各大劇院戲劇藝術家

居美尼·朵魯艾克吐維奇·

艾格芒特——拉甫列茲基

『不知甚麼道理，』佛羅嘉·巴甫洛夫說，『所有俄國的茄利克●會有這麼古怪的姓甚麼克里散安夫啊，塞提索夫啊，瑪芒托夫啊，艾畢瑪訶夫啊。』

『還有，他們當中頂著名的人物講起話來，聲音一定重濁，或含糊不清，或吞吞吐吐。』

『是的，可是頂頂奇怪的是我其實沒有那種榮幸認識這位全球各大劇院的藝術家。不過，這名片背後還寫得有字。從筆跡看來，那是一個喝得大醉而且識字不多的人寫的。』

『「我渴」——不是喝，却是渴，』雅爾琴科解說道。『「我渴一杯酒向俄國的科學大師加夫里拉·彼德羅維奇·雅爾琴科致敬，我路過走廊偶然看見您。希望能夠跟您乾兩杯。要是您不記得我，請回想國立劇院上演的貧非罪，以及扮演非洲人的那個卑微藝術家。』』

『是的，不錯，』雅爾琴科說。『有一回，他們硬派我在國立劇院排演慈善性的義務戲。那人彷彿生一副鬍子剃得光光的、驕傲的面貌，可是……怎麼辦呢，諸位先生？』

李霍甯好意的回答：

◎ 即 David Garrick (1717—1779) 英國名伶——中譯者。

「哦，拖他來吧，也許他很有風趣呢。」

「你呢？」副教授轉身問普拉托諾夫。

「我是怎樣都行。我稍稍知道他一點。他一進門就會喊：『Kellner，拿香檳來！』然後哭啼啼講到他的老婆，說她是個天仙，然後發表一篇愛國演說，末了爲賴賬而吵起來，不過吵得也不太厲害。總之，他很有風趣。」

「讓他來吧，」佛羅嘉從凱基肩頭後面探出頭來說，她坐在他膝頭上，搖擺她的大腿。
「你呢，魏特曼？」

「甚麼？」學生喫一驚，問道。他坐在長椅上，背朝着他的友伴，挨近巴霞，彎下腰來湊着她，帶着同情的頂要好的樣子，時而撫她的肩頭，時而撫摸她頸後的頭髮，這樣已經很久了；她呢，羞答答的望着他，半開半閉的、顫抖的眼皮露出那癡呆溫柔的微笑。「甚麼？倒底甚麼事情啊？哦，是的，要不要叫那戲子進來？我不反對聽便……」

雅爾琴科打發西密昂去請，那戲子來了，立刻開始照例的表演。他在門口停下來，身穿長禮服，綢衣襟發亮，手拿一頂亮閃閃的戲裝禮帽，放在胸口上，就跟一個演員在表演劇中

年高的顯貴人物或銀行經理一樣。他心裏也正是以這種人物自許。

「諸位先生，鄙人冒昧來打攪你們的盛會，」他用假殷勤的客氣口吻說着，略略一鞠躬，然而那鞠躬只對着一面。

他們請他進來，他開始介紹自己。他握手時候，臂肘向外彎，而且抬得很高，却原來他的手臂長，手生得很低。現在他不再是銀行經理，而是一個聰明玲瓏的人物，一個獵人，一個青年的浪子了。可是他的臉——眉毛耩起而濃重，眼皮光光的，沒生睫毛——是那種典型的、好酒的、放蕩的、狠心的人的儉俗粗鄙的臉。跟他一同來的有兩個姑娘：亨瑞達，安娜·瑪爾科夫娜，院中年紀頂大，經驗豐富的姑娘，閱世很深，甚麼都習慣了，就像一匹推磨的老馬似的，講話聲音低啞，却仍然不失為一個美人；還有大曼加，鱷魚曼加。亨瑞達從前一晚起就沒離開那戲子，他帶她出去，到一個旅館去的。

在雅爾琴科身邊坐下後，他馬上又改扮一個新角色——這回變成一個善良的老鄉紳，原先在大學唸過書，因而現在忍不住帶一種安靜的自居前輩的情緒看待學生們。

「諸位先生，相信我，在世事紛紜中，人的希望寄託在青年身上，」他說着，叫他那惡俗粗鄙的臉做出誇張的，叫人難於相信的感動表情。「這是對高尚理想的信念，誠懇的感情！

……甚麼人能比我們俄國全體學生再高尚，再純潔……
瓦的大叫一聲，用拳頭在桌子上重重的敲了一下。

李霍甯和雅爾琴科不願意拂他的意。於是開始了豪飲。上帝纔知道歌人米希卡和書店老闆尼基怎麼也會跑到客房來了，立刻提高喉嚨唱起來：

「他們感——感——到——了真理，你纔漸——漸——明——明白……」

果醬布丁也來了，他已經醒過來。他可憐樣的向一邊垂下頭，他那蒼老的、滿是縐紋的、長下巴的、唐·吉訶德式的臉上閃着細小的、迎風流淚的、好看的眼睛，他用帶勸帶求的口氣說道：

「學生老爺……你們應當請請一個小老頭子。我愛教育，皇天在上！讓我喝一杯！」

李霍甯對於來人這樣歡迎，可是雅爾琴科起初只是擋起他那小小的短眉毛，露出膽怯的、驚異的、天真的神情——這樣直到香檳酒上了他的頭為止。屋裏忽然變得擁擠，煙霧

◎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所著小說「唐·吉訶德傳」中的主人翁。——中譯者。

騰騰，鬧嘈嘈，摩肩擦背。西密昂在外面嘩嘩一聲門上大門。剛剛送走客人或在跳舞的休息時間的姑娘們，走進屋來，坐在男人的膝上，抽烟，胡亂的唱歌，喝酒，接吻，走開，再回來。凱萊希柯夫斯基商店的伙計生氣了，因為那些姑娘老是到客房去，不大肯留在客廳。他們便大吵大鬧，要去質問學生，可是西密昂隨隨便便講了兩三句有分量的話，一剎時把他們鎮壓下來。

紐拉從自己房間回來，過一會彼德羅斯基跟着也來了。彼德羅斯基現出極嚴肅的神情，聲明他這半天一直在街上躑躅，考慮方纔發生的事情，到頭來得了這樣的結論，就是，包利司同學實在不對，可是他的過錯也情有可原——喝醉了。後來珍妮也來了，可是只她一個人——索巴希尼科夫在她屋裏睡着了。

那位演員證明了有無窮無盡的本領。他學一個蒼蠅在窗玻璃上被一個喝醉酒的人捕捉時飛翔的營營聲，又學拉鋸聲，都學得很像；又站到牆角，面對着牆，滑稽的學一個神經質的女人打電話的談話聲；還學留聲機唱片的歌聲；最後，表演一個波斯青年跟一隻受過訓練的小猴子，表演得維妙維肖。他用手抓着一根假想中的小套鏈，同時齜牙咧嘴，跟猴子那樣蹲着，常常眯眼皮，時而搔搔屁股，時而抓了頭髮，他哈聲哈氣用單調而悲傷的調子唱

着發音不明的歌辭：

『年新的哥薩克去投軍打仗，

年新的小姐伏在牆下烟淚汪汪。

『啞呀海，啞呼海。』

末後，他用胳膊摟着小白曼加，用禮服把她包起來，伸出他的手，做了一個愁苦的面容，側着頭，點頭，這正是身穿長而舊的軍人大衣走遍俄國的、那些黑臉黃胸，又髒又小的東方青年摟抱着一面咳嗽，一面捉虱的猴子的樣子。

『你是哪兒人啊？』凱基一本正經的問道，其實她知道他的玩笑，也愛好這樣玩笑。

『我啊，塞爾維亞^①人，小姐。』演員用鼻音可憐樣的哀叫道。『給我點東西吃，小姐。』

『你的小猴子叫甚麼名字啊？』

『瑪特列希卡……他餓——餓了，小姐……他要吃東西。』

① Servia 原爲歐洲東南部一個王國，現在是南斯拉夫的一省。——中譯者。

「你有護照嗎？」

「我們塞——爾——維亞人。賞一點東西吧，小姐。」

演員證明了決不是一個多餘的人。他立刻造成一片嘩笑的鬧聲，提起衆人與致，他們原本在漸漸消沉下去。他時時高聲喊道：

「Kellner！香——檳！」——然而，西密昂看慣他這樣子，簡直不大理睬這些叫喊。

真正俄羅斯式的鬧鬧開始了，喧嘩而無意義。臉頰緋紅，頭髮淡黃，惹人憐愛的托爾皮金用鋼琴彈着『卡門』^①的『塞古德爾曲』（La Seguidille），果醬布丁照它的拍子大跳卡瑪林斯基（Kamarskiy）式農民舞。他的窄肩膀聳起來，偏倒一邊，他那垂下的雙手的手指張開，他在一個固定地點輪流用一隻又長又瘦的腿跳上跳下，過後喉頭忽然尖叫一聲，一面向上跳，一面配合他的狂舞拍大聲唱道：

「嘿！跳吧，馬太，

① 法國作家梅里美（Mérimée, 1803—1870）所著小說。這裏指的是由『卡門』改編的歌劇。——中譯者。

別着不得你的鞋子，你！」

「喂，要演這套把戲，一瓶白蘭地都不夠！」他補充道，搖着他那長長的灰白頭髮。

「他們感——感——到了！真——真——理！」兩個朋友吼道，費力的抬起眼皮，因為那眼皮沉重的覆蓋着乾澀的爛眼。

戲子開始講淫穢的故事，講得那麼多，好像從一個口袋裏倒出來似的，女人高興得尖叫，笑得前仰後合。魏特曼一直在跟巴霞囁囁低語，這時趁別人不注意，在喧鬧中溜出客房，幾分鐘以後巴霞也跟着走出去，臉上露出她那安靜、瘋癲、害臊的微笑。

可是餘下的學生，除李霍雷以外，有的悄悄的，有的藉種種口實，也一個跟着一個從客房走出去，許久許久不回來。佛羅嘉、巴甫洛夫聲明想要出去看看跳舞，托爾皮金頭痛得很，他要姐瑪拉帶他出去洗洗頭；彼德羅斯基暗中向李霍雷借三個盧布，出去，到走廊上，打發左希亞鴉母去叫小白曼加。連謹慎和講究的拉美斯也敵不住今天珍妮的奇怪的、生動的、不健康的美麗在他心中所挑起的那種刺戟性的感情。他聲明明天早晨他有一件要緊的、不能拖延的公事要辦，所以須得回家去睡一小覺，哪怕兩個鐘頭也是好的。可是他向朋

友告別後，走出客房以前，用眼睛向珍妮意味深長的指了指門口，她懂了，便慢慢的叫人看不大出的垂下眼簾，做爲同意的表示，隨後又抬起眼皮來；普拉托諾夫雖幾乎沒有移動眼睛望她，却已經看到這段沉默的對白，這時吃驚的看見她的眼睛一面目送拉美斯出門，一面現出惡意和威脅的表情。過五分鐘，她站起來，說：『原諒我，我馬上就回來。』搖擺着她那橘色的裙子，走出去了。

『現在，怎麼樣？輪到你啦，李霍甯？』記者揶揄的問道。

『不，老兄，你錯了！』李霍甯說，嚥着舌頭。『我由於信念和主義，決不幹這種事……不！我是安那其主義者，宣傳一種福音：世事越糟越好……可是，幸虧我是一個賭棍，我的興致在賭錢上全耗光了；因此，我的心裏只有看不起那種事情，容不下那種不祥的情慾了。可也奇怪，咱們的思想不謀而合。我正要問你同一句話問你呢。』

『我啊——不幹。有時，要是我累得很，我也在這裏睡一夜。我跟伊夏·沙維奇要他那小屋的門上鑰匙，睡在長椅上。可是這兒的姑娘已經全都習慣了，知道我是一個第三種性別的人……』

『真的嗎……從沒跟姑娘過夜嗎……』

「從來沒有。」

「不錯，他的話不假！」紐拉說。「塞爾吉伊·伊凡尼奇活像一個修行的隱士。」

「以前，大概五年前，我也幹過這種事，」普拉托諾夫接着說。「可是，你知道，那種事既無聊又叫人噁心。就跟那位演員先生方纔表演的那些蒼蠅差不多。它們勾搭着一起擠在窗台上，然後由於某種愚蠢的驚奇，使用小小的後腳搔它們的背，於是飛走了，永不見面。在這兒談情說愛……哼，我不是那種配得上她們胃口的英雄豪傑。我不漂亮，見了女人又怕難為情，坐立不安，規規矩矩。她們呢，却渴望野蠻的熱情，血腥的妒忌，眼淚，毒藥，毆打，犧牲——一句話，歇斯底里的浪漫主義。要明白此中的緣故，是容易的。女人的心永遠需要愛情，她們却天天聽見男人用各種沒意思的、不刺激的話跟她們談情。她們不自覺的需要，在愛情裏加點胡椒。她們不再需要熱情的話，而要兇暴熱烈的行爲。因這緣故，強盜，兇犯，*southern*，以及別的渣滓，老是做她們的情人。」

「頂頂要緊的，」普拉托諾夫補充道，「那樣一來會立刻破壞了我和她們相處很好的友誼關係。」

『別開玩笑了！』李霍甯不信的答道。『那麼，甚麼事情驅使你一天到晚在這兒留連不去呢？你要是作家——那麼事情就兩樣了。找一個借口是容易得很的；你在蒐集某種典型人物……在觀察生活……在學那德國教授的樣，爲密切研究猴子的語言行動，就跟猴子一塊兒過活三年。可是你自己不是說過你無意寫作？』

『倒不是我無意寫，只不過我不知道該怎樣寫——我不會寫。』

『姑且認爲你說的是實話吧。現在我們就再來一個假定——大概你到這兒來是做傳道士，勸人過一種比較好的誠實生活，做一種所謂的救主，來拯救那些正在沉淪的靈魂。你知道，在基督教初期，有些神父並不在寺院或深林中的修道室裏住上三十年，却跑到市場去，跑到娛樂場所去，跑到娼家去，跑到戲園子去。可你又並不想做那種人罷。』

『我不想。』

『那麼，他媽的，你倒底爲甚麼在這兒留戀呢？我看得很清楚，這兒有許多事情就連你自己也覺得噁心，氣悶，痛苦。比方說，跟包利司那種無味的爭吵，跟那打女人的惡漢所起的糾紛——況且經常看見種種淫穢，色慾，獸性，粗鄙，醉酒等等現象。現在，既是你自己那麼說——我也相信你無意於漁色。不過，我越發不瞭解的一點，若用論文的格調來說，就是

記者沒有馬上作答。

『你要知道，』他慢慢講起來，時常停歇，彷彿在組織自己的思想，衡量自己的思想似的。『你要知道，我受這種生活的引誘，對它發生興趣，全是由於……我怎麼說纔好呢……這生活所表現的可怕而無情的真理。你明白不，在這種生活中，彷彿所有的傳統的外衣全給剝落了。沒有虛假，不假仁假義，不假裝正經，也無所顧忌，不顧社會輿論，不顧我們祖先強定下來的禮教，不顧自己的良心。既沒有甚麼幻象，也沒有甚麼掩飾！她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一個公共的女人，一個公用的器具，一個城市的過剩色慾的宣洩器。誰要我這兒來誰就來——你決不會碰釘子，我理應聽憑擺佈。可是爲了這種匆匆忙忙的一秒鐘就了結的性交——你得付錢，生憎厭之感，招一身病，丟臉。』如此而已。除此以外，沒有一種人類生活的基本真相像這樣古怪的、可憎的、無情的、彰明昭著，不含一點人情難免的含糊或洗刷的陰影。』

『哦，我不懂！這些女人跟魔鬼那樣說謊。你只要去跟她談一談她第一回墮落時的經

過。她會編出一大套故事來！」

「那麼，你也別問啊。那種事跟你甚麼相干？可是她們即便撒謊，也完全像小孩那樣撒謊。不過你自己也知道，小孩是人世間頂厲害頂可愛的撒謊人，同時又是頂真誠的人。須得注意，他們也好，別人也好——那就是，妓女也好，小孩也好——只對我們男人和成年人撒謊。她們彼此間並不做假，她們僅僅一時高興做做好玩罷了。她們却對我們說謊，因為我們自己逼得她們不得不說，因為我們憑我們的愚蠢手段和盤問，想鑽進我們完全陌生的她們的靈魂中去，因為她們暗中把我們看做大傻瓜和沒道理的偽君子。要是你高興，我可以屈指算一算妓女必定做假的時會，你自己就會相信是男人唆使她做假。」

「好好，我們就來算算看。」

「第一：她擦脂抹粉，把自己塗得一塌糊塗，有時甚至對她自己也不利。爲甚麼？因為每個滿臉疙瘩的軍事學校學生，那些由於性成熟而非常苦惱，以致到了春天變得恍恍惚惚，像測風針上的木鷄似的學生；或一個愁苦的小公務員，或教堂的小執事，那些家裏老婆懷孕，孩子已經有了八九個的男人——哪，他們這兩種人完全不是存着慎重而單純的目的，爲了發洩他們的過度性慾纔到這兒來的。他，這混蛋，是來取樂的；他要美女，你瞧見沒有？」

——敢情他是個審美家呢！那些姑娘呢，從樸實的、不會作假的、偉大的俄國老百姓中間來——她們懂得甚麼美不美！「只要甜，就好吃；只要紅，就好看。」於是乎，你啊，要是不嫌棄的話，就只好拜見這麼一個由錫粉、白鉛粉、胭脂等塗成的佳人啦！

「這是一點。第二，光滿足了愛美心，這位英雄豪傑還嫌不夠——不行，另外，女人得拿近似熱愛的感情侍奉他，好叫他覺得他的摟抱居然在女人心中燃起了俊裏俊氣的歌曲中常常唱到的那種「火」——一樣的——瘋狂熱情！」哦！你要的就是這個嗎？好的，有的是！女人使用面容，聲音，嘆息，呻吟，身體動作，來對他做假。其實連他自己在他靈魂深處也明白這是一種職業性的欺騙，可是——管他媽的！——仍舊欺騙自己：「嘿，我是多英俊的美男子！嘿，那女人多愛我！嘿，我弄得她多快活……」你知道，有許多時候，男人會當面受到頂老臉皮的、頂不恰當的恭維，他自己明明看見，明明知道那是假的，然而——他媽的！——儘管這樣，仍舊會有一種快感使得他心花怒放。事情就是這樣。請問：這種做假是該誰來負責？

「李霍雷，這兒還有一個你講的第三點。這第三點可是你自己逼出來的。每逢被人問到：「你怎麼會來過這種生活？」她們多半說謊。可是你有甚麼權利問她滾你媽的！至於爲甚麼她並沒有意思要打聽你的私生活？她對你的「神聖的」初戀，或你姊妹和你新娘的

美德全不發生興趣啊。哦！你是說你付了錢，所以有權利問嗎？是啊！鴉母和烏龜，警察和醫生，市政府，全都維護你的利益。你既化錢雇了妓女，包管那妓女得對你客氣有禮，你個人決受不到任何損害……其實老實說，爲了你那種毫無目的的，也許使她痛苦的盤問，你應該挨一記耳光纔對。你化錢除了買笑以外還想買真話？這你可永遠管不了，也永遠辦不到。她們會跟你講一個頂配你胃口的世俗故事——你自己原就是僮夫俗子。既然依你看來，生活本身或是極沉悶平淡，或是變幻莫測，那麼你就會聽到一個庸俗故事，講到一個軍官或一個商店夥計，講到一個小孩和一個老年的父親，那老父住在內地爲他那誤入歧途的女兒傷心，懇求她回家去。可是注意，李霍甯，我說的話不能應用到你身上；憑我的名譽發誓，我覺得你有一個誠懇偉大的靈魂……我們來乾一杯？

他們喝酒。

『我講下去嗎？』普拉托諾夫猶疑的說。『你聽得無聊嗎？』

『不，不，我求你講下去。』

『她們也對那些向她們賣弄政治主張的人說謊，而且說得特別天真。關於政治問題，你主張甚麼，她們就贊成甚麼。我今天告訴她：取消現在的布爾喬亞社會制度！用炸彈和刺

刀毀滅資本家，地主，貴族！她會熱烈贊成我。可是明天政府的爪牙諾茲德魯諾夫吶喊道，須得逮捕一切社會主義者，毆打所有學生，屠殺所有參雜在基督營中生活的猶太人。她也會與高采烈的贊成他。如果除此以外，你又燃起了她的想像力，弄得她愛上你，那她就隨着你走遍天涯海角——屠殺猶太人也好，打仗也好，做賊也好，殺人也好。不過，小孩子也是聽人擺佈的。皇天在上，她們就是小孩子，我親愛的李霍甯……

「十四歲，她給人誘拐出來，十六歲，她成爲註冊的妓女，領到一張黃護照，招上一身惡疾。她的全部生活就在這小天地中，由一道古怪的，穿不透的死牆跟外面的世界隔絕。請你注意她們的日常字彙——三四十個字，不會再多——簡直跟小孩子或野蠻民族一樣；喫，喝，睡，男人，床，老板娘，盧布，情人，醫生，醫院，襯衣，警察——全在這兒了。所以她的智力的發展，她的經驗，她的興趣，直到她死始終在幼稚階段上，猶如一個頭髮灰白而質樸純真的女教師，從十歲起終身沒跨出女子學校門檻的情形一樣；也如同一個從小送進修道院的修道女一樣。一句話，請你冥想：有這麼一棵大樹，却在玻璃的鐘形罩裏生長，在密不通風的甕裏生長。我正是把她們的逼不得已的做假——那麼純潔，沒有作用，成爲習慣——歸因於她們生活的這種幼稚狀態……可是，這種靠夜度資的正經生意，一夜竟可以接十個男人，市

當局還公布印行關於硼酸水用法和保持個人衛生的種種法規，又規定每星期醫生檢查一回，而那種惡疾却被人看得輕鬆可笑，像着涼那樣簡單和不痛苦，至於那些姑娘却對男人無不深深憎嫌（憎嫌得那麼深，她們毫無例外的全都用同性愛來補償這種憎嫌，甚至絲毫不加掩飾）——這些生活情形所表現的直率真理是多麼可怕，無情，毫無遮飾！她們的全部失常生活以及那生活中的遊戲態度和偏枯而粗率的不公正，我瞭如指掌；可是其中卻沒有對人對己的虛假或偽善，然而那種虛假和偽善，是全人類，不論上流人或下等人，都在所難免的。我親愛的李霍雷，請你想想看：做丈夫的，一百個人中倒有九十九個是向妻子胡亂撒謊，存心欺騙，而且極其恨她。至於神聖的母性本能呢，其中却有着何等多的盲目無情的殘忍——決不是動物性的殘忍，而是人類的、理性的、深謀遠慮的、精明打算的殘忍——可是啊，這本能給渲染了多麼悅目的彩色！講到職業，天下有的是毫無必要的愚弄人民的職業，全是品學高超的人發明出來保護自己的窠，自己的飯碗，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的，比方說，各式各種的督察啊，監察啊，視察啊，法官啊，檢察官啊，獄吏啊，律師啊，主任啊，官僚啊，將軍啊，士兵啊，此外還有成千成萬種頭銜。它們全部培養着人類的貪婪，怯懦，邪惡，卑賤，合法化的性慾，怠惰——乞討心理！——是的，正是這四個字——人類的乞討心理。可是

我們却有多麼漂亮的字眼！祖國社稷啊，對待我們鄰居的基督教愛情啊，進步啊，神聖責任啊，神聖財產啊，神聖愛情啊。呸！現在我連一個好聽的字眼也不信，我討厭透了那些渺小的說謊者，那些懦夫和酒囊飯袋！那些乞丐樣的女人……人類下來是爲了偉大的歡樂，爲了不停的創造，在創造中人就是上帝；還爲了博大而自由的愛，一往直前不受任何阻撓的愛——愛萬物；愛樹木，愛青天，愛人類，愛貓狗，愛親切慈祥美麗的大地——啊，特別要愛這秉賦着賜福的母性的大地，以及它的清晨和夜晚，它的日常的輝煌奇蹟。可是人類却這麼沒出息，變成這樣需索無厭的乞丐，沉淪得那麼深……啊，李霍甯，我實在厭煩了！」

「我，以安那其主義者的資格，部分的瞭解你。」李霍甯沉思的說。彷彿他雖在聽，却沒聽清記者的話似的。某種思想，費力的，第一回在他心中生出來。「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懂。如果在你，人類已經變得那麼醜惡，那你怎麼受得了——而且這麼久——這兒的一切，人類所發明的最卑賤的事情？」李霍甯說着，用手在整個桌子上畫了一個圓圈。

「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普拉托諾夫坦率的說。「你看，我是個流浪漢，熱愛生活。我做過工人，做過排字匠；我種過菸草，賣過菸草——價錢便宜的「銀瑪訶爾卡」種——在

阿左夫。海上航行過，做過火伏；在里海——在杜比甯漁業公司，做過漁夫；我在德聶伯河上裝運過西瓜和磚頭；在馬戲團騎過馬；做過戲子——我做過的事情說也說不清。決不是貧窮逼得我那麼幹。不是的，只因為對於生活有着不可測度的渴望，和難忍難熬的好奇心。皇天在上，我很想做幾天馬，做幾天植物，做幾天魚，做一回母親，生一回孩子；我很想鑽進別人的內心去生活，用我遇見的每個人的眼睛來觀察這世界。因此我隨隨便便，無緣無故，流浪遍了窮鄉僻壤；學會而且愛好一二十種行業，欣然聽憑命運的支使去飄泊……我就是這樣來到妓院的，我越觀察妓院，我心裏滋生了越多的驚恐，不解，和很大的氣憤。可是即便這樣，不久也要結束。等到秋天，一切事情安排好——又要走啦！我就要進一個鐵路的機廠。我有一個朋友，他給我謀好那個差事……等着，等着，李霍甯……聽那個戲子……那是第三幕了。』

艾格芒特·拉甫列茲基原本時而學一頭捆在口袋裏的乳豬的叫聲，時而學貓和狗的爭吵聲，一直學得很像，後來却漸漸萎頓，不再演口技了。他已經進行到自我申訴的階段，這之後，在感情激動中，他好幾回打算吻雅爾琴科的手。他的眼皮變紅，在那鬍子剃光，只留

着刺人的鬚根的嘴唇四周，添了幾道深深的、哭時纔有的皺紋，使他有了忍不住要哭的模樣；從他的語聲可以聽出來他的鼻子和喉頭已經注滿了眼淚。

「我表演着趣劇！」他說，用拳頭敲着胸膛。「我穿着花條短袴蹦蹦跳跳，叫那些吃飽飯沒事做的觀衆開心！我自暴自棄，埋沒我的才能，跟懶惰的僕人一樣！可是從前啊！」他開始悲聲嘶叫道。「從——從——前啊！到諾佛車爾司克^⑤去打聽吧，到特威爾^⑥到烏斯特金^⑦到茲維尼果羅多克^⑧到克里希波里^⑨去打聽吧！我是多麼出色的演員！我演馬克斯演得多好！維爾提希契夫那人物，我創造得多出色——那是我的拿手好戲……納丁·佩雷考卜斯基^⑩跟我一塊兒在孫比科夫劇院初露頭角！我跟尼基佛羅夫·巴甫連科^⑪合演過。誰提拔列古諾夫·波蔡甯^⑫的？我可是現——在……」

他吸了吸鼻涕，又打算吻副教授的手。

「是的，看不起我吧，侮辱我吧，你這正人君子。我做小丑。我喝酒……我十惡不赦！我跟賈淫的貨色一塊兒坐在魔窟裏。我的老婆呢……她是個聖人，純潔，我的小鴿子啲……啊，

①②③④都是俄國內地的小城。——英譯者。

⑤⑥⑦身世不詳，疑是當時的名演員。——中譯者。

要是她知道，要是她知道這事，可怎麼好！她工作很苦，她在時裝店做事；她的手指——安琪兒的手指——被針刺得流血，可是我啊，聖潔的女人！我呢——混蛋——我怎麼配得上你！啊，真可怕！」演員拉扯自己的頭髮。「教授，答應我，讓我吻你學者的手。只有你纔了解我。我們去吧，我給你介紹，你會看見她是多可愛的天使……她等着我呢，她整夜整夜不睡，她把我那些小把戲的手合起來，跟他們一塊兒低聲禱告：「主，救爸爸，保佑爸爸。」」

「你全是胡說八道，」醉醺醺的小白曼加忽然說，憎恨的望着艾格芒特·拉甫列茲基。「她根本沒禱告甚麼，却舒舒服服跟一個男人在你床上睡覺呢。」

「住嘴，你這婊子！」戲子吼叫起來，氣糊塗了，抓起一個酒瓶來，高高的舉在他的頭上。「住嘴，要不然我就打出你這死鬼的腦漿來。你敢用你那髒舌頭侮辱……」

「我的舌頭不髒——我喫過聖餐，」女人傲慢答道。「但是你，你這混蛋，生着犄角。你自己跟娼妓鬼混，却希望你老婆不背你偷漢子。你們看：這跑龍套的跑到這地方來扯淡，流着口涎，就像他嘴裏套着馬勒似的！你幹麼扯到你的孩子，你這不要臉的爸爸，你用不着對我瞪眼，對我齜牙！你嚇不倒我！你自己纔是婊子！」

●這犄角指的是魔鬼頭上所生的犄角——中譯者。

羅爾琴得費了很多氣力，很多口舌，纔勸和了演員和小白曼加，小白曼加喝過「貝尼第克丁」後總是尋釁吵架。臨了，演員淌下不相稱的大把眼淚，醒着鼻子，跟老頭子一樣；他變得衰弱無力，亨瑞達領他到她房裏去了。

疲乏已經征服每個人。學生們一個個從寢室回來；他們的臨時情婦，帶着漠然的神情，不跟他們一路，也回來了。真的，這些人和別的人活像雄的和雌的蒼蠅，剛剛從一個窗台上飛開。她們打呵欠，伸懶腰，不由自主的厭煩苦悶的表情久久不離開她們的臉，那些臉因了缺欠睡眠而發青，不健康的油光光。她們跟客人分手互相告別的時候，她們的眼睛裏閃着敵意，就跟勾通了犯一件下流而不必要的罪惡的同謀犯一樣。

「你現在到哪兒去？」李霍甯低聲問記者。

「哦，真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本想在伊夏·沙維奇的寢室過夜，可是這麼一個絕好的早晨，白白睡掉，却也可惜。我想洗一個澡，然後我搭船，再換車到李普司基寺院去找一個我認識的好喝點酒的修道士，跟他談談特圖良。可是你爲甚麼問起呢？」

「我想請你再留一會兒，等別的人出去。我有幾句要緊的話想跟你談。」

『好極了。』

雅爾琴科是最後一個走的。他聲明他頭痛而疲倦。可是他剛剛走出房子，記者一把拉住李霍甯的手，急急拖他到門口的玻窗前。

『看！』他指指街上說道。

隔着那小小的污穢玻窗的橘色窗玻璃，李霍甯看見副教授在特瑞貝爾妓院門前搖鈴。一分鐘後門開了，雅爾琴科進去，消失了。

『你怎麼會料到的？』李霍甯驚奇的問道。

『沒甚麼了不起！我看見他的臉色，又看見他的手摸索薇爾卡的緊身褲。別人不大拘束。可是這傢伙害臊。』

『好，現在我們走吧，』李霍甯說。『我不想留你太久。』

第十三章

姑娘們中，只有兩個還留在這客房——穿睡衣的珍妮和劉巴；劉巴在談話聲中早已睡熟，在那仿天鵝絨的圈椅裏蜷成一團。劉巴的新嫩的、雀斑的臉現出溫順的、差不多孩子氣的表情，她那嘴唇因為在睡眠中微笑過，至今還留着燦爛和平、溫柔的微笑的淡影。房間裏由於濃密的煙霧而發藍和辛辣刺鼻；燭台上的蠟燭凍結了緩緩流着的、疙疙瘩瘩的小流；桌面洒着咖啡和酒，滿是橘子皮，看起來是很可怕。

珍妮坐在長椅上，連腿也放在椅子上，她的胳膊抱着她的膝頭。普拉托諾夫又觸目驚心的發覺她那深黑眼睛裏的陰森森的火在黑眉毛下面熊熊燃着，眉頭憎惡的緊蹙，幾乎碰到鼻梁。

「我要滅了蠟燭，」李霍甯說。

清晨的稀薄而昏暗的曙光透過百葉窗的隙縫，注進房間。熄滅的燭心冒出稀微的煙絲。菸草霧迴旋着，成爲藍色的、履層疊疊的薄霧，可是一綫陽光，穿過百葉窗上一個心形的缺口，斜射進來，成爲一把悅目的、裹着灰塵的金色長劍，熱的金溶液潑在壁紙上。

『這樣好一點，』李霍甯坐下來說。『我們的談話很短……可是……鬼纔知道……怎麼開頭才好。』

他出神的望着珍妮。

『那麼，要我出去嗎？』她淡然說道。

『不，你坐一會兒，』記者替李霍甯回答。『她不礙事，』他轉身向學生說，微笑着。『因爲談話總不出娼妓問題的範圍吧？對不對？』

『嗯，是的……一種……』

『那麼，好極了。你注意的聽她講的話。她的見解固然是非常冷嘲熱諷的，可是有時却極有斤兩。』

李霍甯將手掌用力的擦着搓着自己的臉，然後掃着手指頭，有兩回按得啞啦啦的響。他彷彿很興奮，覺得有點拘謹，不知道該不該說他已經準備要說的話。

「哦，講出來有甚麼關係！」他忽然氣憤的叫道。「你今天講到這些女人……我聽見了……不錯，你的話並沒有甚麼新奇地方。可是——奇怪——不知甚麼緣故，在我的放蕩生活中，我彷彿第一次睜開眼睛看見這問題……我問你，賈淫問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它的根本原因在哪兒？大城市的畸形病態呢，還是一種永恆的歷史現象？將來會不會消滅？或者，一定要全人類死亡，纔會同時滅亡？誰能替我回答？」

普拉托諾夫注意的望着他，習慣的稍稍瞇起眼睛。他想知道是甚麼重大思想弄得李霍甯這麼認真的痛苦。

「甚麼時候它會消滅，那誰也說不出來。也許要等到社會主義者和安那其主義的壯麗的理想國成爲事實，世界成爲每個人的世界，却不是某一個人的世界，愛情絕對自由，聽憑它自己無限發展，人類合成一個快樂家庭，消滅了彼此間的界限，人間成爲天堂，人類又赤身露體，被賜了光榮，脫離了罪惡。也許到那時纔會……」

「可是現在現在呢？」李霍甯逐漸激動起來，問道。「難道我該袖手旁觀嗎？」這反正是「不關我的事？」容忍它，認爲它是不可避免的罪惡嗎？放過它去，閉目不管嗎？叫我也舉手贊成這現象嗎？」

『這種罪惡倒不是不能避免，而是沒法克服。不過，這在你，豈不是一樣？』普拉托諾夫帶着冷靜的驚奇問道。『因為，你是個安那其主義者啊，不是嗎？』

『甚麼安那其主義不安那其主義！聽，不錯，我是個安那其主義者，因為每逢我想到生活，我的理性總指引我循着安那其主義的思想方式推想下去。我自己順理成章的暗想着：聽憑人類去互相毆打，欺騙，爭奪，像一羣羊吧！——隨他們去！——暴力早晚會釀成仇恨。聽憑他們去欺凌兒童，聽憑他們去作踐有創造性的思想，聽憑世界上有奴役現象，聽憑世界上有娼妓，聽憑他們去作賊，嘲弄，流血……隨他們去！越糟越好，結局也就越近。我認爲，對於所有廣大的億萬人民的生活，就跟對於無生物一樣，冥冥中自有一條偉大的法則：奮鬥力等於反抗力。越糟，就越好。聽憑惡行和仇恨在人類中累積起來，聽憑惡行和仇恨生長而成熟，像可怕的膿瘡一樣——全地球那麼大的一個膿瘡。因為那膿瘡總有一天會潰爛！聽憑世界上有恐怖和不能忍受的痛苦。聽憑那毒膿充盈全宇宙。人類要麼給它窒死，要麼克服那疾病而重生，過美麗的新生活。』

李霍甯生氣勃勃的喝下一杯涼的清咖啡，惡毒的接着說下去：

『不錯，我和許多別人就是這麼坐在房間裏一面喝茶喫白麵包夾烤臘腸，一面這麼

大發宏論，至於每個個人生活却給看得渺不足道，成爲數學方程式中那個無限小的符號。可是我只要看見一個小孩受人欺負，憤怒便使得紅血湧上我的頭來。每逢我看見，旁觀着，工人農民的勞苦，我就對我那數學式子羞得甚麼似的。人有一種——他媽的！——有一種不相稱的，完全不合理論的，却比人類的理性強過百倍的東西。就拿今天來說……爲甚麼這會兒我覺得我彷彿搶劫了一個死屍，欺騙了一個三歲小孩，或毆打了一個反綁雙手的人似的？爲甚麼今天我覺得我自己對賣淫的罪惡負罪——由於我的沉默，由於我的漠不關心，由於我的間接承認，而負罪？我怎麼辦纔好，普拉托諾夫？』學生叫道，語聲帶着痛苦。

普拉托諾夫一聲不響，用他那小而窄的眼睛斜望着他。可是珍妮意外的用挖苦口吻說道：

「嗯，你可以學那個英國女人的做法……那個紅頭髮的蠢女人來看過我們。她一定很有地位，因爲她由一羣人簇擁着來的……都是些官……可是她沒來以前，先來了警察局長的助手和本區的督察長比爾開希。這位助手先警告我們，那套話是這樣說的：『要是你們胡鬧甚麼的，說出一句粗魯的話，那我連你們這窩子的一塊石頭也決不饒過，把所有的窩姐兒拉到局裏痛揍一頓，叫她們在監獄裏爛掉！』嗯，那個醜傢伙倒底來了。她用外國

話嘮嘮叨叨，說了半天，時時用手指着天，然後發給我們每人一本五戈比的聖經，坐着車走了。現在你也該這麼幹一下子，親愛的。」

普拉托諾夫哈哈大笑起來。可是看見李霍甯似乎沒聽懂，一點沒理會這嘲弄，他臉容純真而悲哀，普拉托諾夫便斂住笑容，莊重的說：

「你搞不出甚麼名堂來，李霍甯。既有財產，就有貧窮。婚姻存在一天，賣淫也一天不會消滅。你可知道誰永遠擁護而且扶持賣淫制度？那就是所謂上等人，尊貴的家長，體面的丈夫，親愛的弟兄。他們總會找到一種好聽的藉口，來把這種化錢買淫的放蕩行徑合法化，正當化，衛護它，因為他們深知，如若不然，災難會如同洪流那樣湧進他們的寢室和嬰兒室。在他們，賣淫制度正好使他們個人的合法的寢室倖免了別人的貪色荒淫。就連一本正經的家長本身，也不厭惡暗地裏做點風流韻事。真的，眼前若老是那一樣東西——老婆也好，使女也好，姘婦也好——那可叫人氣悶無聊。事實上，男人是一夫多妻主義的動物——絕對沒錯兒。男人的公鷄樣的性本能若能在特瑞貝爾妓院和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那樣的華麗花園中得到解放，那永遠是再稱心不過。哦，當然，潔身自好的丈夫或有了六個長成的女兒的幸福父親，老是大聲疾呼賣淫現象的可怕。他甚至會爲了拯救墮落的女人安排搖

彩會和歌舞會；或籌辦一個救濟院，取名叫聖瑪格達琳。可是賣淫制度的存在，他却會贊成而擁護。

「瑪格達琳救濟院！」珍妮重說一遍，安靜的笑笑，在她固有的、還未醫好的憎恨上又添了一層憎恨。

「不錯，我知道所有這些虛偽辦法全是白費，統統是嘲弄，」李霍甯插嘴道。「可是，就算我可笑而荒唐，我也不願做悲天憫人的旁觀者，自己坐在溫暖的窩裏，眼望着火災，時時說道：『哎喲，真是燒起來了！……天哦，真燒起來了！說不定燒死人咧！』——可是他自己呢，却光是悲歎，拍大腿。」

「那麼，」普拉托諾夫刻薄的說，「你要拿着小孩的水桶跑過去滅火囉？」

「不！」李霍甯熱烈的叫道……「也許——誰知道呢？——也許我至少可以救活一個人？我要向你請教的正是這個，普拉托諾夫，你得幫助我……只是，我求求你，別嘲笑我，別給我潑涼水……」

「你要從這兒帶一個姑娘出去救她？」普拉托諾夫問，注目看他。他現在纔明白這全

●註見第五章。——中譯者。

篇談話的要旨。

「是的……我不知道……我要試試看……」李霍甯猶疑不定的答道。

「她會回來的，」普拉托諾夫說。

「她一定會，」珍妮有把握的重說一遍。

李霍甯走到她跟前，握着她的手，開始用顫抖的低語說：

「珍妮其卡……也許你……嗯？因為我無意叫你做姘婦……而叫你做朋友……小事一樁，休息個一年半載……我們再學一種職業……我們念書……」

珍妮厭煩的掙脫她的手。

「喂，滾到泥坑裏去，」她差不多嚷道。「我明白！要我替你補襪子？在火油爐上燒飯？你一夜一夜跟你那些娃娃朋友聊天，要我也陪你一夜一夜不睡？可是等到你做了醫生或律師，或公務員，那我可說只好受你的排揎：「滾到街上去，你這匹公用的馬！你毀了我的青春生活。我要娶一個上流女孩子，純潔清白的女孩子……」」

「我的意思是作兄妹……我的意思不是指着……」李霍甯慌張的囁嚅道。

「我懂得那種兄妹。一到了晚上……走開，別跟我胡扯！我不愛聽這一套！」

『等一等，李霍甯！』普拉托諾夫鄭重的說。『這樣一來，你會給你自己找到一份你挑不起的重擔。我在民粹派中認識過幾個理想主義者，他們由於信仰而跟農家女郎結婚。他們是這樣想的——她們如同大自然，如同黑土，如同未經斲喪的力量……可是這黑土過了一年變成極胖的女人，整天躺在床上吃糕餅，或在手指頭上套着便宜的指環，伸出來到處誇耀。要不然就坐在廚房裏，跟車夫喝酒，跟他很自然的軋成妍頭。注意，妓女就更糟！』

三個人全沉默不語。李霍甯臉色蒼白，用一塊手帕擦他的濕額頭。

『不，他媽的！』他忽然固執的叫起來。『我不相信你們！我不要相信！劉巴』他大聲喚那睡熟的姑娘。『劉柏其卡！』

姑娘醒來，用手掌擦了擦嘴唇，先擦一邊，再擦另一邊，打個呵欠，微微的笑，那樣子既滑稽又孩子氣。

『我沒有睡着。我都聽着的，』她說。『我只略略打了個盹兒。』

『劉巴，你肯跟我出去嗎？』李霍甯說，拿起她的手。『可是一去永不回頭，既不回到籃子來，也不到街上去賣笑。』

劉巴狐疑的茫然望着珍妮，彷彿請她說明這玩笑究竟是甚麼意思似的。

「這要看你囉。」她狡猾的說。「你還莫明名其妙。那麼，你把這姑娘帶到哪兒去成家呢？」

「不是成家，劉巴……我只不過要幫助你……因為你在簞子裏總不大舒服吧，是不是？」

「當然，這兒的日子一點也不舒服。要是我有珍妮那麼驕傲，有巴霞那麼媚人……可是，不管怎樣，我還是過不慣這兒的生活……」

「好，那麼，我們走，我們走……」李霍甯懇求道。「你一定會做活計——哪，甚麼縫補啊，刺繡啊，裁剪啊。」

「我甚麼也不會！」劉巴害臊的回答，笑起來，臉紅了，而臂彎搗着自己的嘴。「鄉下人家的事情，我會做；別的我就不會了。我稍稍會燒一點飯……我在教士家裏住過——替他燒飯。」

「妙極了！好極了！」李霍甯大喜。「我會拿你開一個飯館……便宜的飯館，你知道……我替你做廣告……學生會來的！這樣真好……」

「拿我開心開夠啦！」劉巴答道，稍稍生氣，又斜起眼睛問詢的望着珍妮。

「他不是開玩笑，」珍妮答道，聲音奇怪的發抖。「他是真心，而且很鄭重。」

「我憑名譽担保我是鄭重其事！皇天在上，」學生熱烈的搭腔，而且不知甚麼緣故，面向空無所有的牆角，在自己身上畫十字。

「真的，」珍妮說。「帶劉柏嘉去吧。這跟帶我出去不同。我像一個老騎兵的馬，已經過慣了。你駕御不住我了，不管用草料也好，用棍子也好。可是劉柏嘉是個老實女孩，心也好。她還沒有過慣我們的生活。你幹麼朝着我瞪眼睛，你這傻子？人家問你，你答話呀？你倒是肯不肯啊？」

「有甚麼不肯？要是他們不是開玩笑，而是認真……可是你，珍妮其卡，你覺得我該怎樣纔好？」

「唉，你簡直是塊木頭！」珍妮生氣起來。「該怎樣，得依你決定——是爛掉鼻子躺到稻草上去等死呢？像狗那樣在籬牆底下哀叫呢？還是從良？傻瓜！你該吻他的手，可是你反倒搭起架子來了。」

天真的劉巴認真把嘴唇湊到李霍甯手上去，這動作使得大家笑起來，也頗感動了他們。

「這真好！跟魔術一樣！」欣喜若狂的李霍甯吵吵嚷嚷道：「立刻去通知老板娘，說你要離開這兒，永不回來了。帶着頂必要的衣服；現在不像從前了，現在姑娘想甚麼時候走出窠子，就可以甚麼時候出去。」

「不行，不能照這樣辦，」珍妮止住他。「她固然可以出去，可是你這樣會惹出無窮的麻煩和不愉快來。你該怎樣做，學生。你不在乎十個盧布吧？」

「當然，當然……遵命。」

「讓劉巴去跟搗母講，說你今天要帶她到你家裏去過夜。那是定價——十個盧布。那麼，以後，甚至明天——來拿黃票和行李。那不成問題；我們會把這件事辦好。然後你得帶着黃票到警察局去，聲明劉巴某某已經給你僱去做使女了，你希望掉一張正式護照。好啦，劉巴，加一把勁！拿着錢去吧。注意，趕快跟搗母講，要不然，她那婊子養的，會從你的眼睛看穿真相。還有，」她現在對劉巴的背後叫道，「別忘記把你臉上的脂粉擦掉。要不然馬車夫就會用手指頭朝你指指點點。」

過了半個鐘頭，劉巴和李霍甯在大門口上了馬車。珍妮和記者站在人行道上。

「你做了一件大傻事，李霍甯，」普拉托諾夫淡漠的說。「可是我敬重你那種優美的

感情想到了——就做。你是個勇敢的好人。」

「一路順風！」珍妮笑道。「注意，別忘了生孩子時候請我去做教母。」

「你做不上，不管你等多久！」李霍甯笑道，搖搖帽子。

他們坐車走了。記者望着珍妮，驚奇的看見她那溫柔的眼睛裏含着眼淚。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她低語道。

「你今天怎麼回事，珍妮？」他好意的問。「怎麼啦？你不高興？我能幫你忙嗎？」

她掉轉身去，用背朝着他，身子倚着門前的雕欄。

「如果必要的話，我給你寫信應該寄到哪兒去？」她用窒息的聲調問。

「哦，那很簡單。」回聲報」的編輯部。寫明交某某人收。他們會很快交給我。」

「我……我……我……」珍妮剛開口，忽然失聲痛哭，用手蒙着臉，「我寫信告訴你

……」

她沒有取下蒙着臉的手，肩頭抖索着，跑上台階，走進妓院，不見了，大門在她身後砰的

一聲關上。

第二部

第一章

轉眼十年過去，即便到今天，亞門卡司的舊日居民仍然念念不忘於滿是不幸的、曖昧的、流血的事件的那一年，起初是一連串枝枝節節的小糾紛，臨了是行政當局揀天氣晴和的一天採取了行動，完全毀滅了那自生自發的、古老的、合法賣淫的安樂窩——劫餘人民散佈到這大城的醫院，監獄，和街道上去了。即便到今天，少數年近古稀而依然健在的昔日老板娘和少數肥胖粗魯如同老哈吧狗一樣的舊日鴛鴦，仍然懷着煩惱，恐怖，和茫然不解的心情念念不忘於那一回的大破壞。

猶如馬鈴薯從布袋裏源源滾出來一樣，口角、搶劫、疾病、謀殺、自殺等案件紛紛發生，而且彷彿無緣無故的發生，怪不得誰似的。這些災難自生自發的接踵而來，越來越多，一件跟着，一件，擴張着，滋生着，好比小小一團雪，由頑童的腳踢着，一路黏上正將溶解的雪，自動的

越變越大，大得超過人身，末後，只輕輕一踢，便衝下懸崖，滾下去，造成了大雪崩。那些上了年紀的老板娘和鴉母自然從沒聽說過甚麼叫做劫數，可是她們的內心和靈魂，却從那可怕的一年中種種沒法避免的災禍，感到劫數的神祕存在。

真的，人間各處，凡是人們因共同利害，血統關係，或同業利益，聯合成密切却又獨立的團體的地方——總不免觀察到這種神祕的法則：變故突然紛紛而來，頻頻發生；它們的傳染性，它們那奇怪的連續性和關聯性，它們那不可理解的糾纏性。這類變故起初發生在個別的家庭，從那兒，疾病和死亡依着不可避免的，謎樣的順序降臨到附近的人家去；這種情形，民間的智慧早已注意到了，俗語說得好，『禍不單行』，『災難不肯等——大步走進門』。這種情形在寺院，銀行，政府機關，軍隊，學校，和別的公共機構裏，也可以見到，那類地方的生活好幾十年以來原本風平浪靜，好像沼澤中的小溪一樣，却突然間，由於一點瑣屑之至的小事，起了職位的升遷裁革，職員的死亡害病，那一機構中人，彷彿大家商量好了似的，紛紛去世，發瘋，因盜竊罪被捕，自殺或上吊；於是職位一個個出缺，又一個個升遷遞補，新人員源源而來，嘿！兩年後再瞧罷，那地方連一個舊人也沒有了；要是那機構倖免於垮台，倖免於脫節斷線，那就甚麼都煥然一新了。而且，這種驚人的命運豈不是同樣窺伺着社會的，世界的

爲——城市，帝國，民族，國家？恐怕連整個恆星的世界都不能倖免吧，誰知道呢？

一種近似這類無法理解的劫數的東西也掃蕩這「驛車夫鎮」，使它趨於迅速而丟臉的滅亡。如今，在熙熙攘攘的亞瑪原址，留下一片平靜而乏味的郊野，住着菜販，肉商，韃靼人，養豬人，和附近屠場中的屠戶。經這些體面的居民的呈請，連地名亞門司卡亞也給改成果魯柏甫卡，意在紀念商人果魯柏夫，他是一家雜貨食品店的店主，和當地教會的委員。

那次大難的最初蠢動是在酷熱的夏天開始的，當時恰逢每年一度的夏季集期，市面繁榮到叫人不能相信。那年市集的非常成功，非常繁盛，以及其間交易數量的龐大，得歸功於許多原因：附近三家新糖廠的建立；五穀的十足豐收，特別是製糖的甜菜的豐收；設置電車和開掘運河的開工；一條七百五十「維爾斯特」長的大道的修築；可是主要的，是全鎮，所有銀行和金融機構，所有房主的造房熱。造磚廠在四郊建立起來，像菌子一樣。一個宏大的農產展覽會開幕了。兩條新輪船下水，它們跟舊有的輪船搶生意，裝運貨物和朝山拜廟的香客。它們競爭到這般地步：把三等客票價目從七十五戈比減到五戈比，三戈比，兩戈比，甚至一戈比。臨了，有一家輪船公司情願在相持不下的競爭中破產，規定凡是三等乘客

統統免費。於是它的競爭者不但免費載客，還每名奉送白麵包半塊。可是這城市最大的，最重要的工程是在河邊修建大碼頭，因而吸引來成千成萬的工人，上帝纔知道這工程會化掉多大一筆錢。

還得補充一點：當時這城正在慶祝本城一個著名寺院的落成千年紀念，那寺院是全俄各寺中最有名最富足的大刹。從俄國各處，從西伯利亞，從北冰洋海岸，從南方，從黑海和裏海——無數香客匯聚到這兒來膜拜當地的神人。這寺院的聖徒，深深的住在地底下石灰穴裏。只要再說明一點就夠了：這寺院每天供給四萬人的食宿；至於那些因房間不夠找不到住處的人，到了夜晚便互相挨擠着，像木頭那樣，睡在大院子裏和走廊上。

這是神話中的夏天。本城人口由於添了各種新來的人，幾乎增加了四倍。石匠，木匠，漆匠，工程師，專門技師，外國人，農學家，捐客，作曖昧生意的商人，領江，遊手好閒的流氓，旅行者，強盜，賭棍——他們全都湧到這城來；沒有一家旅館，連頂骯髒晦暗的客棧也在內，有空房間。爲要找房子住，大家發瘋的出高價錢。股票交易所的盛況空前絕後，成千成萬的錢從這個手轉到那個手，川流不息。豪富鉅賈在一個鐘頭裏產生出來，可是同時，許多以前的商號却紛紛破產，昨天的富翁變成今天的乞丐。在這黃金的洪流中，一般工人沐浴着，溫暖着自

已。騾夫，車夫，挑夫，傭工，運豬人，掘溝工人，至今還記得在那瘋狂的夏天賺進多少錢。凡是無業遊民，若是到貨車上去卸西瓜，一天至少可以賺上四五個盧布。所有這一羣吵吵鬧鬧的外鄉人，錢來得容易却找不到化處，陶醉於這古老而誘惑的城市的色情美，給這愉快溫暖的南方夜晚盡迷着，給白楊的幽香弄得迷迷惚惚——埋伏在這些男人身中的成千成萬饑餓而放蕩的野獸便集中意志喊道：『給我們女人！』

僅僅在一箇月中，新娛樂場所——時髦的『梯佛里斯大戲院』，『Châteaux des Fleurs』，『奧林匹亞大戲院』，『皇宮大戲院』等，各有合唱隊和樂隊；許多飯店和酒館，各有着小巧的夏花園；還有些普通小酒店——在這城市中，在大興土木的碼頭附近，開設了好幾十家。在每個街口，天天有新的『花酒』房開張——其實是小小的寄宿舍，藉口賣飯賣酒，老妓女三三兩兩的在這兒做生意，只用一塊木板隔開，這個夏天在許多父母心目中是痛苦的，忘不了的，因為他們的兒子——學生和軍事學校學生——害了惡疾。由於外方人紛至沓來，傭人很是缺少，於是上千的村姑從四郊鄉村動身到城裏來。賣淫的需要

無可避免的變得非常高。於是，從華沙，^①從洛茲，^②從奧德薩，^③從里加，^④從莫斯科，甚至從聖彼得堡，甚至從國外湧來了無數的Cocottes。⑤不光是些頂普通的，標着『俄國製』的娼妓，還有時髦的法國人，維也納人，德國人，匈牙利人。那些賺來全不費力的億萬金錢發生這麼厲害的惡劣影響。彷彿是，這道金子的瀑布向這城市衝下來，迴旋着，充盈了這城市。盜竊案和殺人案帶着驚人的速度增長着。警察擴大編制，可是仍舊應付不暇，弄得昏頭昏腦，腳也站不穩。不過也得說明一點：警察們吞飽豐盛的賄賂以後，活像一條廢足的大蟒，不由自主的打起盹來，全不關心了。人們被殺，有時是由於一點小事，有時簡直是無緣無故。居然發生過這樣的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在偏僻的街道走到另一個人面前，問道：『你叫甚麼名字？』『菲朵羅夫。』『啊哈，菲朵羅夫？看傢伙！』他們就用一把刀劃開他的肚子。他們

① Warsaw, 波蘭首都, 原屬帝俄。——中譯者。

② Lódz, 波蘭西部一個大城, 原屬帝俄。——中譯者。

③ Odessa, 註見書前英譯者序。——中譯者。

④ Riga, 拉特維亞首都, 原屬帝俄。——中譯者。

⑤ 法語：賣淫婦。——中譯者。

給城中這些市井無賴取了個綽號：「劍俠」，其中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本城報紙似乎引以為榮：波里希求克兩兄弟（米特卡和鄧達司），希臘人佛羅德卡，非奧朵爾·密勒，德密特里耶夫上尉，西佛裘，杜勃洛佛爾斯基，希帕乞科，以及許多別的人。

一天到晚，這瘋狂城市的大街上，人羣站立着，移動着，呼喊着，好像起了火似的。要想描寫亞門卡司當時的情形，幾乎不可能。儘管妓寮主人擴充妓女名額，增加兩倍以上，價目也增加三倍以上，她們那些可憐的，失了本性的姑娘還是不能夠滿足那些醉醺醺的，神魂顛倒的，揮金如土的人羣的需要。居然弄到這步田地：客廳裏人煙稠密，擠得水洩不通，每個姑娘都有七八個客人在等着她；有時甚至有十個人。真的，那是一種瘋狂的、陶醉的、緊張的時代！

從那時起，亞門卡司的所有災難開始了，結果使得它趨於毀滅。隨同亞門卡司，我們所熟悉的那強壯、年老、淡藍色眼睛的安娜·瑪爾科夫娜的妓院也消滅了。

第二章

客車從南方向北方輕快的疾馳着，穿過金黑的麥田和美麗的橡林，轆轤聲中滾過明亮河流上的鐵橋，車後留下滾滾的烟霧。

二等客車的 *Coupe* 中，縱然開着窗子，還是悶得要死，而且很熱。硫磺樣的氣味刺喉。嘯。嘯。和酷熱弄得乘客疲憊不堪，只有一個人是例外，那是一個歡天喜地的、健旺的、好動的希伯來人，裝束考究，和氣慇懃，喜歡談話。跟他同行的是一個少女，一望而知他們是新婚夫婦，特別是那女郎表現得最明顯，每逢她丈夫對她有親熱的表示，哪怕是一點點，她的臉蛋便往往突然紅成一片。每逢她抬起眼簾來望他，她的眸子像星那樣亮晶晶的，水汪汪

◎法語：四人一室的車廂——中譯者。

◎指仍舊保存希伯來語言的猶太人——中譯者。

的。她那臉龐的美麗，只有談情說愛中的希伯來年青處女纔會有那麼美——滿臉罩着好看的薔薇色，淡紅的嘴唇努出着，美麗而純潔，眼睛那麼黑，弄得眼球和虹膜分不清了。

他當着三個生人一點不怕難爲情，時時向他的旅伴表示親暱，而且，須得說明，表現得很露骨。他現出那種既然身爲主人就不必講禮貌的態度，現出一個人墜入情網時的特別自私態度，彷彿向全世界說道：『看，我們多幸福——這也使得你們幸福，對不對？』——他常常伸出手摸她的腿，她的腿罩在衣服底下，富有彈性，輪廓滾圓，他時而捏捏她的臉蛋，時而用他那硬而黑的、翹起的上髭搔搔她的頸子……可是，即便他興高采烈，從他那常常眯巴的眼睛，從他那偶爾抽搐的上唇，從他那剃光鬍子的、突出的、中央有一道看不清的凹跡的方下巴，仍然可以看出來一種貪婪的、提防的、不安的表情。

這親熱的小兩口的對面坐着三個乘客——一個退休的將軍，是個清瘦整潔的小老頭子，頭髮上塗着油，頭髮披到鬚角；一個胖胖的地主，已經摘下漿洗過的硬衣領，却還是熱得喘氣，時時用濕手絹擦臉；此外還有一個年青的騎兵團軍官。西蒙·雅科夫列維奇（這青年早已通知他的鄰人他名叫西蒙·雅科夫列維奇·何里松）的滔滔不絕的談吐弄得那幾位乘客稍稍疲勞而厭煩，就像在悶熱的日子，一隻蒼蠅撲着密不通風的房間的窗

玻璃，咕咕的叫着似的。不過，他知道該怎樣講，可以提起他們的興致。他總以法他講奇伯來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當他太太要出去到軍外走廊上去透透空氣的時候，他便說出一些極肉麻的話，弄得那位將軍慈愛的微笑，那位地主咯咯的笑出聲來，一面抖着他那便大腹，那位臉皮新嫩的男孩，剛出學校一年的少尉，忍不住好笑和好奇，把臉掉到一邊，免得他的鄰人看見他臉紅。

何里松的太太對何里松流露一種動人的、純真的體貼；她拿手絹擦他臉，替他搥扇子，時時整理他的領結。遇到這種時候，他的臉容變成驕傲得可笑，自大得荒唐。

「可是，請問，」清瘦矮小的將軍問道，「請問，你先生在哪方面服務啊？」

「啊，天哪！」西蒙·雅科夫列維奇坦率動人的答道。「唉，這年月，一個可憐的猶太人能幹點甚麼呢？我啊，做點行商和捐客的生意。現在我却不是在作甚麼生意。你們——嘻嘻！——諸位先生，你們心裏明白。我們在度蜜月啦——別臉紅，沙羅其卡——決不會一年度好幾回蜜月的。可是這以後，我得跑碼頭，苦幹一陣。現在呢，我跟沙羅其卡一路到城裏去，看看她的親戚，然後再上路。我想第一回出門跑碼頭帶着太太一塊兒走。你知道，也算是新婚旅行。我是希德里商號和兩家英國字號的代表。你們願意看看嗎？這兒是我隨身帶來的

貨樣……』

他從一隻漂亮的小黃皮箱裏很快的拿出幾本長長的厚紙摺子，用裁縫師傅的靈俐手脚解開摺子，手握著摺子的一頭，輕快的嘩啦一聲抖開了摺子。

『看，多好的貨色：一點也不比外國貨差。請注意。比方說，這是俄國布，這是英國布，這兒是中國布和呢絨。比比看，摸摸看，你會相信俄國貨跟外國貨差不多。哪，這就說明了進步，說明了文化昌明。所以英國人管我們俄國人叫做野蠻人，絕對是無稽之談。

『我們就這樣去看看親戚，趕趕市集，逛逛 *Châteaux des Fleurs*，享享福走走玩玩，然後順着伏爾加河到查里津，到黑海，再回到我們家鄉奧德薩去。』

『這是很舒服的旅行，』少尉和藹的說。

『我也認為挺舒服，』西蒙·雅科夫列維奇同意道，『不過沒有一朵玫瑰沒有刺。旅行商人的工作是極困難的，需要許多種知識，生意上的知識倒在其次，要緊的却是——我怎麼說好呢？——人類靈魂方面的知識。別人也許根本不想訂貨，可是你得像一匹象那樣苦苦的說服他，舌敝唇焦，使得他覺得你的話有理而且公道。好在我絕對只做貨真價實的生意，那種生意是決無疑竇的。仿造品或壞商品的生意，我是決不幹，哪怕他們給我幾百萬』

盧布的好處，我也不幹。隨便甚麼地方，你到無論哪一家賣布或賣「葛勞爾」廠吊襪帶

——我也是那廠家的代表——或「海達司」廠鈕扣的舖子去問，你只要打聽西蒙·雅科夫列維奇·何里松是甚麼樣的人，人人都會回答你：「西蒙·雅科夫列維奇是大大的好人，是金子；他是個頂公道的人，跟金鋼鑽一樣誠實。」何里松已經打開裝着專利的吊襪帶的長盒子，又拿出一片片好看的紙板，那上面規矩釘着一排排五顏六色的鈕扣。

「有時會遇到極不痛快的事情！比方說，某個地方，有一大羣旅行商人比你先到，已經做過一大批生意。在那種地方，你簡直沒法子辦；他們簡直不聽你那一套；光是搖手。可是這只能對付別人。我是何里松！我能夠說得他心服口服，就跟「新阿斯卡尼亞」馬戲團的佛爾茲芬先生向受過他訓練的駱駝講話一樣。不過，假使在同一個城裏，有兩個同行爲同一種貨物競爭，那就更不痛快。尤其糟糕的，那位同行說不定是個只配掃烟囪的笨蛋，自己做不到生意，還妨害別人的生意。那你就只好耍手段啦：引誘他喝酒，喝得他酩酊大醉；要不然就支使他到別處去。做這生意真不容易！此外，我還做別的生意——那是玻璃眼珠和假牙。不過那種生意賺不到甚麼錢。我想還是不提的好。況且，我正想着不幹這一行了。我曉得，幹這一行，像蛾子那樣飛來飛去，在年青人，年青力壯，倒無所謂，可是一旦你娶了老婆，說不定

不久會有一大家子人……」他頑皮的拍拍女人的膝頭，她臉紅了，變得更斌媚動人。「因為上帝對我們猶太人，爲了我們有種種災難，便賜給我們多子多孫的生殖力……那時你需得有你自己的事業；你明白，你需得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於是你應該有你自己的小草房子，你自己的傢具，你自己的寢室，你自己的廚房……對不對，大人？」

「不錯……不錯……嗯——嗯……當然，當然，」將軍賞臉的答道。

「所以我娶沙羅其卡時還收了一點嫁奩錢。那一點點嫁奩錢，其實算得了甚麼？那點點錢，洛特柴爾德①簡直不屑於看一眼，不過在我手裏，已經算是一大筆資本了。不過，還得聲明一句：我手頭也積蓄了一點錢。跟我有來往的商號也會借我點錢。要是上帝允許，我們就可以有口飯吃吃——逢安息日，有點鮮美的 *seteteh tisch* ② 嚐嚐了。」

「那是很好吃的魚，猶太人燒起來尤其好吃，」喘氣的地主說。

「我們自己要開一家「何里松父子商店。」對不對，沙羅其卡——「父子」你們諸位，我希望會來照顧我們的生意罷？你們一看見「何里松父子商店」的招牌，馬上就會回

① Rothschild 猶太富家——中譯者。

② 德語：一種魚名。——中譯者。

想到你們以前有一回跟一個青年同車，那青年因為愛情和幸福變得可笑得很。」

「一定來照顧！」地主說。

西蒙·雅科夫列維奇立刻回過頭去向他說道：

「可是我也做掮客。買賣地產啊，做抵押啊——你決找不到比我在行的行家，而且價錢也便宜得很，要是您有需要，我可以效勞。」他遞給地主一張名片，鞠一躬，順便遞給他的兩個鄰座一人一張名片。

地主摸摸旁邊的衣袋，也拿出一張名片來。

「約瑟夫·伊凡諾維奇·凡簡諾夫斯基，」西蒙·雅科夫列維奇高聲唸道。「久仰，

久仰！那麼，要是您需要我……」

「是啊！說不定……」地主沉思的說。「噢，不錯，真的，也許咱們是有緣分！哪，現在我是到K城去，想賣掉一片樹林。那麼，拜託你啦——請你來看我。我向來在「大飯店」下榻。說不定我們可以做成一筆交易。」

「啊，我相信一定做得成，約瑟夫·伊凡諾維奇！」何里松高興的叫道，又用指尖輕輕的、小心的拍了拍凡簡諾夫斯基的膝蓋。「您放心好了，要是何里松辦起事來，您準定事後

會感激他。」

過了半個鐘頭，西蒙·雅科夫列維奇和那臉皮光嫩的少尉站在車外走廊上吸煙。

「您常去K城嗎，少尉先生？」何里松問道。

「還是第一回去呢——您想想看！我們的隊伍駐紮在車爾諾巴勃。我自己是莫斯科人。」

「唉唉！您怎麼住到那麼荒僻的地方去啦？」

「就是啊，沒法子。我入伍時候，別處沒有空缺。」

「可是，唉——車爾諾巴勃是個黑洞子！全波多里亞省的頂糟的小城。」

「這話不假，可是也沒法子。」

「那麼，您這位軍爺意思是想到K城去消遣一下麼？」

「是的，我想在那兒逗留個兩三天。我其實是回莫斯科去。我有兩個月假期，不過順便到那城去觀光一下一定很有趣。大家說那城很美。」

「嘿，您這話說着啦！了不起的大城！不錯，簡直算得上是歐洲的大城。您只要看見那兒的大街，電燈，電車，戲院，就明白了！您只要看見那兒的酒吧間，就明白了！您一定會看得目瞪口呆。」

口呆。說真的，說真的，我勸您，青年人，到 Château des Fleurs 去逛逛，到梯夫里斯戲院去逛逛，還應當坐車子到那島上去逛逛。那味道纔叫特別呢。那些女人，那些女人啲！」

少尉臉紅了，避開目光，用顫抖的聲音問道：

「是的，我也偶爾聽人說過。難道她們真長得極好看！」

「嘿，皇天在上！相信我，那兒的女人簡直不能說是好看。」

「可是——怎麼回事呢？」

「噢，是這樣的啊：她們簡直得說是絕代尤物。您明白——多麼熱鬧的血統混合啊！波蘭女人，小俄羅斯女人，猶太女人，青年人，我多麼忌妒您，您自由，您是個光棍。換了是我，我準備大樂特樂一下！而且頂夠味的是，她們是非常熱情的女人！噫，跟烈火一樣！此外，您知道那種事情嗎？」他意味深長的低聲問道。

「甚麼？」少尉嚇一跳，問道。

「您得注意，沒有一個地方，不管巴黎也好，倫敦也好——相信我，這話是週遊世界眼界極廣的人告訴我的——統統沒有一個地方像這城似的用這麼精緻的花樣講戀愛。照我們小猶太人的說法，那是別致的花樣。她們想出來的花頭，沒有一個大幻想家想得出來。」

這就足夠弄得您神魂顛倒了！」

「可是真會有這樣的事情？」少尉輕聲的問，他的呼吸急促。

「哪，皇天在上！可是恕我張狂，年青人！您心裏明白。從前我是單身漢，當然，人人都容易犯罪……當然，現在不同了。我已經絕足不去了。可是當初，我搜羅了一點紀念品，我一直保存着。等一等，我馬上拿給您看看。不過，請您在看它的時候，千萬小心。」

何里松驚惶的望望左面，又望望右面，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長長的、窄窄的小皮盒，那樣子像是放紙牌的，他把它交給少尉。

「就在這兒，看一看罷。只是，我求您，小心一點。」

少尉動手抽出來一張張黑白的和彩色的照片，那些照片照下來種種花樣的、種種意想不到的位置的性交方式，這種情形有時使得人比猴子要下賤卑鄙得多，何里松湊着他的肩頭望着，碰碰他的臂肘，低聲說道：

「告訴我，夠味兒吧？嗯，這兒純粹的巴黎和維也納的時髦花樣！」

少尉把那套紀念品從頭看到尾。他交還那小盒子時，他的手發抖，他的鬚角和額頭汗濕，他的眼光朦朧，他的臉頰罩了一層紅暈，像一塊加紅的大理石一樣。

『可是您猜怎麼樣？』何里松忽然快活的叫道。『這東西，我已經不覺得希奇——我是老油子了。就像古時的俗語那樣，我已經燒掉了我的船……我已經燒掉了我往常愛好的東西。我早就有意找一個機會把這些照片讓給別人。我倒不計較價錢大小。您願意收嗎，軍官先生？』

『哦，那麼……我……那就是……未嘗不可……我們來……』

『好極啦！大家既都愉快的相熟了，我就每一張取五十戈比吧。怎麼，那還貴嗎？好吧，那有甚麼關係，上帝與您同在！我知道您是個出門的人，我不想敲您竹槓；那麼，就算三十戈比吧。怎麼？那還不夠便宜？好的，拉拉手做成這筆交易！一張廿五戈比。哎！您真是個難纏的人！二十戈比吧！您以後會向我道謝的！我到了K城，總是住在「隱居飯店」。您一清早到那兒去，或下午八點鐘到那兒去，很容易找到我。我認識很多漂漂亮亮的小女人。那麼我會給您介紹。您要知道，不要您出錢。啊，決不要。她們只不過高興而且願意跟您這樣年青健壯的小白臉玩一陣罷了。絕對用不着化甚麼錢。而且，爲了那種事情，她們自己情願化錢買酒，買一瓶香檳！那麼記好，「隱居飯店」。何里松千萬記住。我說不定對您大有用處呢。那些照片是好東西，好東西，您決不會把它丟在一邊。那些喜歡這種東西的人得化三盧布買這麼一張。

可是那些人，當然，是有錢的人，小老頭子。還有，您得知道，——何里松俯下頭湊着軍官的耳朵，眯着一隻眼睛，低聲說——『您得知道，許多女人喜歡這種照片。哪，您是個年青人，長得又漂亮；您將來不知道會有多少風流韻事呢！』

接過錢來，仔細清點以後，何里松居然老着臉皮伸出手來，跟少尉握手，少尉連眼皮也不好意思抬起來；他把少尉留在走廊上，自己回到車裏，彷彿根本沒發生甚麼事情似的。

這是個非常喜歡講話的人。到 Coupe 去的路，他在一個美麗的三歲小女孩面前停下來，他先是遠遠的向她擠眉弄眼，扮種種滑稽的鬼臉。他在她面前蹲下來，爲她學山羊的叫聲，又用學舌的聲音調問她：

『請問車（這）位小姐到哪兒居（去）啊？嘖嘖嘖！這麼大的女孩子，一個人豬（出）門，沒有媽媽？自己個兒買車標（票）！一個人出門！唉！多了不起的女孩！車女孩的媽媽在
哪兒呀？』

這當兒一個高高的、美貌的、鎮靜的女人從 Coupe 出來，安靜的說：

『離開這孩子。囉嗦陌生的小孩子是多麼無聊的事情！』

何里松跳起來，忙說道：

「太太！我實在是情不自禁……好一個聰明可愛的小孩！地道的安琪兒！太太，您得知道，我自己也是父親——我有我自己的小孩……我忍不住高興……」

可是那位太太掉過背來朝着他，手拉着女孩，走進 *Couloir*，撇下何里松喃喃自語的頌揚和道歉，一面懶洋洋的走去。

二十四小時中何里松有好幾回到三等客車去，三等客車有兩節車，那兩節車幾乎給整整一列車隔開。一節車裏坐着三個美女，身旁是一個黑鬍子的、沉默寡言的、臉色陰沉的漢子。何里松和他用特別的切口講了幾句話。女人不安的望着他，彷彿想要問他甚麼，却又不敢問似的。只有一回，將近中午，她們當中有一個壯起着膽子問道：

「那麼，你那話是實在的嗎？你說的那地方……你明白——我心裏有點不安！」

「啊，你這話是甚麼意思，瑪爾嘉瑞達·伊凡諾夫娜？凡我說的話，句句都是對的，就跟國家銀行的信用一樣。聽着，拉沙爾。」他轉過頭來對那大鬍子男人說。「馬上就要到一個車站。給這些女孩子買各種各樣的三明治，隨她們喜歡甚麼就買甚麼。火車在那兒停二十分鐘。」

『我想吃肉湯，』一個嬌小的金髮美女遲疑的說，她的頭髮像熟麥的顏色，眼睛像麥花的顏色。

『我親愛的貝拉，隨你的便！到了車站，我會去叫人給你拿肉湯來，甚至外加肉餡的棍子。用不着麻煩你了，拉沙爾，我自己去辦吧。』

在另一節車裏，他有一大羣女人，十二個或十五個，由一個生着粗濃黑眉的，又老又胖的女人率領着。她用低聲講話，她那肥下巴，乳房和罩衣寬大的早禮服的大肚子，隨着車子震動，搖搖擺擺，就跟蘋果醬一樣。那老娼婦和那些少女幹的是甚麼行業，那是用不着問的。

少女靠在椅子上，抽煙，玩牌——『六十六點』——喝啤酒。車廂裏的男客屢次調戲她們，她們使用粗野的話語和粗魯的聲調回罵。年青的男子請她們喝酒抽煙。

在這兒，何里松完全變了原來的面目；他莊嚴的滿不在乎，賞光似的說說笑笑。另一方面，他那些女食客對他，句句話都是巴結討好。可是他，仔細的觀看一遍——羅馬尼亞女人，猶太女人，波蘭女人，俄國女人，古怪的混在一起——看見萬事平安，放了心後，便下令買飯吃，尊嚴的退出車廂。逢這種時候，他極像一個牛羊販子，用火車裝運牲口到屠場去，到了車站走進來察看一番，餵餵它們。然後，他回到 Combe，又跟他老婆調笑，猶太故事從他口裏

滔滔不絕的傾吐出來。

在停車很久的車站，他出去到點心店去，不過只是爲了看看他的女食客。可是他自己却對他鄰座說：

『您知道，Freif②也好，Kosher③也好，在我反正一樣。我分不出甚麼區別來。可是我的肚子怎麼受得了？鬼纔知道這些車站上的店子拿甚麼東西給你吃。你化三四個盧布吃東西，事後得化一百個盧布請大夫治病。可是也許你，沙羅其卡——他回轉身來向他老婆說——『也許你想出去到車站上吃點甚麼罷？要不然，我給你買了送到這兒來？』』

沙羅其卡暗自高興他的關心，臉紅了，用感激的眼睛望着他，拒絕了。

『你的心真好，興雅，不過我不想吃甚麼。我還飽得很。』

於是何里松從旅行袋掏出一隻小鷄，煮好的肉，胡瓜，一瓶巴勒斯坦酒：慢條斯理津津有味地吃起來，還請他太太吃，她很斯文的吃着，挑起她那美麗白淨的小手指頭，然後把剩餘食物用紙仔細包好，不慌不忙的放回旅行袋去。

② 意義不詳，疑指普通飯館。——中譯者。

③ 合於猶太法律的潔淨食物店。——中譯者。

遠處，在火車頭前面，禮拜堂的拱頂和鐘樓已經開始發亮，發出火一般的金光。車守穿過 Coupe，向何里松做了一個看不見的手勢。他立刻隨着車守到車外走廊上。

「查票員馬上要來了，」車守說，「那麼只好請你帶着太太在三等車的車外走廊上站一會兒。」

「嗯，嗯！」何里松答應道。

「麻煩你付給我那筆我們商量好的錢。」

「那麼，給你多少錢？」

「哪，照我們商量好的價錢；車票的一半，兩盧布八十戈比。」

「甚麼？」何里松忽然翻臉。「兩盧布八十戈比？你拿我當瘟生甚麼？給你一個盧布，你爲這一個盧布謝謝上帝吧！」

「原諒我，先生。這簡直是笑話——你我不是商量好的嗎？」

「商量好！商量好！……再給你半個盧布，再也沒有了。老臉皮！我馬上去告訴查票員，說你帶沒票的客人。老兄，您想想吧——您的飯碗可就算砸碎啦！」

車守的眼睛張大，充滿了血。

「哎喲，你這猶太鬼！」他吼叫起來。「我該把你這小子弄到車輪底下去！」

可是何里松立刻像公雞一樣向他撲過去。

「甚麼？到車底下去？可是你知道這樣的話有多大分量？暴力的恫嚇！好的，我馬上走開，一路喊「救命！」扭開信號！」他抓住門柄，現出那麼絕決的神情，弄得車守無可奈何做了個絕望的手勢，睡一口吐沫。

「拿我的錢去害一場大病吧，你這混蛋猶太鬼！」

何里松招呼他老婆走出 *Coupe* 來：

「沙羅其卡——我們出去到走廊上站一會兒——那兒看得清楚一點。真的，風景真美——就像一張圖畫！」

沙拉順從的跟隨着他，用一隻不大熟練的手拉起她那件多半是第一回上身的新衣服，微微向前探着身子，好像怕碰着門或牆似的。

遠處，在夕陽紫霞中，金色拱頂和十字架放光。山頂高處，幽雅的白色教堂似乎在這花一樣的迷景中浮游。矮林叢叢從高處一直蔓延到峽谷中。純白的懸崖，下部埋在蔚藍的河水中，崖面生着零落的小樹，就跟綠油油的小血管和小瘤子似的。那古鎮像在神話中那樣

美麗，彷彿自動的跑過來迎接火車一樣。

火車停了，何里松叫三個脚伕把他的行李拿到車站外面去，叫他太太跟在脚伕後面。可是他自己却在站口逗留不去，爲的是帶領他那兩羣女客。對那照料十幾個女人的老嫗，他簡簡單單吩咐兩句話：

『那麼記好，勃爾曼太太！美利堅旅館，伊凡努司卡亞街二十二號！』

對那黑鬍子大漢，他說：

『別忘了，拉沙爾，帶女孩子喫飯，飯後帶她們去看一場電影。夜晚十一點鐘光景等着我，我來談一談。可是如果有人臨時約我出去，那麼你知道我的住址——隱居飯店，去找我。

要是我湊巧不在，那麼到雷曼酒家來，或到對面猶太餐廳去。我一定在那兒喫 *beefsteak* 呢。好，一路順風！』

第三章

何里松所編造的他那商業性旅行的一切故事，純然是無恥而貧嘴的謊話。所有布貨，「葛勞爾」廠吊襪帶，「海遼司」廠鈕扣，假牙，眼球等的貨樣，只不過用做一個盾牌，遮掩他真正的行業罷了——那就是販賣女子。不錯，十年前有一個時期，他走遍俄國代一家不知名的字號兜銷品質可疑的葡萄酒；這行業養成他的信口雌黃，油嘴滑舌；一般說來，凡跑碼頭商人都有這種特色。這原先的行業還促成他目前的真正職業。從前他到頓河流域羅斯托夫城^①的一路上，曾經盡力使得一個很年青的女裁縫愛上他。那女孩還沒有在警察局的戶口簿上登記，可是她對於愛情和自己身體的看法，卻沒有高尚的成見。何里松當時澈頭澈尾是個幼稚的青年，多情而輕浮，拉着女裁縫跟他一塊兒過那種充滿冒險和意外事

① Rostov-On-Don, 俄國南方一個大城。——中譯者。

情的飄泊生涯。過了半年，他已經完全厭倦她了。她像一個重負，像一塊磨石那樣吊在這強壯、活躍、進取的男子的頸子上。此外，兩口子中間又發生了那種古來就有的活劇：喫醋啊，疑心啊，看管啊，眼淚啊……長久同居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於是他漸漸開始毆打他的伴侶。第一回她大喫一驚，可是第二回以後就一老一實，聽憑擺佈了。大家都知道，「鍾情的女人」在情網中永遠不懂得甚麼叫做中庸之道。她們要麼是神經質的說謊者，欺騙者，假冒為善者，有着冷酷邪道的心理和黑暗不正的靈魂；要麼是無限屈從的、盲目委身的、愚蠢的、天真的動物，她們在讓步或自暴自棄方面不懂得適可而止。那女裁縫屬於第二種女人，何里松沒費多大力氣，不久便順利的說服她到街上去作生意。從他姘婦聽從他的話，把賺來的五盧布帶回家來的那天晚上起，何里松對她便感到無限的憎厭。值得注意，儘管何里松此後遇到過許多女人——有好幾百女人經過他的手——他心中永遠存着對於女人的這種憎厭感情和男性的鄙視感情。他用種種方式譏諷那可憐的女人，百般折磨她，拿頂傷她心的話刺激她。她却一語不發，嘆氣，落淚，跪在他面前，吻他的手。這種無言的順從越發激惱何里松。他趕她走開。她不肯走。他把她推到街上去，可是過不上一兩個鐘頭她又回來，凍得發抖，戴一頂水淋淋的帽子，帽沿給雨水淋得翹起來，好像給噴水壺沖過似的。末後，一個

來路不正的朋友替西蒙·雅科夫列維奇出了一個殘忍奸狡的主意——把他姘婦賣到窩子裏去——這主意對他一生的事情有了重大影響。

說老實話，初幹這種行業，何里松心中幾乎不相信它會這麼順利。出乎意外，這事情是再便當也沒有了。妓院的老板娘（那妓院是在哈爾科夫）高高興興接受他的提議。她早就熟識西蒙·雅科夫列維奇，他彈鋼琴彈得有趣，跳舞跳得好，又會說笑話使得一客廳的人滿堂哄笑；可是要緊的，是能夠用非常老臉皮的手段使得任何尋歡作樂的大羣嫖客『破鈔』。餘下的工作只有勸服他的姘婦進妓院，這却證明了是全部工作中頂困難的一項。她隨便怎樣決不肯跟她的愛人拆開；恐嚇道她要自殺，又賭咒說她要用硝磺水燒壞她的眼睛，還預先聲明要告到警察局長那兒去——她確實知道一點西蒙·雅科夫列維奇幹過的，足以判死刑的曖昧勾當。於是何里松改變戰略。他忽然變成一個溫柔體貼的朋友，一個永不厭倦的愛人。然後他又忽然變得快快不樂。那女人提心吊膽的問他，他却不言不語；起初好像不經意的漏一點口風，暗指着他的生活出了毛病；然後開始捕風捉影的，活靈活現的說謊話。他說，警察在緝拿他，他逃不脫監獄之災了，說不定甚至弄到做苦工，上斷頭

台呢；他非出國躲幾個月不可。可是，他所以特別激烈的主張出國，主要的是去做一筆大得荒唐的生意，他可以從那筆生意賺好幾十萬盧布。女裁縫相信了，而且帶着那種體貼的、女性的、幾乎神聖的驚恐，嚇了一跳：凡是女人，本性中都有很多的母性。現在，再勸她說若他倆一同出國，在何里松是很危險的，說她頂好留在此地，等她愛人避過風頭再回來——那就一點也不困難了。然後，再叫她躲到頂可靠的隱蔽處去，躲到簾子裏去，十牢十穩，避開了警察和偵探——那也不費吹灰之力就成功了。一天早晨，何里松吩咐她打扮得好看一點，燙了頭髮，擦一點粉，臉蛋上抹一點胭脂，帶她到他熟識的那家妓院去。這女郎在那兒留下好印象，同一天她的護照由警察換了一張所謂黃票。擁抱很久，哭了很久，跟她分手以後，何里松走進老板娘的房間，收到他應得的錢，五十盧布（他原本要價二百盧布。）可是他倒並不特別難過價錢小；要緊的事情是他終於自動找到他的職業，爲他將來的發財興旺奠定了基礎。

當然，被他賣掉的那女人從此落入妓院的嚴緊掌握中。何里松把她忘得一乾二淨，只過了一年，他連她的面貌也想不起了……也許他只是假裝想不起罷？

現在他在俄國南方是女人肉體的大販子之一。他在康士坦丁堡①和阿根廷②都有生意上的來往；他把奧德薩的妓院的妓女運到基輔③；他把基輔的妓女運到哈爾科夫；又把哈爾科夫的妓女運到奧德薩。他把各大城所不要的貨物或已經用得太久的貨物弄到次一等的大城和那些稍稍比較富足的地區去。他結交了大量的女顧主和許多嫖客。何里松的熟人中數得出好幾個社會地位崇高的人物：副總督，憲兵上校，大律師，名醫，富地主，尋歡作樂的商人。整個那曖昧的世界——窩子的老板娘，Cocottes，Solitaires④，淫媒，台基女主人，Souteneurs，跑碼頭的女伶，歌女——他是統統熟悉的，就跟天文學家熟悉星羅密佈的天空一樣。他的驚人記憶力使他可以小心的避免利用筆記本，他心中牢記着好幾千人的姓名，綽號，住址，和特徵。他完全知道一切地位崇高的嫖客的嗜好；他們有些人喜歡非常古怪的淫穢行爲，有的情願爲處女化大錢，有的又非要未成年的女孩不可。最後這一

① Konstantinople, 土耳其的一個大城。——中譯者。

② Argentina, 南美洲的一個國家。——中譯者。

③ Kiev, 烏克蘭的一個大城。——中譯者。

④ 法語：私娼，暗門子。——中譯者。

種是所有事情中頂困難頂危險的一種，可是這種癖好往往肯付幾萬盧布的代價。他得滿足他的願主的淫虐狂和被虐狂，有時還得滿足非自然的、邪道的色情狂，不過須得說明，最後那一件事情，他難得担任一回，幹那種事情自然有一大筆好處。他坐過兩三回監獄，可是這種休息時間於他反而有利，他不但沒有喪失他做生意的那種專橫霸道和飽滿精力，却變得一年比一年更勇敢，更進取，更乖巧。隨着年齡的增長，在他的厚顏專橫以外，還添了很多人情世故方面的智慧。

這段時期，他結婚十五次，每次總盡力弄到一筆可觀的嫁資。拿到他老婆的錢後，他挑一個天氣晴和的日子忽然失踪，要是辦得到，便把他妻子賣到私娼家裏，或上等妓院裏。被拐的女孩的父母當然要報告警察捉拿他。可是當各處正在尋訪希伯林這個人時，他已經用羅森坦的名字在游歷各城了。在他奔走期間，他換過那麼多名字，儘管他有令人忌妒的好記性，他却不但忘了哪年哪月他名叫納沙尼爾森，哪年哪月他名叫巴卡良爾，甚至他自己的真名字，在他，也彷彿是他的假名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己職業中沒有發現甚麼犯罪或慚愧的地方。他把那職業彷彿看做販賣青魚，石灰，麵粉，牛肉，或木頭似的。就他本人來說，他是篤信宗教的。只要時間來得

及，每逢禮拜五，他總勤着到猶太教的教堂去。遇到贖罪節，逾越節，結茅節，不管他飄泊到哪兒，他總是規規矩矩做禮拜。他的母親，一個小老太太，和他的駝背妹妹，住在奧德薩，他總是時而匯她們一大筆款子，時而一小筆款子，雖數目不定，却匯得很勤；不管他當時在庫爾斯克或奧德薩，在華沙或薩麻拉。他在遼奈司銀行存的錢已經數目可觀，他逐步增加那數目，永遠不去動那利息。可是他幾乎算不上是貪錢的守財奴。他所以受到這種事業的吸引，毋甯是由於那事業的污穢，危險，和職業方面的自負。對於女人，他是全然冷淡的，不過他瞭解她們，會估計她們的價值，在這方面他很像一個好廚子，那廚子對自己的行業有優良的瞭解，不過害着一種慢性的食欲減退症。勾引或誘拐女人，逼她照他的意思行事，在他，是毫不費力了；她們自動來找他，在他手裏變得被動，依順，降服。他應付她們時流露出一種堅定的，決不動搖的，泰然自若的鎮定風度，她們對他服服貼貼，就跟烈馬本能的順從一個經驗豐富的騎者的聲音，眼色，撫摸似的。

他喝酒喝得很少，不赴宴會決不喝酒。對於飲食，他完全不在心上。可是，當然，跟每個人

◎ Kusk, 俄國西北一個大城。——中譯者。

◎ Samara, 俄國東部一個大城。——中譯者。

一樣，他有他自己的小小弱點：他非常愛好打扮，在化裝上化不少錢。各式各樣的時新衣領，領結，鑽石袖扣，錶墜，華麗的襯衣，時髦的鞋襪等等，構成他主要的珍愛物。

從車站，他一直到隱居飯店。飯店脚伙，穿着藍上衣和制帽，把他的行李扛到門廊。他跟着他們，也進了飯店，臂彎裏拉着她太太；兩個人全是衣着入時，一表堂堂，可是他穿着寬大的、鐘形的英國式斗篷，戴一頂寬沿新帽，手中瀟灑的拿一根小手杖，手杖上有一個刻成裸體婦人的銀柄，他顯得越發威風凜凜。

「您沒得到地方當局許可，又住到這兒來，真不大合式。」那龐然大塊的胖守門人說，居高臨下的望着他，臉上保持一種昏昏欲睡的呆板嚴峻的表情。

「嘖嘖，沙卡爾！又是甚麼「不大合式」！」何里松快活的叫道，拍拍巨人的肩頭。「所謂「不大合式」是甚麼意思？你回回朝我說甚麼「不大合式」！我得在這兒一連住三天。等我跟伊巴節夫親王訂好租賃契約，我馬上就走。上帝與他同在！住在你們這旅館的人都托你的福。可是，沙卡爾，你看，我在奧德薩給你買來了多好玩的玩意兒。你一定會玩得很起勁呢。」

用小小的、伶俐的、習慣的動作，他把一個金幣塞在守門人手裏，至於守門人的手，早已放在自己背後，預備好接錢，凹成一個小船的樣子。

何里松走進那寬大的、外帶寢室的房間，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六雙華麗的鞋放在門口走廊上，對那聽見鈴聲跑來的茶房說道：

『馬上把那些鞋擦乾淨！要擦得跟鏡子那樣亮！你的名字是梯莫塞嗎？那麼你得認清了！我——爲我做事，不會白做。那麼，要擦得跟鏡子那樣亮！』

第四章

何里松在隱居飯店只住了三天三夜，在這段時間，他竟然會見了三百個人光景。他的光臨似乎給這快活的大商埠添了生氣。來跟他見面的，有荇頭店的老闆，有下等窯子的老板娘，有經驗豐富的老淫媒，都是些頭髮灰白的販賣女人的老行家。何里松與其說是想多撈油水，不如說是出於職業上的自尊心，賣女人時千方百計的賺便宜，買女人時又盡量壓低價錢。當然，多賺一二十個盧布他倒不在乎，可是一想到他的競爭者亞穆波爾斯基若賺得比他多，他却受不了。

他到這城以後，第二天帶着漂亮的姑娘貝拉到梅色爾照相師那兒，跟她用種種姿勢照了一些像片；每一張他取三個盧布，然而他只給那女人一個盧布。然後他坐車去見巴爾蘇柯伐。

這是一個女人，或者說得正確一點，是一個退休的妓女，那樣的人只有在俄國南方纔找得到；既不是波蘭人，也不是小俄羅斯人，已經上了年紀，極有錢，足可以享福，弄一個丈夫（叫他開一家酒店），那丈夫是個英俊的、忠厚的、矮小的波蘭人。何里松和巴爾蘇柯伐見面像老朋友一樣。他們談生意的時候，彷彿沒有畏懼，沒有羞恥，沒有良知。

「巴爾蘇柯伐太太？我給你一點特別的貨色。三個女人：一個是碧眼金髮的大美人兒，很文雅；還有一個是嬌小玲瓏的、黑皮膚的俏美人兒，她呀，你明白，樣樣事情都行；第三個是個神祕的女人，光是媚笑，不說話，可是本事大得很，又是個美人兒！」

巴爾蘇柯伐太太狐疑的凝望着他，搖搖頭。

「何里松先生！你要往我腦袋裏裝些甚麼啊？又要照上回那樣應付我嗎？」

「天哪，我還想活下去，我怎麼會欺騙你！可是這倒不是主要的貨色。我還想給你一個真正念過書的女人。隨便你怎樣處置她。你頂好還是找個鑑識家來品評一下。」

巴爾蘇柯伐奸滑的一笑，問道：

「又是你的太太嗎？」

「不，可是她出身名門。」

「那麼這就是說又要跟警察發生搗不盡的麻煩吧？」

「唉！我的天！我不打算從你手裏拿一大筆錢；那三個一共只要這麼一千盧布。」

「好，我們來一老一實的講講；五百。我不要買蒙在口袋裏的貓。」

「巴爾蘇柯伐太太，彷彿是，你我不是第一回做生意吧。我不會騙你，我可以馬上帶她到這兒來。不過，我請你別忘了你是我的姑媽，你得照應我一點。我在這城裏只住上三天。」

巴爾蘇柯伐太太的整個胸脯，肚子，下巴，笑得抖起來。

「我們別這麼挑鼻子挑眼。既然你不騙我，而我也不騙你，那就更用不着這樣。現在，女人這種貨色，俏得很。怎麼樣，何里松先生，我請你喝點紅葡萄酒，好不好？」

「謝謝你，巴爾蘇柯伐，叨擾叨擾。」

「我們來照老朋友那樣談談天。告訴我，你一年賺多少錢？」

「唉，太太，我該怎麼說呢？大概一兩萬。可是你想，老這麼跑碼頭，開銷多大喲。」

「你存起一點錢嗎？」

「唉，少得很；一年存個兩三千。」

「我想恐怕一兩萬……」

何里松變得警覺起來。他覺得他自己在被人套口供，便狡猾的問道：

「可是你問這種事情有甚麼意思呢？」

安娜·密海羅夫娜按了按電鈴，吩咐那修飾入時的使女拿咖啡，蒸奶酪，一瓶「香勃丹」來。她知道何里松喜歡喫甚麼。然後她問道：

「你知道謝普謝洛維奇先生嗎？」

何里松差一點撲到她身上去。

「我的天！誰不知道謝普謝洛維奇！此人是個神仙，是個天才！他變得活躍起來，忘了他自己正在被引進圈套，興奮的講起來：

「你想想看，謝普謝洛維奇去年做了多大的生意！他從科甫諾，^①維爾那，^②什陀密爾，帶了三十個女人到阿根廷去。他把她們每一個賣一千盧布——太太，請算一算吧——

① 一種紅葡萄酒，法國香勃丹葡萄酒的名產。——中譯者。

② Kovno，立陶宛的大城。——中譯者。

③ Vilno，立陶宛的大城。——中譯者。

④ Zhitomir，烏克蘭的大城。——中譯者。

合共值三萬盧布！你當是謝普謝洛維奇賺了這筆錢就算了嗎？爲要補償他坐輪船的用費，他用他賺來的錢買了好幾個黑種女人，把她們運到莫斯科，彼得堡，基輔，奧德薩，和哈爾科夫。太太，你知道，這是個了不起的人，是一頭鷹。這樣的人纔能夠做大事！

巴爾蘇柯伐把她的手親熱的放在他膝頭。她正在等這機會，便和藹的對他說：

『所以我向你提議，——先生，我不知道你現在姓甚麼……』

『就算何里松吧……』

『所以我向你提議，何里松先生——你在你那些女人中找到處女？不現在，處女這種貨色，正在大大的需要。我一定對你慷慨。我們先別談錢。現在，玩處女，成爲一種時髦了。注意，何里松，你給我的處女，日後我會原人奉還。你明白，這是一種小小的惡風氣，我不懂嫖客怎麼喜歡這一套……』

何里松垂下眼睛，搔搔頭，說：

『你知道，我有一個太太……你方纔差不多猜中了。』

『果然不錯。可是爲甚麼差不多呢？』

『說起來真難爲情，她——我怎麼說纔好呢……她剛剛做我的新娘子……』

巴爾蘇柯伐快活的哈哈大笑。

「你知道，何里松，我簡直想不到你是一個這麼歹毒的壞蛋！沒關係，我們就收下你的太太吧。可是難道你真的沒侵犯過她嗎？」

「一千盧布嗎？」何里松鄭重問道。

「啊！算不了甚麼；一千就一千。可是，告訴我，她能聽我指揮嗎？」

「那還用說！」何里松坦然說道。「我們再說一遍，你是我的姑媽，我把太太留下來交給你，你要知道，巴爾蘇柯伐太太，這女人跟貓那樣愛我。要是你告訴她，說爲了我的利益，她得這樣這樣做——那就決不會起糾紛！」

顯然，他們沒有甚麼事情再要談下去了。巴爾蘇柯伐太太拿出一張期票來，她喫力的在那上面簽她的名字，她父親的名字，她的姓。那期票當然是沒有中人保人的，可是盜賊中間有着聯繫、團結、信用。在這種交易上，人們決不欺騙，要不然就有死亡的威脅。不管在監獄裏也好，在街上也好，在窰子裏也好，都是一樣。

這以後，好像從地底下鑽出來一個鬼怪似的，出現了她的心上人，酒店的店主，年青矮小的波蘭人，上髭翹得高高的。他們喝酒，談談市集，談談那展覽會，抱怨一陣事業上的煩惱。

然後何里松打電話到旅館中他的房間，叫他太太來。他給她引見他的姑媽，他姑媽的秀弟，說有一點祕密的政治上的理由，他得離開這城。他溫柔的吻了吻沙拉，一滴一顆眼淚，坐車走了。

第五章

隨着何里松的光臨（不過，上帝纔知道他究竟姓甚麼：果果列維奇，吉達列維奇，奧庫涅夫，羅斯密達爾斯基）一句話，隨着這個人的光臨，亞門司卡亞街鬧得天翻地覆。大搬家開場了。特瑞貝爾妓院的姑娘轉到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的姑娘轉到一盧布的妓院，一盧布妓院的姑娘轉到半盧布的窰子。沒有升！只有降。每換一個地方，何里松賺進五個到一百個盧布。他天賦的精力真跟伊瑪特拉瀑布差不多！一個白天，他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閒坐，由於香煙冒出的烟而眯着眼睛，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說道：

「問題是……你何必還要這個孫嘉？上等妓院，她不配住了。要是我們把她送到下等窰子去，那你就可賺一百個盧布。我自己賺二十五個。請你說老實話，她的生意清淡得很，

是不是？」

「啊，夏茲基先生！你總是善於說服人，可是你要知道，我替她難過。這麼好的姑娘……」

……」

何里松沉思了一會兒。他在尋找一句恰當的格言，忽然脫口而出道：

「對於墮落者，給他猛力一推！」^①我相信，秀伊比司太太，這兒用不着她了。」

伊夏·沙維奇，一個面帶病容，秉性急躁的小老頭子，可是遇到必要時機又很果斷，贊

同何里松的意思：

「那是很簡單的。確實沒有客人要她。你自己好好考慮一下吧，安諾其卡，送她五十盧布，夏茲基先生得二十五盧布，你我得五十盧布。榮耀歸於上帝，我們總算把她交代出去了！至少，她不會害得我們的妓院丟臉。」

就這樣，船舵孫嘉跳過一盧布的簾子，降到半盧布的簾子，在那兒，各色各樣的下等人憑自己的春意通宵拿姑娘們開心。在那兒做生意，須得有強壯的身體和堅韌的神經力。孫嘉有一回在晚上害怕得打抖，因為她看見一個二百磅光景的，山一樣的女人，名叫塞克拉

^①何里松引的是高爾基的一個警句。——英譯者。

的，跳到院子裏，去滿足別人的自然需要，朝着走過她身邊的搗母喊道：

「搗母，親愛的！聽着——第三十六個客人……別忘記！」

幸好孫嘉沒有很多人來向她糾纏；即便在這窰子裏，她也太醜。誰也不去注意她那俏美的眼睛，只有逢到別的姑娘沒空兒，客人纔要她。那藥房夥計找到了她，每天晚上來找她。可是，懦弱，或猶太人的特別拘謹，或生理上的憎惡，不允許他帶着那姑娘脫離這窰子。他整夜坐在她身旁，跟先前一樣，忍耐的等她應付客人完事後回來；對她大喫其醋，却又仍然愛她，白天站在藥房的櫃台裏面，揉一種發臭的藥丸，不停的想念她，渴望着她在一塊兒。

第六章

城郊一家酒店的進口處，一個假造的花壇放出彩色不同的光芒！電燈泡代替了花朵；另外有一條也是這樣五顏六色的、寬寬的、半圓的道路從這兒通到花園深處。再往前，是一個寬闊的小廣場。鋪着黃沙；左面是一個露天舞台，一個正廳，一排樓座；舞台前面是軍樂隊的位子（像一個貝殼的形狀）；還有些小小的貨攤，賣花賣酒；右面是這飯店的長坪。高電桿上的電燈用慘淡死白的光照耀着小廣場。電燈泡套着白罩子，用鐵絲網纏住，燈蛾成羣的撲着白罩子，它們的影子在底下地面上飛翔——又亂又大。飢餓的女人，穿得極單薄華麗，臉上保持一種滿不在乎的快活神情或拒人於千里外的傲慢神情，成雙成對的走來走去，那步子已經疲乏而滯重了。

飯店裏的桌子全坐滿了——那上面盪漾着刀子和盤子相碰的叮噹聲和亂糟糟的

海浪澎湃樣的鬧聲。空氣中有着廚房的濃密刺鼻的氣味。飯店中央一個高台上，穿紅制服的羅馬尼亞人在奏樂；全都膚色發黑，牙齒雪白，臉孔像毛茸茸的、塗油的猴子，頭髮垂下來。樂隊指揮彎着腰，裝模做樣的搖擺，拉着提琴，向台下賓客做難看的媚眼——男妓的媚眼。這一切——強烈刺目的燈光；花枝招展的女人；時髦上等的香水的香氣；響亮的樂聲；故意拖長過門，轉調時餘音不絕，緊接着又奏起狂放的曲子——這一切，互相配合起來，形成一幅瘋狂的、無意義的、荒唐的取樂圖，情形彷彿像恣意取樂的歡宴。

上面，環繞着全廳，是一圈露天走廊；在走廊上，就像在小陽台上一樣，開放着各雅座的門。那些雅座中，有一個雅座坐着四個人——兩個女人，兩個男人；一個全俄著名的女伶和歌伶洛雯絲嘉雅，她是一個高大俏麗的女人，生着碧綠的、埃及人的長眼，長而紅的、肉感的嘴，嘴唇貪婪的撇下來；男爵夫人黛福瑋，嬌小，秀氣，白皙——她跟那女伶永遠在一塊兒；名律師里阿沙諾夫；還有佛羅嘉·賈普林斯基，一個有名的富家子，一個業餘作曲家，做過幾支可愛的小曲子，寫過許多評論時局的遊戲文章，傳誦全城。

雅座的牆是紅的，畫着金色圖案畫。裏面，好幾個點燃的燈架當中夾着兩個酒瓶，瓶頸從一個電鍍的圓桶中伸出來；桶子盛着冰，桶外冒着汗水，稀薄的金光在裝酒的淺杯裏浮

游外面，近門處，一個茶房在聽候差遣，背靠着牆，那胖胖的、高大的、大模大樣的管事先生，老是伸出右手的小指，指上套着一顆大鑽石，他常常在那些門口停下來，用一個耳朵專心傾聽雅座裏在幹甚麼。

男爵夫人生着一張厭煩的白臉，漫不經心的用帶柄眼鏡俯覽下面那些鬧吵吵的、大喫大嚼的、擁擠的人羣。夾在紅的、白的、藍的、朱黃的女人衣服中，那些身穿軍服的男子活像巨大的、俯伏的黑甲蟲。洛雯絲嘉雅隨隨便便的，同時又注意的，向下望着音樂台和來賓，她的面容流露着疲乏和倦怠，也許還流露了見慣一切美景的蹙足表情，那在名人是理所當然的。她左手的纖長玉指放在座椅的紅天鵝絨上；珍貴美麗的寶石隨隨便便套在她手指上，彷彿一碰就會掉下來似的。她忽然笑起來。

「看，」她說，「多好笑的人，或者，說得實在點，多好笑的職業！那兒，那兒，那個人，在吹一支「七簧簫。」」

人人朝她手的方向望去。真的，那情形好笑極了。在羅馬尼亞樂隊後面坐着一個胖胖的、生着大鬍子的漢子，大概是一大家子人的父親，甚至祖父，正在用盡氣力吹那七個小簧。大概，要那樂器在他兩唇中間移來移去，他覺得困難，於是他的頭時而轉到左邊，時而移到

右邊，轉得非常快。

『驚人的本事，』洛靈絲嘉雅說。『那麼，現在，賈普林斯基，你學那樣子轉動你的頭吧。』

佛羅嘉·賈普林斯基，本來就祕密的，死命的愛上那女伶，立刻順從而熱心的照辦，可是過了半分鐘就停下來。

『不行，』他說，『幹這行事情，須得有長期訓練；再不然，或許需得有遺傳的才能。』

這當兒，男爵夫人在剝落她的玫瑰花的花瓣，丟在酒杯裏；然後，費力的抑制住她的呵欠，她稍稍繃繃眉，說：

『可是，我的天，我們K城的人多麼不會找消遣啊！看：沒有笑聲，沒有歌唱，沒有跳舞。就像一羣綿羊給趕到這兒來，故意裝得高興似的！』

里阿沙諾夫漫不經心的拿起酒杯，呷了一點，用他那迷人的聲調冷淡的答道：

『那麼，難道在你們的巴黎或尼斯，^②會快活得多嗎？誰都得承認——歡樂、青春、笑聲，已經從人類生活中永久消逝，恐怕永不回來了。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相處，非多多忍耐不

② Nice, 法國東南一個名勝地。——中譯者。

可誰知道呢，也許今天這傍晚，在底下那些坐着的人，算是假期，算是休息呢？」

「一篇辯護辭，」賈普林斯基帶着他的鎮靜態度插嘴道。

可是洛雯絲嘉雅很快的掉過頭來向着那兩個男人，她那長長的寶石眼睛睜細了。她這樣子是表示嬌嗔，在這嬌嗔下，就連皇太子有時也會張皇失措。然而，她馬上抑制自己，儼然的接着說：

「我不懂你們在講甚麼。我甚至不知道我們幹麼到這兒來。因為人間再也沒有甚麼奇事美景了。比方說，我在塞維爾，^①馬德里，^②散·瑟巴士梯安^③看見過鬥牛——那種表演不引起別的，只引起憎惡。我還看過打拳和摔跤——下賤而殘忍。後來我又有一回參加獵虎，當時我坐在一匹聰明的大白象背上，頭上遮着一個篷蓋……一句話，你們自己全都深知這些玩意兒。在我這偉大、波折、飄零的一生中，而且我已經由此漸入老境……」

「啊，你說的甚麼話，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賈普林斯基帶着溫和的責備口吻說

① Seville, 西班牙南方的一省。——中譯者。

② Madrid, 西班牙首都。——中譯者。

③ San Sebastian, 西班牙北部靠海一個溫泉場，是從前皇帝的夏日行宮。——中譯者。

道。

『用不着恭維，佛羅嘉！我自己知道我年紀很青，體態美麗，可是真的，有時我覺得我已經九十歲了。我的靈魂已經變得疲乏透啦。我接着方纔講的說下去。我說，我一生中只有三個強烈印象印進我的靈魂。第一回，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我看見一隻貓去捉一隻麻雀，我又害怕又熱心的瞧着貓的動作和那鳥的機警目光。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當時我同情哪一個：貓的本事呢，還是麻雀的閃躲。麻雀證明了比較敏捷。一剎時，它飛到一棵樹上，在那兒朝着貓滔滔不絕傾吐着麻雀式的咒罵，要是我聽懂其中一句，我一定會羞得臉紅。貓呢，彷彿一肚皮委屈，豎起尾巴像烟囪一樣，竭力假裝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又有一回，我在一個歌劇中跟一個偉大的優伶合唱……』

『跟誰？』男爵夫人問道。

『不管是誰，豈不都是一樣？何必提他的名字？於是，當我和他唱歌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全都消溶在這天才的才氣中。我們的歌聲配合得多麼美妙，達到多麼神奇的和諧啊！沒法形容這個印象。大概，我一生只有過這麼一回。依照我扮的角色，我得哭泣；我哭了，流下真誠的眼淚。到了後台，他走到我面前，用他那巨大溫暖的手掌分開我的頭髮，帶着迷人的、燦爛

的笑容說，「好極了！我一生中第一回唱得這麼好……」——我啊——我成爲一個很驕傲的人——我吻他的手。眼淚仍舊停在我的眼眶裏……」

「第三回呢？」男爵夫人問，她的眼睛帶着忌妒的惡意的火星發亮。

「第三回呀，」女伶悲哀的答道，「第三回是再也沒有這麼簡單的了。上個季節，我住在尼斯，那時我在福雷傑司戲院看「卡門」●公演，演員是西席爾·凱登，她現在，」女伶誠懇的在身上畫十字，「死了——我不知道這在她是否幸運還是不幸？」

忽然，一剎那間，她的俏眼充滿眼淚，放出魔術樣的綠光，就像在溫暖的夏季夕陽西下後傍晚的星光一樣。她把她的臉掉到舞台一邊，她那纖長的、不安的手指癱攣地抓住椅披。可是，等到她再回過頭來向着她的朋友時，她的眼睛已經乾了，迷盪的、惡意的嘴唇放出任性的微笑。

於是里阿沙諾夫用溫柔的、故作鎮靜的聲調彬彬有禮的問道：

「可是愛麗娜·維克宋羅夫娜，那麼你的盛名，你的崇拜者，觀衆的喝采……最後還

●註見第一部第十二章又「卡門」敘述一個活潑烈性的女子，熱愛綠林豪傑和鬥牛的驚險浪漫生涯，結果被地所拋棄的愛人殺害——中譯者。

有你供給觀衆的快樂，難道連這也不能興奮你的神經嗎？

『不然，里阿沙諾夫，』她用疲倦聲調說。『那種東西有甚麼價值，你跟我一樣的很清楚。老臉皮的訪問者，來替朋友索要戲票，順便在信封裏封上廿五盧布。高等學校的男女學生，唸大學的青年男女，向你索彩色照片。身爲將軍的老糊塗蟲，在我唱歌時高聲哼唧唧的幫腔。你不論走到哪裏，背後總有人悄悄說：「那就是她，那著名的女人！」匿名信，常到後台來的老臉皮客人……唉，你說也說不完！那麼，你自己恐怕也常常受到法庭上那些女崇拜者的包圍吧？』

『是的，』里阿沙諾夫肯定的說。

『那就不必再深說了。可是除此以外，每逢我表演得出神入化的時候，我當場從痛苦的感到一件頂可怕的事情：我是在觀衆面前裝模作樣，做怪相……何況，常常要害怕你的敵手壓過你去？永遠担心倒嗓，唱得太多，或受涼？永遠痛苦的討厭那纏着你喉頭的圍巾？別提了，真的，肩膀上負着盛名是很喫力的。』

『可是，你享有藝術界的名望啊！』律師答道。『天才的偉大力量！這真正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偉大的精神力量，超過古今任何皇帝的威力！』

「是的，是的，我親愛的，你說的當然不錯。可是盛名啊，名譽啊，只有站在遠處，你夢想它們的時候，纔是甜蜜的。等到你到了手，你就只覺得它們是生着刺的東西。到那時候，你提心吊膽的惟恐你的名望逐漸走下坡路。我還忘了說到另外一件事情。真的，我們這些從事藝術者是受了判決，罰做苦工。早晨，吊嗓子；白天，排演；容不到吃完晚飯，你到上場的時候了。抽出個把鐘頭來看書或像你我現在這樣談談笑笑，只有靠了奇蹟纔辦得到。即使抽得出個把鐘頭來……那種消遣又往往是庸俗無味的……」

她舉起放在椅披上的手心，神不屬的、厭煩的、做了個輕微的手勢。

佛羅嘉·賈普林斯基被這場談話所激動，忽然問道：

「是的，可是告訴我，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你要怎樣纔能散散心，解解悶？」

她用她那謎樣的眼睛望着他，甚至好像有點害臊似的輕輕答道：

「從前的人活得快活些，也不懂甚麼叫做厭煩。哪，我覺得我若活在那時候，一定會安分守己，滿足的過一輩子。啊，古羅馬！」

誰也不瞭解她的話，只有里阿沙諾夫心裏明白，他沒有看她一眼，只有他那圓潤的，像演員說白似的聲調唸那句古典的、大家熟悉的拉丁話：

『Ave, Caesar, morituri te salutanti! ②』

『一點不差！我很喜歡你，因為你是個聰明孩子。你善於捉住在飛逝中的思想，不過，我得說，這並不算是特別高強的推想力。真的，兩個人湊到一塊兒，昨天還是好朋友，一塊兒談天，一桌子吃飯，今天他們當中却有一個消滅了。你明白——永久脫離了生命。他們却又並沒有惡意或恐懼。這纔是頂真實頂莊嚴的奇事，這是我永遠幻想不出的！』

『你這人有多麼殘忍，』男爵夫人沉思的說。

『唉，這有甚麼法子呢！我的祖先是騎士和強盜。不過，我們該走了罷？』

他們全體走出花園。佛羅嘉·賈普林斯基吩咐汽車開來。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挽着他的膀子。她忽然問：

『告訴我，佛羅嘉，通常你跟所謂上等女人分手以後，總是上哪兒去？』

佛羅嘉支支吾吾。然而，他斷然明白他不能向洛斐絲嘉雅說謊。

『嗯，嗯……我說出來恐怕你會生氣。比方說，到希加尼去……到夜酒店去……』

『還有別的地方沒有更壞的地方？』

②這是古羅馬角鬥士對皇帝講的話：『啊，陛下，我們這些行將死亡的人向您致敬！』——中譯者。

「真是的，你弄得我多麼尷尬啊。自從我瘋狂的愛上你以後……」

「不要講那些肉麻話！」

「那麼，我怎麼說好呢？」佛羅嘉喃喃道，覺得自己變紅了，不但臉紅，連身體，後背，也紅了。「哪，當然，去找女人。現在我自己當然決不再幹這個……」

洛斐絲嘉雅惡意的攥緊賈普林斯基的臂肘。

「到妓院！」

佛羅嘉沒有回答。然後她說：

「那麼，你得馬上叫汽車把我們送到那兒去，讓我們領略一下那兒的生活，那生活在我是全然陌生的。可是記住，你得隨時保護我纔行。」

其餘兩位大概是勉勉强強的同意了；可是又沒法反抗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她要怎樣，就永遠得做到。而且他們也全聽說過，或見過，彼得堡的尋歡取樂的太太小姐往往別出心裁，居然幹一種比洛斐絲嘉雅所提議的事情惡劣得多的惡作劇。

第七章

去亞門司卡亞街的路上，洛雯絲嘉雅向佛羅嘉說：

「你先得帶我到頂奢華的地方，然後到中等地方，然後到頂醜的地方。」

「我親愛的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賈普林斯基熱烈的回答道。「甚麼事情我都願意為你出力。我不是吹牛，只要你下個命令，我情願捨棄我的生命，只要你做個手勢，我情願毀掉我的事業和地位……可是我不敢帶你到那些地方去。俄國人的態度是粗魯的，常常簡直不講禮貌。我怕你會受到刺激的，失當的話語的侮辱，或是偶爾有個嫖客向你開無謂的玩笑……」

「啊，我的天，」洛雯絲嘉雅不耐煩的打斷他的話。「我在倫敦唱歌的時候，有許多人

向我討好，我一點不猶豫的挑了許多上流人陪我一路去看看「白教堂」^①的頂下流的巢穴。我應該說，在那兒，人家待我很週到，很客氣。我還該說，當時有兩個英國貴族陪着我；那兩位貴人都愛好游獵，兩個人的身體和精神都強壯，他們當然決不答應一個女人受侮辱。不過，佛羅嘉，也許你是那種懦夫吧？」

賈普林斯基冒火了：

「啊，不，不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我警告你，只是出於我對你的愛情。可是你既然下了命令，那麼隨你愛到哪兒去，我都願意奉陪。不但這種曖昧的任務，就連去死我也不怕。」

這當兒，他們車子已經到了亞門卡司頂奢華的房子——特瑞貝爾妓院。律師里阿沙諾夫帶着他照例的譏諷笑容說：

「那麼，動物園的巡視，開始啦。」

他們被人領進一間客房，四壁糊着鮮紅的壁紙，壁紙上照「帝國式」套了一層金色圖案，圓形是小桂冠。洛斐絲嘉雅用藝術家的銳敏記憶性，馬上認出來這樣的壁紙在她們方纔所坐的雅座中也糊得有。

^①Whitechapel, 倫敦一條街的名字，妓女聚集在那條街上。——中譯者。

四個從波羅的海各省來的日耳曼女人出來了。她們全都強壯，胸脯飽滿，碧眼金髮，擦脂抹粉，自命不凡，文質彬彬。起初，談話總不起勁。姑娘們穩穩不動的坐着，跟石像一樣，盡力裝得她們是上流女人。連里阿沙諾夫叫來的香檳酒，也沒有改良這局勢。洛斐雅嘉絲首先來幫大家的忙。轉過頭來朝着她們當中頂壯頂美，活像一塊麵包的日耳曼女人，她用德國話客氣的問道：

『告訴我，您是哪兒的生人？大概是德國吧？』

『不，gnädige Frau，^①我是里加人。』

『甚麼事情逼得您到這兒來做生意的？我想，不是出於貧窮吧？』

『當然不是，gnädige Frau。可是，您知道，我的未婚夫漢斯在一家自動飲食店當kellner，^②我們太窮，現在結不起婚。我把我的存款放在銀行裏，他也一樣。等我們省下我們需要的一萬盧布，我們就開一家啤酒酒店，要是上帝保佑我們，我們就可以養女生兒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① 德語：夫人。——中譯者。

^② 註見第一部第十二章。——中譯者。

『可是請聽我說，mein Fräulein ①』洛斐絲嘉雅吃驚道。『您年輕，漂亮，懂兩種語言……』

『三種，夫人。』日耳曼女人驕傲的插嘴道。『我也懂拉丁文。我唸完小學，還唸了三年中學……』

『好，那麼，您看——您看……』洛斐絲嘉雅熱烈起來。『受過這樣的教育，您滿可以找到一個很舒服的差事，一月賺上三十盧布。哪，做個管家婦啊，bonne ② 百貨商店的高級職員啊，出納員啊，比方說……要是你將來的丈夫……福利茲……』

『漢斯，夫人……』

『要是漢斯證明是個勤懇節儉的人，那麼三四年後，你們的衣食所需決不會發生困難。您覺得怎樣？』

『啊，夫人，您稍稍說錯了一點。您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如果我謀到頂好的差事，即使自己一個錢也不化，一個月也省不下一二十個盧布；至於在此地，只要盤算得週到，我可以掙

① 德語：我的小姐。——中譯者。

② 法語：侍女。——中譯者。

一百個盧布，馬上送到儲蓄銀行去存起來。此外，您想想看，*engstige Frau*，在別人家裏做老媽子是多麼委屈的差事！時時得看主人的臉色，受他的排揎！男主人又老跟你糾纏不清。吓……女主人吃醋，挑眼，罵人啊！」

「不……我不懂……」洛雯絲嘉雅沉吟道，沒有看那日耳曼女人的眼睛，却垂下自己的目光，望着地板，「關於你們在這些這些……叫甚麼名字來着……這些房子裏的生活，我聽到過很多很多。他們說這生活是有點可怕的。說你們不得不跟頂討厭，頂老，頂無聊的男子談情說愛，說你們受到頂殘忍的壓榨剝削……」

「啊，不然，夫人……我們人人有一本流水賬，那裏面精確的記着收入和支出。上個月我賺了五百多盧布。照例，三分之二歸老板娘，做爲伙食費，宿費，燃料費，電燈費，襪衣費……我留下一百五十多盧布，對不對？做衣服和種種零用，我化了五十盧布。我存起一百盧布。那麼，夫人，我問您，這哪兒算得了剝削？要是我真不喜歡某人——不錯，有些男人是極不堪入目的——我永遠可以聲明我在生病，叫新來的姑娘替我去……」

「可是……原諒我，我沒有請教尊姓大名……」

「愛爾沙。」

『他們說……你們受虐待……常挨打……逼你們做你們不肯做的，你們覺得憎惡的事情？』

『決計沒有，夫人！』愛爾沙驕傲的說。『我們大家住在這兒就跟住在我們自己的和陸家庭裏一樣。我們全是同鄉或親戚，上帝會主張大家該照我們這樣生活。不錯，在亞門司卡亞街上，發生種種糾紛，打架，誤會。可是那是在那些……在那些……在一盧布的窰子，俄國姑娘好喝酒，永遠有情人。她們一點不顧到她們的前途。』

『您顧慮週到，愛爾沙，』洛雯絲嘉雅氣悶的說。『這些都不壞。可是，傳染了那種病怎麼辦？那是死路一條！您怎麼料得到呢？』

『又是一個不然，夫人。我沒有詳細檢查男人以前，決不准他上床……我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把握。』

『他媽的！』洛雯絲嘉雅忽然激烈的叫起來，用拳頭敲了一下桌子。『可是，還有您那阿爾勃特……』

『漢斯，』日耳曼女人溫和的糾正道。

『原諒我……您那漢斯總不會高興您住在這兒，天天對他不忠實吧？』

愛爾沙帶着真誠生動的驚訝望着她。

「可是 gnädige Frau……我從沒對他不忠實！那是別的糊塗笨姐兒，特別是俄國人，纔給自己找些情人，拿自己辛苦賺來的錢化在他們身上。可是我決不准我自己這麼幹！吓！」

「我從沒想到有這麼澈底的墮落！」洛斐絲嘉雅憎惡的大聲說道，站起來。「付錢罷，諸位先生，我們離開這兒。」

他們走到街上，佛羅嘉拉住她的胳膊，用懇求的聲調說：

「看在上帝份上，難道這樣一回經驗，你還不夠嗎？」

「啊，多麼卑鄙！多麼卑鄙！」

「這就是我爲甚麼先警告你的緣故，我們停止這種巡遊罷。」

「不。無論怎樣我要幹到底。領我到比較樸素，比較中等的地方去。」

佛羅嘉·賈普林斯基始終替愛麗娜·維克宋羅夫娜擔心，只好帶她到一個頂適當的地方去——走進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它只在十步以外。

可是強烈的印象正是在這兒等着她們呢。西密昂不肯放她們進去，一直到里阿沙諾

夫給了他幾個金幣，他纔軟下來。她們佔一個客房，跟特瑞貝爾的雅室差不多一樣，只是稍稍寒儉。稍稍素淨罷了。艾瑪·愛德華柴夫娜下了命令，姑娘們魚貫走進客房來。可是那就像把山羊放進菜園，或把蘇打和酸攪混起來一樣。無論如何，大錯是在於她們讓珍嘉也進來——她怒氣沖沖，眼睛裏有着傲慢的火。溫和安靜的姐瑪拉末一個進來，臉上現出害羞的、嬌弱的微笑，跟摩娜·麗莎一樣。結果，差不多這妓院的全部人馬都進了客房。洛雲絲、嘉雅不再冒昧詢問：『你怎樣來過這生活的？』可是，需得說明，這妓院的姐兒外表上待她還算客氣。愛麗娜·維克、柴羅夫娜請她們唱她們常唱的老歌，她們欣然唱道：

「禮拜一現在又來了，

原當是他們會放我出去；

克拉索夫醫生都不肯放，

哎呀呀，讓魔鬼捉了他去……」

又唱下去：

「可憐，可憐的小東西，

公共妓院關門大吉，

我的腦袋痛得要命……

賊的愛情

真叫甜蜜；

可是妓女

冷得像冰。

哈哈！

他們湊在一起

真是天成佳偶，

她是娼妓，

他是扒手。

哈哈！

現在天色大亮，

他在計劃偷盜；

她却躺在床上，

一味捧腹大笑。

哈哈！

早晨時辰一到，

情郎捉進監牢，

可是那個妓女，

却去跟他朋友相好。

哈哈，哈哈……」

無疑的，這四節詩是作者從實生活中寫出來的，但它跟德國詩人亨利·海涅（1797—1856）所著：Ein Weib（即「一個女人」）非常相似，因此把那首詩抄在這裏，應當是一件有趣的事。（借用 Louise Untermeyer 先生的英譯文）——英譯者。

一個女人

「說也不信，他們真是相親相愛：

她是娼妓，他是強盜，

她一想到他的壞招，

就倒在床上大笑。

白天過得緊張熱烈，

夜晚她伏在他的肩上，

又唱一個犯人的歌！

「我是倒楣的情郎，

從此回顧茫茫，

歲月如梭過去，

虛度了大好春光。」

還有：

「你不用哭，我的瑪麗，

過不多久警察來捉住了他，

她在窗口張望——哈哈大笑。

他打發人來傳話：

早晚你會屬於我的，
等到我從軍服役，

我馬上就會娶你。」

「啊到我這兒來吧，

我要你，苦苦的要你，

是的馬上就來這裏。」

她的小頭却笑得顛顛巍巍。

早晨六點他受校刑，

到了七點他填頭的覆土又乾又冷，

可是一到八點啊，

她大喝紅酒，

一面唱歌一面笑盈盈！

可是唱到這兒，平素沉默寡言的胖姬第，忽然縱聲大笑，叫大家喫了一驚。她是奧德薩人。

『我也來唱個歌。這歌是強盜和我們那莫爾達萬加街和佩瑞希普街上的酒店的歌女唱的。』

她就用刺耳的低音，粗糙而頑強的聲音，唱起來，還做出頂不得體的姿勢，但分明是在模仿她以前一度見過的三等酒店歌女：

『啊，我馬上要動身去杜科甫嘉，

現在且在桌邊坐下，

摘下帽子，

丟在桌子底下。

然後我問我的情人兒：

『你想喝甚麼酒，我的寶貝兒？』

可是她却回答：

「我頭痛得腦袋要炸。」

「我沒有問你頭痛不頭痛，

我是問你喝甚麼酒才成：

我叫啤酒好呢，還是叫葡萄酒好？

你要紫酒呢，還是甚麼都不要？」

要不是忽然小白曼加穿着襯衫和白花邊短褲，闖進房間來，一切原都很順利。前一天晚上，有個商人安排了一個天堂之夜，跟她在一起狂歡豪飲，倒楣的「貝尼第克丁」酒對那女郎向來有着炸藥似的猛烈作用，使得她照例又犯了尋釁吵架的老脾氣。她不再是「小曼加」和「小白曼加」，却成爲「搗蛋鬼曼加」了。她跑進房間來，忽然出其不意的倒在地板上，仰面朝天，真心的哈哈大笑，弄得別人也笑起來。是的，可是這笑聲沒過多久：曼加忽然坐起來，嚷起來：

「好哇！新窰姐兒到我們這兒來下海啦！」

這可是全然出乎意外。男爵夫人又做了一件更笨的事情。她說：

「我主辦一個收容墮落女孩的濟良所，因此，我得來看看你們的情形，這是盡我的一部份責任。」

可是講到這裏，珍嘉忽然發脾氣：

「馬上給我滾出去，你這老混蛋！你這抹布！你這擦地板的拖帚！你那些『瑪格達琳濟良所』——它們比監獄還要糟。你們的職員作踐我們，跟狗啃骨頭一樣。你們的父親，丈夫，弟兄，到我們這兒來。我們……故意……拿種種疾病傳染他們。他們回去傳染給你們。你們的女管理員跟車夫，門房，警察，住在一塊兒，我們呢，要是偶然自己說說笑笑，就給關進土牢。所以，要是你們到這兒來如同到戲院來一樣，你們就得面對面的聽到這些老實話。」

可是姐瑪拉鎮靜的止住她！

「住嘴，珍妮，我來跟她們講……男爵夫人，難道你真認爲我們比所謂上流女人壞嗎？一個男人到我這兒來，給我兩個盧布打一個茶園，或給我五個盧布做爲夜度資，這種事情我絲毫不向世界上任何人隱瞞……可是告訴我，男爵夫人，你可見過已婚的太太中，誰不爲了情慾而悄悄勾搭青年，或爲了錢而悄悄勾搭老頭兒？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們有百分之五十在軋姘頭，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年紀稍爲大一點，姘上了小白臉。我也知道你們當中

有許多人——啊，多得很——跟你們的父親，弟兄，甚至兒子，私通；可是這些隱私，你們嚴密的窩藏起來。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區別。我們墮落，可是不撒謊，不裝佯，你們却全都墮落，而且撒謊。你自己仔細想想吧；那麼——這區別中是哪一方面對？」

「好哇，妲瑪拉其卡，就得照這樣對付她們！」曼加吶喊，仍舊躺在地板上，蓬頭散髮，面貌俏麗，曲綫畢露，這當兒很像一個十三歲的女孩。

「講下去，講下去！」珍嘉也慫恿道，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光芒四射。

「怎麼不講，珍妮其卡？我還要更進一步的講下去。我們一千個人當中，難得，難得有一個人幹過打胎的事。可是你們每一個人，都幹過好幾回。甚麼？難道這不是實在情形？你們幹這種事，決不是因為困難或赤貧的緣故，你們不過是害怕毀傷你們的身體和美貌——這是你們唯一的資本！再不然，你們就是僅僅尋求獸慾的快樂，懷孕和餵奶妨害你們尋歡作樂！」

洛雲絲嘉雅變得張皇起來，用急速的低語說道：

「Faites attention, baronne, que dans sa position cette demoiselle est instruite. ①」

『Figures-vous, que moi, j'ai aussi remarqué cet étrange visa. e. Comme si je l'ai déjà vue……est-ce en rêve?……en demi-délire? Ou dans sa petite enfance?』

『Ne vous donnez pas la peine de chercher dans vos souvenirs, baronne.』

姐瑪拉忽然傲慢的插嘴道。『Je puis de suite vous venir en aide, Rappelez-vous seulement Karkoff, et la chambre d'hôtel de Koniakine, l'entrepreneur Solovieitchik, et le tenor di grazia……A ce moment vous n'êtes pas encore m-me la baronne de……』不過，我們別講法國話了。那時你是一個普通歌女，跟我一起賣唱。』

『Mais, dites-moi, au nom de Dieu, comment vous trouvez vous ici, mademoi-

◎法語：注意，男爵夫人，這姑娘照她的地位來說要算是很受過教育的了。——英譯者。

◎法語：你猜怎樣，我也注意到這奇怪的臉了。可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它……是在夢裏……在半睡半醒中，或者，在她小時吧。——英譯者。

◎法文：不用費事的想了，男爵夫人。我馬上來幫你的忙。請回想下爾科夫城，康尼亞金飯店的一個房間，劇院經理，梭羅維茲契克，一個唱中音的歌手……那時你還不是男爵夫人呢……——英譯者。

「嗯，他們天天這麼問我們。我就是這樣到這兒來的……」

她又帶一種沒法模仿的譏諷態度問道：

「我相信你們跟我們消遣了這麼久，總會付錢吧？」

「不，滾他媽的！」小白曼加忽然喊道，很快的從地毯上站起來。

她從襪統裏忽然拿出兩個金幣來，丟在桌子上。

「哪，你們……我賞你們這錢去坐車。馬上走，要不然我就要打碎這兒的一切鏡子和瓶子了……」

洛雯絲嘉雅站起來，眼裏含着誠懇熱烈的淚珠，說：

「當然，我們就走，瑪葛里特小姐的教訓對我們很有益處。打攪你們，自然要付錢——

佛羅嘉，你去付吧。不過，你們爲我們唱了那麼多歌，你們得讓我也爲你們唱一隻歌。」

洛雯絲嘉雅走到鋼琴那兒，按了幾下琴鍵，忽然開始唱達爾果·密日斯基②的名曲：

① 法文：可是看在上帝份上，告訴我，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瑪葛里特小姐？——英譯者。

② Dargomyzhsky (1813—1869)，俄國作曲家——中譯者。

「那時我們驕傲的別離——

我沒有用嘆息

也沒有用話語

忌妒的責備你……

我們就此永久分手，

可是我只求有個機會遇見你……

但願我有個機會遇見你！

「我既不哭泣，

也不怨天尤地——

面對命運，我無言的屈膝，

我不懂你既愛我，

爲甚麼又虐待我？」

不過我只求有個機會遇見你……

但願我有個機會遇見你！

這溫柔熱情的歌曲，由一個偉大女伶唱來，使得所有這些姑娘忽然想到她們的初戀；回想到她們的初次墮落；回想到最後的訣別，那是在春日的黎明，空氣清涼，青草沾露，赤紅的天空給樺樹尖塗了一層薔薇色；又回想到最後的擁抱，攬得那麼緊，回想到當時心中的哀傷而確切的低語：『不行，以後再不能這樣！以後再不能這樣！』那時，嘴唇又乾又冷，清晨的潮霧籠罩着頭髮。

沉默抓住妲瑪拉；沉默抓住搗蛋鬼曼加；忽然珍嘉，姑娘中頂不馴順的一個，跑到女伶跟前，跪下來，撲在她脚下嗚咽起來。

洛斐絲嘉雅自己也感動了，拿自己的胳膊摟着她的頭，說：

『我的妹妹，讓我吻你！』

珍嘉在她耳邊低聲說着。

『不要緊，那是一樁小事，』洛斐絲嘉雅說。『好好醫治幾個月，就會好的。』

『不不不……我要叫他們全都害上這病。叫他們全都腐爛，送命。』

『啊，我親愛的，』洛雯絲嘉雅說。『我處在你的地位，決不這樣做。』

這時珍嘉，驕傲的珍嘉，跪下來吻那女伶的膝和手，說道：

『那麼人們爲甚麼要這樣糟踏我？……爲甚麼他們這麼糟踏我？爲甚麼？爲甚麼？爲甚麼？』

天才的力量有這麼偉大！

這獨一無二的偉大力量擒來的不是人類的卑賤理性，而是人類的熱烈靈魂！自負的珍嘉把臉蒙在洛雯絲嘉雅的衣服裏；小白曼加溫順的坐在一把椅子上，用手絹蒙着自己的臉；姐瑪拉的一個臂肘支在自己膝頭，手支着額頭，眼望着地下出神；門房西密昂原是進來探望一下有沒有出亂子，這時張大眼睛，莫明其妙。

洛雯絲嘉雅俯在珍嘉耳邊，輕聲低語道：

『不要絕望。有時，事情糟透了，沒法可辦，只好去上吊——可是，看哪，明天生活突然變了。我的愛，我的妹妹，我現在算是一個世界名人了。可是，但願你知道我經歷過多少屈辱和卑鄙的事情！那麼，振作起來，我親愛的，相信你的命星。』

她俯下身來湊着珍嘉，吻她的額頭。痛苦而緊張的注視這情景的佛羅嘉·賈普林斯基，事後永不能忘記當時這女伶的綠而長的，埃及人的眼睛所放射的熱烈美麗的光芒。

來客黯然離去，可是里阿沙諾夫在後面逗留了一分鐘。

他走到珍嘉面前，尊敬而斯文的吻她的手，說：

『千萬原諒我們的惡作劇……這種事，當然，以後決不再做。可是你日後若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我永遠當盡力。這是我的名片。別把它放在你的衣櫃上；可是記住，從今天晚上起，我是你的朋友。』

再吻一回珍嘉的手，他最末一個走下樓去。

第八章

星期四，從早晨起，綿綿細雨不停的落着，因此栗樹、槐樹、楊樹的樹葉立刻變綠了。忽然間，一切變得夢樣安靜，冗長乏味。淒涼而單調。

這當兒，所有姑娘照例聚集在珍嘉房間裏。可是她心裏有毛病。她不說笑話，也不笑，不像往常那樣看她那本黃封面的小說書，那書現在沒人管的躺在她胸上或肚子上；她惡狠狠的，滿臉憂愁，她眼裏閃着黃色的火，那火說明了憎恨。小白曼加，搗蛋鬼曼加，一心愛她，却沒法使她的注意力轉移到自己身上來——珍嘉似乎沒看到她，談話根本沒法進行。空氣沉悶。那也許是一連下了幾個禮拜的八月細雨弄得她們這樣的。姐瑪拉在珍嘉的床上坐下來，溫柔的擁抱她，把嘴湊到她耳邊，耳語道：

「怎麼回事，珍妮其卡？許久以來我看見你心中有事。曼加也覺得這樣。看，你不理她，她

變得多憔悴。告訴我，也許我能幫你忙？」

珍嘉閉上眼睛，不以爲然的搖搖頭。姐瑪拉從她身旁稍稍移開一點，可是仍舊溫柔的撫摸她肩膀。

「那是你的事情，珍妮其卡。我不敢囉嗦你。我所以問，只因爲是唯一的……」

珍嘉忽然堅決從床上跳下地，抓住姐瑪拉的手，簡單而命令的說道：

「好吧！我們出去一分鐘，我全告訴你。姊妹們，等我們一會兒。」

在窄走廊上，珍嘉把自己的手放在她朋友肩頭，臉容愁蹙，忽然慘白，說道：

「好，那麼，聽着：有人把梅毒傳染我了。」

「唉，我的可憐人兒。很久了嗎？」

「很久了。你記得那些學生甚麼時候來我們這兒嗎？跟普拉托諾夫吵嘴的那個學生？」

那時我第一次發現那症候。我在白天發現的。」

「你知道不？」姐瑪拉輕聲說，「我差不多早已猜中了，特別是那天你跪在那歌女面前，跟她輕輕談話的時候。可是，我親愛的珍妮其卡，你得當心你自己的身體啊。」

珍嘉氣憤的頓腳，把她手裏揉着的細麻布手絹撕成兩片。

「不決不！我決不傳染給你們。你自己也許早已留心到近幾個禮拜我不在大家的飯桌上喫飯，我親自洗我的碟子，擦我的碟子。這就是爲甚麼我要疏遠曼加的緣故，你知道，我是真心真意愛她的。可是那些兩條腿的臭男人，我故意傳染給他們，天天晚上總有十個到十五個，叫他們去腐爛吧，叫他們帶着梅毒到他們老婆，姘婦，母親——是的，是的，帶到他們母親那兒，再傳染給他們父親，他們女教師，甚至他們的祖奶奶吧。叫他們全都死光，這些臭男人！」

姐瑪拉關心而溫柔的撫摸珍嘉的頭。「難道你就永無止境？」

「不錯。而且一點不存憐惜的心。不過，你們大家不必怕我。我選中了男人。最蠢的，最好看的，最有錢的，最有地位的，可是事後我不准他們去找你們。啊，我在他們面前裝得挺火熱，要是你看見，準會笑出來。我咬他們，我抓，我喊，我抖，像瘋女人一樣。他們相信了，這羣傻瓜。」

「那是你的事情，那是你的事情，珍妮其卡。」姐瑪拉沉思的說，垂下眼睛。「也許你這樣做是對的。誰知道呢？可是告訴我，你怎麼會瞞過醫生？」

珍嘉忽然掉轉身去背着她，把臉抵着窗框的稜角，忽然悲苦的淌淚——憤怒和復仇的淚——同時，她喘息着，顫抖的說：

「因為……因為……因為上帝賜給我特別好的運氣；我害病的那地方，大概沒有一個醫生看得見。況且，我們那醫生又老又笨……」

忽然，珍嘉運用非同尋常的毅力，出乎意外的止住哭泣，就跟她出其不意的哭起來一樣。

「聽我說，姐瑪拉其卡。」她說。「當然，你不會張揚出去吧？」

「當然不會。」

她們回到珍嘉的房間，她們兩個都鎮靜而從容。

說：西密昂走進房間。他看到珍嘉便一反他平素的嘻皮笑臉，現出一點尊敬態度。西密昂

「哪，珍妮其卡，那位老爺來找婉德。讓她去個十分鐘吧。」

婉德，一個碧眼金髮的小美人，生一張又大又紅的嘴，和典型的立陶宛人的臉，懇求的望着珍嘉。要是珍嘉說「不行」，她原可以留在房間裏，可是珍嘉甚麼話也不說，甚至故意閉上眼睛。婉德順從的走出房去。

那位將軍一月進來兩回，每兩個星期來一回，（就跟另外一位貴客，在這妓院有個綽號叫做『董事長』的，每天進來找另一個姑娘梭愛似的。）

珍嘉忽然把她那本破舊的書丟在腦後。她那棕色眼睛燃起一道真金的火。

「你們看不起那位將軍是不應該的。」她說。「我見過還要惡劣的愛西屋皮亞人。我以前有過一個客人——一個地道的獸子。他對我表示熱愛的方法只是……只是……好，我們明明白白的說罷：他用針刺我的奶。在維爾那的時候，一個波蘭天主教牧師常來找我。他叫我全身穿着素白衣服，逼我擦粉，叫我平躺在床上。他在我身邊點起三支蠟燭。於是等到他覺得我完全是一個死女人的時候，他就撲到我身上來。」

小白曼加忽然叫道：

「你講的一點不錯，珍嘉！我也有個老客人。他叫我時時刻刻裝做處女，要我又哭又叫。可是，珍妮其卡，哪怕你是我們當中頂聰明的一個，我打賭你猜不出他是誰……」

「監獄長？」

「消防隊長。」

忽然，凱基用她的低音笑出聲來：

「是啊，我有一個教員。他教數學吧，我記不清了。他老是要我做男子，他裝作女人，要我逼着他幹……真是混蛋！你想啊，姊妹們，他一味叫道：『我是你的女人！我完全屬於你！幹我吧！幹我吧！』」

「瘋子！」藍眼睛的、矯健的薇爾卡用肯定的、出人意外的低音說：「瘋子。」

「不是的。爲甚麼是瘋子？」和藹溫順的姐瑪拉忽然回答道。「一點也不瘋，只不過跟所有男人一樣是個好色之徒罷了。在家裏，他住得膩味了，在這兒他拿他的錢可以換到他所希望的樂趣。這不是很明白嗎？」

珍嘉直到現在沉默着，忽然一翻身在床上坐起來。

「你們全是糊塗蟲！」她叫道。「你們爲甚麼原諒他們這種行徑？以前，我也常這麼愚弄我自己，可是現在我逼着他們伏在地下在我面前爬來爬去，逼着他們吻我的後腳跟，他們高興的這樣做……你們全都知道，姊妹們，我不愛錢，可是我想盡方法敲那些男人的竹槓。他們那些下賤的野獸，送給我他們老婆，未婚妻，母親，女兒的照片……不過我想，你們已經看見我們廁所裏的那些照片了罷？那麼，想一想吧，我的姊妹們……一個女人一生只愛

一回，永久不變，男人的愛，却像一條雄獵狗……他不忠實，這且不去說它，可是他對舊情人也好，新情人也好，連一點頂頂普通的感激的感情也沒有。我聽人家說，現在的青年中有許多潔身自好的孩子。雖然我自己沒看見，沒遇見他們，我却相信。然而我所看見的却全是流氓，好淫的野獸，臭男人。不久以前我看了一本小說書，寫我們的悲慘生活。它寫的跟我現在講的差不多。」

婉德回來了。她慢慢的、小心的、在珍嘉床邊坐下來；在那兒，燈影正照着。由於被判死刑的人，罰作苦工的囚犯、妓女等所特有的那種雖則殘缺然而深奧的敏感，誰也提不起勇氣來問她這一個半鐘頭是怎樣度過的。她忽然把二十五個盧布拋在桌子上，說：

「叫他們給我拿一瓶白酒和一個西瓜來。」

把臉埋在臂彎裏，手臂原倚着桌子，她不出聲的啜泣起來。仍舊沒有人冒昧盤問她。只有珍嘉氣得臉色發青，咬她的下唇，留下一排白白的牙印子。

「是的，」她說；「現在，我了解姐瑪拉了。你聽着，姐瑪拉，我對你道歉。我常常取笑你愛你的小偷仙嘉。可是現在啊，我要說，一切男人中頂上流的是強盜或殺人犯。他不隱瞞他愛一個姑娘，必要的話，他會爲她犯罪——偷東西或殺人。可是這些——其餘這些男人全都

說謊，做假，耍滑頭，壞心眼。那貪淫的野獸有三個家庭，一個太太，五個孩子。一個女教師和兩個孩子在國外。前妻生的大女兒和一個她生的孩子。這事情，全城人人都知道，除了他的女兒。也許，即使他的小女兒也猜到了，背地裏議論着。想想看，他却算是體面人，受全世界的尊重……我的姊妹們，我們好像從來沒有機會訴說過彼此的隱衷，那麼我告訴你們罷，我啊，在十一歲時，就在希陀密爾城給我親生母親賣給達拉布金醫生。我吻他的手，求他饒了我，我向他叫道：「我還小！」可是他回答我：「沒關係，沒關係，你會長大的。」當然，我覺得痛苦，厭惡，骯髒……他事後却張揚開去當做一個故事講。我靈魂的絕望的呼喊。」

「好，我們既然講到這個，我們索性都講出來吧。」梭愛忽然鎮靜的說，漫不經心的，然而悲哀的苦笑。「我是給教會學校一個教員伊凡·彼德羅維奇·蘇斯破了身的。他光是叫我到他屋裏去，那時他的老婆趕市場買乳豬去了——那是聖誕節。一面請我吃糖菓，一面跟我說在兩條路當中選一條走：要麼我聽憑他擺佈，要麼他藉口品行不良立刻把我開除出校。可是姊妹們，你們明白我們多麼怕老師。在此地，我們自然不覺得他們可怕，因為我們可以隨意擺佈他們——可是在那時候！那時，我們覺得他比沙皇和上帝還偉大。」

「我呢，是個學生作踐我。他在我們那兒教授老爺的兒子。我在那兒打雜兒……」

『不，可是我……』紐拉叫道，但又出乎意外的掉轉身去，張着的嘴合不攏來。順着她的目光的方面望去，珍嘉忍不住絞着自己的手。門口站着劉柏嘉，面容憔悴，眼睛底下有黑眼圈，跟夢遊人那樣用手摸索着門柄，好支持住身子。

『劉柏嘉，你這傻瓜，你怎麼啦？』珍嘉大聲喊道。『怎麼回事？』

『哪，當然啦！他玩了我一陣，把我趕出來了。』

誰也沒說話。珍嘉用手蒙着眼睛，開始喘氣，還看得出來她兩頰的皮膚裏面，下巴的筋肉一緊一弛的蠕動着。

『珍妮其卡，我全部希望都在你一人身上了。』劉柏嘉說，現出疲倦無助的深刻表情。

『人人尊重你。好人，替我向安娜·瑪爾科夫娜或西密昂疏通一下……：：：：求他們收留我吧。』

珍嘉挺直身體坐在床上，用她那乾燥的、燃燒的、却又彷彿哭泣的眼睛盯着劉柏嘉，突然問道：

『你今天吃過東西沒有？』

『沒有。昨天沒吃，今天也沒吃。甚麼也沒吃。』

「聽着，珍妮其卡，」婉德輕聲問，「我可以給她喝點白酒嗎？同時叫薇爾卡到廚房去取飯，怎麼樣？」

「照你的意思做吧。當然，這樣正好。你們看，姊妹們，哪，她全身淋濕了。唉，傻孩子！好！動手！給她脫衣服！小白曼加，或者你姐瑪拉，給她拿乾襯褲，毛襪子，拖鞋來。好，那麼，」她回轉身對劉柏嘉說，「你這獸子，告訴我們你經歷了些甚麼事情！」

第九章

李霍甯突然間，恐怕自己也出乎意外的，從歡鬧的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帶走劉柏嘉的那個清晨，正當夏天的極峯。樹木仍然碧綠，可是在空氣，樹葉，青草的氣息中已經可以感到彷彿從遠處來的，溫柔而憂鬱的，同時又迷人的初秋氣息。這學生驚奇的凝望着那些極清淨，純潔、安靜的樹木，好像上帝在夜間趁大家沒看見栽在那裏似的；那些樹木本身也驚奇的回顧，望着在池沼和溝渠裏，在橫跨淺河的木橋下，似乎仍舊沉沉睡熟的藍色靜水，望着似乎新近洗過的高空。那天空剛剛醒來，在晨曦中睡眠惺忪的微笑，用那玫瑰色的、慵懶的、幸福的笑容歡迎光耀奪目的太陽。

學生的心擴張而顫抖——不但由於這幸福的清晨的美麗，也由於生的歡樂，還由於甘芳的空氣使得他的肺在一個擁擠而烟霧瀰漫的房間度過無眠的一夜以後重又爽快。

可是他自己的行爲的美麗崇高，更加使他感動。

是的，他的行爲不愧為男子漢，不愧為名符其實的大丈夫！就是現在，他也沒後悔他做的事情。他們（這『他們』指誰，連李霍甯自己也不大清楚）只會空談賈淫的慘狀，只會一面陪着純潔而有學識的女郎喝茶吃麵包夾臘腸，一面高談闊論。可是他同學中有誰採取過實際行動，從沉淪中解放一個女人呢？現在呢？而且，此外還有一種人，他們會去找這樣的索妮其卡·瑪爾梅拉拉，告訴她種種謊話，向她描摹種種慘狀，鑽進她的靈魂，弄得她眼淚汪汪，馬上他自己也哭起來，開始安慰她，摟抱她，拍拍她的頭，也親她的臉，再親她的嘴；好，人人知道隨後會發生甚麼事！可是在他，在李霍甯，言行是決不自相矛盾的。

他摟着劉柏嘉的腰，用和善的、差不多熱愛的眼光瞧着她；雖然那當兒他自以爲他是以父兄的身份看待她。

睡眠，可怕的包圍着劉柏嘉；她的眼睛想闔攏，她用力張開，免得又睡熟；她的嘴唇流露着天真、孩子氣、疲倦的微笑，跟李霍甯原先在客房所看見的一樣。她的嘴角流下一絲垂涎。

『劉柏嘉，我親愛的！我心愛的，多苦多難的女人！看，四周多麼美妙！主啊！我有五年沒見過日出啦！有時打牌，有時喝酒，有時我得忙着上學。看，我頂親愛的，那邊曙光多麼燦爛！太陽

上來了！這是您的黎明，劉柏其卡！這是您的新生活的開始。您不必害怕，挽着我的堅強的臂膀好了。我會領着您走上康莊大道，走上前去跟生活搏鬥，而對面的迎接它！」

劉柏嘉斜眼望着他。「唉，他的腦筋裏還是存着那些胡思亂想，」她好心的想。「可是那沒關係——他人好心好。只是長得有點難看。」她帶着睡意微微一笑，用撒嬌的責備口吻說：

「是的，你會玩弄我，一定的。你們這些男人全像那樣。你們只要一弄到手，得到了樂趣，然後——甚麼都不管啦！」

「我啊？我會做這種事！」李霍雷熱烈的叫道，甚至用他那隻空着的手敲自己的胸膛。「那您看錯了人！我爲人再老實不過，決不會欺騙一個無依無靠的女孩。不，我會用盡全心全力來教育您的心靈，擴大您的眼界，使得您那多苦多難的可憐的人忘記生活所賜與它的一切創傷和糟踏。我要像父兄那樣看待您！我隨時隨地保護您。日後您一旦懷着純真神聖的愛情愛上一個人，那我就祝禱我從但丁地獄^①救您出來的這一天和這一個時辰！」

①指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 1265—1321）所著『神曲』中的地獄。——中譯者。

聽到這篇激昂演說的結論，老馬車夫意味深長的，然而不出聲的，笑起來，由於這竊笑，他的背部顫抖。老車夫聽過許多宏論，因為坐在車前的車夫甚麼都容易聽見，而且談天的乘客也決不會疑心到他，所以那老車夫關於人情世故，見聞很廣。也許他不止一次聽見過比這還要狂妄，還要高尚的演說吧，誰知道呢？

不知甚麼緣故，劉柏嘉覺得李霍甯在對她生氣，或是他在為一個假想中的情敵喫飛醋。他叫喊的聲音未免太響，也未免太興奮。她完全醒過來，掉過臉來，用她那張大的，茫然的，同時又順從的眼睛望着他，用她的手指輕輕碰了碰那攪着她腰的他的右手。

「別生氣，我的心肝。我決不會丟下你，愛上別人。皇天在上，我拿名譽擔保！我拿名譽擔保，我決不會這樣！你當是我不覺得你要照料我嗎？你當是我不懂嗎？哪，你是挺逗人愛的漂亮小伙子。是啊，要是你是個老頭子，長得難看……」

「啊，您還沒有弄清楚！」李霍甯叫道，於是又洋洋灑灑的給她講婦女平權，勞動神聖，人類正義，自由，克服惡行等。

這些話，劉柏嘉簡直一個字也不懂。她仍舊覺得她自己有罪，不知怎麼，嚇作一團，傷心起來，低下頭，一言不發。再說下去，她大概會在街中心哭出聲來；可是幸好他們這時已經到

了李霍雷的住家。

『好，現在我們到家了，』學生說。『停住，車夫！』

等到他付了車錢，他忍不住感慨的高叫起來，他的手像演戲似的、筆直的伸在自己前

面：

『朝我的房子，你從容無畏的走進去，

就像你十足是這房子的女主人！』

深不可測的、預言樣的微笑又弄縈了車夫那蒼老的棕色面孔。

第十章

李霍甯所住的房間座落在第五層半樓，所以有半層樓，那是因為有些五層、六層、七層的公寓，價錢便宜，裝得滿滿騰騰，而樓頂的鐵皮房頂下面還租給一些可憐的、餓臭蟲的房客，那地方有點像雙重房頂中間夾着的閣樓；或者，更正確的說，是鳥籠，冬天冷得可怕，夏天熱得像在熱帶。劉柏嘉喫力的爬上去。她覺得現在，現在，若再爬上兩步，就會倒在樓梯上，沉沉睡去，甚麼也叫不醒她。可是李霍甯始終在數說着：

『我的愛！我看得出來您倦了。可是那沒關係。挽着我的膀子。我們在一步步的往上走！越走越高！這豈不是一切人類的希望的象徵？』

這樣一來，劉柏嘉更苦了。事實上樓梯窄得只能容她單身走，可是她却不得不用力拖着李霍甯，他重極了。其實光是他的體重倒也沒有甚麼關係；然而他的嘮叨却使她漸漸惱

怒。這情形就像一個抱在懷裏的嬰兒，因為生牙，不停的，惹人厭煩的啼哭；就像一隻金絲雀的尖聲鳴叫；或像隔壁房間中有一個人不停的，不成腔調的亂吹口哨。

他們總算到了李霍甯的房間。門上沒有鎖。甚至，那門照例從沒用鎖鎖過。李霍甯推開門，他們走進去。房裏漆黑，因為窗簾放下來。房裏有着耗子，煤油，昨天的菜湯，用得很久的床單，隔夜紙煙等的氣味。在黑暗中，一個目不能見的人唏哩呼嚕的打鼾，震天價響。

李霍甯摺起窗簾。房裏有着窮學生的照例的擺設：一張陷落的、破損的床，床上亂團着一幅被子；一張放不平的桌子，桌上一個燭台，卻沒插蠟燭；好幾本書丟在地板上和桌子上；煙蒂到處都是；床對面，沿着牆壁，放着一把破舊不堪的長靠椅，這當兒那椅子上睡着一個黑髮黑鬚的青年，打鼾，嘴張開。他襯衫的領子解開，從領口可以看見他那滿是黑毛的胸脯，像那樣又密又鬆的黑毛，只有波斯綿羊的身上纔生得有。

「尼節拉采！喂，尼節拉采，起來！」李霍甯叫道，推推睡覺人的肋骨。「公爵！」

「嗯……」

「操你十八代的祖宗！把你祖宗充軍到高加索的高山上去！該死的，你們這些喬治亞人！起來，你這混帳！起來，你這阿刺伯的駱駝！金托希卡……」

可是忽然間，出乎李霍甯意外，劉柏嘉來阻止了。她拉住他胳膊，怯生生說：

「寶貝，幹麼折磨他？也許他想睡，也許他乏了。讓他睡一會兒。我還是回家去的好。你可以給我半個盧布坐車嗎？明天你可以再到我這兒來。好不好，親愛的？」

李霍甯臉紅了。這沉默的、顯然想睡的女孩却出面阻止，他覺得挺奇怪。當然，他不懂她的阻止是鑒於一個男人還沒睡夠，因而本能的、下意识的生了憐憫心；或是她的職業已經使她習慣於照料別人睡覺。可是那驚奇是暫時的。不知甚麼緣故，他氣惱了。他拉起睡熟的人的垂到地板上的手，手指縫裏還夾着已經熄滅的紙煙，他用力搖那手，用正經的，差不多嚴厲的聲調說：

「聽着，尼節拉采，我正正經經要求你。放明白點，你這王八蛋：我不是獨身一個人，我還帶着一個女人呢。豬穢！」

彷彿發生了一個奇蹟；睡覺的人忽然跳起來，好像扣在他身上的一個強有力的彈簧立時解開了似的。他在椅子上坐下，用手掌急速的擦眼睛，額頭，鬢角；看見那女人，立刻張皇起來，連忙扣襯衫的扣子：

「是你嗎，李霍甯？我在這兒等你，等啊等的我就睡着了。請那位我不認識的女同學暫

時掉過身去。」

他連忙穿上他那身灰色的、平日穿的學生裝，用他兩隻手十個手指頭急忙理順他那黑髮的濃髮。劉柏嘉，賣弄着那種不論年紀和地位，凡女人總天賦得有的風情，走到掛在牆上的鏡子面前，理自己的頭髮。尼節拉斜起眼睛，探問的動了動眼珠，向李霍甯暗指着她。

「沒甚麼。用不着大驚小怪。」那一個高聲說。「可是，我們出去吧。我馬上完全告訴你。原諒我，劉柏其卡，我出去一會兒。我立刻就回來，給您張羅睡處，然後再溜掉，像煙一樣。」

「唉，你別麻煩了。」劉柏嘉答道：「我在這兒，在這長靠椅上睡，挺好。你就在床上睡吧。」

「不，別拘束，我的安琪兒！我這兒有個同學，所以可以到他那兒去睡。我馬上就回來。」

兩個學生出去，到走廊上。

「這倒到底是怎麼回事？」尼節拉采睜大他那東方的、有點像綿羊的眼睛，問道。「這好看的孩子，這女同學打哪兒來的？」

李霍甯意味深長的搖頭，縐縐眉。到現在，坐了一趟馬車，吸了點新鮮空氣，這個早晨，這

乾燥的、日常的、習慣的氛圍，已經使他完全清醒過來，他的靈魂開始感到模糊的尷尬感覺，感到這種突兀行動的全無必要；同時對自己，對自己所帶來的女人，油然而生類似惱怒的感情。他已經隱隱料到同居的麻煩，料到煩惱，不愉快事件，開銷等的紛繁，料到同學會意義含糊的微笑，甚至提出無禮的問題，料到政府檢查戶口期間會發生嚴重誤會。可是，剛一開口跟尼節拉采講話，他立刻替自己的畏葸難爲情，講起話來先還平平淡淡，臨了可又騎在他那英雄的駿馬上揚揚得意了。

『你要知道，公爵，』他說，在慌亂中擋着他同學衣服上的扣子，沒有看他同學的眼睛，『你弄錯了。這不是一個女同學，而是……不過是這樣，我剛纔跟我的同學……那就是，我不是跟我的同學，是跟我的朋友，到亞門卡司去，到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去，玩了一會兒……』

『跟誰？』

『噢，不管是誰，在你不是一樣嗎，公爵？有托爾皮金，拉美斯，一個副教授——雅爾琴科——柏爾亞·索巴希尼科夫，還有別人……我記不得了。黃昏我們划船來着，後來跑到一家酒館，喝完酒，這然後跟豬一樣，動身到亞門卡司去。你知道，我是個很規矩的人。我只是坐

在那兒，像海綿那樣吸進不少白蘭地，此外還有一個人，是我認識的一個記者。不過，別人全都老着臉皮胡鬧了，就這樣，到清早，不知甚麼緣故，我迷迷糊糊了。我變得非常難過，望着那些倒楣的女人，滿心可憐，那時我又想到我們的姊妹怎樣享受到我們的關切，愛情，保護；我們的母親怎樣受到我們的敬愛。只要誰對她們說一句粗野的話，衝撞她們，冒犯她們：我們包管會咬斷他的喉嚨！這不是實話嗎？」

「嗯——嗯？……」喬治亞人半問半等的拖長聲音，他的眼睛斜望着一邊。

「好，那麼我想：是啊，現在，隨便哪個無賴，隨便哪個流氓，隨便哪個糟老頭子，只要心機一動，就可以強佔這些女人中隨便哪一個，強佔這麼一會兒，或一夜；滿不在乎的，再一次褻瀆玷污她的凡人類都看作最寶貴的東西：愛情……你懂得不——侮辱，糟踏，付了夜度資，心安理得的走了，手插在衣袋裏，嘴裏打唿哨。可是這其中頂頂可怕的，是這一切在他們已經成功習慣；她滿不在乎，他也滿不在乎。感情麻木了，靈魂遲鈍了。不是嗎？而且在她們每個人身體裏面，死滅了一個絕好的姊妹和一個神聖的母親，這不是實話嗎？」

「哦——哦……」尼節拉采囉嘴道，又把眼睛移到一邊。

「所以我想：說空話，唱高調有甚麼用？開會時候那些假惺惺的高談闊論，滾他媽的！甚

麼禁娼啊，法規啊（忽然，不知不覺的，記者方纔講過的話來在他心上，）濟良所啊，在審子裏散發聖經啊，滾他媽的這兒，我要站起來，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從泥沼裏拉出一個女孩來，把她栽在真正的結實土地上，安慰她，鼓勵她，善意的對待她。」

「哼——哼！」尼節拉采嘟囔着，齜牙一笑。

「唉，公爵！你心裏老是有那些齷齪心眼兒。你得明白我不是在講女人，是在講人！不是在講肉體，是在講靈魂。」

「不錯不錯，真的，講吧！」

「更進一步，我既然想到，就要做到。今天我從安娜·瑪爾科夫娜那兒接她出來，現在帶到我這兒來。以後呢——聽憑上帝怎樣吩咐。我先要教她唸書寫字，然後給她開一個小飯館或雜貨舖，比方這麼說。我想同學們不會不幫我忙，公爵，老兄，人類的心——人的心——都需要親切，需要熱誠。瞧着罷！過一兩年，我會交還社會一個又善良又誠懇的有價值份子，具備處女的靈魂，將來可能有種種偉大成就……因為她只犧牲了肉體，她的靈魂是純淨潔白的。」

「嘖，嘖，嘖，」公爵嘖嘖道。

「這是甚麼意思，你這提弗理司^①的維羅！」

「那麼你給她買一部縫紉機嗎？」

「爲甚麼單單要買縫紉機？我不懂。」

「小說裏總是這一套，真的。等到英雄拯救了迷途的可憐蟲，就立刻給她買一部縫紉機。」

「少說廢話！」李霍甯氣憤的搖手。「混蛋！」

喬治亞人忽然變得激昂起來，他那黑眼睛開始放光，立刻高加索的口音可以從他的口音聲中聽出來。

「不然，不是廢話，真的。這種事不外乎兩條路，臨了成爲一條路，落到同樣的結局。要麼，你跟她軋上妍頭，過了五個月把她趕到街上去；她回妓院或在街頭賣笑。那是一條路！要不然，你不跟她軋妍頭，却用教科書或智力的勞動麻煩她，要開導她那愚昧黑暗的心；她膩煩得從你那兒溜掉，又發覺自己不是在街頭賣笑，就是回到了妓院。這又是一條路！不過，還有第三條路，你會像哥哥那樣，像蘭斯洛特^②武士那樣替她出力，可是她却瞞着你愛上別人。」

① Nihilis 俄國喬治亞省一個大城。——中譯者。

真的，相信我。女人既是女人，就永遠是女人。換了別人就會拿她的肉體取取樂，過了三個月便趕她到街上去，或叫她回妓院去。」

李霍甯長嘆一聲。在某個深處——不是在他心底，而是在潛伏的，幾乎沒法捉摸的，秘密的意識深處——有個思想一亮：似乎尼節拉采的話是對的。可是他很快的控制自己，搖頭，向公爵伸過手去，得意的說：

「我跟你打賭，過上半年你會收回你的話去，而且爲了表示歉意起見，你這埃里溫的公山羊，你這阿爾瑪渥爾的茄子，你得送給我一打卡荷提奈酒（*Kakhetine*）。」

「好！要得！」公爵的手掌用全力擊李霍甯的手，「遵命。可是事情若不出我所料——那麼你得送我。」

「照辦。那麼，*au revoir*，（再見）公爵。你跟誰住在一個地方？」

「就在這兒，在這走廊上，在梭羅維夫房間。可是你，當然，像中世紀武士那樣，會在你自己和那美貌的羅沙芒德中間放一把雙刃劍罷？對不？」

① Lancelot, 阿瑟王 (King Arthur) 的圓桌武士中最著名的武士，是王后的情人。——中譯者。

② Erivan, 俄屬阿美尼亞的大城。Armarvir, 高加索北部一個城市。——中譯者。

「胡說！我想晚上我自己到梭羅維夫房間過夜。可是現在我要到街上去溜躑一會兒，隨便到甚麼人的家去走走，到蔡齊維奇家或司特倫普家再見，公爵！」

「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尼節拉叫他，那時他已走出幾步了。「我忘了告訴你一件大事：巴爾贊給捉去了！」

「真的嗎？」李霍雷奇怪的說，立刻打了個又長又深的舒服呵欠。

「是的。可是事情不算嚴重，只搜到一些禁書甚麼的。他頂多坐一年牢。」

「那沒關係，他是個強壯的小伙子，他受得住。」

「不錯，他強壯，」公爵肯定道。

「再會！」

『Au revoir, 葛倫瓦爾道斯武士！』

『Au revoir, 你這卡巴爾丁的公馬！』

③ Rosamond, 克利佛德男爵 (Lord Clifford) 的女兒，因為後來做了亨利二世的情婦而著名，住在

渾德斯道克的一個花園中，被伊麗諾爾皇后發現並毒死。——中譯者。

④ Cabardin, 高加索北部一個城市。——中譯者。

第十一章

李霍甯孤另另的。在昏暗的走廊上有小錫燈的煤油氣味，和隔夜的紙煙氣味。陽光朦朧的射進走廊的篷頂兩端的兩個小玻璃瓦。

李霍甯覺得自己的心情又衰弱又高揚，這情形在一切澈夜沒睡的人是熟習的。他彷彿走出人類日常生活的範圍，那生活在他既遙遠又漠不相關；同時他的思想和感情變得和平清澄，冷漠清晰，這透明的涅槃有一種淡淡的、無生氣的引誘力。

他站在他的房間旁邊，背靠着牆，好像看見，覺得，聽見他附近和他下面睡着好幾十個人，睡那最後的、快要醒來的早覺，嘴巴嘻開，呼吸勻稱而深長，臉上現出憔悴的蒼白，那蒼白是睡出來的；他腦筋裏閃過一個雖則遙遠却從小就熟悉的思想，想到睡熟的人多麼可怕——比死人可怕得多。然後他又想到劉柏嘉。他那深藏的、潛伏的、神祕的『我』急速的，

急速的低語道，他應該回到房間去，藉口看看那女孩睡得舒服不，或藉口燒早茶；可是他却向自己僞裝根本沒想到這回事，逕自上街去了。

他踟躕着，凡眼睛遇到的東西，他帶着那種在他全然陌生的，懶散而瑣屑的好奇心，仔細看一看；各種東西都給他看得清清楚楚，好像他用手指摸到了似的……那邊，一個農婦路過。她肩上有一個彎扁担，扁担兩頭各挑一大桶牛奶；她的面容不年青了，鬢角有了細密的縐紋，從鼻孔到嘴角有兩條深紋，可是她的臉蛋兒緋紅，摸上去大概很結實，她那榛色眼睛放射出輕鬆愉快的笑意。隨着重扁担的搖動，隨着勻稱的步子，她的屁股有規律的時而向左擺，時而向右擺，在那波浪樣的運動中有一種粗野的色情美。

『一個危險的女人，她經歷過重重波折的生活，』李霍甯想道。忽然，出於自己意外，他全不認識的那醜陋而不年青的女人被他看上了而且不可抗的愛慕着；那女人多半又骯髒又粗俗，可是在他看來，仍舊像一隻落在地上的大安托諾甫卡蘋果^①——稍稍有點蟲蛀，在地上也擺得太久一點，可是仍舊保持着鮮艷的顏色和甘芳的，酒味的香氣。

在他前面，一個裝運棺木的黑色空車滾過；車前套着兩匹馬，車後繫着兩匹馬。執火把

^① Antonovka Apple, 跟紅黃色蘋果 (Spitzenburg) 差不多，不過還要圓一點。——中譯者。

的人和掘墓人從清早起就喝得醉醺醺的，臉子赤紅而野蠻，頭上頂着褪色的高禮帽，胡亂的擠坐在他們的號衣，網狀的馬披，靈燈上；他們用粗沙的聲音吼叫着，一個沒板沒眼的歌曲。『他們一定是趕去辦喪事，要不然，也許已經辦完了。』李霍甯暗想道；『快活的人！』在林園，他停住，檢一個木凳子坐下，那凳子漆成綠色。兩排高大的百年栗樹伸展到遠處，在遠處混成成功一條筆直的綠箭。帶刺的綠堅果已經掛在樹上。李霍甯忽然想起今年春初他也坐在這林園，也坐在這地方。那是一個安靜溫和，紫霞當空的黃昏，像一個疲倦微笑的少女無聲的睡熟了似的。那時這些蒼翠的栗樹以及樹上的簇葉——底下寬，上端窄——滿是一簇簇的花朵，生出明亮的，粉紅的小毬果，直向着天空，彷彿誰弄錯了，拿赤紅的聖誕樹蠟燭像插在燭杆上那樣插在所有的栗樹上似的。忽然——凡是人，早晚總會經歷到這種內心的情緒——李霍甯非常強烈的感到目前這些堅果已經成熟，然而那時却只有小小的，赤紅的，盛開的蠟燭，將來會有很多的春天和很多的花開花落，可是目前這個春天却悄悄逝去，誰也沒有力量拉回來。悲哀的凝望着樹林小徑的深處，他忽然發覺感傷的眼淚使得他的眼睛模糊了。

他站起來往前走，用孜孜不倦的，尖銳的，同時又從容的注意力仔細觀看他遇到的一

一切東西，彷彿他這是第一回瞧見上帝創造的世界似的。一羣石匠在道路上走過他面前；他們在他內心的眼睛中全給映成非常生動，顏色絢爛的東西，就跟透過照像機的結冰的鏡頭似的。工頭生一把紅鬍子，鬍子朝一邊歪，還生着嚴厲的藍眼睛；還有一個大個子的青年，左眼給人打腫，從額頭到顴骨，從鼻子到鬢角，生了一塊暗藍色的疤，還有一個年青小孩子，生着天真的，士氣的面孔和一張嘻開的嘴巴，像雛鳥一樣，軟弱，潮濕，還有一個老頭子，來晚了，在這羣人後面用滑稽的，山羊似的步子進上來；他們塗着石灰的衣服，他們的鏝，他們的鑿子——在他眼前，這些東西匯成一個毫無生氣的行列——一張五顏六色的，龐雜的，死氣沉沉的影片。

他得穿過吉興涅夫斯基新市場。猛然，烤甚麼東西的香味油味逼得他張開鼻孔。李霍甯想起他從昨天中午起就沒喫過甚麼東西，立刻覺得餓了。他轉身向右走，進了市場的中心。

在他挨餓的日子——他以前經歷過不止一次——他便到這市場來，用他可憐的一點點錢給自己買麵包和炸臘腸。特別在冬天，常常這樣。食物攤的女主人穿着密密層層的衣服，通常坐在一個炭鉢上取暖；她面前的鐵鍋上，家製的粗臘腸噉噉的響，那些臘腸切成

一碼的三分之一長，加了豐富的蒜。一段臘腸照例是十戈比，一塊麵包兩戈比。

今天市場有很多人，甚至從遠處往那熟攤子擠去的時候，李霍甯也已經聽到音樂的聲音。有密密層層的一羣人圍着攤子，他擠進人羣，看見一種天真可愛的情景，那情景只在俄羅斯的多福的南方纔看得見。十幾個攤子的女主人，平素搬弄是非，喜歡罵街，所罵字眼變化多端，無窮無盡，可是現在却分明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從昨天傍晚起一直到現在慶祝這種言歸於好，喝酒喝了個通宵，現在帶着她們的嘈鬧的歡樂上市場來了。那些受雇的樂師——兩個四弦琴，一個大號，一個小號；還有一個『坦波玲』——彈彈打打，奏出一個單調然而生動，勇猛然而委婉的曲子。有幾個太太正在碰杯，互相接吻，彼此斟酒；還有一些太太斟酒斟得一桌子都是；其餘的按着拍子拍手，吶喊，尖叫，跳舞，蹲在一個地方。人羣中心，石子路上，一個四十五歲光景的女人，胖胖的，長得却很好看，嘴唇紅而厚，生着水汪汪的，陶醉的，好像塗一層油的眼睛，從小俄羅斯人的整齊的黑眉毛下面快活的放光，她旋轉着，定在一個地方踏着『stivo』舞。她那舞蹈的全部美麗和全部藝術，包括在她時而垂下頭從眉毛底下挑逗的瞟眼風，時而揚起頭垂下眼簾，張開兩隻手，她那紅花洋布襯衫裏面

① tambourine, 狹長的，單面的小扁鼓，鼓旁附有鈴子。——中譯者。

巨大的乳房隨舞蹈的節奏搖擺顫抖。她一面跳舞，一面唱歌，時而用她那咕咕咯咯亂響的羊皮鞋的鞋跟擦地，時而用鞋尖擦地：

「街上響起了四弦琴，

你聽多麼美妙的低音，

我母親把我鎖在屋裏，

叫我怎能去見那等我的情人。」

這是李霍甯所認識的唯一農婦，她不但在他的艱苦日子裏招待他吃飯，甚至答應他除賬。她忽然認清了李霍甯，便跑到他面前，摟抱他，緊貼在她胸前，用她那溫暖溫潤的厚嘴唇對直的親他的嘴。然後她張開胳膊，磨擦着雙手，絞着手指頭，撒嬌的（只有波多利亞^①的女人纔會那樣）開始獻媚道：

「我的小少爺，我的小心肝，我的小情郎！你饒了像我這樣喝醉酒的老婆罷。行不行？我

① Podolia 烏克蘭的一個小鎮。——中譯者。

吃醉啦！」然後她衝到他面前，打算吻他的手。「可是，我知道你不像別的上流人那樣驕傲，好，把你的手給我，乖乖，哪，我要吻你的小手！不不不，我求求，我求求你……」

「噯，不，這是胡鬧，葛萊塞拉姑媽！」李霍雷打斷她的話，忽然變得活潑起來。「我們頂好照剛纔那樣親嘴。你的嘴唇真迷人！」

「啊，我的小情人！我的太陽，我的樂園蘋果，你！」葛萊塞拉灌米湯道。「把你的嘴唇給我！把你的小嘴唇給我親一親……」

她熱烈的把他摟在她那巨大的胸上，又拿她那濕潤的，溫暖的，赫登道特族^⑤的嘴唇，死命吻他。之後，她抓住他的衣袖，拉他到人羣中央，踩着莊嚴細碎的步伐，在他四周走着舞步，風騷的彎着腰，喊叫道：

「啊，各人有各人的口味，

我偏愛巴拉絲嘉，

因為我心裏有個魔鬼作祟，

^⑤Hottentot, 非洲一個野蠻民族，黑膚厚唇。——中譯者。

她的裙子引得我入迷！」

然後她隨着音樂師的轉變舞曲，改跳一種頂熱鬧的，出色的小俄羅斯「赫巴克」舞

(hopak)

「啊，朱克，你太過分，

你弄髒了你的圍裙，

好，普里司科，不用氣憤，

你蘸一點水把它擦乾淨！

特拉拉，特拉拉……

希瑪，睡下，

不管她在跟哥薩克人勾搭，

希瑪，你全都知道——何必裝傻？

你在欺哄你自己呀。

泰泰，特拉拉……」

李霍甯現在已經興高采烈，忽然像山羊似的在她四周跳起來，跟衛星繞着恆星旋轉一樣——長腿，長臂，偻着腰，簡直不像樣子。他一上場就受到普遍的、然而好意的歡呼。然後她們請他在桌邊坐下來，請他喝伏特卡，請他吃臘腸。他呢，喝完啤酒，跳了一陣他會跳的舞，又手拿着酒杯，發表三篇荒謬的演說：一篇講到烏克蘭的自主自決；一篇講到小俄羅斯臘腸的優點，順便講到小俄羅斯女人的俊俏和善於治家；第三篇，不知甚麼道理，講到俄國南方的工商業。坐在魯克麗雅身邊，他時時去摸她的腰，她也不反抗。可是就連他那長手臂也摸不過來她那粗得驚人的腰。不過，她在桌子底下用力握他的手，用她那巨大、柔軟、熱得像火的手握得他生痛。

那些攤子的女主人原本一直在親熱的接吻，這當兒却重新提起舊有的、沒解決的、角和爭執。兩個農婦彼此偻着腰，就跟要打架的公鷄似的，她們的手插在腰上，用頂希奇古怪的咒語互相辱罵：

『混蛋，僵屍，狗崽子！』一個賊道。『你啊，不配舐我這地方！』她向敵手掉過身去，大聲的拍她脊背底下。『就是這兒！這兒！』

另一個呢，氣沖沖，尖叫着答道：

『你胡說，你這婊子，我配，我配！』

李霍甯利用這一分鐘，好像剛剛想起甚麼事情似的，他急忙從橇子上跳起來，招呼道：

『等着我，魯克麗雅姑媽，過三分鐘我就回來！』說完，衝進四周的旁觀者人羣。

『少爺！少爺！』他的伴侶在他身後喊道。『趕快回來！我有一句體己話要跟你說。』

轉過街角，他絞盡腦汁，極力思索有甚麼事情現在這會兒非做不可。又跟方纔一樣，他在靈魂的深處知道他非做不可的是甚麼事，可是他拖延着，不肯對自己承認。那時已經是晴朗的白晝，約摸九、十點鐘！清道夫用橡皮管在街上洒水。賣花女坐在廣場，坐在林園門口，拿着玫瑰花，水仙花。這輝煌、快樂、富足的南方小鎮活潑起來。道路上，輾轉的滾過一個鐵籠子，裝着五顏六色的各種老狗小狗。車座上坐着兩個捕狗人，照他們自己的謙虛稱呼，『皇帝的捕狗人』——就是捉野狗的人——帶着他們早晨的捕獲成績回家去了。

『她現在一定醒了，』李霍甯的祕密思想終於成形，『可是她還沒醒，我就老老實實，

在長靠椅上躺下來，睡一會兒。」

走廊上，快要熄滅的石油燈發出朦朧的光，照舊冒烟，黯淡的昏光從上面微微射進來。房門還是沒鎖上。李霍甯無聲的推開門，走進去。

微弱的藍色昏光從百葉窗的窗縫漏進來。李霍甯在房中央站着，懷着濃烈的貪慾，聽劉柏嘉在睡眠中的細微的呼吸聲。他的嘴唇變得這麼熱而乾，他只好不斷的舐它。他的膝蓋抖索起來。

「問她要不要甚麼東西，」這念頭忽然射進他的頭。

醉漢一樣，呼吸困難，嘴巴嬉開，大腿發抖，他踉踉跄跄走到床前。

劉柏嘉仰面朝天睡着，一條手臂伸得直直的放在身旁，一條手臂放在胸上。李霍甯俯下身來，俯得很低，湊近她的臉。她呼吸勻稱而深長。她那年青健康的肉體的呼吸，儘管在睡眠中，仍然純潔而且差不多芳香。他小心的用手摸她那裸臂，摸她胸口的鎖骨下面一點。『我在幹甚麼？』他的理性忽然在他裏面恐怖的叫道；可是另外有一個人替他回答：『可是我沒在幹甚麼。我只要問她睡得舒服不舒服，她要不要喝茶。』

可是劉柏嘉忽然醒了，睜開眼睛，睽了一睽。又睜開了。她伸一個長長的懶腰，現出好意

的，然而不十分清醒的微笑，伸出她那溫暖結實的手臂，攬着李霍甯的頸子。

『心肝寶貝！』女人用睡得發啞的低音嬌滴滴的說。『唉，我等着你，等了又等，甚至生氣了。後來我就睡着了，一直作夢看見你。湊近我，我的孩子，我的乖乖！』她拉他湊近她，胸抵着胸。

李霍甯差不多沒抵抗，他渾身發抖，就像發冷似的，還用打戰的牙齒低聲急速的說着毫無意義的話：

『不，不，劉巴，別……真的，別這樣，劉巴……啊，我們別這樣，劉巴……別折磨我。我受不了……放開我，劉巴，看在上帝份上……』

『我的小傻瓜！』她用發笑的、快活的聲音叫道。『湊近我，我的心肝！』——於是征服他最後的、全無意義的抵抗，她叫他的嘴貼着她的嘴，猛力而熱烈的吻他——真誠的吻他，這樣的吻也許是她一生中的最初一次和最後一次。

『啊，你這壞蛋！你要幹甚麼？』李霍甯的身體裏有一個誠懇持重的虛無身體叫道。

『現在，怎麼樣？你心裏舒暢一點沒有？』劉柏嘉最後一次吻了李霍甯，和藹的說。『啊，你，我的小學生……』

第十二章

滿靈魂的痛苦，對自己，對劉柏嘉，對彷彿全世界，懷着惡意和憎恨，李霍甯沒脫衣服便隨身倒在木頭的、偏斜的長靠椅上，甚至由於刺心的羞恥而咬牙。他毫無睡意，他的思想繞着那愚蠢行爲——他自己想接出劉柏嘉那件事叫做愚蠢行爲——旋轉，在那行爲中，一首激烈的諷刺詩和一齣纏綿悲側的戲劇引人憎惡的糾纏在一起。『不管它，』他向自己固執的反覆說道，『我既然有言在先，我就得貫徹我的主張。當然，方纔發生的那件事決不能，決不能再犯！我的天，誰沒有墮落過，誰沒有一時糊塗過？某哲學家說人類靈魂的價值可從靈魂墮落的深處和它飛揚的高度上看出來，這話表白了深刻而有見地的真理。可是，滾他媽的！他糊塗的一天，那思路不清的理論家——記者普拉托諾夫，還有他李霍甯自己的荒唐的豪俠氣概！真的，這種事情彷彿在實生活中沒有發生過，只有在那個無聊的作家巧

爾尼雪夫斯基。所著的何爲中纔有。那麼，他媽的，明天我用甚麼態度對待她？

他的頭熱烘烘的；他的眼皮痠疼，他的嘴唇乾燥。他急躁的連連吸紙煙，屢次從長靠椅上起來拿桌上的水瓶，對着瓶嘴，貪婪的喝下幾大口。然後，憑了因此而生的意志力，他總算把他的思想從昨天的夜晚扯開；立刻，沉酣無夢的睡眠像黑毛毯那樣裹住他。

他過了中午很久纔醒來；起初神智很久不清醒，吧嘖着嘴唇，用呆鈍沉重的眼睛張望這房間。晚上發生的事似乎全從他的記憶裏飛掉了。可是他看見劉柏嘉安靜的，穩穩不動的坐在床上，頭垂着，手放在膝頭，他便煩擾而張皇的嘟嘟囔囔了。現在他回想起一切。這當兒，他纔親自體驗到：到了早晨用自己的眼睛看昨晚所做的蠢事的結果，是多麼刺眼。

「你醒啦，我的愛？」劉柏嘉和藹的問。

她從床上起來，走到長靠椅前，在李霍甯腳邊坐下，小心的拍他那用被子蓋着的腿。

「唉，我早就醒了，坐了半天，我不敢叫醒你。你睡得那麼熟！」

她俯下身湊到他臉上，吻他的臉頰。李霍甯皺皺眉，輕輕推開她。

「等一等，劉柏其卡。等一等；用不着這樣。您明白不——絕對用不着。剛纔發生的那件

事——唉，那是一件意外事情。我得說那是我的不好。甚至不妨說，一時的卑鄙。可是皇天在上，相信我，我決不是要您做我的情婦。我要把您看作我的朋友，我的妹妹，我的同學……好，那麼，那也沒關係，一切事情慢慢會上軌道，會習慣。不過人的精神千萬不能墮落。同時，我親愛的，請走到窗口，向窗外看一會兒，我要穿衣服了。」

劉柏嘉微微努起嘴唇，走開，到了窗口，背朝着李霍甯。那些話，甚麼友誼啊，兄妹啊，同學啊，她那母雞樣的腦筋和她那簡單的農民靈魂弄不懂。一個學生——話說回來，並不是平常人，而且受過教育的人，學成之後能夠做醫生，做律師，做法官——接她從良，養活她，這事情真使她受寵若驚……可是，目前，却原來他三心二意，想要得到的既經得到，現在便設法疏遠了。他們男人家都是一樣！

李霍甯急忙起床，倒一點水洗洗臉，用一塊舊毛巾擦乾。然後他摺起窗簾，推開百葉窗。金色的陽光，蔚藍的天空，城市的喧囂，菩提樹和栗樹的簇葉，馬車的鈴聲，燥熱多灰的街道的乾燥氣味——這一切立刻衝進這頂閣。李霍甯走到劉柏嘉跟前，溫和的拍她肩膀。

「不要放在心上，我的愛……事情既已作過就沒法取消，不過那倒是對於將來的一個教訓。您還沒有給您自己叫茶來嗎？劉柏其卡？」

「沒有，我一直在等着你。況且，我不知道怎樣叫茶。那麼，你也心平氣和了。唉，我聽見你跟你的朋友出去以後又回來，在門旁站了一會兒。可是你却沒有向我說一聲就又走了。這對嗎？」

「第一回的家庭口角，」李霍甯想道，可是想的時候沒有惡意，只是取笑罷了。

梳洗，南方的美麗藍天，劉柏嘉那半順從半抑鬱的天真臉龐，自己覺得自己畢竟是男人，又覺得他自己用不着燒茶燒飯，却該她來管——這一切，合起來，興奮他的神經，使得他精神抖擻。他開門，向臭烘烘的黑暗走廊吼道：

「阿歷克山德拉！拿一個茶炊來！兩塊麵包，牛油，臘腸！一小瓶伏特卡！」

走廊傳來了拖鞋的梯踏聲，一個蒼老的語聲遠遠的粗沙的講起來：

「你吵甚麼？你吵甚麼？哇啦哇啦的！像馬廐裏的馬似的。你看你，年紀也不小啦；你已經長大成人，可你說話做事還像個街上的野孩子！那麼，你要甚麼呀？」

走進房來一個小老太婆，生着爛眼皮的眼睛，像兩條小窄縫似的，那臉子出奇的像羊皮紙，臉上有一個長而尖的鈎鼻子，陰沉而兇險。這就是亞歷山德拉，學生公寓的老傭人，所有學生的朋友和債主，大約六十五歲，嘮嘮叨叨，怨天怨地。

李霍甯向她再說一遍他要的東西，給她一張一盧布的鈔票。可是老太婆却不走開，逗留在原來站的地方，咬着嘴唇，敵意的望着那背朝陽光的女郎。

「你這是怎麼啦，亞歷山德拉，你好像化成石頭似的？」李霍甯笑道。「再不然，你是看得發默啦？好，那麼，給你引見一下：這是我的表親，我的表妹，名叫劉保夫……」他只張皇了一秒鐘，立刻恢復鎮靜。「劉保夫·華西列夫娜，可是我——簡單的叫她劉柏其卡。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只有這麼高，」他拿手比了一比，比桌子矮四分之一碼。「我搯她耳朵，每逢她不聽話，就打她的屁股……還有……我替她捉蟲子……可是，不過……不過，你去吧，去吧，你這埃及的木乃伊，你這老古董走你的罷！」

可是老太婆逗留不去。磨蹭了半天，她纔轉過身走到門口，還尖利而惡意的斜起眼睛，瞟着劉柏嘉。同時她用她那癢嘴嘟囔道：

「甚麼表妹！我知道這些表妹是甚麼東西！像她們那樣的人在卡希達諾伐亞街頭躑躅的，多的是。那兒啊，那些公狗要找多少就有多少！」

「喂，你這條老船！快點走，少嘟囔！」李霍甯在她身後嚷道。「要不然，我就要學你的朋

◎俄文是「lubov」意思是「愛」。——英譯者。

友，特里亞索夫學生，把你鎖在更衣室，關你二十四小時。」

亞歷山德拉走了，她那老邁沉重的脚步聲和含糊的嘟囔聲很久很久還可以在走廊上聽到。她以她的嚴峻而怨尤的善意可以寬恕青年學生所做的許多荒唐事，她侍候學生將近四十年了。她原諒喝酒、打牌、吵鬧、高歌、欠債；可是，唉！她是老處女，只有一件事情她那節慾的靈魂不能容忍——嫖。

第十三章

『這樣真不錯……又好又夠味兒，』李霍甯說，在那跛腿的桌旁忙碌着，不必要的把茶具搬來搬去。『很久以來，像老鱷魚一樣，我沒有照基督教格式，家庭風味，喝過茶了。坐下，劉巴，坐下，我親愛的，就坐在這兒長靠椅上，別走開。伏特卡，你早晨大概不喝的，可是我呢，求你答應我喝一點……這會立刻振作人的精神。請你給我調濃一點，加一塊檸檬。啊，甚麼東西能夠比嬌滴滴的女人玉手斟出來的一杯熱茶再好吃呢？』

劉柏嘉聽他嘮嘮叨叨，覺得太聒噪一點，好像不十分自然；她那微笑起初表現狐疑牽強，後來慢慢軟化，慢慢放光。可是她泡茶泡得不大好。在家鄉，在偏僻的小村裏，這種飲料仍舊算是珍品，算是富裕家庭待客的豪華美味，非有貴賓或過節決不泡茶，而且泡茶那份差使是由全家當中最最高壽的人動手。後來，劉柏嘉到小小的省城去做『打雜』老媽子，起

初在牧師家，後來在保險公司職員家（這職員是第一個推她走上賣淫的路的人）——主人通常只給她留下一點喝剩下來泡得無味的溫茶，有時女主人給他一點喫剩的糖——先是那清瘦、多疑、惡毒的牧師太太，後來是那職員的老婆，一個又胖又老、滿臉縐紋、陰險妒忌、又髒又臭的普通女人。因此，泡茶這樁簡單事情在她是因難得如同我們小時分辨左右手，或繫一個小繩結一樣。李霍甯的忙碌越發妨礙她，弄得她手忙腳亂。

「我親愛的，泡茶泡得好，要有了不起的本事。應當到莫斯科去學一學，先拿一個乾茶壺微微烘熱。然後把茶葉放進去，很快的加開水一燙。第一道茶汁得馬上倒出去，倒在一個碗裏——這樣，茶葉纔會乾淨而有香味；順便說一句，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是畢教徒，他們把茶葉弄得很髒。然後茶壺重新裝水，裝滿四分之一茶壺；放在一個盤子上，上面蓋着毛巾，泡這麼三分半鐘。然後再加開水，加得滿滿的，再蓋上，泡一會兒；於是，我的愛，您算是預備好一種仙露：氣味芬芳，喝過後神曠神怡。」

劉柏嘉那呆板而好看的臉，佈滿雀斑像杜鵑的蛋一樣，這時那臉子拉長，微微蒼白。

「看上帝份上，別爲我生氣。你名叫華西里·華西列維奇吧，對不對？別生氣，親愛的華西里·華西列維奇。真的，現在，我會很快學會，我不笨。你爲甚麼老是對我說您呀您的？我

們總該不是生人吧？」

她和善的望着他。不錯，今天早晨，她在她那短短的，然而悲慘的一生中第一回不是爲錢，不是受強迫，不是受開除和打罵的威脅，把自己的身體獻給一個男人——即使沒有甚麼樂趣，然而出於感激和同情，而且是發於自動。她那女性的心，永不凋萎，老是追求愛情，就像向日葵老是向着太陽一樣，這會兒是既純潔又溫柔。

可是李霍甯對這個昨天還陌生，今天却成爲露水夫妻的女人，感到一種痛心而羞恥的難堪，感到一點敵意。「家庭糾紛已經開始了，」他不禁想道；不過，他仍舊從椅子上起來，走到劉柏嘉面前，拿起她的手，拉她到身邊，拍拍她的頭。

「我親愛的，我親愛的妹妹，」他動人的，虛偽的說；「今天發生過的事情決不能再犯。萬事都是我一個人錯，要是你願意，我就跪在你面前求你饒恕。你要明白——唉，你要明白，這事情的發生完全違背我的本意，發生得猛烈，突兀，意外。我自己也沒想到會這樣！你知道，許久以來……我沒有親近過女人……一個討厭的，脫韁的野獸在我裏面醒來了……於是……可是，天，我的過錯有這麼大嗎？聖賢，隱士，方外人，苦行僧，修道士，住在沙漠裏的隱者，

◎依照俄國習俗，對熟人和晚輩應稱「你」而不稱「您」。——英譯者。

講到毅力的堅強，我自然比不上——可是那怕他們也不免跟肉體的引誘掙扎。可是你願意我怎樣發誓，我就怎樣發誓，總之這種事決不再犯了……好不好？」

劉柏嘉死命要把她的手從他手中抽出來。她的嘴唇現在稍稍努出，她那垂下的眼簾開始頻頻瞬霎。

「是——啊，」她拖長聲音說，好像一個小孩死命不肯穿衣服似的。「哼，我明白你看不上我好，那麼，你頂好對我直說，給我一點車錢，此外隨你高興，多多少少賞我一點……當然，夜度資已經付過了，我只有坐車到……到那兒去了。」

李雀甯抓自己的頭髮，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大叫起來：

「啊，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你要明白我，劉巴！若再做早晨發生的那種事——那就是……那是卑鄙、野蠻，不配叫做一個有自尊心的人。愛情！愛情——這是心靈、思想、靈魂、興趣等的充分溶合，不單是肉體的結合。愛是偉大的感情，跟宇宙那樣偉大，不是在床上摸索。我們中間沒有那種愛情，劉柏其卡。要是有一天愛情來了，那麼你我會有極大的幸福。可是在沒來以前——我是你的朋友，你生活的路上的忠實同伴。好，就這樣吧，我的話也說夠了……雖然我不免犯人類共有的脆弱毛病，可是我認為我自己是個誠實人。」

劉柏嘉似乎沮喪了。『他當是我要他跟我正式結婚。其實我絕對不需要那樣。』她悲哀的想道。『照這樣也可以過活。現在有許多人都這樣情投意合的同居。據說，這樣比明媒正娶好得遠。這有甚麼不好？和平，恬靜，舒適……我替他補襪子，擦地板，燒點家常菜……當然，他日後總有一天會娶一個富家女。不過現在，他決不會把我就這樣赤身露體的趕到街上去。雖然他是小傻瓜，嘮嘮叨叨，不過誰都看得出來他是個好人。他總會設法養活我。也許他總有一天會喜歡我，會習慣我吧？我是個鄉下大姑娘，老老實實，決不會對他做假。人家說，事情一定會慢慢走到那條路上去……不過我千萬別先告訴他。他一定會又回到我床上來，而且就是今天晚上——這是一定的，就跟上帝一定是神聖的一樣。』

李霍甯也沉湎在思索中，變得安靜而悲哀；他已經覺得他所擔負的一件大事，那重量超過他自己的力量。這就是他爲甚麼一聽到有人敲門便高興起來的緣故，於是他叫道：『進來！』兩個學生就進來了：梭羅維夫和昨天晚上在李霍甯房間睡覺的尼節拉采。

梭羅維夫身材勻稱，已經發胖，生一張又寬又紅的伏爾加人臉，和稀疏鬚曲的小鬍子，他是和善快活的老實人，那樣的人在任何大學都有的是。他把他的閒暇——他一天有二十四小時的閒暇功夫——打發在酒店裏或在大街上蹺蹺；或去打彈子，玩紙牌，進戲院，看

報，讀小說，欣賞馬戲團的練把式；這中間抽出短短的功夫，用來吃飯睡覺，或拿針線和紙板縫補衣服；再不然，就跟廚房裏，前堂間，街道上的萍水相逢的女人來一回頂現實的苟合。像一切他那一類的青年一樣，他自命爲革命家，其實他受不了政治上的爭辯，糾紛，和互相責難；他沒耐性看政治小冊和雜誌，所以對於革命工作，他幾乎完全一竅不通。因爲這緣故，他甚至還沒入過黨派；不過有時他奉到某種命令，做一種決不安全工作，那工作的意義却又不使他明瞭。他那種鞠躬盡瘁的忠實永遠靠得住，他做事又迅速又正確，對於工作的重大要緊，具有生氣蓬勃的信心，臉上現出滿不在乎的笑容，明知可能招來大禍却全不放在心上，他收留犯法的同學，保藏奉禁的書籍和印刷機，轉交護照和金錢。他孔武有力，一團和氣，秉性忠厚。他不是不常常收到家裏匯來的錢，他的家在辛勃司加亞省或烏菲司加亞省（Simberskaya or Ufimskaya province）的窮鄉僻壤，匯來的錢數目就一個學生來講要算夠大了；可是他如同十七世紀揮金如土的法國貴族一樣，只過兩天便把錢化光，他自己在冬天只好穿着那套家常衣服和經他自己設計修補過的靴子。

除了舊日俄羅斯學生（那些學生現在已成歷史陳蹟——上帝纔知道他們留下好印象沒有）那些天真的、動人的、可笑的、高尚的、毫無心計的品性以外，他還秉賦着另一種

驚人的才幹——弄錢，以及在小飯店和小酒店賒賬。當舖和錢莊的職員，祕密的和公開的放印子錢人，估衣舖夥計，跟他都相交很厚。

可是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他不能求助於他們，那麼即便這樣，梭羅維夫也還是有辦法。倘使朋友們都窮，自己的債務又重，他便往往心血來潮，遠遠的，隔着一條街，向過路的肩負行囊的韃靼人做神祕的手勢，幾秒鐘以內便跟那韃靼人一同消失在附近的人家門口。他很快就回來，然而他日常穿的便服沒有了，只穿一件襯衫，一條褲子，腰上繫一根細繩；或者，在冬天，他的大衣沒有了，只穿着頂薄頂薄的衣服；再不然，剛買來的新制帽沒有了——戴一個小小的鴨舌帽，奇蹟似的頂在他的腦袋瓜兒上。

人人喜歡他：同學，用人，女人，小孩。大家跟他混得很熟。他的知己朋友，那些韃靼人，待他特別好；他們分明把他看做一個小傻子。有時，他們在夏天送給他用大瓶盛着的、烈性的、醉人的馬奶酒，每逢回教的祭日邀他跟他們一塊兒喫乳馬肉。說來不信，梭羅維夫每逢緊急關頭常把書籍和小冊子交託韃靼人代為保存。遇到這種情形，他便現出頂樸實嚴肅的神情說道：「我給你們的書是經書。那書講到上帝偉大，講到默罕默德是他的預言者，講到人間有很多惡事和貧窮，講到人們得大發善心，彼此得公正相待。」

他還有兩種別的本事，他唸起文章來又響亮又好聽；下棋下得非常好，像一個名家，像一個真正的天才，談笑之間打敗頭等的棋手。他的進攻永遠兇猛有力；他的防守聰明謹慎，喜歡出奇制勝；他對敵手常虛讓一着棋，那一着棋充滿遠見的暗算和預伏殺機的狡黠。就這樣，他走棋好像是出於內在的本能或靈感的影響；思索時間不會超過四五秒鐘，堅決的推翻濫來公認的下棋方法。

誰也不願意跟他下棋；他下棋的着數被人看做野蠻，可是仍舊有些人跟他下棋，有時還下大注的賭錢；結果總歸是梭羅維夫贏，他便把贏來的錢心甘情願的送給他的窮同學去化用。可是他堅決不肯參加棋賽，那種棋賽原可能給他在棋界中造成棋王的地位：『依我的本性，我對這種無聊事情既不愛好，也不看重。』他說：『我不過是秉賦着某種心理的機械能力，某種心理上的畸形發展罷了。哪，就跟有人會用左手寫字一樣。因這緣故，我沒有職業性的自尊心，贏了既不驕傲，輸了也不難過。』

天性慷慨的學生梭羅維夫就是這樣一個人。尼節拉采是他頂親近的同學；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一天到晚互相譏諷，吵嘴，咒罵。上帝才知道這位喬治亞的公爵靠甚麼維持生活，怎樣在生活，據他自己說，他有駱駝的本事，能夠在幾個禮拜以先餓飽自己，將來一個月

不喫東西。他很少接到家裏從他那多福的喬治亞匯錢來，即便有，大部分也是食物。聖誕節，復活節，或他的生日（在八月），他的同鄉給他帶來一滿車的食物籃子，裏面盛着羊肉、葡萄、山羊肉、臘腸、乾山楂、rakhat loukoum、茄子，很好吃的點心；還有些皮囊裝着家釀的美酒，烈性而芳香，可是略略沾一點羊皮味。於是公爵便在他同學的房間（他自己從沒有宿舍）召集他的要好朋友和同鄉，大排筵宴——在高加索叫做 tori——狼吞虎嚥，把富庶的喬治亞的禮物喫得一點不剩。喬治亞民歌唱起來首先當然唱『mravol-djamiem』和『每個客人不管他是哪一國人，都是上帝從天上送到我們這兒來的』。『萊司金卡』舞（Lecsinika）跳起來，無休無止，桌刀在空中亂揮亂舞；那『tulumbashi』（或許，他是叫做『tomada』罷？）便即席演講，大致總是尼節拉采來講。

他是講話的能手，每逢熱烈起來，能夠一分鐘講三百個字。他的演講風格以雄壯、堂皇，想像力豐富而出名；他那高加索口音加上特別的嗚喘和喉音，時而像啄木鳥的鳴叫，時而像老鷹的嘎鳴，不但不妨礙他的演說，反倒使他的演說出奇的生色。不管他講甚麼，他總引導他的長篇大論歸結到最美麗、最富饒、最進步、最英勇、同時又最受損害的家鄉——喬治亞。他老是引用喬治亞詩人魯斯達維利（Rustaveli）所著的豹皮裏的詩句；而且保證

這首詩比甚麼莎士比亞，荷馬的詩要好過一千倍。

即便他昏頭昏腦，他却不討人嫌；他的舉止像女人那樣溫和斯文，招人喜歡，不失去他本來的自尊……只有一件事情他的同學討厭他——他對女人有一種誇大而奇怪的愛情。他神聖的或癡迷的斷然相信他是無與倫比的美男子，一切男人妒忌他，一切女人看上他，一切丈夫在喫醋……他時時刻刻保有這種對女人的、自負的、無禮的追逐，大概在夢中也是這樣。在街上走着，他會時時用臂肘碰碰李霍甯，梭羅維夫，或別的同伴，同時回轉頭去瞧着路過的女人，吧唧着嘴唇，說：『嘖嘖嘖……喂！好漂亮的娘兒們！她朝我飛眼兒哪。要是我高興，她就會成爲我的……』

他這種可笑的短處是人人都知道的；他這個毛病被大家好心的恣意嘲笑着，可也受不到不加批評的原諒，那是因爲他天賦了樂於幫助朋友的熱情，而且他對男人應許的話總守信用（對女人起的誓却在內）的緣故。不過，也得聲明，他應付女人確實大大的成功。女裁縫，時裝店女職員，歌女，糖食店女店員，女接綫生，在他那濃重、溫柔、懨懨的深藍眼睛凝視之下，都酥癱了。

『走進這所房子，看見住在房子裏面所有正直的、和平的、不犯罪的人們……』梭羅

維夫呼喊著進來，好像一個神父似的，可又忽然中斷了。『天哪，』他喫驚的喃喃起來，試着繼續那不逗笑的笑謔。『噢，可是這人是……這人是……啊，他媽的……這是宋雅，不，我弄錯了，娜嘉……：哦，不錯……：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的劉柏嘉……：』

劉柏嘉滿臉通紅，幾乎流下淚來，用手蒙着臉。李霍甯注意到了，明白過來，知道這女孩的靈魂震動了，便來幫她的忙。他嚴肅的、差不多粗魯的、止住梭羅維夫。

『一點不錯，梭羅維夫。在戶口簿上，劉柏嘉是亞門卡司的居民。從前是窰姐兒。甚至於昨天還是妓女。可是從今天起却是我的朋友，我的妹妹。所以誰要是多多少少尊敬我，也得尊重她。要不然……：』

呆笨的梭羅維夫連忙誠懇的用力擁抱李霍甯，把他抱成一團。

『好，老兄，好，這足夠了……：我倉促間做了一件蠢事。以後決不再犯。你好，我的臉色發青的妹妹。』他匆匆伸出手來隔着桌子遞給劉柏嘉，緊緊的握她那冷淡的、小小的短手指，手指上有着咬過的小指甲。『好極了——你到我們這寒儉的房間來了。這會使我們振作起來，會使我們養成安靜文雅的習慣。亞歷山德拉！——酒！』他高聲叫起來。『我們已經養成野蠻粗魯；已經習慣講難聽的話，喝酒，懶惰，和別的壞事。這全因為我們沒有女性社會

的健康而鎮定的影響的緣故。我再握一回你的手。你的可愛的小手。啤酒！」

「來囉，亞瑟山德拉的不愉快的語聲從門外傳來。「我來啦。你賊甚麼？你要多少？」

梭羅維夫出去，到走廊上去說明。李霍甯對他後背感激的微笑，喬治亞人趁他走過時親熱的拍拍他兩肩中間的背心。兩個人都明白而且感激梭羅維夫事後的稍稍粗魯的慫恿。

「現在，」梭羅維夫回到房間來，在一隻舊椅子上小心坐下，說，「現在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有沒有要我效勞的地方？要是你給我半個鐘頭的功夫，我會馬上跑到下面咖啡館去，跟那兒的頂好的棋手下棋，撈他一票。一句話——我聽候你的差遣！」

「你是多麼滑稽的人！」劉柏嘉說，佯促不安，笑着。她不懂學生講話的那種歡鬧而不同尋常的派頭，可是有某種東西引着她那樸實的心湊近他。

「哦，那完全用不着，」李霍甯插嘴道。「我還鬧氣得很。我想我們還是一塊兒到一家小飯館去吧。我得跟你們商量一點事情。你們總算是我頂親近的朋友，當然你們也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麼愚蠢和幼稚。商量好以後，我就去設法替她接洽……接洽劉巴的護照。你們等着我。那用不了多久：一句話，你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不會瞎開玩笑的。」

——他的聲音感情衝動的、虛偽的顫抖——『我希望你，也代我分一份勞。要得嗎？』

『啊！要得！』公爵叫道（他唸『要得』的聲音和『馱子』^①）不知甚麼緣故他意味深長的望着劉柏嘉，撫他的上髭。李霍甯斜起眼睛瞭他一眼。至於梭羅維夫，他老老實實的說：

『正該這樣。你在開手做一件偉大莊嚴的事情，李霍甯。公爵方纔告訴我這件事情了。嗯，不錯，這纔稱得起是青年——做神聖的傻事。給我酒瓶，亞歷山德拉，我自己來開，要不然你會割破你自己的手，割斷一根血管。祝你過新生活，劉柏其卡，原諒我……劉保夫……劉保夫……』

『劉保夫·尼古諾夫娜。可是簡簡單單叫我……劉巴好了。』

『那麼，遵命，劉巴公爵，Allahverdi！』

『Yakshi-oi！』尼節拉采答道，跟他碰那啤酒杯。

『我還要說，我替你高興，朋友李霍甯。』梭羅維夫接着說，放下他的酒杯，舐舐鬍子。『高興，而且向你鞠躬。只有你纔能夠具有這樣一種表現得樸素謙卑的真正俄羅斯英雄

①俄文的『要得』edat和『馱子』idiot，聲音很相近。——英譯者。

主義，不唱高調。」

「算了罷……哪兒有甚麼英雄主義？」李霍甯縐眉道。

「這話對啊，」尼節拉采肯定道，「你怪我時時刻刻嚼舌頭，可是看看你自己在怎樣胡說白道吧。」

「我的話沒有錯！」梭羅維夫答道。「也許誇大了一點，可是沒有錯！我以我們的閣樓社會中的年長者身份宣佈劉巴是我們社會中具有充分權利的榮譽公民！」他站起來，手一揚，悲壯的叫道：

「朝我們的房子，

可愛的女主人。

從容無畏的走進！」

李霍甯生動的回想到今天黎明他也像戲子那樣說過這兩句話；簡直羞得眯眼了。

「說笑話說得夠啦。我們走吧，諸位先生。穿衣服，劉巴。」

第十四章

那兒離「麻雀飯館」不遠，大約二百步光景。路上，劉巴趁大家不留意，扯扯李霍甯的衣袖，拉他到自己身邊。這樣一來，他們落在梭羅維夫和尼節拉身後好幾步，那兩位在前面走去。

「那麼我親愛的華西里·華西列維奇，你認真打算那樣做啦？」她問，抬起她那善良的黑眼睛望着他。「你不是跟我玩笑？」

「這怎麼可以開玩笑，劉柏其卡！要是我竟然讓自己開這樣的玩笑，我就是頂卑鄙的人。我再說一遍，對於你，我是一個好朋友，好哥哥，好同學。我們別再提那個了。今天早晨發生的事情，你放心，決不會重演。我今天就要給你租一個單獨的房間。」

劉柏嘉嘆氣，倒不是因為她氣惱李霍甯這種純潔的決心，對這決心，老實說，她簡直不

大相信；而是因爲她那愚昧淺見的心靈憑空再也想像不出來男人對待女人除了性慾以外還會有別的態度。此外，她體驗到凡女人在被看中或被拒絕時所生的、古老的不滿；這感情強烈的侵進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表現做誇耀的競爭，可是現在她不再強烈的有那種感情了——不過還是認真生氣。不知甚麼緣故，她信不過李霍甯的話，不自覺的從他話裏聽出許多裝腔作勢，全無誠意的地方。梭羅維夫呢——雖然他說出來的話叫她聽不懂，也如同她所認識的大多數學生互相開玩笑或在客廳跟年青女人調笑時所講的話一樣（在客廳，他們若是獨自一個人，那麼他們就像一個人一樣，毫無例外的，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她却情願相信梭羅維夫的話。他那離得很遠的一雙快活而發亮的灰色眼睛放射着樸實的光。

在『麻雀飯館』李霍甯由於態度文靜，脾氣和善，付賬認真，而受到尊重。因此他立刻給讓進一個雅座——這種體面，很少學生能夠得到。這小房間整天點煤氣燈，因爲日光從一個又小又窄的地下室窗子射進來，從那窗子只能看見人行道上過路行人的靴鞋，洋傘，手杖。

他們還得讓另一個學生西瑪諾夫斯基（他們在衣帽間旁邊碰到他）參加這宴會。

「他是甚麼意思，領着我到處給人看，好像展覽似的？」於是檢一個便當的時間，她向李霍甯耳語，李霍甯便俯下身來湊着她：

「幹麼找這麼多的人啊，親愛的？我真怕難爲情。我在人羣當中覺得拘束得很。」

「沒關係，沒關係，我親愛的劉柏其卡。」李霍甯站在雅座門口，急速的輕聲說。「沒關係，我的妹妹，這些全是好人，好同學。他們會幫你忙，幫我們倆的忙。他們有時開開玩笑，說些蠢話，你不必介意。他們的心是金子。」

「可是我窘得很；我難爲情。他們全已經知道你打哪兒帶我來的。」

「哦，那沒甚麼關係，那沒甚麼關係！咳，讓他們去知道好啦！」李霍甯溫和的反駁道。「何必爲你的往事難爲情，何必瞞着過上一年，你就會勇敢而面對面的望着每個人的眼睛，說：『凡是從沒跌倒的人，也永遠不會站起來。』來罷，來罷，劉柏其卡！」

等到不大考究的開胃小菜端上來，人人點過自己的菜以後，大家除西瑪諾夫斯基以外，都覺得傷促不安，有點拘束。西瑪諾夫斯基本人，正是造成這種傷促拘束的一部分原因；他這人鬍子剃得光光，戴着夾鼻眼鏡，留着長頭髮，驕傲的昂起頭，他閉緊嘴唇，撇着嘴，露出輕蔑的神氣。他在同學中沒有知心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見解和判斷在同學中有很大的權

威。這種威望是打哪兒來的，恐怕同學們自己誰也說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由於他有一種從容鎮定的儀表，或是由於他善於瞭解，而且用普通話表白大多數人所弄不清楚却想弄清楚的零碎模糊的事情，再不然或是由於他永遠挑頂適當的時刻下斷語。不管在哪一界，這種人多得很；有些人憑詭辯折服本團體的人；有人憑堅定不變的信仰；有人憑響亮的高調；有人憑尖酸刻薄的譏諷；有人憑沉默，這沉默使得別人猜測它背後藏着深奧的思想；有人憑饒舌，憑外表的博學；還有人憑粗魯的輕蔑，抹煞對方講的一切話……許多人用那可怕的俄國字『yerunda』，即『胡說』來達到他們的目的——『胡說』！他們輕蔑的回答熱烈、真誠、大概真實，然而講得笨拙的話。『可是怎麼會是胡說？』『因為那是扯淡，瞎說白道。』他們聳聳肩答道；這就好像丟一塊石頭打在別人的頭上一樣。這類人物多的是，他們戴着鈴鐺，領着溫順的、害羞的、謙虛的，往往又是具有偉大心靈的人們向前走；西瑪諾夫斯基正是屬於那一流人。

不過，喫飯喫到半中腰，人的舌頭都鬆了——只有劉柏嘉是例外，她沉默不語，回答『是』或『不』，留下她的菜飯，實際上動也沒動。李霍甯、梭羅維夫、尼節拉采，在全體學生中，講話最多。李霍甯現出堅決的、處理公事的態度，盡力把一些真心的、伏在心底的、刺痛的、

不便講穿的話隱藏在表面殷勤的話語背後。梭羅維夫露出孩子氣的喜悅，手舞足蹈，用拳頭敲桌子。尼節拉采說話含含糊糊，半吞半吐，彷彿他明知他要說甚麼，却又瞞着不說似的。不過，那女郎的奇怪命運似乎抓住他們大家，引起他們大家的興趣；人人表白自己的意見時不知甚麼道理總是不免回轉頭去瞧着西瑪諾夫斯基。可是他却不肯開口，只戴上夾鼻眼鏡望着每個人，每逢這樣便高高揚起頭。

『不錯，不錯，不錯』他總算開口了，用手指敲着桌面。『李霍甯做的事情既出色又勇敢。公爵和梭羅維夫熱心幫忙，也很好。我呢，我也願意盡我的力量幫你們做下去。可是如果我們領我們的朋友順着所謂她天賦的志趣和才能的道路走下去，那豈不更好？告訴我，我親愛的，』他轉身向劉柏嘉說，『你擅長甚麼？你會做甚麼？哪？比方說，一種工作，一種事情。縫紉啊，編織啊，繡花啊甚麼的。』

『我甚麼也不會，』劉柏嘉低聲說，垂下眼簾，滿臉通紅，在桌子下面絞着手指頭。『那些工作我都不懂。』

『真的，』李霍甯打岔道，『噢，這件事情我們一開頭就沒做對。當她的面，談她的事，我們反倒弄得她難堪了。你看——連她的舌頭都慌得動不了啦。我們走吧，劉柏嘉，我送你回

家去，十分鐘我就回來。那時，趁你不在，我們商量一個辦法。好不好？」

「我，我倒不在乎。」劉柏嘉答道，聲音小到叫人差不多聽不見。「你要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華西里·華西列維奇。不過我不願意回家去。」

「爲甚麼呢？」

「我一個人在家裏窘得很。我頂好在公園門口的凳子上等你好了。」

「哦，是了！」李霍雷回想道：「那是亞歷山德拉弄得她這麼害怕。他媽的，我要給那老東西一點厲害嚐嚐！我們走吧，劉柏嘉。」

她怯生生的側轉身子向每個人伸出手來，握手的時候她的手像把小鏟子；由李霍雷護送着走了。

過了幾分鐘他回來，在他的原座位坐下。他覺得他不在場時他們曾經談到他，他便不安的用眼睛逡巡着他的同學。然後，把手放在桌子上，他開始說：

「諸位先生，我知道你們全是我的知己好友。」他斜起眼睛很快的望了西瑪諾夫斯基一眼，「而且是感情豐富的人。我至誠的懇求你們幫我忙。這件事，我做得很匆忙——這我得承認——可是出於真誠純潔的心意。」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梭羅維夫插嘴道。

『熟人和生人對我怎樣批評，我全不在乎；可是我決不放棄我的本意，我決心要拯救——原諒我脫口說出了這愚蠢的字眼——不，不是拯救，而是鼓舞，扶持這女郎。當然，我有那個力量給她租一間不貴的小房間，供她伙食費；可是以後該怎麼辦——那正是我覺得難辦的事情。當然，這不是錢的問題，錢我總要想法替她籌；可是光是叫她飽食終日，無所事事——那會把她養成懶惰，淡漠，呆鈍；你們知道那會弄到甚麼結局。因此，我們得想想看，給她找點甚麼事情做做。這正是我們得費點腦筋的事情。諸位先生，出點力，想個主意。』

『我們得知道她合宜做甚麼事，』西瑪諾夫斯基說。『因為她進篷子以前一定做過事情。』

李霍甯張開手，現出絕望神氣。

『差不多甚麼也沒做過。她稍爲會一點縫紉，就跟隨便哪個村姑一樣。哪一個政府機關的職員拖她下水的時候，她不過十五歲。她會打掃房間，洗洗衣服，要是你吩咐她，她還會燒菜湯和粥。以外，似乎一樣也不會了。』

『會得很少，』西瑪諾夫斯基說，噴着舌頭。

「此外，她又不識字。」

「可是那倒一點不要緊！」梭羅維夫熱烈的辯護道。「要是我們跟一個受過教育的女郎打交道，或者更糟一點，跟一個唸書唸得半通不通的女郎打交道，那我們就會白忙半天，結果是個肥皂泡；幸好，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塊處女地，一塊沒開墾的處女地。」

「嘿——嘿！」尼節拉采意義含糊的叫起來。

梭羅維夫現在不再開玩笑，却現出真正的憤怒，向他咆哮道：

「聽着，公爵！一切神聖思想，一切善良行爲，全可以給你看做淫穢可憎。你這樣做並不聰明，也不值得。要是你看我們準備做的事情狗屁不值，那麼那兒是門，上帝與你同在！請出去！」

「是的，可是你剛纔在房間裏……」公爵慌張的答道。

「是的，我也不好。」梭羅維夫立刻軟化，冷靜下來。「我也胡說來着，我後悔了。現在我憑良心承認，李霍甯是個好人，是個出色的人物；在我自己方面情願替他出力。我再說一遍，唸書寫字一類的知識是其次的事情。談談笑笑間很容易教她學會。這麼一顆沒啓發過的心，出於本心學起唸書寫字算術來，就跟把一個栗子咬成兩半那麼容易。講到學一行手

藝，憑它來賺錢維持生活，那種行業有百八十種，兩個禮拜就可以輕輕巧巧的學會。」

「舉一個例子看！」公爵問道。

「哪，比方說……比方說……好，比方說，做紙花。不錯，更好一點，到花店去做個店員。多好的差事，又乾淨又上流。」

「要看興趣怎樣，」西瑪諾夫斯基漫不經心的說這麼一句。

「趣味跟才能一樣，不是生來就有的。要不然，天才就只能生在高貴優雅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家了；那麼，只有藝術家纔會生出藝術家，只有歌伶纔會生出歌伶；可是我們沒見過這類事情。不過，我不想鬥嘴。好，要是不做賣花的女郎，做別的也可以。比方說，我不久以前在一家商店的櫥窗裏看見一位小姐坐着，她面前放一個用腳踩的小機器。」

「啊！又是一架小機器！」公爵說，微微一笑，望着李霍甯。

「住嘴，尼節拉采，」李霍甯答道，安靜而嚴肅。「你應當害羞。」

「糊塗蟲！」梭羅維夫罵他一句，又接着說：

「哪，是這樣的，那機器來回移動，機器上面有個四方架子，架子上綑一塊薄布，真的，我不知道那是怎麼綑上去的——我不懂；不過那位小姐拿着個像針一類的東西在布上移

來移去，於是一幅五顏六色的美景出現了。你想啊，一個湖，湖上生着荷花，白花冠，黃花蕊，四周襯着又大又綠的葉子。水上有兩隻白鵝，面對面游着，背景是一片黑林，樹林中間夾一條羊腸小道；這景致表現得優美清晰，就跟照片一樣。我覺得很有味，特意走進去問問一架機器多少錢，原來比普通縫紉機貴不了許多，而且可以分期付款。凡是會用普通縫紉機的，只要一個鐘頭就可以學會那技術。有很多可愛而新奇的圖案。主要點是這類刺繡品，別人很喜歡用來做帳子，人名簿的封面，燈罩，窗簾甚麼的，價錢又便宜。」

「着啊，這也算是一種行業。」李霍甯贊同道，沉思的摸鬍子。「可是，說老實話，我原來的打算是這樣。我要給她開一個……開一個小飯館或食堂，當然從最小的規模做起，可是那飯館的一切食物要便宜，乾淨，好吃。因為有許多學生，不論到哪兒吃飯，吃些甚麼東西，他們是全不在乎的。學生食堂差不多永遠擠得沒地方。那麼，我們把我們的熟人和朋友都拉來，生意也許會發達起來的。」

「話是不錯，」公爵說，「可也一樣不合實際；我們喫飯是賒賬的。你知道我們這號人還起賬來認真不認真。幹這一行需得一個腳踏實地的人，一個精明人，要是一個女人，那女人需得是個母夜叉，就算是母夜叉罷，也還得有個男人緊跟在她背後。真的，若叫李霍甯站

在櫃台後面，瞧着有沒有人喫了一飽，喝了一飽，忽然悄悄溜掉，他恐怕幹不了罷。」

李霍甯傲慢的瞪着他，可是只動了動下巴，沒出聲。

西瑪諾夫斯基舞弄着他那夾鼻眼鏡，用他那有斤兩的、不可抗辯的口吻開口道：

「諸位先生，你們的意思很好，這是沒問題的。可是你們可曾轉過頭來看看所謂陰暗的一面？因為開館子，學手藝——這類事情一開頭需要錢，需要幫忙——需要所謂別人伸手，這點錢自然不能吝惜——這是不錯的，我同意李霍甯的話；可是，等到萬事俱備，這樣一種刻苦的生活開始了，長久下去會不會造成不可避免的鬆懈怠忽，到頭來反倒漠不關心的憎惡那行業？就拿小孩來說，不撲跌五十次也學不會走路。不行啊；要是你們真打算幫助這可憐的女孩子，你們得給她一個練習站穩的機會，叫她做一個勞動的人，別做一個懶人。不錯，這兒是一個大難關——勞動的煩重，暫時的窮苦；可是只要她過了這道難關，她也會過其餘的難關。」

「那麼，照你的意思，要她幹甚麼呢——洗碟子的女工？」梭羅維夫懷疑的問道。

「嗯，不錯。」西瑪諾夫斯基安靜的回答。「洗碟子女工，洗衣服女工，廚娘。凡是勞動都能使人振作起來。」

李霍甯搖搖頭。

『金玉良言。你真是聰明絕頂，西瑪諾夫斯基。洗碟子女工啊，廚娘啊，丫頭啊，老媽子啊……可是第一，她會不會做那些事情，還是問題；第二，她已經做過了頭，嚐盡了主人家詬罵和主人家在門背後在走廊上動手動腳的甜蜜滋味。告訴我，難道你不知道百分之九十的妓女是由女用人補充的？因此，可憐的劉巴一受到委屈，一挨罵，就很容易心甘情願的回到我帶她出來的那個地方；她不會覺得那地方比主人家更糟，因為那地方她已經住慣，覺得不大害怕，而且受過主人的虐待以後，反倒會覺得那地方舒服得多，況且，既然把一個人從奴役中救出來，又把奴推回奴役中去，我犯得上——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犯得上這樣自尋苦惱，白費心血嗎？』

『不錯，』梭羅維夫贊同道。

『隨你便罷，』西瑪諾夫斯基懶洋洋的說，露出憎惡的神情。

『可是講到我，』公爵說，『我以朋友和好管閒事的人的身份願意在這實驗中參加一份。不過今天早晨我警告過你，說以前也有過很多這一類的實驗，結局總是可恥的失敗，至少我們親自見到的那些實驗是這樣；至於我們只憑傳聞聽來的實驗，是不是屬實，大成』

問題。可是你已經動手做這件事——而且做下去了。我們只好幫你的忙。」

李霍甯用拳頭敲一下桌子。

「不！」他固執的叫道。「西瑪諾夫斯基所說的人有因循苟安的危險，那話只有一部分對。可是我看不出其外還有甚麼別的方法。一開頭，我會替她找房子，供她伙食……找一點容易做的工作，給她買好需用的物品。隨便那會發生甚麼後果，不管它！我們來盡力給她受一點教育；我相信她的心和靈魂是美麗的。這信念並沒有甚麼根據，可是我相信，我幾乎像看見了似的。尼節拉采！別胡鬧！」他忽然說，臉色發青。「你那種愚蠢的開玩笑，我已經隱忍了好幾回。直到現在，我還是認定你是個有良心有感情的人。再不識趣些，我就要改變我的觀念，放明白點，這一改變，可是永久不能挽回！」

「唉，我沒有甚麼意思……真的，我……何必生這麼大氣，乖乖？你既不喜歡我做快活的人，好，我就安安分分。讓我們握握手，李霍甯，乾一杯！」

「那麼，好吧，別跟我囉嗦。乾一杯！不過別像小孩子那樣胡鬧，你這奧塞特。山羊。那麼，諸位先生，我接着說下去。要是我們想證實西瑪諾夫斯基關於獨立自主的勞動，不依賴別

人的公正意見，那我還是主張我的一套辦法：盡力灌輸劉巴各種智識，帶她去看戲，看畫展，聽通俗演講，去博物館；對她朗誦，給她聽音樂的機會——當然，容易聽懂的音樂。我一個人自然做不完這些事。我希望你們幫忙；以後會怎樣，聽憑上帝的意旨罷。」

「啊，很好，」西瑪諾夫斯基說，「這工作倒新鮮，不乏味；至於將來會發生的不可知的事情我們怎能知道——也許你李霍甯會成爲一個善良的人的精神上的父親呢。我也願意效勞。」

「我也一樣！我也一樣！」另外兩個同聲應道；於是就在這裏，就在這桌子四周，四個學生爲劉巴的教育和啓蒙擬了一個很廣泛很驚人的計劃。

梭羅維夫担任教那女郎文法和寫字。爲了避免用呆板無味的功課使她生厭而且爲了獎勵她的功課成績起見，他打算對她朗誦俄國的和外國的容易瞭解的文藝作品。李霍甯讓自己擔任教授數學，地理，歷史。

公爵這時也取消他素常的談諧態度，老老實實的說道：

「諸位仁兄，我甚麼也不會；我所會的也不高明。可是我可以對她朗誦喬治亞大詩人魯斯達維利的傑作「豹皮」，逐字逐句翻成俄文。我向你們承認我做老師不大行；我做過

一回家庭教師，可是只教了兩課，他們就把我客客氣氣的撵出來了。不過，彈起吉他，曼陀林來，吹起笛來，誰也不會比我教得好！」

尼節拉采一本正經講着，因這緣故，李霍甯和梭羅維夫好意的笑起來；可是，全然出乎意外，使得大家都喫一驚，西瑪諾夫斯基却支持他。

「公爵講得有道理。不管怎樣，學會一種樂器可以發揚審美的感覺；甚至是生活的一種幫助。我呢，諸位先生……打算向那位年青人講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人類的文化史。此外，再教她化學，物理，宇宙學，和政治經濟學。」

要不是西瑪諾夫斯基素有盛名，要不是他講話的態度鄭重，其餘三位真會當他的面，鬨笑起來。他們只是鼓起眼珠瞪着他。

「嗯，不錯。」西瑪諾夫斯基從容不迫的說下去，「我要給她做一套化學實驗和物理實驗，這種實驗在家裏也可以做；對於人的智力永遠有趣而且有益；還可以祛除成見。我再隨時講解一點世界的構造和世事的性質。講到卡爾·馬克思，請記住，偉大著作，只要講得清楚，學者和不識字的農夫同樣容易瞭解。一切偉大思想都是簡單的。」

李霍甯在約定的地點，在公園的凳子上，找到劉柏嘉。她很不自願的跟他回家去。不出李霍甯所料，跟那唧唧噥噥的亞歷山德拉週旋，在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她早已不習慣那種粗率的、充滿種種不愉快事情的家常生活。此外，李霍甯不打算隱瞞她的往事，這使得她很氣悶。可是她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早已喪失她的意旨，磨去她的個性，自甘情願聽從每個陌生人的呼喚和招手，所以她沒對他說一句話，便跟在他身後走了。

狡猾的亞歷山德拉在這期間已經跑到這房子的主管人那裏，向他訴說道，李霍甯帶了一個小姐回來，跟他一塊兒在房間裏過夜，可是她是誰，亞歷山德拉都不知道，據李霍甯說，她是他的表妹，甚麼的，可又沒拿出護照來。對這主管人講解事情需得不厭求詳，盡力冗長，那主管人是個粗暴傲慢的人，面臨着所有的房客，彷彿戰勝軍對待淪陷的城市一樣，却稍稍畏懼學生，因為學生時常對他不客氣。等到李霍甯在這所房子裏替劉柏嘉租了另一個房間，他纔心平氣和；那房間同李霍甯的房間中間隔着好幾個房間，正在房頂的斜面底下，所以那房間成爲一個削尖的、矮小的、四面的金字塔，有一扇小小的窗子。

『不過，李霍甯先生，明天務必繳護照來，』主管人在分手時堅持着說道。『您是上等

人，作事認真，您跟我早就熟識，您又按月付房錢，所以我對您願意破例這樣辦。您自己知道目前是多麼艱難的年頭兒。要是有人告我一狀，他們不但懲罰我，而且會把我驅逐出境。他們現在認真得很。」

傍晚，李霍甯帶着劉柏嘉逛「公爵花園」，聽貴族俱樂部演奏的音樂，很早就回家來了。他送劉柏嘉到她房間的門口，立刻向她告辭，吻了她，但是慈愛的吻了吻她的眉毛，像父親一樣。可是過了十分鐘，他已經脫掉衣服躺在床上，正在讀着民法的時候，劉柏嘉像貓一樣輕輕搔搔他的房門，忽然走進他的房間。

「親愛的，寶貝！原諒我打攪你。你有針線沒有？可是別對我生氣，我一會兒就走。」

「劉巴，我求你別一會兒就走，你馬上就走！我求求你！」

「我親愛的，我的好人兒，」劉巴笑嘻嘻的，撒嬌的說道，「你幹麼老是對我這麼吵嚷？」

「一剎那間，她吹熄蠟燭，在黑暗中，偎到他身邊，一面笑着，一面叫着。」

「不，劉巴，這不行。不能照這樣下去，」李霍甯過了十分鐘後說道，他站在門口，披着毯子，好像一個穿着披肩的西班牙貴族。『至遲明天我要替你在別的房子裏去租一個房間。總之，這種事情不能再發生了。上帝與你同在，祝你晚安！不過，你得用名譽向我担保！我們的

關係只是友誼的關係。』

『我担保，寶貝兒，我担保，我担保，我担保！』她一連串說着，微微的笑；急急的先吻了他的嘴唇，然後吻他的手。

吻手是差不多出於本能的；也許，連劉柏嘉自己也沒有想到。有生以來，她還從沒吻過男人的手，除了牧師的手以外。也許她想藉此表示她對李霍甯的感恩，表示她對他的崇拜，就像對一個高於自己的人一樣吧。

第十五章

如同許多人已經注意到的一樣，俄國知識份子中有不少怪人；他們是俄國土地和文化的真正兒女，能夠英雄氣概的直視死人的臉，自己的筋肉一塊也不抖；又能夠爲一個思想忍受不可想像的、等於酷刑的迫害和苦難；可是也正是這些人，却面對門房的倨傲而一無辦法，聽着洗衣工女的嚷叫而畏縮起來，走進警察局就感到難堪而胆怯的憂愁。李霍甫正是這樣一個人。第二天（昨天因了放假和時間太遲不能辦事，）起身很早，想到今天得處理劉柏嘉的護照，他覺得心緒惡劣，就跟從前做高等學校的學生時去參加考試，明知考不及格一樣。他頭痛，他的手脚好像是別人的；此外，混濁的綿綿細雨從早晨起就在街上落着。『老是這樣，每逢將要遇到不痛快的事情，總免不了下一場雨，』李霍甫思索着，慢慢的穿衣服。

從這條街到亞門司卡亞路不大遠，不過三分之二英里罷了。其實他不是不常常到那地方去，不過他從來沒有在白天去過一回；一路上他時時刻刻覺得他所遇見的每個人，每個車夫和警察，都好奇的、責備的、或憎惡的瞧他，彷彿猜中他此行的目的地似的。照例，在污濁而潮濕的早晨，他眼睛所遇到的人臉全好像發青、醜陋、奇形怪狀。他好幾回想像他到了妓院後一開頭說些甚麼話，然後到警察局又說些甚麼；每一回想出來的話都不同。氣惱自己這種事先的排演，他不時止住自己：

「唉！你萬不可以想像，你萬不可以預先假定你說甚麼話。事到臨頭隨口說話，總要好得多……」

然後，想像的對話又在他頭腦裏活躍起來：

「你沒有權利違背那女孩的本意而留住她。」

「好，可是讓她自己來通知她要走。」

「我奉她的命令來的。」

「好吧，可是你怎麼能證明？」他又暗自打斷那談話，不再想下去。

域外的曠地到了，牛羣在那曠地上喫草，一條寬闊的行人道沿着一道籬牆；顛巍巍的

小橋架在小溪和溝渠上，然後他轉灣進了亞門司卡亞。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的所有窗子全下了百葉窗，關得緊緊的，窗中心刻着心形的開口。在這彷彿經過瘟疫，人全搬空的荒涼街道上，所有餘下的房子也關得緊緊的。帶着一顆縮緊的心，李霍甯拉了拉門鈴。

一個使女，赤着腳，摺起裙子，手裏拿一塊濕抹布，臉上髒得很，來開門——她正在擦洗地板。

「我想見珍嘉，」李霍甯怯生生的請求。

「哦，珍妮小姐有客。她們還沒醒呢。」

「好，那麼見姐瑪拉。」

使女狐疑的瞧他。

「姐瑪拉小姐——我不知道……我想她也有客。可是您要怎樣——打茶圍嗎，還是別的？」

「啊，還不是一樣嗎！就算打茶圍吧。」

「我不知道。我要去看看。等一等。」

她走了，留了李霍甯在半明半暗的客廳裏。從百葉窗的開口漏進來的藍色烟塵的光

柱向四面八方穿透沉重的昏暗。油漆的傢具和掛在牆上的猥褻的石印畫像可怕的斑駁似的從灰色的陰暗中突出來。房間裏有昨天的煙草潮霉和酸臭的氣味；有某種特別的捉摸不定的、空曠的東西的氣味；有那種偶爾有人居住的房間在早晨可以聞到的氣味——例如空戲院，空舞廳，空教堂等。遠遠的，在城裏，馬車的轆轤聲間歇的傳來。牆上的掛鐘單調的滴搭作響。在奇怪的興奮中，李霍甯在客廳裏走來走去，搓着他那發抖的手，不知甚麼緣故，慳慳着，覺得冷。

『我不該幹這種無聊的喜劇，』他憤憤的想道。『沒有問題，我現在已經成了整個大學的話柄。鬼迷了我的心！即便昨天白天，也還不遲，她說她願意回去。我只要給她一點車錢，一點零錢，她就會走了，那就天下太平，我現在逍遙自在，不會遭到這種痛苦而可恥的精神狀態。可是現在打退堂鼓已經太遲。明天就更遲，後天——越發遲了。既幹了一件傻事，就得馬上歇手；可是另一方面，要是你不趁早歇手，一件傻事就會引出兩件來，兩件以後——二十件。或者，恐怕現在也還不太遲罷？她愚蠢，一竅不通，而且大概跟別的女人一樣，是個神經質的女人。她是個動物，只配喫飯睡覺。啊！見鬼！』李霍甯用手使勁的蒙着臉頰和額頭，閉上眼睛。『但願我能抵抗那世俗的，粗惡的肉體誘惑！你看你，』他對自己說，『這已經發

生過兩回了，以後還會重演……」

可是，跟這些思想並排發展着另一派完全相反的思想：

「可是，且慢，我是男子漢大丈夫。我說話得算話。激勵我做這件事的，是一種優美、高貴、崇高的感情。我記得很清楚當我的思想變作行動的時候我多歡喜！那是純潔而偉大的感情。難道那只不過是喝多了酒而胆大妄為？一夜沒睡，抽多了煙，空談太久的後果？」

立刻，劉柏嘉在他面前出現，不過站得遠遠的，好像從時間的朦朧深處走出來似的；笨拙，胆怯，現出又難看又可愛的面孔，這面孔立刻顯得無限親切；早已熟悉，同時却又叫人不能愉快——這不愉快既不公平，也沒理由。

「難道我是個懦夫和無賴？」李霍甯的內心叫道，絞着自己的手。「我怕甚麼？我何必要在人前發窘？我不是素來驕傲我自己是我自己生活的唯一主人嗎？就算我異想天開，妄想作一回人類靈魂的實驗罷——這是一種稀罕的實驗，百分之九十九不會成功。就算這樣，難道我就須得向誰提出這實驗的報告，或害怕誰的意見？李霍甯！站到雲端裏去，低下頭來看人類！」

珍妮走進房間，蓬頭散髮，睡眠惺忪，裏面穿一件白襯衣，外面套一件睡衣。

「啊——啊！」她打一個呵欠，伸出手來遞給李霍雷。「你好，我親愛的學生！你那劉柏其卡在新地方過得怎麼樣？過些日子請我去玩一趟。或者，你們在悄悄度你們的蜜月罷？不許外人插腳罷？」

「別胡說了，珍妮其卡。我是來拿護照的。」

「不錯不錯。關於那護照，」珍嘉沉思起來。「那就是這兒沒有護照，可是你得在鴉母那兒拿一張空白護照。你曉得，我們那種通常的妓女空白護照，然後到警察局去換一張正式護照。不過你要知道，我親愛的，這件事情我幫不上忙。我要是去找鴉母或看門人，他們準會揍我一頓。這件事得你去辦。你頂好打發丫頭去請鴉母，吩咐她說有一位客人，一位正正經經的客人，現在來跟她商量正事，急於跟她見面。可是你得原諒我——我得躲開，請你別生氣。你自己明白——」有了家庭，纔有慈悲心。可是你爲甚麼待在這烏黑的地方？你還是到客房去的好。要是你需要，我還可以叫人拿啤酒來。或者，恐怕你要咖啡吧？再不然，她的眼睛狡猾的發亮，「要不然，姑娘要不要？姐馬拉有客，可是紐拉或薇爾卡成不成？」

「住嘴，珍妮！我來談要緊的正事，你却……」

「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我說着玩的。我明白你守身如玉。你這一點是很高尚的。那

麼我們走吧。」

她領他走進客房，開了百葉窗裏面的搭扣，推開窗。日光溫柔悲哀的晒在紅黃兩色的牆上，晒到燈台上，晒到柔軟的紅色的假絲絨傢具上。

「事情就是在這兒發生的，」李霍甯懷着悲哀的遺憾想着。

「我走啦，」珍嘉說。「別在她面前太畏畏縮縮——也別對西密昂那樣拚死命的罵他們。現在是白天，他們不敢對你怎麼樣。要是真鬧出事來，你可以當面告訴他們說你馬上到總督那兒去告他們。告訴他們說他們會坐牢，在二十四小時內驅逐出境。對他們大聲嚷叫，他們會柔順得跟綢子一樣好。那麼，祝你成功。」

她揚長的走了。過十分鐘，艾瑪·愛德華架夫娜鵠母穿一件藍色的綢浴衣搖搖擺擺進房來了；她胖胖的，現出儼乎其然的臉色，從天庭到底閣四四方方，就跟一個古怪的南瓜一樣；下巴和胸脯層層疊疊，眼睛又小又尖，沒有眼毛；惡意的薄唇抿緊。李霍甯站起來，握了握伸過來的肥手，那手指上套着戒指；他忽然憎惡的想道：

「他媽的！要是這寄生蟲也有靈魂，要是能夠挖出她的靈魂來看一看——那麼，在那靈魂裏面藏着多少直接間接的謀殺案啊！」

這兒需得聲明一句，李霍甯自動到亞門卡司來的時候，除錢以外，身邊還藏着一管鎗；一路上，他一面走，一面屢次伸手到衣袋裏去摸那冰冷的鐵器，他預料會發生爭執和強暴，便先作準備，好好應付他們。可是，使他大喫一驚的是他原先所猜測所害怕的事情證明是胆怯而狂妄的懸想。事情簡單得很，乾脆得很，平淡得很，同時又不愉快得很。

『Ja, mein Herr, 』鴉母淡漠的，稍稍威嚴的說，坐在一把矮椅子上，點了一根煙。『你付了一夜的錢，却帶走那女郎多住了一天一夜。那麼，你還欠二十五個盧布。我們規定姑娘在外面過夜是十個盧布，在外逗留廿四小時要二十五個盧布。那是定價。你抽煙嗎，年青人？』她打開煙盒，李霍甯身不由己的拿了一根。

『我要跟你澈底談一件別的事情。』

『啊！你用不着說！我清楚得很。大概你這個年青人要帶走那個姑娘，那個劉柏嘉，接她從良，或者要——你們俄國人怎麼說呢？——救她出火坑？不錯，不錯，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在妓院住了二十二年，我知道，傻青年專幹這種事。不過我要向你擔保，這種事沒有好下場的。』

「有好下場也好，沒有好下場也好——那是我的事。」李霍甯陰沉的答道，低頭看他的手指頭，手指頭在膝蓋上發抖。

「哦，當然，那是你的事，我的年青學生。」艾瑪·愛德華宋夫娜的鬆垂的臉頰和威嚴的下巴由於不出聲的發笑而跳動起來。「憑良心說，我希望你們相愛相好；不過麻煩你轉告那個騷娘兒們，那個劉柏嘉，說如果有一天你把她像小吧兒狗一樣趕到街上去，她休想到這兒來露面。叫她躺在籬牆底下去餓死，或者到半盧布的箬子去給兵大爺去糟踏！」

「相信我，她不會回來，我只是請你把她的證件交給我，別耽擱時候。」

「證件？遵命。馬上可以拿來。不過我要先麻煩你付清她在這兒欠的債。請看，這是她的賬本。我特意帶來的。我早已料到咱們的談話會轉到這一層。」她從浴衣裏面拿出一個黑皮小本子——同時一剎那間讓李霍甯看見了她那肥胖的、豐滿的、巨大的黃色胸膛

——那小本子上的封面上題着字：「亞門司卡亞街第某某號，安娜·瑪爾科夫娜·秀伊比司所開妓院中伊琳·佛希琴科伐小姐賬簿。」她隔著桌子交給他。李霍甯翻開第一頁，看了，五段印好的規則。那兒乾燥簡略的敘述道，這賬簿有兩冊，一冊由老板娘收存，一冊由妓女收存；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登在兩個賬簿上；雙方約定妓女享受膳宿，煤火，燈光，床單，沐

浴等等，因此妓女須將她收入的三分之二交付老板娘；餘下的錢她必須用來添置衣服，裝束力求整齊文雅，出門穿的衣服至少得有兩套。那些規則又講到妓女的收入統統交給老板娘，老板娘收到後付給她印花，賬目在每月月底結清。最後又講到妓女可以隨時離開妓院，即便她欠得有債也不妨，只不過依照民法，她負有償還的義務。

李霍甯用指頭指着最後一條，還把賬簿轉過去面對着鴇母，得意的說：

「啊哈！你看她有權利隨時離開妓院。因此，她隨便甚麼時候都可以脫離你們這充滿強暴，卑鄙，墮落的惡窟，你們……」李霍甯滔滔不絕的講起來，可是鴇母安靜的截斷他的話：

「啊！這倒不成問題。她要走就走好了。不過她得算清賬再走。」

「開一個借條怎麼樣？她可以開借條。」

「呸！借條！第一，她不識字；第二，她的借條有甚麼用？屁也不值。她得找一個靠得住的保人，那我就答應她寫借條。」

「可是，喂，規則裏沒有說到保人啊。」

「許多事情都沒說到呢！規則裏也沒說姑娘可以不先通知主人就隨便帶走啊。」

「可是，不管怎樣，你得把她的空白護照給我。」

「我決不會做這種傻事！帶一個上等人和警察到這兒來，叫警察證明你那朋友是有產業的人；叫那人替你做保人；此外叫警察證明你不是帶那姑娘出去做生意，也不是把她賣到別的妓院去——然後，遵命奉上她的空白護照！包管沒錯兒！」

「鬼東西！」李霍甯叫道。「可是要是那保人就是我，我自己，怎麼樣？要是我馬上在她的借據上簽字……」

「少爺！我不知道你們在你們那些大學受了甚麼教育，難道你當我是那樣的大傻瓜？他媽的，鬼迷了心竅啦！他媽的，這是甚麼話——借據！你何苦拿我開心？」

李霍甯氣極了。他從口袋裏掏出皮夾，拍的一聲放在桌上。

「既是這樣我馬上付現款！」

「嘿，那就又當別論了。」鴉母甜蜜蜜的說，可是仍舊狐疑着。「我麻煩你翻開賬本，看看你那心上的賬。」

「別動，你這僵屍！」

「我不動，你這傻瓜。」鴉母鎮靜的答道。

在那小小的畫好格子的賬頁上，左邊註明收入，右邊註明支出。

『四月十五日，收到鈔票，』李霍甯看下去，『十盧布；十六日——四盧布；十七日——十二盧布；十八日——害病；十九日——害病；二十日——六盧布；二十一日——二十四盧布。』

『我的天！』李霍甯憎惡的，恐怖的思想道。『一夜接十二個客！』

月底結清：

『共收三百三十盧布。』

『天！這簡直是荒唐！一百六十五個客人，』李霍甯暗自計算着，想道，仍舊翻着看下去。於是他轉過來看右邊的項目。

『做一件紅綢花邊長衫，裁縫艾爾朶基莫伐，八十四盧布。鑲花邊晨禮服一件，裁縫艾爾朶基莫伐，三十五盧布。絲襪六雙，三十六盧布，等等，車錢，糖食，香水，等等，總計二百零五盧布。結賬：三百三十盧布中減去二百二十盧布——老板娘收去做爲膳宿費。餘剩一百一十盧布。月底總結：

『收入總數一百一十盧布，付製衣費及其他費用後，伊琳·佛希琴科伐下欠九十五

盧布，外加去年債款四百十八盧布——共欠五百十三盧布。」

李霍甯垂頭喪氣了。他先是氣勢汹汹的責問賬中的物件價目太貴，可是鴉母從容回答，這不干她的事，本妓院只要求姑娘穿着優雅，合於上流妓院的姑娘身份；此外沒有別的要求。妓院只不過借錢給她付她的用度罷了。

「可是她是個母狐狸，蜘蛛精——你這個裁縫！」李霍甯叫道，氣昏了。「哼，她跟你勾通的，你這吸血鬼，你這可惡的烏龜烏賊！你的良心在哪兒？」

他越興奮，艾瑪·愛德華朵夫娜越鎮靜，越冷嘲熱諷。

「我再說一遍：這跟我無干。你這年青人不要這樣講話，因為我會叫看門人來，把你撵出大門去。」

李霍甯不得不跟那狠心的婦人講價還價，拚命的講了很久，他暴躁起來了，結果她總算認可拿二百五十盧布現款，二百盧布的借條。這還是因為李霍甯拿出他那只差半年的學業證，向她證明他今年畢業，可以做律師了。

鴉母去拿那發票，李霍甯便在客房裏踱來踱去。他已經看過牆上掛的畫：麗達帶着

天鵝在海邊入浴，在土耳其宮中的妃嬪，沙特爾^①懷抱一個裸體的甯甫^②；可是忽然間一張小小的鉛印的告示，配着鏡框，鑲着玻璃，半掩在門簾後面，吸引了他的注意。這還是第一次呈現在李霍甯眼中，學生驚奇而憎惡的看那用警察局的死板官話敘述的文字。那告示，帶着可恥而正經的冷酷，講到預防傳染的種種方法；女人梳洗衛生的種種細節，每星期的醫生檢查，以及種種規定。李霍甯又唸到教堂，學校，法院等附近一百步以內不准設立妓院；只准女人開立妓院；只有她的親戚，而且只有女性的親戚，年紀不過七歲的，纔可以跟老板娘住在一起；妓院主人及管理人和姑娘彼此之間以及對待客人，務須客氣，莊重，殷勤，文雅，決不允許酗酒，咒罵，爭吵。又講到妓女喝醉酒後不可有性愛行為，而且不可跟喝醉酒的男人有性愛行為；此外，遇到某些宗教上的大節日，也不可以。這告示又嚴禁妓女打胎。『好嚴正的道德觀念！』李霍甯帶着惡意的譏諷想道。

末了，跟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接洽的事情算是辦妥了。收下錢，寫好收據，她連同那空白護照一同交給他，他也把錢交給她；在辦理這種手續的時候，他們倆互相望着彼此的眼

① (希臘神話) 半人半山羊的神。——中譯者。

② (希臘神話) 山林水澤的女神。——中譯者。

睛和手，現出注意和警戒的神情。顯然他們倆都不大互相信任。李霍甯把那些證件裝在皮夾裏，準備告辭。馮母送他到門口，等到學生已經走到街上，她仍舊站在台階上，探出身子，招呼他道：

「學生！喂！學生！」

他站住，回頭看。

「幹甚麼？」

「還有一件事。現在我得告訴你，你那劉柏嘉是個叫化子，是個偷兒，害楊梅瘡。我們的好客人誰也不要她；總之，要是你不帶走她？那我們明天就會把她趕出去！我還要告訴你，她跟着門人，跟警察，跟聽差，跟小偷，睡過覺。恭喜你們正式結婚！」

「呸！臭蟲！」

「你這小獸子！」馮母叫道，砰的一聲關了門。

李霍甯坐馬車到警察局。在路上，他回想他還沒有來得及好好看一看他耳聞很多的著名的「黃票」。這是一張普通的小白紙，不過信封那麼大。有一面，在相當的格子裏，寫着劉柏嘉的本名，父名，和姓氏，還寫着她的職業：「娼妓」。另一面印着他方纔看到的告示的

節略——醜惡的、假仁假義的、關於行動舉止和身體內外衛生的種種規則。『凡是客人，』他請道，『有權向娼妓索取醫生上次檢查她身體的證件。』感傷的憐憫，又征服了李霍甯的心。

『可憐的女人！』他痛苦的思想道。『他們這麼對待你們，他們這麼侮辱你們，到頭來，你們習慣了一切，就跟推磨的騾馬一樣！』

在警察局他受到本區督察長比爾開希的接見。比爾開希當夜班，沒有睡足，脾氣很壞。他那茂密的、扇形的紅鬍子亂成一團。他那紅臉的右半邊因為躺在油布的硬枕頭上躺了很久，仍然紅了一大塊。可是那炯炯的藍眼，又冷靜又明亮，目光清澈而嚴厲，像藍瓷一樣。他在夜裏捉到一羣流浪漢，審問，記錄，用難聽字眼咒罵一通，弄醒他們的醉意，把他們送回他們自己的窩裏，這些事情做完後，他背靠着長靠椅，手放在頸子後面，他那龐大魁偉的身體伸展開來，弄得他週身的骨節咯咯的響。他瞧着李霍甯，好像瞧着一件東西似的，問道：

『甚麼事情，學生大爺！』

李霍甯簡略的述說他的事情。

『所以，』他結束道，『我要帶她到我那兒去……我該向你們辦甚麼手續呢？……她』

到我那兒去是做用人，或者，就算是做我的親戚吧……該怎麼辦呢……」

「哼，我想，恐怕是做姘頭或老婆吧。」比爾開希冷淡的回答，手裏玩弄着一個刻着花字和小人的銀煙盒。「我決幫不上你的忙……至少現在。你要是想娶她，得向你們學校當局要一張適當的許可證，拿到這兒來。可是如果你要帶她去姘居——想想看，那怎麼行？你從一個有傷風化的地方接出一個姑娘來，爲要跟她有傷風化的姘居。」

「話說回來，她是做用人呀。」李霍甯插嘴道。

「就算是做用人吧。我要麻煩你叫你的房東出一個證書——因爲，我想，你大概不是房東吧？那麼，叫你房東出一個證書，證明你需要請一個用人，此外，還要別的證件，證明你自己的身份；比方說，由你那一區的警察局和大學出一份證明書甚麼的。我想，你登記過戶口簿吧？要不然，你現在是，哦……不法份子嗎？」

「不，我登記過！」李霍甯答道，漸漸失去耐性。

「那很好。可是你爲她奔走的那個少女呢？」

「不，她還沒有登記。可是我有她的空白護照，我想用它來向你換一個正式護照，然後我立刻替她登記。」

比爾開希張開手臂，然後又玩弄那銀煙盒。

「沒法幫忙，學生大爺，真是沒法子，除非你帶來所有證件。講到那姑娘，她是一個沒有居住權的人，應該立刻送到警察局來，不得延誤；除非她本人願意回到你帶她出來的原地方，否則就得拘押在局子裏。我的話完了。」

李霍甯忽然拉一拉帽子，叫帽沿湊到眼睛，向門口走去。可是忽然間一個巧妙的念頭閃過他腦子，不過，他本人却討厭那念頭。胸頭作嘔，兩手又涼又濕，腳趾感到難堪的刺痛，他又回到桌旁，彷彿全不在意的說着，可是聲調有點急促：

「原諒我，督察長。我忘了一件頂重要的事情；我們倆都認得的一個朋友，託我把他的一小筆債款轉交你。」

「哼，朋友？」比爾開希問，睜開他那發藍的美眼。「他是誰啊？」

「巴爾……巴爾巴里索夫。」

「哦，巴爾巴里索夫嗎？哦哦，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

「那麼，請你收下這十盧布吧！」

比爾開希搖了頭，沒有拿那張鈔票。

「哼，可是你那個巴爾巴里索夫——那就是我們那個巴爾巴里索夫——是個豬獃。他欠我的不止十盧布，其實是二十五盧布。好一個壞蛋！二十五盧布以外還有些零頭呢。好，那點零頭，當然我不跟他計較了。上帝與他同在！你要知道，這是一筆賭賬。我得說他是個壞人，賭錢耍花樣……所以，年青人，再拿十五盧布吧。」

「好，可是你是個壞蛋，督察長先生！」李霍甯說，拿出錢來。

「啊，謝謝。」現在比爾開希完全和和氣氣的答道。「老婆孩子一大羣……你知道我們那一點點薪水是多少……收下這小護照吧，年青人。在收條上簽個名再見。」

怪事！心裏一覺得護照到底在衣袋裏了，不知甚麼緣故，李霍甯忽然心平氣和，而且精神抖擻了。

「啊，好的！」他在街上快步走着，想道。「開端已經奠定了，頂困難的一部份已經辦好了。站定腳跟，李霍甯，沉住氣！你做的事情既高尚又美好。哪怕我爲這件好事而犧牲，那也沒有關係！做了一件好事，馬上就希望報酬，那是可恥的。我不是馬戲團的小吧兒狗，也不是受過訓練的駱駝，也不是女子學校的初級班小學生。不過，在教育見效以前，我不該昨天一時

荒唐。那種事愚蠢，無聊，而且，不管怎樣，時機還沒成熟。可是人生一切事情都可以補救。一個人會背負着頂沉重，頂可恥的事情，可是，光陰一天天過去，那些事情回想起來就渺小了：『

使他喫驚的，當他得意的拿着護照給劉柏嘉看的時候，劉柏嘉並不特別感動，一點也沒有狂喜的樣子。她只不過高興再見到李霍甯罷了。也許，這天真未鑿的靈魂已經死心踏地戀着它的保護人吧？她撲上去撲着他的頸子，可是他止住她，低聲的，差不多湊到她耳邊，問她：

『劉柏嘉，告訴我……不要害怕講實話，講出來沒關係……她們方纔在妓院裏告訴我，說你害一種病……你知道，那種所謂惡疾。要是你多多少少還相信我，我的寶貝，告訴我，告訴我，這話是真是假？』

她滿臉通紅，用手蒙着臉，撲在長靠椅上，啜泣起來。

『我的愛！華西里·華西里！希華辛加！皇天在上！皇天在上！決沒有這種事！我素來很小心！我素來怕這病。我這麼愛你！要是你有病，我一定早就告訴你了。』她抓住他的手，貼在她的佈滿淚痕的臉上，繼續向他保證，她的話語流露着被冤屈的小孩的荒謬而動人的真誠。

他立刻誠心誠意的相信她了。

「我相信你，我的小孩兒。」他輕聲說，撫摸她的頭髮。「別難過，別哭。不過，我們千萬別再放縱我們的弱點。好，凡是已經發生的事情——隨它去好了；可是咱們千萬別再犯了。」

「隨便你怎樣就是。」女郎嬌聲嬌氣的說，一會兒吻他的手，一會兒吻他的衣服。「要是你這麼不喜歡我，那當然，只好隨便你怎樣就是。」

不管怎樣，這天傍晚，又是那個誘惑，照舊重演了，而且一犯再犯，到後來那件有失體面的事情再也不能在李霍甯心中引起火燒的羞恥，却養成習慣，吞食，消滅了懊悔。

第十六章

對於李霍甯務必說句公道話，他盡心竭力替劉柏嘉建立恬靜而衣食無憂的生活。他知道他們無論如何得搬出他們的閣樓——那鳥窩是全城的最高處——他們所以要離開，與其說是因為不方便和地方狹窄，毋甯說是由於老太婆亞歷山德拉一天天的變得兇暴，強橫，嘮叨，於是他決心租下一所小房子，包括兩個房間和一個廚房，座落在城邊勃爾希卡葛夫加街。他租得不貴，一月九個盧布，不供柴火。李霍甯固然得跑很遠的路到他教的小學生那裏，可是他堅決信賴自己的毅力和健康，他常常說：

「我的腿是我自己的。我用不着憐惜它們。」

不錯，他是善於走路的人。有一回，爲了好玩，在衣袋裏放了一個計步器，他臨到傍晚一共走了二十維爾斯特，若再加上他那非常長的腿，等於二十五維爾斯特左右。他不得不這

麼奔走，因為劉柏嘉的護照糾紛和房中傢具的添置耗盡了他偶然打牌贏來的錢。他原想再賭一下，開頭下點小注，可是不久就信服他的牌運已經轉到頂不順的逆風了。

到了現在，他和劉柏嘉的真正關係在他的同學，當然不成其為秘密了；可是他在他們面前還是可笑的裝出他跟那女郎只有朋友和兄妹的關係。不知甚麼緣故，他不能，或不肯明白若是不說謊，不做假，不裝佯，那在他會聰明得多，有利得多。或許，他明知這個道理，却改不過來一貫的口吻。講到床第間的私情，他始終不免於扮一個附從的、被動的角色。溫存愛撫，總得由劉柏嘉來主動（她至今仍叫做劉柏嘉，李霍雷不知怎麼完全忘了他自己曾經在護照上見過她的真名——伊琳）。

她，不久以前還是冷淡的，或相反，用仿造的熱情，每天接十來個客人，每月接幾百個客人，現在却變得用她女性的全身心熱戀着李霍雷，既愛又妬；她的身體，感情，思想，已經繫在他一個人身上。在她看來，公爵滑稽逗笑，感情橫溢的梭羅維夫容易親近；對於西瑪諾夫斯基的睥睨一切的威風，她感到一種超乎尋常的恐怖；可是李霍雷對於她，又是君王又是天神；而且，頂頂可怕的是，他是她的財產和她肉體上的歡樂。

早就有人觀察到：凡是男子，餓足了性愛，膩味了性愛，給性愛的牙牀反覆咀嚼過以後，

就永遠不會再用強烈專一的、同時又虛心的、純潔熱誠的愛情來愛了。可是女人在這方面，既沒有規律，又沒有限度。這觀察，在劉柏嘉身上特別得到肯定。她情願快活的匍匐在李霍甯面前，情願做他的奴隸；可是同時又希望他像一張桌子，一條小狗，一件睡衣那樣屬於她。他遇到這突然而來的愛情的攻襲，老是顯得疲弱無力，那種突兀的愛情已經由一條細窄的小溪很快的變成一道河流，溢漫到兩岸上來了。他不是不常常苦澀而譏誚的暗自想道：

『每天晚上我扮演着那美麗的約瑟的角色；不過，他至少脫身而去，留下他的內衣在那熱情的女人手裏；可是我倒底甚麼時候纔會掙脫我的軛？』

此外，李霍甯受不了他同學對待他和劉柏嘉的曖昧態度，那些同學就跟燈蛾撲火一樣喜歡到他寒儉的、然而待客慇懃的家來，他的家門總是敞開着。在他們對待劉柏嘉的言語口吻和態度中，誰也不會感到青年同學對待朋友的妻子，情人，或姊妹所應該有的那種公認的尊敬，那種莊重。講到李霍甯的朋友，他從他們對待劉柏嘉的外表斯文的舉止中銳敏的感到了他們的思想：

『你是從窰子裏接出來的，那是因爲別人希圖一種不糜費的、省錢的尋歡作樂。可是

你以前爲了錢服侍過好幾十好幾百男人；不管怎樣，哪怕到現在，你也還是個職業的賣淫婦；你們的往事的痕跡，任甚麼東西也永遠沖洗不掉；邀你去睡一夜，沒甚麼大關係；你會想也不想就跟着去——你一定會跟着去的。」

帶着隱隱約約的、陰暗的憎惡，李霍甯感到他自己也被他同學的思想侮辱了，他同學把他跟劉柏嘉那樣的女人放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對於劉柏嘉的隱密敵意已經在咬嚼他。常常，各式各樣的解脫自己的狡猾計策，來到他心上。有些計策陰險得很，以致過幾個鐘頭，或到了第二天，李霍甯回想到的時候便害羞得不知怎麼纔好。

「道德和精神兩面，我都在墮落！」他有時恐怖的思想道。「我在甚麼書上讀到過，或聽誰講到過，說一個有教養的男子跟一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結合，那結果決不會將她提高；男子的水平線，反倒會壓抑那男子在道德和精神上同她一齊沉淪下去；這話實在不假。」

過了兩個禮拜，她完全引不起他的興致了。他像服從暴力似的，服從那久久不斷的愛撫，懇求，有時甚至服從憐憫。

可是同時，劉柏嘉却得到休養，感到自己在腳踏實地的生活，她的容貌開始非常迅速

的煥發，就像一個花苞，昨天幾乎一息奄奄的凋謝，今天得了一場豐盛溫暖的雨，忽然綻開了。她臉上的雀斑消失，她那黑眼中如同小穴烏那樣的迷茫困惑表情沒有了，那時眼睛越來越亮，甚至冒着火花。她的身體越來越強壯豐滿；她的嘴唇現在紅了。可是李霍甯，天天看見劉柏嘉，沒有注意到，也不相信他朋友加於她的那些恭維。『無聊的取笑，』他皺眉，想道。『那些孩子說着玩的。』

身為這個家庭的女主人，劉柏嘉却顯得不大高明。她固然會燒紅燉肉，燉得那樣爛，連瓢羹也直直的站在肉湯當中；固然會燒又大又難看的，不成樣子的肉排；固然在李霍甯指導下，很快的學會了烹茶的偉大藝術（七十五戈比一磅的茶）；可是此外她就甚麼也不會，大概，在各種技術，在各個人，都有他們本身一定的限度，無論怎樣沒法超越那種限度。可是，她非常愛擦洗地板；常常極熱心的幹這件工作，不久就弄得房間潮濕起來，百足蟲出現了。

有一回受報紙廣告的引誘，李霍甯替她買了一架織襪機，分期付款。這技術，這機器的運用——按照廣告說法，每天可以賺純利三盧布——原來毫不複雜；李霍甯，梭羅維夫，尼節拉采，幾個鐘頭就輕易的學會了；李霍甯甚至下一番功夫織好一隻非常經穿的襪子，不

過那襪子的大小連克拉司納雅廣場①上偉大的征服者密甯（Минин）和波沙爾斯基（Пожарский）銅像的脚都嫌大。只有劉柏嘉一個人學不會這個行業。每逢織錯或綫頭糾纏的時候，她不得不回轉身去求那些男人幫忙。可是，她學做假花，却很快就學會，儘管瑪諾夫斯基不以為然，却做得很精緻，而且做得津津有味；因此一個月後，帽店開始收買她的成品。頂頂叫人驚奇的，是她僅僅向一個專家請教過兩回，其餘她都是從一本自修的書上學來，按照書上的附圖摹做的，她一個禮拜做的假花不過值一個盧布；可是這點錢是她的驕傲，她從賺來的錢中先拿半個盧布替李霍甯買了一個煙嘴。

好幾年以後李霍甯捫心自問，帶着慚愧，帶着幽幽的憂鬱，暗自承認這個時期在他讀大學和作律師的一段生涯中是頂安靜、和平、舒適的歲月。這笨拙，甚至愚蠢的劉柏嘉天賦一種本能的居家習性，她有一種不為人注意的才能，能夠在她四周造成明朗安適的靜謐。不錯，她用很短時間把李霍甯的住處變成可愛而安靜的中心；李霍甯的同學跟當時大多數學生一樣，不得不跟困苦的生活情況拚命的鬥爭，可是到了這家庭，便胸襟暢快，好像享受到家庭溫暖似的，在沉重的困苦，貧窮，饑餓以後身心得到休息。李霍甯懷着感激的悲哀

回想她那好意的慇懃，她那謙讓而體貼的沉默，那多半是在黃昏，他倆講了很多話，也吵過一陣，還做了些夢想，然後兩人對坐喝茶的時候。無論如何，這兒得聲明一下，凡是他對付劉柏嘉的惡毒殘忍思想，在他們分手以後，不久就給他忘光了。總而言之，事情往往是這樣的。

講到唸書，這事進行起來很困難。這些自荐的教育家，不管集體的也好，單獨的也好，都講到人的心智方面的教育和人的靈魂的扶植，須得發乎本人的自動；可是實際上他們却把他們認為頂需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東西填塞到劉柏嘉的腦子裏去，幫她克服難於瞭解的科學知識，其實若把那些東西丟在一邊，並不會有甚麼損失。

比方說，李霍甯在教她數學時無論如何不肯向她那古怪的、野蠻的、或者說得正確一點，小孩氣的、原始的計數方法妥協。她計數總是拿一個，兩個，三個，五個作單位。比方說，在她算來，十二是二乘兩個三；十九——三個五加兩個二；須得說明，她拿一塊石板用她的方法能夠很快的算到一百。過一百，她就算不成了；不過，在實際應用上，她也用不着過一百。李霍甯盡力教她用數目字的方法，可是毫無成效。教到頭來全無成績，反倒弄得他大發脾氣，向劉柏嘉嚷叫；她呢，默默的望着他，張開她那驚訝的、知罪的眼睛，睫毛給眼淚沾成黑色的長

箭下了一番功夫以後，她漸漸比較容易的學會加法和乘法，可是減法和除法在她是不透的牆。不過，她却能又快又靈的猜中種種有趣的、口述的、費腦筋的謎語，甚至記得很多鄉村中有千年歷史的古謎語。對於地理，她完全不懂。她固然能在街上，在花園中，在房間裏，定出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比李霍雷強一百倍——她那古老的農民本能在這兒露頭了——可是她固執的不承認地球是圓形，不承認地平線；當人家講給她聽地球在空中旋轉的時候，她反倒嗤嗤的笑起來。在她看來，地圖永遠是用幾種顏色塗成的莫明其妙東西；可是單獨的圖形她記得又準確又快，「意大利在哪兒？」李霍雷問她。「在這兒，一隻靴子。」劉柏嘉說，得意的指指阿本雷半島。「瑞典和挪威呢？」「這狗，跳出房頂來了。」「波羅的海呢？」「一個跪着的寡婦。」「黑海？」「一隻鞋。」「西班牙？」「一個戴便帽的胖子。」……等等。歷史也不行；李霍雷沒顧到她帶着她那愛聽稗史傳奇的小孩子樣的靈魂很容易熟悉了學校的考試，習慣了教授高等學校四五年級的學生，却用歷代人名和日期弄得她苦惱得很。況且，他很不耐煩，按捺不住，喜歡生氣，教一會兒就疲倦；在教那些課程時，對那女孩的祕察憎恨——這憎恨素來潛伏着，然而日漸增長着——屢屢不公正的滋生出來，他恨她

突然眼搗亂了他的生活。

講到做老師，尼節拉采却順利得很，他的吉他和曼陀林經常掛在食堂，繫着絲綫掛在釘子上。吉他的低柔熱烈的聲音比曼陀林的愠怒的金屬噪音更吸引劉柏嘉。每逢尼節拉采到她們這兒來作客（一個禮拜三四回，總在傍晚），她親手從牆上摘下吉他來，用手絹仔細的擦乾淨，交到他手裏。他調了一陣琴音，嗷嗷喉嚨，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瀟灑的靠在椅背上，用稍稍粗嘎，然而好聽的，真嗓的中音唱起來：

「接吻的輕颯颯聲音，

穿過夜晚的寧靜空氣，

一切燃燒的心靈聽得受用，

它正是給與雙雙對對的愛人。

只要相見一面，

我那可憐的心便又痛又跳……

唱到這兒，他便拖長歌音慢慢結束他的歌，閉上眼睛，在疊句或停頓中搖着頭，右手離開琴弦；他忽然變成一塊石頭，用他那慵懶的、濕潤的、綿羊樣的眼睛凜望着劉柏嘉的眼睛，望上一秒鐘。他會唱無數的民歌，輪流唱的歌，老式的滑稽小曲。不過，劉柏嘉頂喜歡的是那首家傳戶誦的關於卡拉佩特（Karapet）的阿美尼亞歌謠：

「卡拉佩特有一個碗廚，

碗廚上有一塊棒棒糖，

棒棒糖上有一個人像，

那人像就是這一位卡拉佩特。」

關於這些歌謠（在高加索，這些歌謠叫做 kintour——小販歌，）公爵會唱許許多多，可是這類歌曲的荒謬的煞尾却千篇一律：

「喂，卡丹加，

卡特林·彼德羅夫娜，

別吻我的臉頰，

吻我的後腦勺罷。」

這些歌謠，尼節拉采老是用半音唱着，臉上保持莊嚴的驚訝表情；劉柏嘉笑得前仰後合，笑得流出淚來，笑得岔了氣。有一回，聽得入迷，她不由自主跟他合唱；他們的歌聲顯得很能配合。漸漸的，等到她在公爵面前完全不再侷促，他們越發常常合起來唱歌。劉柏嘉證明有着雖然薄弱，却很柔和的女低音歌喉，她過去生活中的着涼，酗酒，職業性的縱慾，絲毫沒有在她的歌喉上留下痕跡。還有一點很重要——這真是奇異的天賦才能——她具有一種本能的、遺傳的能力，能夠很準確，很美妙，而且老是花樣翻新的，運用她的低音歌喉。終於，臨到他們交往的末期，不是劉柏嘉求公爵唱歌，而是公爵求劉柏嘉唱一支可愛的民歌，關於那類民歌，她會唱許許多多。於是，把臂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掌托着腮，像農婦似的，她隨着音樂發出自怨自艾的、愁苦的、柔和的歌聲：

「唉，離開了我的親人，情郎，

在我，這些夜晚多麼膩煩，多麼淒涼！唉，莫非我自己，犯了娘兒們脾氣，做了件蠢事——

我管他叫做不要臉的醉漢，

因此惹得我那親人跟我鬧翻？」

「不要臉的醉漢！」公爵跟她覆唱着最後一句，他淒涼的揚起鬚髮的頭，側倒在一邊；他們倆結束這歌時，叫那吉他的細微顫抖的餘音和歌聲漸漸消盡，叫人聽不出歌聲甚麼時候了結，沉寂甚麼時候到來。

可是講到喬治亞詩人魯斯達維利的傑作「豹皮」，尼節拉采公爵却完全失敗了。當然，那首詩的美在於用本地方言朗誦時的音韻，可是等到他剛剛噁哩咕嚕的吟誦那些詩句，劉柏嘉便忍不住笑而渾身發抖；然後，終於，揚聲大笑，爆炸的，久久不停的哈哈大笑聲充滿了房間。於是尼節拉采憤怒的拍的一聲闔上那著名作家的小本子，罵劉柏嘉，管她叫做驢子和駱駝。不過，他們不久就又和好了。

有時尼節拉采心頭一動，想開淫蕩的、不懷好意的玩笑。他就動手動腳，要撲抱劉柏嘉，裝模做樣的向她擠眉弄眼，用做戲似的懶洋洋的低語說道：

『天哪！上帝花園中的頂呱呱的玫瑰花蜜和牛奶在你的嘴唇上，你的呼吸比花還要香，讓我從你的嘴唇喝下涅槃的賜福。啊，我那頂呱呱的提弗利司！母山羊！』

可是她噙噙的笑，生氣，打他的手，恐嚇道要去告訴李霍甯。

『哼！』公爵張開手。『李霍甯算得了甚麼？李霍甯是我的弟兄，我的哥兒們，要好朋友。可是他懂得甚麼叫愛情？你們北方人哪兒懂得甚麼愛情？只有我們喬治亞人，纔是天生懂得愛情的。看，劉柏嘉！我馬上叫你瞧瞧甚麼叫做愛情！』他握緊拳頭，俯身向前，兇惡的轉動眼珠，咬牙切齒，用獅子樣的聲音吼叫，弄得劉柏嘉雖然明知是開玩笑，却還是感到孩子氣的恐怖，便一口氣跑到另一個房間去了。

不過，須得聲明一下，講到這小伙子，一般的說，雖然任性恣意的幹那種輕鬆而偶合的風流韻事，却服從一條特別的、堅定的道德禁條，那禁條在吸食母乳時一併吸進他心裏：對於朋友妻子的神聖的 *adamas* 而且，大概他明白——須得聲明，這些東方人，儘管外表天

真（也許，正是因爲天真）却天賦一種細膩的心理上的直覺，每逢他們冷靜下來，便會運用這直覺——他明白一旦使得劉柏嘉成爲他的姘頭，他就永遠失去了這種迷人的、寧靜的家庭空氣的、傍晚的消遣，對於那類消遣，他久已習慣了。他跟全大學的學生雖然差不多都是稱兄道弟，却感到自己在一個陌生城市裏，在一個他仍覺得陌生的國家裏，非常孤單！

這種功課上的研習，在梭羅維夫，是頂頂愉快的事情。這魁梧強壯，心地光明的男子，不自覺的，連自己也不知道的，開始屈服於掩藏的、不可捉摸的、細緻的女性魔力之下，那種女性魔力往往在最惡劣最複雜的環境中潛藏在最粗糙的表面下。學生稱雄，老師順從。劉柏嘉由於具有一個雖則幼稚，然而新鮮、深奧、富創造力的靈魂，不肯聽從別人的方法，却自有她的特別的、奇怪的方法。因此，比方說，她——跟許多小孩一樣——在學會認字以前先學會了寫字。倒不是她自己不聽話，其實她天性溫和順從，而是她智力上的某種特質，在認字時，偏偏弄不清子音和母音的排列；然而，在寫字時却把子音母音排列得一點不錯。講到學寫斜體字，儘管她有初習字者的一般毛病，却很愛寫；她寫字時低下頭接近紙；由於用力，她的呼吸吹着紙，好像要吹掉實際並不存在的灰塵似的；舐着嘴唇；從嘴裏伸出舌頭來，時而舐這一邊面頰，時而舐那一邊面頰。梭羅維夫不攔阻她，聽憑她照她自己的意思去做。須得

說明，在這一個半月裏，他已經以他那宏大寬廣，強勁有力的靈魂鍾情於這萍水相逢的、暫時相處的弱女子了。這是一個善良的大象對於一隻脆弱無助的黃毛雞雛的、慎重的、滑稽的、大度的、有點奇異的愛情。

這種研習對於他們倆都是一種快樂，講到唸書，又是由劉柏嘉的趣味來支配書籍的選擇，梭羅維夫反倒追隨她的趣味的洪流和迴折。比方說，劉柏嘉不喜歡唐·吉訶德傳，聽得不耐煩，轉過身離開他，可是她很高興的聽完魯濱孫漂流記，聽到魯濱孫和他的親戚會面，便流下很多眼淚。她愛好迭更司，很容易領悟他那輝煌的幽默，可是英國人的禮貌習慣，她覺得陌生，不懂。她們也不止一次的讀到契訶夫的小說，劉柏嘉很輕鬆的，毫不困難的，明瞭了他的結構的美，他的微笑和他的悲哀。兒童故事使她感動，感動得她那樣子叫人看起來又可笑又歡喜。有一回梭羅維夫向他朗誦契訶夫的小說發作大家都知道那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學生第一回去逛窯子，事後，第二天，好像發了神經病似的，在尖銳的心理痛苦和犯罪感的激動中忐忑不安。梭羅維夫自己也沒料到這篇小說會對她產生那麼重大

◎英國小說家笛福的作品——中譯者。

◎Dickens (1812—1870)，英國小說家——中譯者。

的印象。她哭泣，咒罵，絞手，時時喊叫：

「天哪！他從哪兒找到這些材料，寫得這麼好，跟我們過的生活一模一樣！」

有一回他帶來一本書，名叫瑪儂·萊斯考與格魯克斯爵士的軼事，普瑞渥的著作。必須聲明，梭羅維夫自己也是第一回讀這本名著。可是劉柏嘉深深的讚揚這本書。結構簡單，筆墨質樸，感情橫溢，舊的形式——這些特色合在一起，使梭羅維夫看得不起勁；然而劉柏嘉却不但用耳朵，而且好像用眼睛，用她那天真坦白的心，接受了那古雅的不朽傑作的喜怒哀樂和莊諧並陳的情節。

「我們在聖旦尼司城捨棄了正式結婚的意思，」梭羅維夫噙道，他低下他那蓬亂的金髮，給燈光照耀着，湊近書；「我們違犯教會的法規，根本沒想到那法規，就結合在一起了。」

「他們是怎麼回事？那意思是，他們出於自願？沒有牧師？是這樣嗎？」劉柏嘉不安的問道，放下她的假花。

「當然啦！這有甚麼奇怪？自由戀愛啊，那意思只不過是這樣。就像現在你和李霍雷一

◎即瑪儂·萊斯考，註見書前英譯者序。——中譯者。

樣。」

「哦，我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他從哪兒帶我出來的。可是她是清白的小姐。他不該做那種昧良心事情。相信我，梭羅維夫，他以後一定會丟掉她。唉，這可憐的小姐。好好好，唸下去吧。」

可是，唸過幾頁以後，劉柏嘉的所有同情和憐憫轉到被欺騙的爵士的身上了。

「不過，B先生的悄悄來訪和悄悄辭出，使得我心慌。我又想起瑪儂買了些東西，而我們的錢很少，不夠買那些東西。這全都意味着有一個新情人在化錢。」可是，不對，不對，我反覆說着，「瑪儂決不會騙我！她知道我只是爲了她一個人活着，她非常清楚我在愛她。」……」

「唉，小傻瓜，小傻瓜！」劉柏嘉叫道。「咦，你難道看不出來她是受着那男人的供養嗎？唉，她是個壞蛋！」

小說越開展，劉柏嘉對它越感到熱烈生動的興趣。她不反對瑪儂趁格魯克斯在俱樂部學劍的時候藉她情人和兄弟的幫忙敲她的主題的竹槓，可是瑪儂每一回私通，都使得劉柏嘉氣憤，同時那英武的爵士的苦難又惹得她流淚。有一回她問道：

「梭羅維夫，親愛的，他是誰——那作家？」

「他是一個法國的牧師。」

「那麼，他不是俄國人？」

「不是的，是法國人，我已經告訴你了。看從他寫的小說就可以看得出來——城是法國的城，人是法國的姓名。」

「照你的說法，他是牧師？那麼，他打哪兒知道這些事情？」

「嗯，他知道，沒甚麼可奇怪的。因為他是人世間的凡人，貴族，後來纔出家修道。他的見聞很廣。後來他又還俗。不過，關於他的生涯，這書的前面寫得詳詳細細。」

他向她唸普瑞渥的傳記。劉柏嘉專心的聽完，意味深長的搖頭；又問了問她沒聽懂的幾處；等他講完，她深思的說：

「哦，他是這樣一個人！他寫得真叫好。不過她爲甚麼這麼沒良心？因爲他一心一意愛她，她却始終做對不起他的事。」

「唉，劉柏其卡，那有甚麼法子？因爲她也愛他啊。不過她是一個虛榮的輕佻女子，愛慕浮華。她所需要的只不過是跳舞，騎馬，和鑽石。」

劉柏嘉冒火了，用一個拳頭打另一個手。

「我要把她揍得粉粉碎，這昧良心的傢伙！怎麼能說她也在愛！要是你愛一個男人，那麼不論他怎樣，你仍得愛他。他去坐牢，你跟他一塊兒去坐牢。他作賊，那你得幫他忙。他做了叫化子，可是你仍舊得跟他一塊兒去。既是相愛，哪怕只有一塊黑麵包皮可喫，那又有甚麼關係？她沒良心，她沒良心，如此而已。可是我，處於他的地位，就離開她；或者，不但不哭，反而揍她一頓，叫她整月帶着傷痕走來走去，這臭蟲！」

小說的結局，她許久許久不忍聽下去，老是流下真誠熱烈的眼淚，結果只好暫時不唸；最後一章分四次纔唸完。

獄中情人們的困苦和災難，瑪儂的被迫去美國，格魯克斯的咬定牙根自願跟隨她去，使得劉柏嘉心神嚮往，而且震撼了她的靈魂，弄得她甚至忘了說話。聽到瑪儂在曠野上靜靜的、美麗的死去，她動也不動，手拊着胸，呆望燈光，淚珠從她那圓睜的眼睛中淌下來，驟雨似的落在桌子上。可是等到格魯克斯爵士在他親愛的瑪儂的屍身旁邊躺了兩天，終於用斷了的劍挖一個墳——劉柏嘉痛哭失聲，弄得梭羅維夫心慌意亂，跑出去拿水去了。可是即便她稍稍冷靜以後，她還是用她那顫抖的、浮腫的嘴唇哭了許久，又數說道：

「唉！他們的生活真慘！命真苦！親愛的梭羅維夫，難道事情永遠是那樣的嗎？當一男一女像他們那樣相愛的時候，上帝就一定來懲罰他們？親愛的，可是爲甚麼這樣？爲甚麼？」

第十七章

可是，如果在劉柏嘉心靈的奇異教育中，喬治亞人和心地善良的梭羅維夫稍稍灌輸了一點偉大的世故人情；如果劉柏嘉對李霍甫有一種赤誠無涯的初戀，因而原諒他的學究氣，猶如她會欣然原諒他的咒罵、毆打，或大罪似的——那麼另一方面，西瑪諾夫斯基的授課，在她却是難堪的苦刑和持久不變的重負。因為，須得說明，他彷彿有意為難，每週授課時的挑剔苛刻比任何學究都厲害。

他的主張不可爭駁，他的口吻專斷鎮定，他的授課威嚴兇狠，他剝奪可憐的劉柏嘉的意志，麻痺她的靈魂；他在學校集會或羣衆大會也往往用同樣方法嚇唬新人的胆怯怕羞的心。他是會場上的演說家；他是學生委員會的高級委員；他記錄、石印、出版種種講稿；他當選本系的系長；最後，他又對於管理學生財務有很大的興趣。像他那樣的人離開學校以後，

便變成黨派的領袖，任意裁決純潔無私的良心；在小城裏玩他們的政治把戲，引得全俄國都尖銳的注意他們的英雄氣概的轟轟烈烈局面；過後，巧妙的憑藉他們過去的聲望，作了訟棍，升了官，要不然就是跟地主的女兒結婚，取得一大片黑土，作了地方上的豪紳，於是飛黃騰達起來。同時，自己既不覺得，別人當然也全未留意，他們悄悄的改邪歸正；或者，更確切的說，萎靡不振了，到頭來肚子一天天脹大，還害了足痛風和肝臟病。於是他們抱怨全世界；說是沒人瞭解他們，說是他們的時代是神聖理想的時代。在家庭中，他們是暴君，而且不是不常常放高利貸。

依他看來，劉柏嘉的心智靈魂的教育途徑是一明二白的，就像他把一切事情全看得一明二白，毫無疑義似的；他打算一起頭就叫劉柏嘉對物理化學發生興趣。

『那渾渾噩噩的女性的心會大喫一驚，』他暗自想道，『於是我就抓住她的注意力，再從小處，再藉了變戲法，我會引導她達到宇宙知識的中心，在那兒沒有迷信和偏見，在那兒只有一大片作自然界的試驗的曠野。』

須得說明，他在授課時沒有貫徹他的主張。爲了叫劉柏嘉驚奇，他胡亂弄了些東西來。有一回他帶給她一個自己做的大蛇——一個長長的硬紙細筒，裝滿火藥，兩頭用繩子繫

緊。他用火點燃，那條蛇在食堂和臥室噼噼啪啪的跳了許久，弄得滿屋子是爆裂聲，煙霧；臭氣，劉柏嘉一點也不驚奇，說這不過是爆竹罷了，說她早就見過這東西，說他拿這東西嚇不倒她。不管怎樣，她請求開開窗子。後來他帶來一個大玻璃瓶，錫箔，松蠟，和一條貓尾巴，用這些東西做成一個來丁瓶，^①放電，雖然微弱，總算有這麼一回事。

『啊，那惡鬼，撒旦，附上你的體啦！』劉柏嘉覺得小手指上有一點麻，便叫起來。

後來，用一個燒瓶，燒瓶口上的膠塞插一個細管，那細管通到水盆中的玻璃瓶，燒瓶裏裝着過氧化錳和沙土，用火一烤，氧氣生出來了。燒紅的木塞，煤炭，燐，一放進玻璃瓶，便燃亮了，光耀奪目。劉柏嘉拍手，快樂的叫道：

『教授先生，再來一回！請你再來一回，再來一回！』

可是，等到西瑪諾夫斯基把氧氣和氫氣裝在一個空酒瓶，用塊手巾蒙住瓶口提防漏氣，然後吩咐劉柏嘉拿着酒瓶湊到一根燃着的蠟燭上，於是一聲爆炸如同四尊大炮同時齊發似的——爆炸聲使得天花板上的灰泥索索落落掉下來——劉柏嘉戰戰兢兢，好容易纔鎮靜過來，使用顫抖的嘴唇，然而莊重的說：

「你得原諒我，既然這房子是我的，而且我已經不是寡姐，而是上流女人，我請求你別在我這地方胡鬧。我原當你是受過教育的上等人，做事一定規矩合禮，可是你却幹出這種無聊的事情來。警察會因這種事情捉你去坐牢呢。」

因此，許久許久以後，她還講道她有一個學生朋友怎樣在她面前作炸藥。

話說回來，西瑪諾夫斯基這謎一樣的人，別看他在青年羣中大發宏論，極有威望，臨到拿一個活人做實驗時却手忙腳亂，可見他一定是個天資愚笨的人，不過善於掩飾他這種純真無誤的資質罷了。

在應用科學上遭到失敗，他立刻改變題目，講起形而上學來。有一個他很自信的，用一種不容爭辯的口氣，向劉柏嘉宣佈上帝根本不存在，他只要五分鐘就可以證明。聽到這話，劉柏嘉從她座位上跳起來，堅決的向他講道，她以前雖作過娼妓，却仍舊相信上帝，不准別人當她的面侮辱上帝，要是他再這麼胡說白道，她可要告到華西里·華西列維奇那兒去了。

「我還要告訴他，」她用哭泣的聲音說，「說你不但教我功課，反倒向我嘮叨許多廢話，胡說種種不入耳的話，你又把你的手放在我膝頭上。那可是一點也不合禮貌的。」在

他們結識期間，她原本一直是戰戰兢兢，不敢冒犯，現在第一回突然掉轉身，離開她的教師。

不過，雖然遭到幾回失敗，西瑪諾夫斯基還是固執的要繼續啓發劉柏嘉的智力和想像力。他試着向她解說人種的起源，從阿米巴講起，到拿破崙爲止。劉柏嘉一聲不響的聽他講，這之際她眼睛裏有一種懇求的表情：『甚麼時候你纔會講完？』她用手絹蒙着嘴打呵欠，慚愧的解釋道：『原諒我，這呵欠是因爲我神經緊張纔打出來的。』馬克思也沒有靈驗——貨物，剩餘價值，廠主，工人等已給變成代數公式，在劉柏嘉聽來只不過是空洞的聲音，震盪着空氣罷了；她一聽到甜菜湯彷彿燒開了，或聽到好像有人敲門，老是高興的從座位上跳起來。

也不能說西瑪諾夫斯基不受女人歡迎。他那從容不迫的態度和他那有力而堅決的口氣永遠能降服樸實的靈魂，特別是天真無邪，純潔坦率的靈魂。他永遠很隨便的擺脫時間過久的男女結合；要麼，他是獻身於一種責任重大的事業，所以把家庭愛情關係不放在心上；要麼，他假裝是個超人，所以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啊，你尼采呀，多久以前，你就被高等學校孩子們可恥的曲解了！）劉柏嘉那種差不多目不能見的，然而堅決的，閃躲的消極抵抗，惹惱他，也激動他。尤其使他氣憤的是她原先一直是人人可以親近的，每天甘願一連

接好幾個客人，只要每個客人給她兩盧布就成，現在却忽然裝模作樣，變成一個心如古井，冷若冰霜的無情女人了！靈魂上的恥辱傷痕決不會澈底痊愈，可恥的性習慣也決不會忘得一乾二淨。

『胡說，』他想到，『決不會那樣。她不過是裝假罷了，大概我勾引她也勾引得不得法。』

他就一天天變得越發苛刻，越發吹毛求疵，越發嚴厲。大半出於習慣，連自己也不大覺得，他信賴他自己的素常的威望，他一刻也不放鬆的姿矜她的思想，鎮壓她的意志。

有一回劉柏嘉對李霍甯怨訴他。

『華西里·華西列維奇，他對我太兇，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我不想再聽他講課。』

李霍甯說好說歹平了她的火氣，可是他還是跟西瑪諾夫斯基談判一下。西瑪諾夫斯基基泰然自若的回答他：

『隨你的便，老朋友；要是我的教授法，你或劉柏嘉不中意，那我情願辭職不幹。我的方法不過是在她的教育中滲入一點純正的訓練成分罷了。要是她不懂，我就逼她死記。日後總有一天用不着這樣。目前這却是免不了的。回思一下，李霍甯，拿我們來說，當初從數學改

學代數有多困難，我們不得不用字母代替數目字，却不懂爲甚麼要那樣。還有，他們爲甚麼教我們學文法，何不光是吩咐我們寫故事，寫詩？」

就在第二天，在燈光下，俯下身湊近劉柏嘉的身體，鼻息吹到她的胸脯和膈肢窩，他向她講道：

「畫一個三角形……哪，不錯，這兒畫一條綫，那兒畫一條綫。在頂上寫個「愛」字。光寫個愛字，底下寫個「男」和「女」。那就是「男女相愛」。」

帶着演說家的神情，毫不動搖而嚴厲峻刻，他講着種種色情的胡話，幾乎出人意外的結束道：

「話說回來，劉巴。愛的欲望——跟喫，喝，呼吸空氣等的欲望一模一樣。」他緊緊的夾住她膝頭上部的大腿；她又張皇起來，不願意惹他生氣，便幾乎不叫人察覺的漸漸抽掉她的腿。

「告訴我，假如你的姊妹，母親，或你的丈夫，偶爾沒有在家喫飯，却到一家酒店或飯館去充飢，那能算是犯罪嗎？愛情也一樣。一模一樣。不過是心理上的享受罷了。也許比別的欲望更有力，更尖銳，可是仍不外是一種欲望。那麼，比方說，現在我要你做一回女人。而你呢？」

……」

「啊，別說下去了，先生。」劉巴厭煩的打斷他的話。「唉，你幹麼老是講這一套？變變花樣吧。我已經三番兩次告訴過你：不行，不行。你當是我沒看出來你的心思？可是我決不肯幹不貞節的事情，因為華西里·華西列維奇是我的恩人，我真心愛他……你那些胡說白道簡直叫我討厭極了。」

有一回他引得劉柏嘉大大的傷心而丟臉，那全因為他吹了許多牛皮。大學中大家已經在紛紛議論，講到李霍甯從某某地方救出一個女郎，講到他正在教育她，使她在精神方面復甦；那謠言自然也傳到唸書的女郎耳中，她們常常跟男學生來往，於是，西瑪諾夫斯基本人有一回帶了兩個女學者來找劉柏嘉，一個是歷史學家，一個是剛開筆的青年女詩人，她又順手寫一點批評文章。他用頂莊嚴，頂獸頭獸腦的態度跟她們介紹。

「好的，」他說，伸出手來，時而指指客人，時而指指劉柏嘉，「好的，同學們，認識一下。你劉柏嘉會跟這些出色的、聖潔的、大度的俄羅斯女郎交成好朋友，她們會在你光輝的道路上幫你忙；你們呢——里莎，娜嘉，莎霞，和拉契爾同學——你們得以老大姐的身份看待這個剛剛從可怕的黑暗中掙扎出來的女人，這社會制度往往把近代女人推進那可怕的黑

暗中去。」

他說的也許不是這些話，可是不管怎樣，大意是這樣。劉柏嘉臉紅，伸出手來，五個手指笨拙的捲成一團，跟那些身穿色彩鮮艷的罩衫，腰繫皮帶的小姐握手，請他們喝茶喫菓醬；靈俐的劃洋火給她們點煙；可是，儘管別人再三讓坐，她却無論如何不肯坐下來。她唯唯諾諾的應聲。若有一位小姐掉了一塊手絹在地板上，她連忙跑過去撿起來。

其中有一位少女，膚色紅潤，身子結實，聲調低音，她的臉龐共總只有一對紅臉蛋兒，兩片臉蛋中間逗人發笑的露出一個朝天鼻子和一雙小黑眼睛，像小葡萄乾似的，那雙眼睛從深處放光；她從頭到腳的打量劉柏嘉，好像透過一個假想的夾鼻眼鏡似的，她那眼色除了輕蔑以外沒有別的意思。「咦，我又沒有從她身邊奪掉她的情人。」劉柏嘉負笈的想道。可是另外那一位却莽撞得很，她居然問道——這話在她也許是第一回，在劉柏嘉却是第一百回——她劉柏嘉怎麼會走上當娼的道路？這是個急性子的少女，臉色蒼白，很美，機靈；滿頭的頭髮全是蓬鬆的小捲，現出淘氣的小貓的神氣，甚至她頸子上戴着一根小小的、赤紅的，如同貓頭子上套的帶子。

「可是告訴我，那壞蛋是誰……誰是第一個……哪，你懂不……」

劉柏嘉心中飛快的閃過她舊日姊妹珍嘉和姐瑪拉的影子，又驕傲，又勇敢，又靈俐——啊，比這些小姐聰明多了——她，幾乎連自己也出乎意外的，忽然說道：

『有許多人，而且全在同時。我已經記不清了。考爾加，密特加，佛羅德嘉，塞瑞吉卡喬爾吉克，特洛希卡，彼德卡，還有庫茲卡和古思卡，人多得很。可是你問這個是甚麼意思？』

『噢……不……那意思是我以一個充份同情你的人的身份問你。』

『可是你有情人沒有？』

『原諒我，我不懂你說的甚麼意思。諸位同學，現在該走了。』

『噢，這有甚麼不懂？你跟男人睡過覺沒有？』

『西瑪諾夫斯基同學，』小貓板起面孔說。『我沒料到你會帶我們來見這麼一個人。謝謝你！你真夠朋友！』

在劉柏嘉越過第一步，是困難的。她秉賦了這樣的天性：能夠隱忍很久，可也鬆懈得很快；她平素總是戰戰兢兢，這當兒却變得認不得了。

『可是我知道！』她憤怒的尖叫道。『我知道，你跟我一模一樣！可是你有爸爸，有媽媽，有人養活你，而且，必要的話，那你甚至會打胎——許多人幹這種事。可是如果你處在我的』

地位，找不到喫食來填嘴巴，姑娘家又不會做甚麼行業，因為既不識字，也不會寫字；同時四周圍男人像公狗似的衝過來——那你也會進簞子。在落魄的女孩面前，趾高氣揚，那是沒廉恥——就是這話！

西瑪諾夫斯基弄得左右為難，就用不偏不袒的低音講了幾句泛泛的安慰話，跟舊式喜劇裏尊貴的父親的神氣一樣，領着兩位小姐走了。

可是他注定了在劉柏嘉的自由生活中再扮演一個很可恥的，使人悲傷的，決定大局的角色。

她早已向李霍甯訴說過她嫌西瑪諾夫斯基討厭；可是李霍甯不理娘兒們的瑣事：西瑪諾夫斯基的海闊天空的高調仍舊強烈的催眠着他。有些影響是難於擺脫的，幾乎是擺脫不掉的，另一方面，他早就感到了跟劉柏嘉同居的累贅。他屢次暗自想道：『她破壞了我的生活；我漸漸變得平凡愚蠢了；我已經變得迷迷糊糊；結果一定是我娶了劉柏嘉，進衙門做小官，或者做起糊猴王來；日後我會貪污，搬弄是非，變成鄉下的懶鬼。至於思想的威力啊，生活的美麗啊，獻給全人類的愛情和事業啊，豈不都完了？』他說道，有時甚至大聲說出來，還拉扯自己的頭髮。因這緣故，他非但不關心的追究劉柏嘉的怨訴，反倒發脾氣，嚷叫，頓腳，

那隱忍而溫順的劉柏嘉便一言不發，退到廚房去，在那兒無聲的痛哭一場。

現在，在家庭口角以後，和解的當兒，他每每對劉柏嘉說：

『我親愛的劉柏嘉，你要明白，咱們倆合不來。看這兒是一百盧布，你拿着，回家去吧。你的親戚會把你看做一家人招待你。到那邊去住一陣，多見識見識。過上半年，我去找你；到那時候你一定變得心平氣和；當然，凡是這城市在你身心方面培養出來的污點和惡習一定會離開你，消滅了。你就會自己作主的開始新生活，不要別人幫忙，獨立而驕傲！』

可是，對於一個第一回用真心來愛，同時在她又彷彿是最末一回用真心來愛的女人，這些話有甚麼用呢？難道她真會信服分離的必要？這些道理跟她講得通嗎？

李霍甯對於西瑪諾夫斯基的話語和決策的堅定雖然一向佩服，却也暗自猜到而且領會到他和劉柏嘉的真正關係；既然急於逃避而且急於擺脫自己力量不能勝任的，偶然碰上的重負，他便起了一個居心不良的念頭：『她倒給西瑪諾夫斯基看中了；拿她來說，不管他也好，我也好，第三者也好，豈不都是一樣？不知這樣行不行。我開誠布公，向你說明，憑同學的交情把她讓給他。可是啊，那傻瓜一定不肯走。她會大哭大鬧。』

『或者覷準機會，捉姦捉雙。』他繼續想道，『態度堅決，故意嚷叫，大鬧一場……再裝』

出一種高尙的姿態……丟下一點錢……溜之乎也。」

他現在往往一連好幾天不回家來；每次回來便遇到難以應付的情形；娘兒們氣的盤問啊，打打鬧鬧啊，哭哭啼啼啊，甚至當場昏厥，隨後又是道歉和熱情的擁抱，於是李霍甯又支持不住，又犯罪。每回失足以後，他總是咬牙切齒的說：『我跟你賭咒——這是我最後一回犯獸性的通病。』

每逢他出門，劉柏嘉往往暗中監視他；停在他走進去的房子的門口；一連好幾個鐘頭等他出來，於是在當街責備他，哭哭啼啼的。雖不識字，她還是扣留他的信，又不敢請託公爵或梭羅維夫幫忙看信，便放在她那小食櫥裏，跟糖、茶、檸檬、和種種零碎食物攔在一起。她甚至弄到這步田地：在氣憤當口，她恐嚇他道，她要喝硝鎘水。

『叫鬼捉了她去，』李霍甯在盤算他的『狡計』時想道，『不管怎樣，哪怕他們中間沒有苟且行徑，光是親暱，我也得幹。我要爲他和她大鬧一場。』

他暗自表演道：

『好哇……我拿我的胸脯溫暖你，可是我得到甚麼報應？你昧了良心，以怨報德……還有你，我的好同學，你已經破壞我唯一的幸福……唉，算了，算了，你們倆留在這兒好了；我

含着淚走我的就是。我明白我在這兒是多餘的！我不願意打攪你們的愛情，」等等，等等。

正是這樣的夢想，這樣的陰謀，這樣重大、偶然、居心惡毒的計策——這種計策，人們做過以後決不會向自己承認——忽然實現了。這天輪到梭羅維夫教課。有一件事他高興極了，劉柏嘉居然一口氣唸完，沒吞吞吐吐：「米海有一個好犂，西蕭也有一個好犂……吞……搖……小孩愛上帝……」做爲獎勵，梭羅維夫向她朗誦一篇小說「關於商人卡拉希尼科夫和沙皇伊凡四世的衛士基里貝葉維奇。」劉柏嘉快活得在她椅子上竄竄蹦蹦，還拍手。這篇英雄氣概的傑作的美麗，抓住了她。可是她沒有機會充分表白她的印象。梭羅維夫匆匆忙忙去赴一個公務上的約會。立刻來了西瑪諾夫斯基，在門口跟梭羅維夫打了個照面，互相招呼一聲。劉柏嘉的臉不高興的拉長，她的嘴唇努出來。因爲這位假充博學的教師和無禮的男人，她近來覺得很討厭。

這一回他又演講，講的是人類中間根本無所謂法律，無所謂權力，無所謂義務，無所謂光榮，無所謂卑劣；人類是一種但求自足的動物，不受任何人和任何東西的羈絆。

「人可能做上帝，也可能做蛔蟲，條蟲——反正一樣。」

他已經打算轉變話題，講述性愛的情緒的理論了，但是可惜他的耐性稍差，略略性急

了一點：他抱住劉柏嘉，拖她到自己懷抱裏，粗魯的緊緊摟住她。「這一抱她會陶醉。她會聽我擺佈！」西瑪諾夫斯基深謀遠慮的想道。他打算拿自己的嘴唇去挨到她的嘴唇好親嘴，可是她尖音叫着，向他吐唾沫。她脫去一切假裝的客套。

「滾出去，你這害疔瘡的魔鬼，混蛋，豬糞，臭東西！我揍你這傢伙……」

妓院的全部字彙又回到她的嘴上，可是西瑪諾夫斯基弄掉了夾鼻眼鏡，一臉的尷尬相，用視線模糊的眼睛望着她，信口喃喃道：

「我親愛的……沒關係……享一會兒福……咱倆行一行樂……誰也不會知道……
……答應我……」

正在這當兒，李霍甯走進房來。

當然，他自己本心不會承認這當兒他要做一件卑劣事情；但是也隱隱的知道自己的臉色發青，自己馬上要說出口的話會造成悲劇，意義重大。

「是的！」他曖昧的說，像是演到一齣戲的第四幕的演員一樣，無力的垂下手，下巴抵着胸口，顫抖着。「我甚麼事情都料得到，却料不到會這樣。你劉柏嘉，我原諒——你是個沒受過教育的野人；可是你西瑪諾夫斯基……我一向敬重你……哪怕現在，我仍舊把你看

做正人君子。可是我本我個人的經驗，知道欲望有時比理性強。這兒是五十個盧布——我交給劉柏嘉；當然你西瑪諾夫斯基日後會還給我，我相信得過。請你去支配她的命運罷……你是個聰明、誠實、善良的男子漢，我呢……（『是個壞蛋！』誰的含糊不清的、陰險狡詐的聲音閃過他的頭腦。）我要走了，因為我再也受不住這種折磨。祝你們幸福！』

他從衣袋裏掏出錢夾，用力摔在桌子上，然後拉扯着自己的頭髮，衝出房間。在門口他又叫道：

『你的護照在我的書桌抽屜裏！』

不過，這樣一來，對他是再好也沒有了。而且這幕戲的演出跟他先前所想像的一模一樣。

第三部

第一章

事情的原委，劉柏嘉總算斷斷續續的講完，她伏在珍嘉的肩頭嗚咽。當然，依她個人的看法，這個悲喜劇簡直完全不像實有其事似的。

照她說來，李霍甯把她帶回他的家去，只不過是拐騙她，引誘她；利用她的愚蠢來玩弄她，然後丟開她。可是她這傻子却真心愛上他；由於她很妒忌他和那些腰繫皮帶的燙髮女郎在一起，他便做了一件味良心的事情：故意派一個他的同學來，引她上圈套，那同學剛剛攔住她，華司卡便走進來，看見了，大吵大鬧，把劉柏嘉趕出門外。

當然，她的見解有一半對，有一半不對；可是，至少，照她看來，事情的經過是那樣。

她又詳細講到她發覺自己失去男性的瞻養或別人有力的外來影響以後，怎樣在一條僻靜的巷子裏一家很寒儉的小客棧租到一間閣樓；講到從第一天起，客棧的茶房，

一個惡煞，一個壞蛋，怎樣不經她的同意，便打算叫她賣笑；講到她怎樣從這家客棧搬到一處地下室，可是在那兒仍舊遇到一個有經驗的專門拉皮條的老嫗，那些地下室住着很多老嫗那樣的窮人。

因此，即便安分守己的生活着，劉柏嘉的面容，談話，整個態度，在內行人眼裏，仍舊有特別的地方；這種地方也許完全不為常人所留意，可是在內行人的嗅覺，却明白昭彰，無可爭議。

可是那一回偶然的、短暫的、真誠的愛情，却給了她力量，足以抵抗第二回墮落的不可避免性。憑她那英雄氣概的勇氣，她甚至於在報上登了一個小廣告，尋找『打雜』的差使。不過，她找不到保人。而且，臨到僱傭的時候，來找她交涉的專門是些女人——『荐頭店』的老板娘；她們憑職業的、內在的、決無錯誤的本能也揣測到她是她們的古老的敵人——誘惑她們丈夫、兄弟、父親、兒子的女人。她們不肯給她一個正當的差使，却給她介紹一些獨身的小老頭兒，或目光殘忍，手指短粗而且套着鑽石戒指的胖女人——這類女人，劉柏嘉但憑經驗毫不困難的認出來是卑賤的兵大爺逛的簪子和下等私門子的老板娘。

回家是既沒意思，也沒用處。她的家鄉華西柯夫斯基區離省會只有十五維爾斯特遠；

她當娼的傳說早已由她的同鄉傳到家鄉去了，凡是在街上和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看見她的那些鄉鄰——旅館的看門人和茶房，小飯館的茶房，馬車夫，小包工商人——已經把這消息寫信回去，或口頭傳述回去。她知道要是她一旦回到本鄉，這種壞名譽會招來多少羞辱。與其受那種罪，還不如上吊死掉的好。

講到理財，她跟五歲小孩一樣不懂節省，不合實際，過了短短一個時期，她身邊就一個錢也沒有了；回到妓院去吧，那却是既可怕又可恥。街頭賣笑的引誘抬頭了，一步步逼上來。每逢傍晚，在大街上，老練的賣淫婦毫無錯誤的一眼看穿了她的以前的職業。她們當中，不時有人走到她身邊，用甜蜜蜜的、討好的聲調說：

『小姐，怎麼回事，你一個人出來蹣跚？我們來作伴吧。我們來一塊兒蹣跚。這樣方便得多。每逢男人想要找女孩子行樂，他們總喜歡女孩子越多越好。』

『不錯，況且，跟我一塊兒蹣跚，那在你，沾光得多。我認識所有巡警的面孔。』

『甚麼巡警？』

『噢，那些專捉沒黃票的野鷄的巡警啊。他捉住她們，拉到警察局去。可是，可憐的女孩，子怎麼會認識他，要是他穿便衣的話？萬一他們記得哪些姑娘有黃票，那豈不糟糕！到了警

察局，他們當然拿走你的護照，給你一張妓女的黃票，你就只好每個禮拜到警察醫院去檢查身體……哪怕你有了黃票，那些巡警照樣會在街上抓住你，帶到警察局，在看守所的木椅上過一夜。他會說你喝醉酒，要不然他就說你拉客。然後警官——雖然你絲毫沒有犯罪——罰你坐監兩個禮拜——你就只好去坐，一點收入也沒有。不錯，你可以疏通那巡警，送他一個盧布，或答應跟他去開房間；可是你身邊往往沒錢。那鬼傢伙又討厭得叫你做嘔……」

「所以，小姑娘，咱們倆一塊兒踴躍吧。甚麼事情我都清楚，我永遠保護你。可是我們頂好先到我的女房東那兒去，那兒只有我們三個人，可是還有空房間，容得下第四個人——只要你這樣漂亮的小姑娘肯去，她肯收留的。」

就這樣，那經驗豐富的、精幹的、招募妓女的代表，起初隨隨便便，隨後却熱心的、誠心誠意的，開始誇張有房子可住的種種便利——伙食可口，進進出出充分自由，除了繳付規定的費用以外，餘下的錢可以瞞着女房東存起來。她又順便對公娼說了許多刻薄挖苦的話，管她們叫做「公物」，「公務員」，「大家閨秀」，「大學生」。劉柏嘉懂得這些譏諷的真意，因為妓院裏的娼姐也極看不起暗娼，管她們叫做「淫婦」。

當然，不得不發生的事情終於會發生。劉柏嘉瞻望前途，看見一連串饑餓的日子，非常害怕那不可知的未來，便經不住一個很體面的小老頭兒的邀約，答應下來；他儼乎其然，鬚髮灰白，衣服考究而合身，然而是一個討厭的色迷。劉柏嘉由賣身收到一盧布，可又不敢抗議；她以前在妓院的生活已經完全吞蝕了她的自主力、活力和生氣。第二回那體面的老頭一個錢也沒付。『我出去換一換大票子。』他出去——從此沒回來。

一個青年，風流英俊，頭戴平沿帽子，帽子一邊斜扣到耳邊，身穿一件綢衫子，腰上繫一根帶流蘇的帶子，也帶着她去開房間，叫了酒和點心；他向劉柏嘉吹了許久牛皮，說他是一個伯爵的私生子，說他打台球的本領在全城數第一，說所有寡姐全愛他，說他將來會娶她。然後，照那壞心眼的老頭的作法，他走出房去，說等一會就回來，好像去辦一件要緊公事似的，從此不見面了。那嚴厲的、斜眼的旅館看門人，帶着辦公事的神氣，一聲不響，痛毆她一頓；他呼吸急促，還用手蒙住劉柏嘉的嘴。可是到後來，大概明白那不是她的過錯，而是那客人的過錯，他便搶去她的錢夾，那裏面有一個盧布和一點零錢，還拿去她那很便宜的小帽子和小茄克做爲抵押品。

另一個四十五歲的中年人，穿得挺不壞，折磨那女郎有兩個鐘頭光景，付了房錢，只給

她八十戈比；等到她開口嫌少，他便帶着兇狠狠的臉色把一個巨大的紅毛拳頭舉到她鼻子跟前，堅決的說道：

『要是你再麻煩我……我就要麻煩你……我會叫警察來，說我睡覺的時候你搶了我的錢。要我叫嗎？你從看守所出來得不久吧？』

於是揚長而去。

像這樣的情形多的是。

終於一天她的房東——一個水手和他的老婆——不肯租給她房子，乾脆把她的一點點破爛行李丟到院子裏；她在街頭徘徊通宵，沒睡覺，淋着雨，閃避着警察——一直到那時候，她纔帶着憎惡和羞恥，決心去向李霍甯求援。可是李霍甯不在這城裏了——在受冤屈和受侮辱的劉柏嘉從他家裏跑出去的那一天，他就已經胆小如鼠的溜掉了。一直到了早晨，她纔猛然想到回妓院去求情。

『珍妮其卡，你這麼聰明，這麼勇敢，這麼好心，替我求求艾瑪·愛德華夫娜——小鴉母會聽你的話，』她懇求珍嘉，吻她那裸露的肩膀，用眼淚沾濕了那肩膀。

「她是誰的話也不聽，」珍嘉陰沉的說。「誰叫你看上一個傻瓜和黑心的傢伙。」

「珍妮其卡，可是你自己也勸我來着，」劉柏嘉怯生生的回答。

「我勸你……我甚麼也沒勸你，你幹麼推諉到我身上來，把我當作死人似的……」

「好吧——我們去一趟。」

艾瑪·愛德華夫娜早就知道劉柏嘉回來了；當劉柏嘉穿過院子，張皇回顧的時候，就已經看見她。她本心絲毫不反對收留劉柏嘉。須得說明，她原先所以放她出去，是因為她受了金錢的誘惑，她自己撈去了一半錢的緣故。此外，她預料當時是新妓女源源而來的季節，她滿可以隨意挑選，然而她料錯了，因為那季節一眨眼就過去了。可是不管怎樣，她現在決心收留劉柏嘉。不過，為保持以及發揮她的威望起見，須得讓她恰如其分的受一番驚嚇。

「甚——麼？」她開始向劉柏嘉喊叫，不聽她說話，胡亂的嘮叨着。「她又想回來嗎？」

「鬼纔知道你在街上，在籬牆底下，跟誰幹那種苟且行爲；現在，你這廢物，你居然又想插足到上流妓院來啦……呸，你這俄羅斯豬猡！滾出去……」

劉柏嘉抓住她的手，打算吻一下，可是鴉母粗魯的抽掉手。然後，忽然鐵青着臉，一臉兇相，咬着顫抖的、扭曲的下唇，艾瑪處心積慮，瞄準目標，用盡氣力，打了劉柏嘉一個耳光；那一

個屈着膝倒下來，可是立刻站起來，喘息着，嗚咽中夾着喃喃聲。

『好人，別打我呀……啊，我親愛的，別打我呀……』

於是又倒下去，這回平躺在地板上了。

這種頭腦冷靜的、有條不紊的、惡毒的毆擊大約有這麼兩分鐘。珍嘉起初袖手旁觀，現出她那慣常的、惡意的、憎厭的神情，忽然受不住了；她拚死命的尖叫着，撲到搗母身上，扯着她的頭髮，拉散她的髮髻，真是發了神經病的狂喊道：

『混蛋……殺人犯……黑心的拉皮條的……賊……』

三個女人喊成一片；立刻，妓院的所有走廊和房間響起了嚎啕慟哭。這是歇斯底里症的總發作，坐監的囚犯常有這樣的情形；或者這是初步的癲狂（*rapides*）這種病往往出乎意外的、傳染性的籠罩整個精神病院，連極有經驗的精神病專家也會束手無策。

直到過了一個鐘頭，纔由西密昂和他的兩個同行恢復了秩序。所有十三個姑娘扭成一團；可是珍嘉真是發瘋了。打得更厲害。挨了打的劉柏嘉匍匐在搗母腳前，後來也給帶走了。她知道珍嘉闖的禍早晚會使她自己受到殘忍的報復。珍嘉坐在床上，一直坐到黑夜，她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她不肯喫飯，凡走進房來看她的姊妹，全給她趕出去。她的眼睛傷

腫了，她使用一個五戈比的銅板一味揉它。從破碎的內衣露出她頸子上有一條紅紅的、橫長的傷痕，就像繩子勒出來的印痕似的。那是西密昂在打架時抓傷她皮膚的地方。她這樣坐着，孤身一人，在黑暗中她眼睛像野獸眼睛那樣閃爍着，鼻孔張大，顴骨一上一下的蠕動着，憤憤的低聲說：

「你們等着瞧好了……瞧着罷，你們這些該死的——我要拿點顏色出來……你們會看見……哼，你們這些喫人鬼……」

可是等到燈光大亮，小鴿母左希亞敲她的門說：「姑娘，打扮起來……到客堂去！」她很快的梳洗，穿衣，在傷痕上撲了粉，在抓傷上塗了「西密密」和胭脂，走進客廳，嬌弱而驕傲；挨了打，可是她的眼睛燃着不堪忍受的憤怒和超人的美麗。

許多人，湊巧在自殺者還沒慘死的前幾個鐘頭看到那些自殺者，講道，自殺者在未死前那幾個可怕的鐘頭中，他們的面貌有某種謎一樣的神祕的、不可理解的誘人地方。凡是當天晚上和第二天跟珍嘉盤桓了幾個鐘頭的人，全都久久的、出神的、驚異的、凝望着她。

有一件事情頂頂奇怪（這是命運之神的一種詭計）就是，她的死亡的間接罪人，那壓下天平上的托盤的最後一顆沙子，却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可愛的、頂善良的軍校學生

考里阿·葛拉吉謝夫。

第二章

考里阿·葛拉吉謝夫是個漂亮的、快活的、羞答答的年青小伙子，生着一個大頭；臉頰紅潤；在上唇上面，在初初滋生的柔細上鬚下面，有一條可笑的、小小的、彎曲的白紋好像吃奶留下的痕跡似的；眼睛灰色而天真，距離很遠；頭髮剪得很短，從淡棕色短髮下面露出頭皮來，就像一頭純種的約克郡^①乳豬一樣。去年冬天珍嘉正是跟他玩過一陣，有時把他當兒子看待，有時把他當洋娃娃；每逢他滿心羞愧從窰子裏走出來時節，還塞給他一個小蘋果或兩個棒棒糖，叫他在路上喫。

這回，他一來，人就可以立刻覺得他久居軍營以後由於年齡增長，有了急遽變化，那種變化常常不可捉摸的、迅速的，把一個男孩變成青年。他已經在軍事學校畢業，驕傲的把自

^①Yorkshire, 英國北部一個城市。——中譯本。

已看做貴公子，然而他却不得不滿心憎厭的暫時穿着那套軍裝。他已經長高，身材變得更勻稱，更靈活；軍營生活對他有益處。他嗓音發粗，使他最最驕傲的，是這幾個月，他的奶頭變硬了，這是男性生殖機能成熟的頂重要的、不可否認的徵象——關於這，他已經知道了。現在他正在放假——一個誘人的自由時期，假期滿後要去過跟軍事學校一樣嚴格的生

活。他已經得到允許，可以在家裏，在大人面前，吸煙；連他父親也居然自動送他一個繡着花字的皮煙盒，而且在舉家的歡欣中，又答應每月給他十五盧布的零用費。

正是在這兒，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他曾經第一回明白了女人——就是那個珍

[嘉。

童男嫖妓女或嫖街頭私娼——這種事情比我們通常所料想的，多得多。假如你拿這件危險的事情問到青春少年或五十高壽幾乎做了祖父的體面紳士，他們一定會告訴你一個古來就有的謊話，說是他們怎樣被使女或女教師引誘過。可是這是那些一脈相傳的古老謊話之一，須得追溯到好幾十年以前去，然而這類謊話，職業性的觀察家中幾乎從來沒有一個人留意到，而且無論如何，至今誰也沒有描寫過。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說得莊嚴點，試着捫心自問，那麼人人都會憬然領悟：若是我們小

時胡縐過某種眩耀於人的或令人感動的故事，而且縐得活靈活現，別人聽得津津有味，因此又照樣講了三五回或十來回——我們事後就一輩子擺脫不掉它，於是非常堅定的反覆講那個並無其事的歷史——堅定到連自己也終於相信了那故事。考里阿也常常向他的同學敘述他的遠房姑母，一個世界上到處都有的年青女人，怎樣引誘過他。不過，須得說明，他跟那女人——一個高大、黑眼、白臉、斌媚的南方女人——的親暱關係，確實存在；可是只存在於考里阿的幻想中，只存在於他淒涼悲慘戰戰兢兢從事於單人的性享樂時的幻想中：關於單人的性享樂，天下的人，縱不是百分之百，無論如何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經歷過。考里阿雖然很早，大概九歲或九年半時，便體驗過機械的性興奮，却全然不瞭解戀愛或求愛的目的意義，那目的，倚頭腦冷靜的看上去，或科學化的解說起來，表面上是極其可怕的。可惜那時他身邊沒有一個現代的、思想進步的、有學問的女人，丟開道學面孔，帶着孩子們掘起椰菜的菜根，用講學方式把愛情和生殖的偉大祕密，藉比較和譬喻，不動感情，用近乎圖解的方法，細細講給孩子們聽。

須得說明，在我們所講到的那遙遠的時代，私立學校——男孩子的寄宿學校和軍官學校——如同溫室苗圃。他們把智育德育的專責盡量信託那些拘泥虛文不切實際的教

育家，那些人脾氣暴躁，吹毛求疵，喜怒無常，神經過敏，就跟在學校做保姆的老處女一樣。現在情形不同了。可是那時孩子們無依無靠。說得具體一點，他們給硬生生的從娘懷裏拆開，從忠誠的保姆的照料下拆開，從恬靜溫柔的晨昏愛撫中拆開，哪怕他們對各種溫柔的表示怕難爲情，認爲『娘兒們氣』，他們却仍舊不可抗拒的、銷魂的、愛好接吻、摸索、耳語。

當然，關切慇懃的款待，沐浴，室外運動——決不是體操，而是各人憑各人趣味的、自動的運動——常常可以消滅這青春發動期的來臨，或沖淡它，使它可以理解。

我再說一遍——『那時』沒有這類事情。他們對於家庭的親愛溫柔深深的渴望着，母親，姊妹，保姆的憐愛一旦粗魯而意外的被隔斷，那渴望便變成歪曲的形式：愛慕俊美的男孩（處處都像女學校中的『交朋友』）追求『仙境』；他們喜歡躲到角落裏去啣啣私語，手挽手同行，或在漆黑走廊上摟抱，互相絮絮說說虛虛實實的艷遇故事。這一半是兒童時代對於神話素質的需要，一半也是剛剛醒來的性慾作祟。往往一個十五歲的小胖子，照理正當熱心打乒乓球，或狼吞虎嚥加牛奶的蕎麥粥的年齡，却因爲看了幾本廉價的小說，便胡縐起來，講道每逢星期六放學以後他怎樣去找一個美麗的富孀；她怎樣熱烈的鍾情於他；他們的牀邊怎樣放滿水果和美酒；她怎樣兇猛熱烈的對他表示愛情。

還有，順便提一句，誰都免不了有一段喜歡看書的時期，就跟喜歡喝酒一樣，這類情形，當然，每個男孩女孩都經歷過。不管校規關於這一方面有多嚴，凡是禁書，那些青年男女以往看過，現在在，將來也還是要看。這是一種特別癖好，時髦事情，又有着禁書的引誘力。到了三年級已經在傳觀巴爾柯夫（Barikov）的著作的手抄本了；此外還有一個冒牌普式庚的作品，萊蒙托夫和別的作家的青春時代的罪惡：『第一夜』、『櫻桃樹』、『魯卡斯』、『彼德霍夫家的盛宴』、『女韃靼兵』、『智慧的痛苦』（不是那本古典名著本身——而是模倣它的一本荒唐書）、『牧師』等等。

可是，儘管說起來似乎很奇怪，虛假，不通，然而就連那些文章，圖片，和春宮，也引不起一點愉快的好奇心。他們把那些東西看作惡作劇，遊戲，和冒遠禁危險的引誘。在軍校學生的圖書館中有普式庚和萊蒙托夫的典雅作品，與司特洛夫斯基的逗人發笑的全部作品；屠格涅夫的幾乎全部作品，屠格涅夫是唯一的在考里阿生活中佔重要而殘忍的地位的作家。大家知道，已故的，偉大的屠格涅夫筆下的愛情總是籠罩着一層搔得人心癢的網：

① Ostrovsky (1823—1886) 俄國戲劇作家。——中譯者。

② Turgenev (1818—1883) 俄國小說家。——中譯者。

一種薄紗，摸又摸不到，看又看不清，然而誘人得很：他的少女有着愛情的預兆，等到愛情一來就興奮起來，怕難爲情怕得不得了，渾身發抖，滿臉通紅。已婚的婦女或寡婦，走起這條曲折的路來又稍稍不同：她們跟她們的責任，跟廉恥心，跟輿論，掙扎很久；結果——啊！——淌下眼淚；或者——啊！——決心不管一切；或者，鐵石心腸的命運之神在頂要緊的關頭奪去了他或她的性命——啊！——只缺一陣小風，熟透的果子就可以落地了。不過，他筆下的所有人物還是渴求着那種可恥的愛情；因那愛情而燦爛的哭，快活的笑；愛情使他們隔絕了全世界。可是，孩子的想法既跟我們大人迥然不同，凡是不准講說的事情，凡是沒有充分說明的或背地裏講的事情，在他們眼裏既有着極大的，不止雙重，而是三重的興趣，因此自然而然他們看過那些書後就會得一個朦朧的概念：大人瞞着他們甚麼事情呢。

還有一件事須得講一講——考里阿（像大多數跟他同年的孩子一樣）不是看見使女福薩希亞——臉蛋緋紅，老是高興，大腿硬得像鋼（他玩得興高采烈時節打過她的後腿）——他考里阿有一回偶然急急走進爸爸的房間，不是看見她張皇的致命逃出房來，用圍裙蒙着臉嗎？他不是同時看見爸爸滿臉通紅，鼻子有一塊青傷而且似乎拉長了嗎？考里阿當時想道：『爸爸的樣子像一隻吐綬鷄，』考里阿——一半由於孩子們生來就有

的喜歡搗亂心，一半由於閒得無聊——不是偶爾在爸爸寫字枱的沒鎖好的抽屜裏翻出來成套的畫片，上面畫着商店夥計所說的『愛情的裝飾品』和世人所說的『超凡入聖的愛情』之類的情景嗎？

他不是看見每回在那洒了香水，西裝筆挺的保羅·愛德華·維奇來訪以前——保羅是一個大使館的小職員，常跟媽媽學聖彼德堡流行的散步風氣——一塊兒到司特瑞爾卡去散步，常常同坐馬車到德聶伯河，巧爾尼果夫司卡雅區去觀賞河對面的落日——他不是看見媽媽的胸脯怎樣起伏，她那撲了粉的臉怎樣緋紅？每逢那種時候，他不是偷窺到許多新奇的事情？他不是聽見她那語聲全然變了，像戲子似的，原本焦躁的斷斷續續，對家人和聽差刻薄無情，可是等到保羅·愛德華·維奇來了以後，便忽然柔和，像天鵝絨似的，像太陽底下的綠草地似的？唉，我們這些通曉世故的人哪兒知道我們周圍的男孩女孩懂得許多事情，而且懂得太多！我們講到他們時總是說：

「唉，何必提防保羅嘉（或彼傑，或凱基）……咳，他們小得很。他們甚麼也不懂！」

拿葛拉吉謝夫來說，他哥哥的軼事不是沒有影響的；他哥哥那時剛從軍官學校畢業，進了一個著名的擲彈兵聯隊；他請假在家，靜候飛黃騰達的機會；在家裏單人住着兩個房

間。當時有一個使女，紐霞，在服侍他們；他們常取笑的管她叫做阿尼達小姐——一個迷人的黑髮女郎，要是改換服裝，就會給人看作女伶，或公主，或政治工作者。考里阿的母親半真心半假意的獎勵着這件事：考里阿的哥哥迷惑於那女郎的美色。當然，她只有她神聖的母性的打算：要是命中註定勃林嘉總有一天會墮落，那就讓他把他的純潔，他的童貞，他生靈上的初次欲望，別交給妓女，私娼，風流女人，而交給一個純潔女郎吧。當然，僅僅是一種無私的、非理性的、真正母性的感情，在指引她。考里阿當時熱中於閱讀小說，熱中於深山野人，草原曠野，綠林好漢，駿馬神駒，和一個名叫「黑豹」的頭目；當然專心注意他哥哥的風流韻事，自己做着種種揣測；那些揣測有時恰恰料中，有時却是憑空幻想。六個月以後，在門背後，他做了一幕駭人聽聞的戲的見證——或者，確切點說，旁聽者。將軍夫人，平素尊嚴有禮，那時却在她臥房痛罵阿尼達小姐，而且用馬車夫的話語咒罵：原來那小姐已經懷孕五個月。要是她不哭，那他們大概會只不過給她一點遮羞錢，她心平氣和的一走了事；可是她真心愛上了少主人，並不要錢，因這緣故他們便叫警察來把她趕走了。

上了第五年級或第六年級，許多考里阿的同學已經嚐到邪惡知識之樹的味道。那時，凡有學生敢於問津一切祕密事情的，在同學當中就被認為是一樁特別的、值得誇口的、丈

夫氣概的時髦事情。阿爾卡夏·希卡爾染了一種病，並不危險，可是病情曖昧；整整有三個月，他變成所有高級同學的崇拜對象——那時高級學生還沒分編成隊。他們有許多人去逛窯子；真的，他們講述他們的冶遊時，比丹尼斯·達維科夫^①時代的驃騎兵所講的漂亮得多，寬泛得多。這種放蕩行徑，他們認為足以表現膽量和發育成熟。

於是有一回，與其說是他們勸誘葛拉吉謝夫去逛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毋甯說是他自己央求他們帶他去，他簡直禁不住誘惑。那個傍晚，現在他回想起來總是又害怕，又憎惡，又莫明其妙，就像一場噩夢似的。他費力的想起，他在馬車中爲要鼓起勇氣怎樣狂飲那有着臭蟲的惡臭氣味的甜酒；那種狂飲怎樣使他覺得胸頭作噁；他怎樣走進大廳，大廳裏桌上燭台和牆上燈架的光亮像一個個飛快滾着的圓輪子似的，在他眼前浮游，大廳裏，女人像奇形怪狀的，紅色、藍色、紫色的斑點那樣浮動；女人頸子，胸脯，胳膊的一片白色炫耀着，散佈奪人心目的、香氣噴噴的、懾人魂魄的美妙。他的同學中有一個人湊在一個奇形怪狀的人身的耳邊悄悄說了些甚麼。她便跑到考里阿跟前，說道：

「聽着，你這小白臉，你的同學說你還是個童男子呢……我們走吧……我會把一切

^①俄國詩人（1781—1839）養尊處優，富於機智，他的大多數抒情詩講到軍中事蹟和放蕩行徑。——英譯者。

都教會你。」

這些話是帶着溫和口吻說的；可是這種話，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的牆壁已經聽過好幾百回了。後來，那件事發生了，至於發生的經過情形，回想起來既困難又痛苦，弄得考里阿想到半中腰便厭倦，毅然決然把想像力轉到別的事情上去。他只模模糊糊記得燈光的旋轉的、擴張的圓圈；執拗的接吻；胡亂的摸索——然後感到一種突兀的尖銳痛苦，弄得人既想在舒服中死去，又想在恐怖中喊叫；過後，他驚奇的看見自己的手全無血色，而且發抖，不知怎麼，扣不上衣鈕了。

當然，所有的人都經歷過這種第一遭的 *tristia post Coitus*；可是那種絕大的精神上的痛苦，在意義上和深度上是很嚴重的，雖然那痛苦的經過很快，然而在大多數人却保留一個長時期——往往一輩子——不過，那痛苦變了形式：在做過某種事情以後感到厭煩和難堪。不久，考里阿就習慣了那種事情；變得胆大多了，跟女人也熟習了，而且很高興，特別是在他走進妓院，所有姑娘（薇爾卡一馬當先）高聲叫喊的時候：

「珍妮其卡，你的情人來啦！」

向同學們講到這情形時，自覺已經長大成人——這感覺是愉快的。

第三章

那是八月裏一個下雨的傍晚，時候還早，大概九點鐘。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的燈燭輝煌的客廳幾乎是空空的。只有靠近門旁，一個年輕的電報局職員坐在那裏，他的腿笨拙而害羞的縮在他椅子底下，試着跟肥胖的凱基開始俗套的、狎暱的談話，那種談話在上流社交場中遇到跳四組舞跳到半中腰休息下來時被看做一種正當事情。還有，那長腿的果醬布丁也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時而坐在這姑娘身旁，時而坐在那姑娘身旁，用他那滔滔不絕的廢話款待她們。

當考里阿·葛拉吉謝夫走進前堂時，第一個認出他來的是圓眼睛的薇爾卡，她照例穿着她那身騎馬裝。她開始轉過來轉過去，拍着手，叫喊道：

「珍嘉，珍妮其卡，快來，你的小情人來找你啦……這小學生……多漂亮的小白臉！」

可是珍嘉這當兒不在客廳；一個肥胖的車長已經化錢佔有了她。

那沉靜莊嚴的老頭兒，暗地裏售賣鐵路局的公家蠟燭，又私帶沒有票的黃魚，却是個很容易招待的嫖客，因為他在窰子裏從來不會耽擱到二十分鐘以上，惟恐誤了班車；即便這樣，也還是時時刻刻看他的錶。每一回他照例喝下四瓶啤酒，走掉，一定給姑娘半個盧布的糖菓錢，給西密昂二十戈比的酒錢。

考里阿·葛拉吉謝夫不是一個人來的，而帶一個同校同學彼德洛夫同來的，他還是第一回踏進妓院的門檻，那是因為禁不住葛拉吉謝夫的勸誘的緣故。大概，這當兒，他覺得自己跟一年半前考里阿所經歷的一樣，處於一種激昂的、荒謬的、狂熱的情況，他的腿發抖，他的嘴發乾，燈光成爲旋轉的輪子在他眼前跳舞。

西密昂脫下他們的大衣，分別藏到暗處，爲的是叫肩章和衣鈕不給別人看見。

須得說明，這嚴峻的漢子不贊成學生，因為他們的態度隨隨便便，講起話來別人聽不懂，同時他也不喜歡這種穿軍裝的男孩在妓院裏出現。

『哼，他們來有什麼好處？』他常對他的同行說。『萬一那樣的小把戲來了，却面對面撞見他的長官，那可怎麼辦？糟糕，他們會封閉這窰子，就像三年前魯班吉哈妓院一樣。當

然啦，他們封閉也沒關係——她改個名字又馬上就開出來；要是他們判她坐一年半的監牢，那她就要大破鈔了。先是比爾開希一個人，她就奉送四百盧布……而且，還不免有這樣的事發生：那種小豬穢會害上某種病，於是哭哭啼啼的叫起來！「啊，爹呀！媽呀！我要死啦！」「告訴我，你這壞東西，你在哪兒找來這種病的？」「某處某處……」得，他們又要來找你的麻煩，天哪，冤枉透了！」

「進去，進去，」他板着面孔對軍校學生說。

軍校學生走進去，由於燈燭輝煌而映眼。彼德洛夫原本喝了酒壯膽，這時搖搖晃晃，臉色發青。他們在『俄國貴族之宴』的圖片下面坐下來，馬上有兩個姑娘——薇爾卡和姐瑪拉——在他們兩旁坐下來。

「請我抽一支煙，你這漂亮的小白臉兒！」薇爾卡轉身對彼德洛夫說；好像出於偶然的，把她那強勁的、溫暖的大腿貼近他的大腿，她那大腿上緊蹦蹦的裹着白緊身褲。「你是多麼招人愛的小傢伙！」

「可是珍妮在哪兒？」葛拉吉謝夫問姐瑪拉。「她接得有客人嗎？」

姐瑪拉注意的望着他的眼睛——定睛望着，弄得那男孩甚至覺得不舒服，掉過頭去

了。

「不。她哪兒接得有客人？不過今天她頭痛了一天。她在走廊上走着，搗母恰好很快的開門，偶然間碰了她的額頭——所以她頭痛起來。可憐的人呀，她躺了整整一天，腦袋上扣着一個冰袋。可是你爲甚麼動問？你等不得啦？等一會兒吧，五分鐘以內她就會來的。你會覺得她很滿意。」

薇爾卡向彼德洛夫囉唆道：

「我的愛，寶貝，你是多可愛的小娃娃！我就愛這種臉色發青的小白臉；他們妒忌心強，講起戀愛來很兇猛。」

忽然她低聲唱起來：

「他的心眼好，

我的寶貝，我的光，

他不會出賣我，也不會欺騙我。

他痛苦得發狂，

他會爲一個女人，

賣掉褲子和衣裳。」

「你叫甚麼名字，心肝？」

「喬治。」彼德洛夫用軍校學生的粗嘎的低音說。

「喬吉克！喬洛其卡！啊，多好聽！」

她忽然湊到他耳邊，帶着狡猾表情低聲說：

「喬洛其卡，跟我來。」

彼德洛夫不好意思了，可憐樣的用低音說：

「我不知道……這全得看我的同學怎麼說……」

薇爾卡揚聲大笑：

「你真是莫名其妙！嘿，好一個小娃娃！喬洛其卡，像你這樣的小伙子在鄉下早就娶媳

婦了；可是他卻說：「這全得看我的同學！」你還應該問問你的保姆或奶媽呢！姐瑪拉，我的

◎ 喬治的暱稱。——中譯者。

安琪兒，想想看我叫他去睡覺，他却說：「這全得看我的同學。」你怎麼樣，朋友先生——是你把他撫養大的嗎？」

「別搗亂，你這鬼！」彼德洛夫獸頭獸腦的用低音嘟囔道，簡直像一個要打架的軍校學生一樣。

瘦長而羸弱的果醬布丁鬚髮越發灰白，走到軍校學生面前，偏起他那又長又窄的頭，做出叫人感動的愁眉苦臉，嘮叨起來：

「軍爺，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所謂智識份子的花朵；槍斃的未來主人翁——請您開恩，賞給一個小老頭子，一個蠻荒的野民，一根煙抽抽。我窮。Omnia mea necum porto. 可是我愛好菸草。」

接到一根煙，他忽然馬上做出悠然自得的，狂放的姿態；伸出他那彎曲的右腿，把手叉在腰間，開始用蒼老的假嗓唱道：

「在流着香檳和葡萄酒的河邊，

拉了文：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邊。這是古希臘託亞士的名言。——中譯者。

我常常大擺筵宴；

可是我現在甚至連麵包皮也沒有，——一塊麵包皮也沒有。

唉，我的老兄！

當初在沙拉托夫，

我幹過守門人，

幹得一帆風順；

可是現在我浪蕩落魄，

乞討麵包皮囉。

唉，我的老兄！

「諸位先生！」果醬布丁忽然感情激動的叫道，中斷他的歌唱，捶打他的胸口。「在這兒，我拜見你們，而且知道你們是將來的司寇比列夫將軍和葛爾柯將軍；可是我在某一方面也做過軍人。我當初爲了做森林看守人而唸書的時候，我們那班全是軍人；因此之故啊，敲着你們心靈的鑲嵌鑽石的金門，我央求你們——爲了鼓舞一個少尉，實一點錢給他

「果醬布丁！」胖姬第從屋子的另一頭叫道，「給青年軍官表現閃電；要不然，你看你，白白的拿人家的錢，你這沒用的駱駝！」

「馬上就表演！」果醬布丁快活的答道。「頂頂慈悲的善人，請注意啊。活動影片。夏季六月的暴風雨。這作品是一個被埋沒的戲曲作家做的，他隱去了真名，用果醬布丁的假名。第一幕。

「那是六月裏一個晴朗的日子。灼人的陽光照明百花盛開的花圃，環抱着：」果醬布丁的唐·吉訶德式的面相鋪展出一個條條縐紋的、怡樂的笑容；他的眼睛眯成兩個半圓。

「……可是現在，遠遠的，天邊現出初起的雲朵。那些雲越長越大，層層疊疊像砂層似的，漸漸遮沒藍色的穹蒼……」

笑容漸漸在果醬布丁臉上消失，他的臉容變得越來越嚴峻。

「……末了，雲層遮沒日頭……凶惡的黑暗落下來……」

果齊布丁使得自己的面貌非常猙獰。

「雨點開始掉下來……」

果齊布丁用手指敲着椅背。

「……遠遠的閃着第一道電光……」

果齊布丁的眼睛飛快的映着他嘴的左角抽搐着。

「……於是，大雨傾盆般注下來，忽然來了光耀奪目的閃電……」

果齊布丁用非凡的純熟和迅速，連續的動着眉毛，眼睛，鼻子上嘴唇，下嘴唇，表示那「Z」字形的閃電。

「……震動屋瓦的劈雷響起來——轟隆隆。多年的老橡樹倒在地下，好像一根脆弱的蘆草似的……」

果齊布丁從容不迫的，照他的年紀誰也想不到的，既不屈膝也不匍背，僅僅垂下頭，僵直的倒在地下，筆筆直，跟一尊石像一樣，背貼着地板，可是立刻又靈俐的跳起來。

「……可是現在風暴漸漸過去了。雷光越來越少了。雷聲漸漸沉悶，像喫飽的野獸似的——嗡嗡……嗡嗡……雲溜掉了。幸福的陽光鑽出來……」

果醬布丁做了個苦笑。

「……現在，日光重新普照着那沐浴過的大地……」

頂頂歡懣的歡笑重又鋪展在果醬布丁的蒼老的臉上。

兩個學生各自給了他二十個戈比，他把錢放在掌心，用另一隻手懸空的掠過掌心，嘴裏唸唸有詞：安，啐，德雷！用兩個手指打了個櫃子，錢不見了。

「姐瑪柔其卡，你太不老實，」他責備的說。「你搶去一個窮苦的、退休的小軍官的最後一文錢，難道不害羞嗎？你爲甚麼把它藏在這兒？」

又打一個櫃子，他從姐瑪拉的耳朵眼兒挖出那些錢。

「我馬上就回來，我走後別煩悶，」他向大家担保道。「可是，要是你們不能等我，我也不強求。我說話算話……」

「果醬布丁！小白曼加在他身後叫道，『肯不肯拿十五個戈比去替我買點糖來？』

：「土耳其之樂，」十五個戈比一塊，哪，接住！」

果醬布丁靈巧的接過飛來的十五戈比銅幣，滑稽的行一個禮，拉下軍帽，讓綠帽沿扣到眼睛上面，走了。

高大的，年紀大的亨瑞達走到兩學生面前，也要了一支煙，打個呵欠，說：

「希望你們年輕人跳一陣舞——因為照現在這樣，姑娘們閑坐着，可膩味死了。」

「遵命！遵命！」考里阿贊同道。「彈一個華爾茲舞曲吧，或者彈別的也行。」

樂師彈起來。女孩成雙作對的翩翩起舞，跟平素一樣拘泥款式，挺直後背，謙遜的垂下眼簾。

考里阿·葛拉吉謝夫很愛跳舞，忍不住，便邀姐瑪拉共舞；他從去年冬天就已經知道她比別人跳得輕快純熟。他跳華爾茲舞時，那肥胖的車長在舞對中巧妙的擠出一條路，誰也沒看見就溜出了客廳。考里阿沒有機會看見他。

不管薇爾卡怎樣拉彼德洛夫，她却無論如何沒法拖他離開原座位。方纔的淺醉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他到此地來的目的，在他看來，似乎越來越可怕，越不能實現，越不可思議。他原可以一走了事，聲明沒有一個姑娘叫他滿意；推託頭痛或別的原因；可是他知道葛拉吉謝夫不肯放他走；而且主要的——若想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幾步路，彷彿難透了。此外，他又覺得他沒有那個力量跟考里阿談到這個。

他們跳舞完結了。姐瑪拉和葛拉吉謝夫又並肩坐下來。

「喂，真的，怎麼珍妮其卡現在還不來？」考里阿性急的問。

姐瑪拉很快的看了薇爾卡一眼，她的眼神中帶着一個問題，這眼神在沒受過傳授的人是不懂的。薇爾卡很快的垂下眼簾。這意思是：是的，他走了。

「我馬上去叫她來，」姐瑪拉說。

「可是你爲甚麼一定要珍嘉？」亨瑞達說。「你可以要我。」

「好吧，下一回再說，」考里阿答道，開始焦灼的抽煙。

珍嘉簡直還沒穿好衣服。她坐在鏡子前面，向臉上撲粉。

「甚麼事，姐瑪柔其卡？」她問。

「你那小軍官來找你。他在等着哩。」

「哦，就是去年那個小娃娃……哼，鬼纏住了他！」

「這話不錯。不過，這小伙子已經長得好結實，好漂亮，而且好高喲……他興致很好，真是這樣！所以，要是你不肯接他，我自己去接他了。」

姐瑪拉在鏡子裏看見珍嘉皺緊了眉頭。

「不，你等一會兒。姐瑪拉，別。我想想看。叫他到我屋裏來好了。說我不舒服，頭痛。」

「我總算已經告訴他，說是左希亞開門不當心，碰了你的頭；說是你躺着，用冰袋鎮着頭呢。不過有一點——珍妮其卡，你值得這樣做嗎？」

「值得不值得，那不干你的事，姐瑪拉。」珍嘉粗率的答道。

姐瑪拉小心的問：

「那麼，難道你一點也不，一點也不憐惜他？」

「可是難道你不憐惜我？」她用手摸摸那刻在她喉頭的紅傷痕。「難道你不憐惜你自己？不憐惜巴希卡？你是菓子醬，不是人！」

姐瑪拉狡猾而驕傲的微笑：

「不，遇到正經事情，我決不是菓子醬，也許不久你就會看出來，珍妮其卡，不過，我們還是別吵嘴的好——就是不吵嘴，這生活已經不大好過了。好吧，我馬上就去，叫他來找你。」

她走後，珍嘉捻小那藍色的小掛燈，穿上睡衣，躺下來。過了一分鐘，葛拉吉謝夫走進來，身後跟着姐瑪拉，她拉着彼德洛夫的手，彼德洛夫忸忸怩怩，垂下頭。在他們背後，那斜眼的鴉母左希亞的尖尖的，狡猾的小紅臉探進來。

「真不錯，」鴉母忙着張羅道。「看起來真妙：兩位英俊先生和兩位大家閨秀。地道的

宴會。我拿甚麼來款待你們？你們要啤酒還是葡萄酒？」

葛拉吉謝夫身邊有很多錢，他有生以來從來沒有拿到這麼多：一共二十五盧布，他要炫耀一下。啤酒，爲要提起勇氣，他纔稍稍喝一點，可是受不住啤酒的苦味，而且暗自納悶，別人怎麼會喝得下去。因這緣故，像老嫖客似的，撇撇下嘴唇，他吹毛求疵的、懷疑的說：

「可是，你們那酒恐怕糟糕得很吧？」

「您是甚麼意思？您是甚麼意思，您這小白臉？連考究的老爺們對我們的酒都沒話說……講到甜酒，我們有「卡霍司」（Cahors）教會酒，「泰諾里菲」（Teneriffe）講到法國酒，我們有「拉菲特」……您也可以要葡萄牙所產的紅葡萄酒。姑娘們只愛喝加檸檬的「拉菲特。」

「甚麼價錢？」

「便宜得很。照規矩，在所有上流妓院裏——一瓶「拉菲特」是五盧布，四瓶檸檬汁，每瓶半盧布，那就是兩盧布，一共不過是七盧布罷了……」

「你說得夠了，左希亞，」珍嘉漠然的止住她。「敲小孩子的竹槓，多難爲情。五個盧布足夠。你分明知道這些人是君子人，不是壞人……」

可是葛拉吉謝夫臉紅了，帶着滿不在乎的神氣把一張十盧布鈔票丟在桌子上。

「唉，何必多話。好吧，拿去。」

「我既收了酒錢，也順便收了夜度資吧。你們怎麼樣，年青人——你們玩一會就走呢，還是整夜住在這裏？你們自己知道那價目：玩一會，兩盧布；通夜，五盧布。」

「好啦，好啦。玩一會。」珍嘉插嘴道，冒火了。「至少，這句話，你可以相信我。」

酒送來了。此外，妲瑪拉硬逼着叫人送來麵點。珍嘉徵求兩位學生的許可，喚來小白曼加。珍嘉自己不喝酒，也不從床上起身，拿一塊奧倫堡廠織的灰披巾披在肩上，其實房間裏很熱。她的眼睛一動不動，定睛望着葛拉吉謝夫的俊美的、曬黑的臉，那臉已經變為成人的臉了。

「你怎麼啦，寶貝？」葛拉吉謝夫坐到床上，撫着她的手，問道。

「沒甚麼……我碰痛了自己的頭……有點頭痛……」

「不要緊的。」

「不錯，我看見了你，已經覺得好多了。你怎麼這許久沒有來？」

●奧倫堡廠是著名的羊毛織造廠。——中譯者。

「我總是抽不出功夫來——軍伍生活啊。你自己明白……我們一天得走二十五維爾斯特。整天的操練又操練：陣地戰啊，編隊形啊，守要塞啊。永遠不得閑。從早到晚，常常乏透了，一到晚上你簡直不覺得你身體底下還有兩條腿……我們還要檢閱……真不是玩的……」

「唉，你們這些可憐的小伙子！」小白曼加忽然絞着自己的手。「他們何苦折磨你們，你們這些安琪兒？要是我有你這樣一個兄弟或兒子——我的心會出血。乾一杯，小軍官！」

他們碰杯。珍嘉打量着葛拉吉謝夫，一點也不鬆懈她的注意力。

「你喝一杯怎麼樣，珍妮其卡？」他問道，端過一個杯子來。

「我不想喝，」她冷淡的回答，「可是，不過，姊妹們，你們酒也喝了，話也說了不少——別緊自在這兒待着。」

「也許你想跟我住一整夜吧？」她等到人都出去以後問葛拉吉謝夫。「你別害怕，親愛的；要是你帶的錢不夠，我給你補足。你看，你長得多好看，連鑾姐也捨得爲你化錢！」她笑起來。

葛拉吉謝夫轉過身來望着她，就連他那沒有注意聽的耳朵也被珍嘉的話聲驚動了。

——那語聲既不悲哀，也不和善，可也不嘲弄。

「不，寶貝，我很高興在這兒過夜；我自己倒願意留在這兒，可是我辦不到；我答應十點鐘回家。」

「那沒關係，親愛的，叫他們去等着好了；你現在已經完全是大人了。難道你還得聽別人的話不成？……不過，隨你的便吧。要不要我熄了燈？還是隨它去？你要睡在哪一邊——貼牆？還是外床？」

「我都可以，」他用顫抖的語聲答道；他用胳膊環抱着珍嘉的又熱又乾的身體，把自己的嘴唇湊到她臉上去。她輕輕的推開他。

「等等，等一會兒，親人——我們有的是功夫痛痛快快親嘴呢。安安靜靜躺一會兒……就這樣……安安靜靜，心平氣和……別動彈……」

這些話，古怪而專橫，對葛拉吉謝夫起着催眠作用。他聽從她的話，仰面躺下，把手枕在頭下面。她稍稍撐起自己身子，用臂肘支着，彎曲的胳膊托着她的頭，她在半明半暗中瞧他的周身——那麼白晳，強壯，魁偉；胸腔又高又寬，肋條結實；骨盤狹窄；大腿有力而飽滿。曬得黑黑的臉和頸子的上半部，跟潔白的肩膀和胸脯中間，有一道線把黑白兩邊截然分開。

葛拉吉謝夫一眨眼。他覺得好像他自己臉上，周身都感到那專注的凝視，那凝視彷彿一把梳子隔着衣服搔爬似的觸着他的臉，搔着他的臉——感到一種稀薄的、輕輕的、活生生的東西。

他睜開眼，看見他身旁那女人的又大又黑的、坦直的眼睛；在他看來，她似乎完全變成陌生了。

「你在看甚麼，珍妮？」他低聲問。「你在想甚麼？」

「我心愛的小孩子！……他們管你叫做考里阿，對不對？」

「對的。」

「別不高興我，考里阿——請你照我的意思作：再閉上你的眼睛……不，閉得緊一點，閉得緊一點……我要捻亮燈，好好看看你。哪，就這樣……但願你知道你現在……這會兒……這一秒鐘……有多麼美！過一會兒你會變得粗魯，發出山羊的氣味；可是現在你放出毛皮和牛奶的香味……還有一點野花的香氣。可是閉上——閉上你的眼睛！」

她捻亮燈，回到自己的床位，用她那心愛的姿勢——土耳其式——坐下來。兩個人都沉默不語。遠遠的，隔着好幾個房間，一隻破舊的大鋼琴彈得叮噠亂響；誰的哈哈大笑聲傳

過來；從另一頭——傳來細小的歌聲和急速快活的話聲。講的是甚麼話却聽不清。一輛馬車在遠遠的街上轆轆滾過……

「現在我馬上就會把那病傳染給他，就跟我以前傳染給別人似的。」珍嘉暗想道，深沉的凝望着他那勻稱的大腿，他那未來運動家的俊偉身材，又凝望着他那墊在腦後的手臂，臂彎上部的肌肉緊張着——突出，飽滿。「噢，怎麼難道我在憐惜他？或者因為他是小白臉？我早已沒有這一類感情了。是啊，僅僅一年多以前，他夜間從我這兒辭出的時候，我還塞了一個蘋果在他衣袋裏。為甚麼我不告訴他那種病——現在我能夠告訴他，也敢於告訴他呀！或者因為他會不相信我的話？會生氣？會去找別的姑娘？可是男人早晚會這樣的……他拿錢買我——難道這能夠寬恕嗎？或者，他也像所有的男人那樣——盲目的幹這種事……」

「考里阿！」她低聲說，「睜開眼睛。」

他聽話，睜開眼睛，轉過頭去向着她；用他的手臂攬着她頸子，叫她稍稍靠近自己，想要吻她那襯衫的開口處——吻她的胸。她又溫柔的，然而威嚴的，推開他。

「不，等一會，等一會——聽我說……再等一分鐘。告訴我，孩子，你為甚麼到我們女人

這兒來？」

考里阿輕輕的、啞聲的笑起來。

「你真惹！那麼，他們大家爲甚麼來？難道我不也是一個男人？因爲，彷彿是，我到了人人成年的那個年紀……哪，有一點需要……女人。不過，我也不會胡搞！」

「需要？光是需要嗎？那意思是說，就跟需要那立在我床底下的便壺那樣的需要嗎？」

「不，哪兒會是那樣？」考里阿答道，好意的笑笑。「我很喜歡你……從第一回見面……

……不怕你生氣，我就……有點愛上了你……至少，我從來沒跟別的女人鬼混過。」

「哦，好的？不過，你第一回來，莫非是由於需要？」

「不，也許還算不得需要；可是，不知怎麼，模模糊糊，我要一個女人……我的朋友說得我心動……許多朋友在我之前早已到這兒來過……所以，我也……」

「可是，你第一回來不怕難爲情嗎？」

考里阿心裏納悶；這些盤問，在他是既不愉快又覺得難堪。他覺得這不是他從他的些少的經驗中所熟知的那種毫無意義的枕邊閒話；而是一種具有重要性的談話。

「我們不談這個吧……其實我倒並不怕難爲情……不過還是不免發窘。那時我就

喝酒來壯膽。」

珍妮又在床邊躺下；用臂肘支着身子，又在他身旁時時刻刻出神的凝望着他。

「可是告訴我，親愛的。」她用細弱的聲音問道，弄得學生很費力的聽清她的話，「再告訴我一件事情，你出錢，出了這點骯髒錢，兩個盧布——你懂嗎？——出錢買愛情，爲的是要我抱你，吻你，把我自己的身體交給你——化錢幹這種事，你不覺得害羞嗎？從不覺得？」

「唉，天哪！今天你問了我一些多奇怪的問題！可是他們全出錢啊！就算我不出錢，別人可還是會出錢——這在你不是一樣。」

「你跟別人講過戀愛沒有，考里阿？說實話！說真心話……憑良心……你追求過女人沒有？帶着一束小花……跟她手挽手在月下散步？不是嗎？」

「哦，不錯。」考里阿用沉靜的低音說。「年青的，甚麼傻事做不出來！那是一樁人人會做的事情……」

「一個小表妹？一個受過教育的小姐？一個供給膳宿的學校的女學生？一個高等學校的女生……是這樣的，對不對？」

「哦，是的，當然——人人有這樣的女朋友。」

「那麼，你不會對她動手動腳吧，對不對……你會顧全她吧？要是她對你說：『買了我的肉體，給我兩個盧布』——你會對她說甚麼呢？」

「我不懂你的話，珍嘉！」葛拉吉謝夫忽然生氣了。「你幹麼這樣大模大樣？你打算玩甚麼花頭！皇天在上，我要立刻穿好衣服走了。」

「等一會，等一會，考里阿！再回答一個，再回答一個，最後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唉，你！」考里阿不高興的抱怨道。

「難道你從來沒有想像過……那麼，現在想像一下吧，哪怕想像一秒鐘也好……比方說，你家忽然變窮了，破產了。你不得不靠抄寫文件來維持生活；或者，比方說，當了木匠或鐵匠；你妹妹走入歧途，跟我們這兒的姊妹一樣……不錯，不錯，你的親妹妹，親妹妹……要是有一個流氓誘拐她，帶着她跑碼頭……賣給這個人，又轉到那個人手裏……那你怎麼辦？」

「呸……決不會有那樣的事……」考里阿乾脆的打斷她的話。「不過，說得夠了——我要走啦！」

「聽我的話，走吧！我有十個盧布放在那裏，放在鏡子旁邊，一個裝巧克力糖的小盒子

裏——你自己去拿吧。我用不着那些錢。拿那錢給你媽買一個鑲金的玳瑁粉盒吧；要是你有個小妹妹，就給她買一個好洋娃娃。跟她說：一個已死的娼妓的紀念物。去吧，小孩子！」

考里阿皺着眉，生氣了，靈活的扭動一下他那勻稱的身體，幾乎沒挨到床就跳下了床。現在他站在桌邊的小草墊上，赤身露體，身材魁偉，他那生氣勃勃的青春身體莊嚴壯美。

「考里阿！」珍妮在他身後輕輕的、固執的、溫愛的叫他。「考萊其卡！」

他聽到她的叫聲回轉身去，這一轉身引起短短一陣疾風，好像他在喘息似的；他平生從沒在任何地方，甚至從沒在畫片裏，見到過女人溫柔、憂愁、無言的責備的美麗表情，跟現在他從珍妮的盈盈含淚的眼睛中所見到的表情一樣。他在床邊坐下來，感情激動的摟住她那赤裸的、淺黑的手臂。

「那麼，咱們別再吵嘴了，」他溫柔的說。

她自己，也摟着他，把她的胳膊環抱着他的頸子，她把她的頭貼在他胸口。他們就這樣有好幾秒鐘沒說話。

「考里阿，」珍妮忽然鬱鬱的問，「你從來不怕傳染嗎？」

考里阿打了個冷戰。某種冰冷的、可憎的恐怖在他靈魂裏激動着，又掠過他的靈魂。他

沒有立刻回答。

「當然，那是可怕的……可怕的……上帝拯救我！可是我只到你一個人這兒來，只到你這兒來！你一定會先告訴我吧……」

「是的，我會先告訴你，」她沉思的說。立刻，迅速的，自覺的，彷彿掂着她自己的話的斤兩似的：「是的，當然，當然，我會先告訴你！可是你聽說過他們所謂的梅毒那種病是怎麼一回事嗎？」

「當然，我聽說過……鼻子爛掉。」

「不，考里阿，不光是鼻子！人變得周身是病：他的骨頭，肌肉，腦筋，都害了病……有些醫生胡扯，說是這種病醫得好。吓！你永遠醫不好！不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人總歸要爛掉。只要再一中風，他就糟了，他的右臉，右臂，右腿，就死了——活着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半死的人了。半個活人——半個死屍。他們大都精神錯亂。人人明白……每一個人……凡傳染了那種病的人都明白：即便他喫飯，喝酒，接吻，甚至呼吸——他全無把握他是不是會傳染他身邊的那些人，那些頂親近的人——姊妹，妻子，兒女……凡梅毒病人生下來的孩子都是畸形小孩，器管殘缺的小孩，甲狀腺腫的小孩，肺病的小孩，或白癡的小孩。哪，考里阿——

這種病有這麼厲害。現在，珍嘉忽然急速的坐正，一把抓住他的裸臂，轉過他的臉來朝着她，弄得他給她那憂愁的、陰鬱的、非凡的炯炯眼睛逼得幾乎張不開眼，『現在，考里阿，我告訴你，我害這髒病不止一個月了。這就是爲甚麼我不讓你吻我的緣故……』

『你開玩笑！……你故意拿我開心，珍妮！』葛拉吉謝夫氣憤的、驚駭的、張皇的喃喃道。

『開玩笑？……到這兒來！』

她立刻逼着他站起來，點了根洋火，說：

『現在仔細的看着我指給你看的……』

她張大嘴，舉起火亮，照到她的喉頭。考里阿一看，倒退了幾步。

『你看見那些白斑嗎？——就是梅毒，考里阿！你懂嗎？——梅毒到了頂可怕，頂嚴重的階段。現在，你穿好衣服，謝謝上帝吧。』

他，默默的，眼睛不看珍嘉，匆匆穿起衣服，倉促中手脚伸不進袖管和褲管，他的手發抖，他的下巴跳動，弄得下面一排牙齒敲着上面一排牙齒；同時珍嘉垂着頭說道：

『聽着，考里阿，你碰見一個忠厚女人，那是你的好運氣；要是換一個人，決不會顧全你。你聽見沒有？我們，被你們破了身，然後又被你們趕出你們的家，然後每逛一回又給我們兩

個盧布，我們啊，永遠——你懂嗎？——」她忽然抬起頭來，「我們永遠恨你們，永遠不會憐惜你們！」

穿衣穿到半中腰的考里阿忽然住手，坐到床上，珍嘉身邊，用手蒙着臉，哭泣起來；哀哀的哭着，跟孩子一樣……

「主啊，主啊，」他低聲說，「唉，這是實話……這實在是多卑劣的事情！我們也，我們也有過這種事情：我們有個使女，紐霞……一個使女……他們也管她叫做安妮達小姐……一個漂亮的小女孩……我的哥哥勾引她……我的哥哥……是一個軍官……他走後，纔發現她懷了孕，媽就趕她出去了……把她趕出家去，像丟掉一個拖帚似的……她現在到哪兒去了？爸爸……爸爸……他也跟一個使……使女……」

半裸的珍嘉，這珍嘉，這不信仰的人，這好罵街的人，這好吵架的人，忽然從床上起來，站在學生面前，慢慢的，差不多嚴肅的，在他身上畫了十字。

「願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她帶着深沉的溫柔和感激表情說。

她立刻跑到門口，開門，叫道：「鴉母！」

「告訴你，親愛的鴉母，」珍嘉命令道，「去看一看，誰沒有接客——姐瑪拉或小白曼」

「加。叫沒有接客的姊妹到我這兒來。」

「考里阿在背後嘟囔了一句甚麼，可是珍嘉故意不理他。」

「請你越快越好，親愛的鴉母，麻煩你。」

「馬上去，馬上去，姑娘。」

「噢，你這是做甚麼，珍妮？」葛拉吉謝夫不快的說。「噢，幹麼要這樣……難道你要說穿嗎？」

「等一會，那不干你的事……等一會，我不會做甚麼叫你不痛快的事情。」

過一分鐘，小白曼加進來，穿着她那棕色的、合身的、素雅的女學生裝。

「你叫我幹麼，珍妮？難道你們吵嘴啦？」

「不，我們沒吵嘴，曼奈其卡，可是我頭痛得厲害，」珍嘉平靜的答道，「因此我的小朋友覺得我很沒意思。看在朋友份上，曼奈其卡，帶他去過夜，替我的缺！」

「夠啦，珍妮，住嘴。親愛的！」考里阿用真正痛苦的聲調抗議道。「我全明白了，我全明白了，現在不必這樣……別打發我走！」

「我不懂你們怎麼搞的？」輕浮的曼加攤開手，「也許你們要請一個可憐的小女孩」

「噢，點甚麼吧？」

「好，去吧，去吧！」珍嘉溫和的打發她走。「我馬上就來。我們剛纔不過是開個玩笑。」
穿好衣服，他們在這臥室通到走廊的門口站了許久，一言不發，互相悲哀的望着，考里

阿雖不知道，却感到這常見他靈魂中發生一種劇變，那劇變將有力的影響他的一生。

於是他緊緊握着珍妮的手，說：

「寬恕我……你肯寬恕我嗎，珍妮？你肯寬恕嗎……？」

「是的，我的孩子！……是的，我的好孩子！……是的……是的……」

她像母親一樣，溫柔的，輕輕的，撫着他那頭髮剪短的頭，輕輕推他到走廊上。

「你現在上哪兒去？」她半開着門，在他身後問道。

「我馬上去找我的同學，然後回家去。」

「隨你！……上帝保佑你，親愛的！」

「寬恕我……寬恕我……」考里阿重說一遍，向她伸出手去。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的好孩子……你也寬恕我吧……因為我們以後永不相見

了！」

她，關上門，一個人留在屋裏。

在走廊上，葛拉吉謝夫遲疑着，因為他不知道該怎樣纔能得到彼德洛夫和姐瑪拉休息的那個房間。可是鴛母左希亞幫了他的忙，她匆匆跑過他面前，帶着很焦灼的、驚恐的神氣。

「唉，我現在沒有功夫陪你！」她聽到葛拉吉謝夫的問題後回過頭來嚷道。「左邊第三個門。」

考里阿照她的指點，走到門前，敲門。房中傳來一種忙亂和低語的聲音。他又敲一次門。「克爾寇維司，開門是我——索里特洛夫。」

在軍校學生當中，每逢從事這種遠征以前，總先商量好互相用假名字相稱。這倒不是對付長官的警戒的陰謀詭計，或害怕撞見家中的熟人，其實不過是一種故作神祕的遊戲——這遊戲的發端須遠溯到古代去。

「你不能進來！」姐瑪拉的語聲從門背後傳來。「你不能進來。我們忙着呢。」
可是彼德洛夫的低音立刻打斷她的話：

「胡說！她說謊。進來。沒關係。」

考里阿開了門。

彼德洛夫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可是滿臉通紅，陰沉不語，像孩子似的撇起嘴，眼睛垂視着。

「喂，你帶來好一個朋友——我得說！」姐瑪拉譏嘲的、憤怒的說。「我當他是真正的男人，可是他却是個小女孩子！不怕你見氣，他失了童貞正在難過呢。你帶來的真是一個寶貝。可是拿回去，拿回你那兩個盧布去！」她忽然向彼德洛夫嚷道，把兩個錢幣丟在桌子上。這錢，你日後送給這一個可憐的使女吧！要不然，你留下來給自己買一付手套吧，你這土撥鼠！」

「可是你幹麼罵人？」彼德洛夫沒抬起眼睛，抱怨道。「我沒罵你，不是嗎？那麼你幹麼先罵我？我要怎樣，我就怎樣：我有充分權利。可是我既耽擱了你一些時間，那麼這錢還是你收下。不過，硬逼着我幹甚麼，我是不肯的。講到你，葛拉吉謝夫——那就是，索里特洛夫——你不該帶我到這種地方來。我原當她是個好女孩子，可是她却一個勁兒吻我，還做那種上帝纔曉得的事情……」

姐瑪拉，儘管生氣，却笑出聲來。

「唉，你這小獸子，小獸子！好，別生氣了——我收下你的錢就是。不過注意：今天晚上，你會難過，你會哭起來。算了，別生氣，別生氣，咱們還是和好了吧。你伸手給我，我也伸手給你，咱們拉拉手吧。」

「咱們走吧，克爾寇維司。」葛拉吉謝夫說。「再會，姐瑪拉！」

姐瑪拉依照所有娼妓的習慣，把錢塞在襪管裏，出門給兩個孩子帶路。

正當他們穿過走廊的時候，葛拉吉謝夫聽到客廳裏的奇異的、無聲的、緊張的忙亂，以及頓腳聲，混亂急速的低語聲，便覺得奇怪。

靠近他們方纔所坐的地方，在那圖片底下，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的所有院中人和幾個外人聚在那兒。她們密密的圍成一圈，俯下身。考里阿好奇的走過去，稍稍擠進去，從人頭中望進去：在地板上，側着身子，不自然的蜷縮着果醬布了。他的臉色發青，差不多烏黑。他不動，躺在那兒，顯得小得奇怪，縮成一團，彎曲着腿。一個胳膊壓在胸底下，另一個胳膊擡在一邊。

「他怎麼啦？」葛拉吉謝夫驚駭的問。

紐爾卡回答他，開始用急速的低語講起來：

「果醬布丁剛纔到這兒來……給曼加糖菓，然後叫我們猜阿美尼亞的謎……」顏色發青，掛在大廳……「我們猜不出來，可是他說：『青魚』……忽然他笑起來，咳嗽了一陣，側着身子倒下來；於是——砰的一聲倒在地下，不動了……他們去找警察了……主啊，真要命……我頂害怕死屍！」

「等着！」葛拉吉謝夫止住她。「須得摸摸他的額頭；他也許還活着呢……」

他真試着擠到前面去，可是西密昂的手指，就跟鐵箝一樣，抓住他的臂肘上部，拉他回來。

「不必，不必察攷！」西密昂莊嚴的命令道。「去吧，現在，少爺，不要在這兒待着！這不是你們待的地方；警察就會來啦，他會叫你們做證人——那你們就糟了，你們這些軍官學校的學生！還是趁早走掉的好。」

他送他們到前廳，把大衣塞在他們手裏，越發嚴厲的說道：

「好，現在——快點，跑吧……快！免得惹出麻煩來。下回你們要是再來，我決不讓你們進來。你們啊，好聰明的小伙子！你們給那老狗錢，叫他去喝酒——弄得他現在伸腿瞪眼

了。」

「喂，你別這麼大刺刺的！」葛拉吉謝夫冒火了，罵他道。

「你說甚麼，別大刺刺的……」西密昂忽然憤憤的喊叫，他那沒有眼毛和眉毛的黑眼變得非常可怕，嚇得兩個學生倒退。「我要痛痛快快揍你一頓，弄得你們忘了怎樣喊爺喊媽！馬上給我滾！要不然我擱下你們的腦袋來！」

兩個孩子走下台階。

這當兒兩個漢子走過來，頭上斜戴着帽子；一個穿藍襯衫，一個穿紅襯衫，外面套着解開扣子，敞開的茄克——明明是西密昂的同行。

「甚麼？」其中有一個從台階下面對西密昂快活的叫道。「果醬布丁完蛋啦！」

「是的，嗚呼哀哉啦！」西密昂答道。「我們現在得把他丟到街上，要不然就會常常鬧鬼。他媽的，叫他們以為他喝醉了酒，在路上倒斃了吧。」

「可是他這回的死，是不是你……喂……你幹出來的？」

「喂，胡說！哪兒有這個道理。他是個好好先生。簡直跟一條小綿羊一樣。準是他的壽命滿啦。」

「他死，也不挑一個好地方！還有比死在這地方再糟的沒有？」穿紅襯衫的說。

「算了吧，你！」另一個說。「活着不做好事，死也沒好下場。喂，咱們走吧，伙計，怎麼樣？」

兩學生拚命的跑。現在，在漆黑中，果醬布丁的身體從地板上立起來，臉色發青，站在他們面前，這死人使兩個少年害怕極了；尤其是如果在黑夜，在黑暗中回想起來的話。

葛拉吉謝夫！等到你長大成個人後，你會回想到這八月天的夜晚嗎？你會把這事情告訴你的子女嗎……

第四章

從清早起，細雨像灰塵似的落個不停。普拉托諾夫在碼頭作工，起卸西瓜。今年夏天他原打算在機廠安身，可是他時運不佳；作了一個禮拜他就已經跟工頭吵架，還幾乎打起架來，那工頭待工人是極殘酷的。有一個月，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生活困窘，在坦穆尼柯夫斯卡亞街的小巷裏游蕩，記錄一些街頭小事和保安官法庭開庭時的幽默小事，寄到『回聲報』的編輯部。可是，在他，報館的艱苦工作早已變得厭煩了。他老是神往於游歷，神往於新鮮空氣中的體力勞動，神往於全無舒適可言的生活，神往於毫無牽掛的漂泊生活，在那種生活中，人擺脫外界一切可能的關係，連自己也不知道明天的命運怎樣。因這緣故，從德聶伯河下游來了第一批裝載西瓜的貨船時，他欣然加入工人羣，工人們從去年就認識他，而且因他脾氣溫和，爲人隨和，精通算術，而愛他。

這工作以良好的配合和熟練的身手進行着。每條貨船上有四組工人工作，每組有五個工人。第一個工人拿起西瓜來，遞給站在船邊的第二個。第二個拋給站在碼頭上的第三個；第三個丟給第四個；第四個交給第五個，這第五個站在一輛馬車上，把各色各樣的西瓜——時而黑綠瓜，時而白瓜，時而花條瓜——排成整齊而發光的行列。這工作乾淨，活潑，做得快。一組能幹的工人組織好以後，西瓜從這個手飛到那個手，似練馬戲一般的迅速和準確。接到手裏，馬上又飛起來，毫無耽擱，盡快的裝滿貨車，那情景看起來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初出茅廬的生手，還沒學會那技巧，還沒練出那種特別的速度感，作起來自然困難得很。接西瓜還容易，拋出去就難了。

普拉托諾夫記得很清楚他去年的初次經驗。當他喘吁吁的，三番四次延遲了傳遞的時候，他招來了甚麼樣的咒罵啊——惡毒，譏諷，粗野；兩個西瓜，拋得不合時，掉在地下，漿汁四濺的碎了，同時，張皇失措的普拉托諾夫也把他拿在手裏的一個西瓜掉在地下了。起先他們待他還客氣；第一天，他每一回大意，他們就扣掉他的工錢，每個西瓜五戈比。以後又出毛病，他們恐嚇道，立刻把他從這組人中開除，毫無通融。直到現在，普拉托諾夫還記得當時他怎樣生氣：「啊，真這樣嗎？他媽的！」他當時想道：「你們却還打算叫我小心你們的西瓜？」

我偏不小心，你們瞧着吧，你們瞧着吧……」這怒火彷彿立刻幫了他的忙。他漫不經心的接西瓜，同樣漫不經心的丟出去，於是他忽然大吃一驚的覺得現在他纔真正學會了這工作，會運用自己的肌肉，目光，呼吸了；他纔明白頂要緊的是根本不要想到西瓜是值錢的東西，於是一切就順利了。等到他終於充分學會那技巧，他很久很久覺得這工作是一種愉快而有興趣的運動。可是，這時期也過去了。到頭來，他達到了這個階段：他覺得自己是包括五個人和一條無窮無盡的飛西瓜的鎖鏈的總機器上一隻無意志的、機械性的輪子了。

現在他是第二個工人。依着秩序彎下腰去，他不必用眼去看，就用雙手接過來冰冷的、有彈力的重西瓜；移到右手，又不必用眼去看，或只用眼角瞟一下，便拋到下面岸上，立刻又彎下腰去接第二個瓜。這當兒他耳朵只聽到西瓜碰到人手的時候怎樣發出擦擦……擦擦……的聲音；立刻又彎下腰去，又拋出去，西瓜飛過空中嘈鬧的發出聲音——日……日……日……

目前這工作是很賺錢的。他們這幫工人，包括四十個工人，幹着起卸的工作。謝謝瓜商大批湧到，他們的工錢不是按日計算，而是按工作量，按貨車的載重計算。工頭沙佛羅特耐

——一個身材魁偉，孔武有力的波爾多瓦人——已經極滑頭的哄騙了西瓜的主人——一個青年，而且大概還沒有甚麼經驗。貨主後來固然醒悟過來，打算更改合約；可是經驗豐富的瓜商連忙勸阻他：『算了吧。他們會弄死你。』他們簡單而堅決的告訴他。所以由於這種鴻運，這幫工人中每個工人現在都可以一天賺四個盧布。他們全都非常熱心，甚至有點激烈的工作；要是能夠用某種器械測量他們每個人的勞動的話，每個人所創造出來的勞力單位總數一定跟一匹佛洛涅日的高頭大馬的力量不相上下。

然而，沙佛羅特耐連這個還是不滿足——他時時刻刻催他的部下快些。他懷着職業性的雄心；他要使得他那幫工人每一個工人每天賺到五個盧布。油綠的和雪白的西瓜，歡快的，非常輕鬆的，從碼頭飛到貨車，轉動着，發着光；這些多汁的西瓜碰在習慣的手掌上，啪啪的響。

可是，在碼頭的這架搬運器械上，響起了長長的一聲吆喝。河面上有兩三組人回應，岸上響應的還要稍稍多些；他們同聲吆喝了很久，不同的聲音組織了大合唱。

「杭——育！」沙佛羅特耐連頭吼叫着，聲音粗厲，就像自動的喇叭似的。

現在，最後的擦擦兩聲——工作立刻停止了。

普拉托諾夫舒適的直起腰來，向後仰了仰，張開他那隆腫的胳膊。他愉快的想到他週身肌肉的最初痠痛總算已經過去了；人若久不用勞力，忽然又回到工作上，最初幾天是不免感到肌肉痠痛的。今天以前，早晨在坦穆尼柯夫斯卡亞街的住所醒來——由於工廠的按時長鳴的汽笛聲——他在最初幾分鐘總感到他的頸子，後背，胳膊，大腿，痛得厲害，以致他覺得好像只有奇蹟纔能夠逼他站起來，走幾步路。

「走哇，喫飯啦，」沙佛羅特耐又大叫起來。

脚行們走到水邊；跪下來或撲在跳板和木筏上；用手掌兜起水來洗他們的又濕又熱的臉和手臂。就在這岸坡上，在還留着一點青草的地上，他們用飯：十個頂熟的西瓜繞成一圈，黑麵包，二十條乾鯉魚。鎗子兒加夫留希卡已經拿着一個半加侖的酒瓶跑到酒店去了，一邊走一邊唱着軍人喫飯時唱的歌：

「拿出湯瓢和飯碗，

沒有麵包就光喫菜。」

面前。

一個赤腳頑童，又骯髒又襤褸，露出的身體比穿着衣服的部份還要多，跑到那幫工人

「你們這兒誰叫做普拉托諾夫？」他問道，用他那賊溜溜的眼睛打量他們。

「我就是普拉托諾夫，你叫甚麼名字？」

「那兒拐灣地方，教堂背後，有位小姐在等着你……這是她寫給你的字條。」

全體工人嘖嘖的叫起來。

「你們哇啦哇啦的幹甚麼，你們這羣混蛋！」普拉托諾夫平靜的說。「給我字條。」

那是珍嘉寫的信，筆跡滾圓，天真，幼稚，還寫了些錯字。

「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原諒我打叫（攪）你。我有一件要緊（緊）事非跟

你談談不可。要是小事，我決不會來麻煩你。只要十分鐘。你知道，我是安娜·瑪爾科夫

娜家的珍嘉。」

普拉托諾夫站起來。

「我去一去就來，」他對沙佛羅特耐說。「等你們動手，我就回來。」

「現在你却要做那種事情，」工頭懶洋洋的，看不起的說。「其實晚上再幹那事也不遲……去吧，去吧，難道誰還拖住你不成？可是等我們動手做事時，要是你還沒來，你今天的工錢就算吹台。我另找個流浪漢。他打碎多少西瓜——也全由你賠……我沒想到你，普拉托諾夫——是怎麼一條公狗……」

珍嘉在一個小方場上等他，那小方場在教堂和碼頭中間，栽着十棵瘦弱可憐的白楊。她身穿一件灰色的、整幅無縫的出街禮服，戴一頂樸素的圓草帽，繫一根小小的黑絲緞。「可是，即便她穿着樸素，」普拉托諾夫想道，習慣的睜細眼睛遠遠的眺望她。「每個男人走過還是會看她一眼，而且不免回頭再看三四回；他會立刻感到她的氣派特別。」

「你好，珍嘉！幸會，幸會，」他熱烈的說，緊握女郎的手。「啊，我沒想到你會來！」

珍嘉沉默，難過，分明有心事。普拉托諾夫立刻懂得而且領會了。

「你原諒我，珍奈其卡，我得馬上喫飯纔行，」他說，「所以，請你跟我一塊兒去，講給我聽怎麼一回事，同時我喫飯。離這兒不遠有個小飯館。這會兒，那飯館一個人也沒有，它還有

一個小小的套間，算是雅座呢；這正好合你我的需要。咱們去吧！也許你也想喫點甚麼吧。」

「不，我不想喫。」珍嘉粗魯的回答，「我不會耽擱你很久功夫……幾分鐘罷了。我要跟你談談，要你替我出個主意——此外，我找不到這麼一個人。」

「很好……那我們就去吧！只要我辦得到，我總當爲你盡力。我很喜歡你，珍嘉！」
她悲哀而感激的望着他。

「我知道，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所以我纔來找你。」

「也許你要錢吧？直說好了。現在我身邊沒有多少錢；可是伙伴們會相信我，肯借給我錢。」

「不，謝謝……全不相干。等我們到了那兒，我會完全告訴你。」

那昏暗的、低矮的小酒館是小偷常去盤桓的地方，他們在那兒講生意，分贓，酒館生意到旁晚纔會熱鬧起來，一直鬧到深夜。普拉托諾夫估了一個小雅座。

「給我拿紅燒肉，胡瓜，一大瓶伏特卡，麵包來。」他吩咐夥計。

那夥計是個年輕小伙子，面孔污黑，長着獅子鼻，周身醜醜油膩，彷彿剛從污水池裏拖出來似的。他揩揩嘴唇，粗聲粗氣的問：

「幾個戈比的麵包？」

「隨便吧。」

於是他笑起來：

「隨你拿多少都行——我們等一會算帳就是……還拿點蘋果酒來！」

「好，珍妮，把你的困難說出來吧……我已經從你的臉色看出來你有甚麼棘手的事情或很討厭的事情……說出來吧！」

珍嘉久久揉着她的手絹，瞧自己的鞋尖，彷彿提不起勇氣來似的。胆怯佔有了她——必要的和要緊的話無論如何不肯來到她的心頭。普拉托諾夫來幫她的忙：

「別拘束，我親愛的珍妮，全都說出來吧！因為你知道，我跟你好比一家人，決不會不理你。也許我還可以給你出點有價值的主意，好發一個狠勁——開口說吧！」

「正是這樣，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珍妮遲疑的說。「是這樣的，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我是個有病的女人……懂嗎？——很不好的病……頂髒的病……你知道——甚麼病嗎？」

「說下去！」普拉托諾夫點頭說道。

「我害這病已經很久……一個多月了……也許一個半月……不錯，一個多月，因為我是在三一節發覺的……」

普拉托諾夫很快的用手擦了擦他的前額。

「等一會，我想起來了……那天就是我跟那些學生一同在那兒的一天……對不對？」

「不錯，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是那天……」

「啊，珍嘉，」普拉托諾夫責備的、遺憾的說。「你知道不，那以後有兩個學生害病啦？……是不是從你這兒傳染的？」

珍嘉氣憤的、憎恨的閃着她的眼睛。

「也許正是我傳染的……我怎麼知道？我傳染的人多的是……我現在想起來其中有這樣一個人，就是那時時刻刻想跟你打架的那人……那傢伙身材高大，頭髮全黃，戴着夾鼻眼鏡……」

「不錯，不錯……那是索巴希尼科夫。他們事後把那消息告訴我……是他……那傢伙無聊得很——花花公子罷了！可是其外還有一個——我替他難過。雖然我早就認識他，

不知怎麼，我總沒弄清楚他的姓名……我只知道他是從別的城市來的——波里洋斯克城……斯維尼葛洛茲克城……他的同學管他叫做拉美斯……他去看了好幾個醫生，醫生告訴他，堅決告訴他說他害了惡疾，他就回家去，開鎗打死了自己……他所留的絕命書裏寫着那驚人的話，大概是這樣說的：「我認為人生的全部意義在於心、美、善的偉業；既害了這病，我就不能再算是人，只不過是廢物、爛貨、死屍罷了；而且不久就會害麻痺症。我的做人的尊嚴，決不允許這樣。不過，那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我一個人犯的罪，所以我死也只怪我自己；因為，我順從一時的獸慾，不用愛情，却用錢，佔有一個女人。因這緣故，我買了懲罰回來，這是我自作自受……」

「我替他惋惜，」普拉托諾夫輕聲補充道。

珍嘉張大鼻孔。

「可是，我啊，一點也不惋惜。」

「這是不對的……你現在出去好了，小伙子。我要你的時候再叫你，」普拉托諾夫對茶房說。「絕對錯誤，珍妮其卡！那人是個非常偉大的、有魄力的人。成千成百個人中只挑得出這麼一個。我並不看重自殺。通常，那些自殺的人是些小孩子，他們為一點小事上吊或開

鎗打死自己，就跟小娃娃拿不到糖，便把自己的頭往牆上撞，對他四周的人洩憤似的。可是對於他的自殺，我尊敬的、悲愴的垂下頭。他是個聰明、慷慨、善良的人，對人人都懇切；而且你看，對他自己太嚴格。」

「可是，依我看來，全不相干，」珍嘉固執的反駁道，「聰明或愚蠢，誠實或虛偽，老或少——我統統恨。因為——看看我——我是甚麼東西？一種公司的痰盂，污水坑，廁所。想想這個，普拉托諾夫；不消說，成千成萬的人買過我，抱過我；在我身上啞啞唧唧；凡那些睡過我的床的人，凡那些可能睡我的床的人——啊，我多麼恨他們！要是我辦得到，我就判他們受炮烙的苦刑……我會下令……」

「你又惡毒又驕傲，珍妮，」普拉托諾夫輕聲說。

「我以前既不惡毒也不驕傲……只有現在纔這樣。我還沒到十歲，我媽就賣了我，從那時起，我便從這人手裏賣到那人手裏……誰把我當作一個人看待！誰也不……我是個毛毛蟲，是渣滓，連告化子也不如，連小偷也不如，連殺人犯也不如……連劊子手……我們窰子裏還接過這樣的客人——連他也看不起我，討厭我——狗屁不值！我——是個公共的娼妓！你懂嗎，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這是多可怕的字眼？公共的……這意思是說不

是任何一個人的：不是爸爸的，不是媽媽的，不是俄國的，却簡簡單單——公共的！從來沒有一個人走到我面前，會猛然想到：「噢，這也是一個人啊！她有心靈，有腦筋；她會思想，她會感覺。」——因為她不是木頭做的，不是肚子裏塞草或塞鈹花的野獸標本！可是只有我有這種感覺。也許我是她們當中唯一感到妓女處境慘痛的人；這漆黑的、惡臭的、骯髒的陷坑啊。可是我所遇見的以及目前跟我在一起生活的所有姊妹——瞭解我，普拉托諾夫，瞭解我的話——她們爲甚麼會甚麼都不懂……行尸走肉！這比我的惡毒還要糟！」

「你的話不錯！」普拉托諾夫輕聲說。「這是那種你永遠找不到解答的問題之一。誰也幫不了你的忙……」

「誰也答不出來！誰也答不出來……」珍嘉熱誠的叫道。「你還記得嗎？你在籃子時發生過這樣的事：一個學生接出一個姑娘去……」

「哦，不錯，我記得很清楚……」嗯，後來怎樣？」

「是這樣的，昨天她回來，衣衫襤褸，雨淋得濕濕的……哭哭啼啼……他撇下她啦，那壞蛋！假裝和善，然後帶走了她！」「你，」他說，「是一個姊妹。」他還說，「我要救你，把你造就成一個人……」

「真是這樣嗎？」

「一點不差！……我所看見的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心好，狂放不羈，沒有公狗那套陰謀詭計——那就是你。你跟一般俗人全然不同。你有點怪。你老是到處漂泊，尋找甚麼……怨我直言，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你是一個小獸子！……所以我纔來找你，只找你一個人！」

「講下去，珍妮其卡……」

「所以，當我發覺我害了病，我幾乎氣瘋了；氣得我要死……我暗想：末日到了，因此不必再生可憐的心，也不必爲甚麼事情難過，也沒有甚麼指望了……棺材蓋子一落下來……可是，我已往受了種種的苦——難道就沒有一點好報？難道世界上就沒有公道？難道我還不該報復？——因爲，我從來不懂得甚麼叫做愛情；關於家庭生活，我只聽說過，却沒領略過；他們把我看作一條討厭的、淫蕩的小狗，叫我走近前去，拍拍我，用腳踢我的頭——他媽的——還把我這個人——跟他們一模一樣的人，不比他們蠢的人——當作擦地板的拖帚，當作排洩他們那醜惡的快樂的溝渠！……哼！……難道，儘管這樣，我害了病還得感激涕零？……難道我是奴隸？……麻木的東西？……駛東西的牛馬？……所以，普拉托諾夫，一直到那時，我纔決定把那病傳染給所有的人：年青的也好，年老的也好，窮的也好，富的也好，漂

亮的也好，醜陋的也好——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普拉托諾夫早就推開他面前的盤蓋，注視着她，心中覺得驚奇，其實不止於此——他還覺得可怕。他一生見過很多痛苦事情，醜惡事情，有時甚至見過流血——現在在這重大的鬱積的強烈仇恨面前，他却懷着動物性的恐懼，驚駭起來。定了定神，他說：

「有一個大作家講到過這樣的情形。普魯士人戰勝法國以後，用各種方式蹂躪法國人：打死男人，強姦女人，搶劫民宅，火燒四野……於是有一個美女——法國女人，很美——得了梅毒，滿心怨恨，便開始把所有落到她懷抱中的德國人都傳染上那病。她傳染了好幾百，也許甚至好幾千個德國兵……她在醫院臨死時，回想到這個便快活而驕傲……可是那些德國兵是敵人啊，蹂躪她的祖國，殺戮她的同胞的敵人啊……可是你，你呢，珍妮其卡……」

「可是我——傳染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告訴我，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憑良心告訴我：要是你在街上碰見一個小孩，那孩子給別人凌辱了……哪，比方說，挖出了眼睛，割掉了耳朵——而且你當時發覺那人正好走過你面前，如果天上確有上帝，上帝這時在天上望

着你——那你怎麼辦？」

「不知道，」普拉托諾夫沉鬱的答道，可是他臉色發白，他的手指在桌子底下抽搐着，握成拳頭。「也許我會打死他……」

「不會」也許，而是一定！我知道你，我明白你好，那麼你想想看：我們做孩子的時候，人人受過這種凌辱……孩子……」珍嘉熱烈的哀叫着，用手蒙住臉，蒙了一會兒。「是的，我想起來了；你有一回在我們那兒也談起過這個——那不就是三一節的前夜嗎……是的，你講到孩子——愚蠢，一心信任別人，盲目，貪婪，輕浮……我們沒法掙脫我們的羈絆……我們上哪兒去？我們去做甚麼……而且，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請你別誤會，別當是我滿心的怨毒只針對着那些虐待我個人的人……不，那是針對着我們所有的嫖客；所有老老少的驕傲的英雄……所以，我就決心替我自己和我的姊妹復仇。這應該不應該……」

「珍妮其卡，我實在不知道……我不能……我不敢說甚麼……我不懂。」

「可是這還不算這事情的癥結所在……因為，那癥結在於：我傳染了他們，却毫無感覺——沒感到可憐，沒感到懊悔，沒感到對上帝或祖國犯罪。我心裏只有快樂，就跟一條

餓狼嗜到鮮血似的……可是昨天，一件事情發生了，連我自己也不懂。一個軍校學生來找我。簡直是個小孩子，猷戇，嘴邊還有一圈奶黃呢……他從去年冬天起，就常來看我……我却忽然憐惜他了……倒不是因為他少年英俊，也不是因為他一向很客氣——不怕你見笑。他甚至很溫柔呢……不是的，小白臉我也見過，溫柔人也見過；可是我並不饒掉他們；我把他們當作牲口，欣然給他們打上火紅的烙印……可是這人，我忽然憐惜起來……我自己也不懂——為甚麼？我想不明白。我覺得偷一個小猷子，小傻瓜的錢，打一個瞎子，割斷一個睡熟的人的喉嚨，應該都是一樣……如果他只不過是個乾癯的虛弱者，或一個荒淫的小野獸，或一個好色的老頭子，我決不會放過。可是他康健，強壯，胸脯和胳膊像一尊石像……我不能……我就還給他錢，指給他看我的病；一句話，我做的事情像傻瓜中的傻瓜。他從我這兒走了……流着眼淚……於是從昨晚起我就睡不着。我好像在大霧裏走路一樣……所以——我現在想到——所以，我現在想到原先的主張：我原想傳染所有的人，傳染他們的父親，母親，姊妹，新娘，甚至全世界；不過我既然打算不幹，那主張豈不成了空想……我又不懂了……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你這麼聰明，你閱歷過那麼多的人生——那麼，幫我忙，指點我的迷津！

「我不知道，珍妮其卡！普拉托諾夫輕聲說。『倒不是我不敢告訴你，或替你出主意，而是我甚麼也不知道。這超越了我的理性……超越了良心……』」

珍妮搭起兩個手指，打了一個樞子。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覺得我原有的夢想是不合實際的。所以，我可以幹的只有一件事情……這念頭今天早晨來到我的心頭……」

「別幹那事，別，珍妮其卡……珍妮……」普拉托諾夫連忙打斷她的話。

「只有一件事情上吊……」

「不，不，甚麼都可以幹，千萬別幹這個！要是甚麼別的沒法克服的困難，那請相信我，我會大膽告訴你，不行啦，珍妮，到回老家的時候啦……可是你完全不必那樣……要是你願意，我可以給你一個辦法，那辦法同樣惡毒，同樣冷酷；可是它也許能一百倍的滿足你的憤怒……」

「是甚麼辦法？」珍妮疲倦的問道，好像發過一通脾氣後忽然洩氣了。

「哪，是這樣的……你還年青，我跟你說老實話，你很美，那就是，只要你肯，你能夠迷得別人失魂落魄……你不只是美。可是你還一直不知道你的容貌有多大魔力；主要的，你不

知你這種天賦的美貌會迷人到甚麼程度，會怎樣有力的勾引男人，使他們甘心做奴隸做牛馬……你驕傲，你勇敢，你敢作敢當，你是個靈俐女人。我知道——你看過很多書，哪怕是沒價值的書吧，總之你看過；你的談吐跟別人迥然不同。只要你能順利轉變生活方式，你就可以醫好你自己，你可以跳出這亞門卡司，跳出這「小陷阱」，得到自由。你只要動一動手，指頭，就會看見好幾百男人匍匐在你腳下；千依百順，情願爲你做壞事，去做賊，去貪污……用緊緊的韁繩套住他們，手裏拿着鞭子……毀掉他們，叫他們昏頭昏腦，發揮你的慾望和精力……看，我親愛的珍妮，現在主宰生活的不是女人是誰！昨天的使女，老媽子，歌女，今天就成了百萬富翁，就像鄉下人嗑葵瓜子那麼容易。一個連簽名也不會的女人，有時假手某個男人操縱全國的國運。諸侯王公照樣娶街頭的私娼做妾……珍妮其卡，這纔是你發揮你那狂放無羈的復仇心的地方；我一定站在遠處暗暗欽佩你……因爲你——你天生有這種本領——你是個威懾百鳥的猛禽……也許不費吹灰之力——你就可以弄得他們匍匐在你腳下。」

「不行，」珍嘉淡淡一笑。「我早就想到這個……可是我已經燈乾油盡了。我的內部沒有力量，沒有意志，沒有欲望……總之，我的內部空了。爛了……哪，你知道，有這樣一種菌

子——又圓又白——你捏它一下，它却冒一股煙了事。我也這樣。生活已經吞噬我內部的
一切，只有惡毒除外。我是軟弱無力的，我的惡毒也軟弱無力……我會又看見別的小孩子，
又憐惜他，又懲罰我自己。不行，還是……還是死了的好……」

她沉默了。普拉托諾夫不知道該說甚麼好。兩個人都覺得煩悶而難受。末了，珍嘉站起
來，眼睛不看普拉托諾夫，向他伸出她那冷冰冰的、淡漠的手。

「再會，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原諒我，我就擱了你的功夫……嗯，不錯，我自己明白
只要你辦得到，你是肯幫我忙的……可是，明明沒辦法幫忙……再會！」

「不過別做傻事，珍妮其卡！我請求你……」

「哦，好吧！」她說，用手作了個疲倦的姿態。

走出方場，他們分手；可是走了幾步，珍嘉忽然在他後面叫道：

「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喂，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

他站住，回轉身，走到她面前。

「果醬布丁昨晚在我們客廳裏斷氣了。他跳了又跳，忽然仆倒了……啊，不錯，那至少
是一種痛快的死亡！我還忘了問你，塞爾吉伊·伊凡諾維奇……這是最後一個問題……」

倒底有沒有上帝？」

普拉托諾夫繃眉。

「我怎麼回答纔好？我不知道。我想有是有的，不過跟我們所想像的不同。他聰明得多，公正得多……」

「那麼，未來的生活呢？死後的生活呢？是不是跟他們告訴我們的一樣，有個天堂或地獄？是實話嗎？再不然，是不是根本甚麼也沒有？虛無縹渺？沒有夢的睡眠？黑暗的地穴？」

普拉托諾夫不開口，盡力不看珍嘉。他覺得煩悶而驚恐。

「我不知道，」臨了他勉強說道。「我不想對你說謊。」

珍嘉嘆氣，微笑，現出淒涼的苦笑。

「好，謝謝，我親愛的。非常感激……祝你快樂。誠心誠意的祝你好，再會……」

她回轉身離開他，開始慢慢的，步子搖幌的，爬上山去。

普拉托諾夫回去作工，恰恰合時。那羣流浪漢，搔了一陣癢，打了打呵欠，從他們那照例凌亂的睡處出來，回到自己的位子。沙佛羅特耐用尖利的眼睛，遠遠的看見普拉托諾夫來

了，便吼叫起來，聲震全碼頭：

『你總算來得正好，你這圓肩膀的魔鬼……可是我幾乎要拉住你的尾巴，把你趕出我們這一夥去……算了，快回你的本位吧！』

『不錯，我從哪兒弄來你這麼一個好小子，塞瑞吉卡！』他又好意的說。『要是這在晚上幹，夠多好；可是不然——看看你，居然大清白日的吊起膀子來啦……』

第五章

星期六照例是醫生檢查的日子，她們細心的打扮起來，各處屋子裏都忙亂得一塌胡塗；因為，就連上流女人去看醫生時也先打扮一番；她們加意漱洗，免不了換一換內衣內褲，甚至穿得盡量時髦。當街的窗戶下了百葉窗，而朝院子的一個窗戶裏面還抵了一個桌子和一根槓子。

所有姑娘激動起來……『要是我自己沒留意，而醫生却查出病來，那可怎麼辦？……』那意味着抬進醫院，丟臉，過煩悶的醫院生活，惡劣的食物，受診治的苦……』

只有大曼加——或鱷魚曼加——梭愛，亨瑞達，已經三十歲，因此，照亞瑪的看法，算是老妓女了，她們甚麼事情都閱歷過，也甚麼事情都習慣，對她們自己的行業變得滿不在乎，好像馬戲團的又白又肥的馬似的，對於醫生檢查這回事，泰然處之，全不動心。鱷魚曼加甚

至時常這樣講到自己：

「我是不論甚麼水火刀兵全經歷過……甚麼東西也不會沾到我身上了。」

珍嘉從一清早起就溫順而沉默。她送給小白曼加一隻金手鐲，一個繫着細鏈，鑲着她照片的鷄心，一個套在頸子上的銀十字架。她又求姐瑪拉收下兩個首飾作爲紀念：一樣銀首飾是三個圓環，可以分開，中間有一顆心，每一面有一隻鈎子，三個圓環合起的時候鈎子便扣緊；另一樣首飾是細金線纏的首飾，嵌着一個石榴色寶石。

「至於我的內衣，姐瑪拉其卡——你送給使女安紐希卡好了。叫她洗洗乾淨，平常穿穿，做我的紀念品好了。」

她們倆坐在姐瑪拉房間裏。珍嘉一早就叫人拿上等白蘭地來；現在慢慢的，好像懶洋洋的，一杯連一杯喝下去，喝完一杯就吃點檸檬和糖塊。姐瑪拉還是第一回見到這情形，暗暗納悶，因爲珍嘉素來不喜歡喝酒，難得喝一點；即便喝一點，也是出於客人的力請。

「今天你幹麼拚命灌黃湯？」姐瑪拉問。「就彷彿你打算死掉，或進修道院似的！」

「是的，我要走了。」珍嘉冷淡的回答。「我厭倦了，姐瑪拉其卡……」

「唉，我們當中誰過得好日子？」

『唔，不然……我還不止於厭倦，而且不知怎的，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都覺得漠不相關了……我瞧着你，瞧着桌子，瞧着酒瓶；瞧着我的手和腳；我心想，這一切東西全是一樣，無所謂……甚麼東西都沒意思……就像一張老而又老的畫片，弄得人討厭極了。看那兒——有個兵在街上走路，可是我覺得漠不相關，彷彿他們做了一個泥娃娃，它在活動似的……他在雨裏淋着，我也毫不動心……他早晚要死掉，我早晚要死掉，你姐瑪拉也早晚要死掉——這種事情，我也覺得沒甚麼可怕的地方，沒甚麼可驚奇的地方……萬物在我們都變得那麼枯燥無味……』

珍嘉沉默了一會兒，又喝一杯酒，吮了吮糖，仍然望着街上，忽然問道：

『請你告訴我，姐瑪拉，我從沒問過你這件事情——來這兒以前，來這貓屋以前，你原先在哪兒？你跟我們一點也不相像；你甚麼都懂；對於人情世故，你說得頭頭是道……甚至會講法國話——那回你講得多好！可是我們誰也不知道你的來歷……你原本是甚麼樣的人？』

『親愛的珍妮其卡，實在值不得一提……我的生活跟別人的生活一樣……我上過學校，做過女教員，賣過唱；後來在一個夏花園裏開過射擊房；後來跟一個跑江湖的騙子混

在一起，他教我放鎗……我跟馬戲團跑碼頭——人家把我看做美洲的亞馬孫族[◎]女人。我的鎗法很好……後來我進了修道院。在那兒住了兩年……我經歷過很多事情……記不清楚了……我偷過……」

「你的閱歷真廣……所謂身世飄零。」

「可是，我年紀不小啦。那麼，你猜猜看——我多大歲數？」

「二十二，二十四？」

「不，我的乖乖！一個禮拜以前滿三十二啦。我啊，不怕你見笑，在這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比你們大家的年紀都大。不過，我從來不拿事當事，從來不叫甚麼事情往我心裏去。你知道，我從不喝酒……我細心的保養我的身體；有一件事很要緊——很要緊的一點；那就是我決不讓男人弄得我衝動起來……」

「那麼，關於你那仙嘉，你怎麼說？」

「仙嘉——那是另一回事；女人的心是愚蠢的，浮動的……沒有愛情，活得下去嗎？即便這樣，我並不愛他，不過是……自欺罷了……不過，我不久就會拿仙嘉作大大的用處。」

◎那族的女人以剛強勇敢著名。——中譯者。

珍嘉忽然活潑起來，好奇的望着她的朋友。

「可是你到底是怎麼來到這兒，來到這魔窟的？這麼聰明，俊俏，文雅……」

「講起來話長得很……我又懶得講……我因了愛情纔到這兒來的；我結交了一個青年，跟他幹起革命來。因為我們總是這樣的，我們女人：愛人瞧甚麼，我們也瞧；愛人看見甚麼，我們也看見了甚麼……我並不衷心信服他的工作，可是我跟隨着他。他是一個招人喜歡的男人：漂亮，談鋒健，目光銳利……不過後來纔證明原來他是個壞蛋，是個內奸。他利用革命。他向憲兵告發了他的同志。他是個囹圄。等到他們殺死他，宣佈他的罪狀，我纔恍然大悟。可是，我得躲起來纔行……我換了我的護照。他們那時勸我，說頂方便的辦法是用一張黃票來掩護自己……於是滑稽戲開幕了……在這兒，我其實是隱居一下；時機一到，大功告成的日子一來——我就走啦！」

「上哪兒去？」珍妮性急的問。

「世界是大的……我愛生活……就跟到修道院去的情形一樣：我先是本本分分住下去，唱唱聖歌，到後來，我養息好了，終於厭倦那生活；於是一下子——跳出去！進了一個小酒館……難道那不算跳躍嗎？將來從這兒出去也是一樣……我會去上台演戲，進馬戲

團，入歌劇班子……可是珍妮其卡，你猜怎樣，說來說去，我頂想幹偷東西的行業……勇敢，危險，艱難，可又叫人陶醉……那行業吸引着我——多好玩！你別當我這麼正正經經，和和氣氣，算得上一個受過教育的小姐。我全不是那麼回事，全不是那麼回事。」

她的眼睛忽然生動而快活的發亮。

「我身體裏頭住着個魔鬼！」

「這樣於你也好，」珍妮沉思的，厭煩的說道。「你至少有一點欲望，可是我的靈魂死氣沉沉……我二十五歲，現在，可是我的靈魂像老太婆的靈魂，萎縮了，行將入土了……以往如果我過過合理的生活，那就好了……哼……往事却是一塌胡塗。」

「別說下去啦，珍嘉，你胡說。你漂亮，你厲害；你有一種特別威力，使得男人甘願伏在你的脚下爬。現在你也要從這兒走了。當然，我不會跟你走——我是永遠獨來獨往的——你自己走吧。」

珍嘉搖頭，默默的，沒有流淚，用手蒙起臉。

「不，」她沉默很久以後沉鬱的說，「不，我辦不到：命運已經耗盡我的精力……我再也算不上是活活的人，不過是一種骯髒的陳腐東西罷了……喂！」她忽然做一個絕望的

姿態。「珍妮其卡，我們還是喝酒的好。」她對自己說，「再喝一點檸檬……」咕嚕嚕嚕……多難喫的東西！安紐希卡打哪兒弄來的這種辣口的飲料？要是你拿這酒塗在狗毛上，狗毛會掉下來……這壞心眼的東西，她買東西老是賺一半錢。有一回我問她——「你幹麼積錢？」我啊，她說，「積錢結婚。要是我把我的童貞只獻給我丈夫一個人，他會多高興！我得賺一點錢來結婚。」她快樂……姐瑪拉，我有一點錢在鏡子底下的小盒子裏，請你替我送給她……」

「你打的甚麼主意啊，你這傻瓜；你是要去死呢，還是怎麼着？」

「不，我不過這麼說說罷了，萬一有甚麼事情發生……現在拿下那錢，拿下吧！說不定他們會送我到醫院去……到那時你怎麼會知道發生甚麼事情？我身上留點零錢，萬一有甚麼事情……假定我自己認真想作甚麼事情，姐瑪拉其卡——你會不會干涉我？」

姐瑪拉深沉而鎮靜的定眼望着她。珍妮的眼睛是悲哀的，彷彿空洞洞。生動的火光已經在那雙眼睛裏熄滅，目光混濁，彷彿暗下來，現出月長石那樣的白色。

「不，」姐瑪拉最後安靜堅定的說。「如果那事情是關於愛情的，我要干涉；如果那是關乎銀錢的，我也要勸你罷手；可是有些情形是別人決不能干涉的。當然，我不會幫你忙，可

我也不會拉住你，攔阻你。」

這當兒那快手快脚的鴉母左希亞跑過走廊，高叫道：

「姑娘們，穿好衣服啊！醫生來啦……姑娘們，穿好衣服啊……麻利一點，姑娘們……」

……

「好，去吧，姐瑪拉，去吧。」珍嘉柔聲說着，站起來。「我要回我的房間去——我還沒換衣服呢，其實，說老實話，換不換都是一樣。等一會兒他們找我而我沒出來的時候，叫我，或跑來看我吧。」

走出姐瑪拉房間，她似乎出於無心的擁抱她的肩頭，溫柔的撫摸它。

柯里門科醫生——市政府的醫官——在大廳中準備着凡檢查身體所不可少的各種東西——凡士林，藥水，小鏡子，和別的東西；他把那些東西放在另外一張小桌子上。那兒還給他擺好了空白護照，用來更換姑娘們的護照。此外，還有一個總名單。姑娘們只穿着內衣，襪子，和拖鞋，遠遠站着或坐着。桌旁站着老板娘——安娜·瑪爾科夫娜——她身後不遠，站着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和左希亞。

那醫生——蒼老，氣衰，懶散；這人對任甚麼事情都不關心——把夾鼻眼鏡彎彎的架在他那深藍色鼻子上，瞧着名單，叫道：

「亞歷克山德拉·卜德新司卡亞……」

繚眉的、短小的、獅子鼻的尼娜走過來。臉上帶着氣憤的表情，因害羞和自覺侷促而喘氣，她笨拙的爬上桌子。醫生架着眼鏡瞧看，又時時放下眼鏡，進行檢查工作。

「走吧……你健康。」

在護照背面他寫道：「八月二十八日健康。」下面還用草書簽了名。他還沒寫完，就又叫道：

「佛希琴科伐·伊琳……」

現在輪到劉柏嘉。她過了一個半月的自由生活，已經不大習慣每禮拜的檢查工作；醫生摺起她胸前的襯衣時，她忽然臉紅得只有頂怕羞的女人纔會那樣——連她的背和胸全紅了。

她以後輪到梭愛，然後小白曼加；然後姐瑪拉和紐爾卡——最後一個，醫生檢查出來有淋病，就叫人把她送到醫院去。

醫生做這检查工作，快得出奇。近二十年來，每個禮拜，逢禮拜六，他得照這樣檢查好幾百女郎；他早已養成習慣的，技術上的純熟迅速，動作的從容輕易，這情形在馬戲團技術，賭棍，搬運傢具者，和別的職業工人，常是這樣。他幹他這種手工的那份從容，活像一天檢查好幾百匹牲口的牲口販子或獸醫。

他可想到過，他面前的人是活人？或者，他可想到過，他自己是所謂合法賣淫那可怕的鎖鍊的頂重要的末一個環？

不！即便他有過這感覺，那也一定是在他初幹他的事業的時候。現在，在他面前的，是赤裸的下部，赤裸的後背，張開的嘴巴。在每星期六檢查的這羣似乎沒有長面孔的標本中，沒有一個他事後在街上認得出來。頂要緊的，是必須趕快在這妓院檢查完畢，好轉到第二家去，第三家去，第九家去，第二十家去……

『蘇珊娜·拉伊希娜！』醫生最後叫道。

沒有人走到桌前來。

全院姑娘面面相覷，低聲私語。

『珍嘉……珍嘉在哪兒……』

可是她不在姑娘當中。

於是，剛由醫生檢查完畢的姐瑪拉，向前走幾步，說：

「她不在這兒。她還沒有打扮好呢。原諒我，醫生先生，我馬上去叫她。」

她跑到走廊去，很久沒回來。他走後，起初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然後左希亞，還有幾個姑娘，連安娜·瑪爾科夫娜自己，都去了。

「呸！多丟人……」威嚴的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在走廊上說着，做出憤憤的臉子。

「老是這珍嘉……總是這珍嘉……這一回我却忍不下去了……」

可是到處珍嘉都不在——既不在自己房間，也不在姐瑪拉房間。她們到別的臥室去找，到各處僻靜的角落裏去找……可是還是找不到她。

「我們得到廁所去看看……也許她在那裏？」梭愛揣測道。

可是這廁所從裏面扣上了搭扣。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用拳頭敲門。

「珍妮，你倒是出來啊？搗甚麼蛋！」

提高喉嚨，她不耐煩的、威嚇的喊道：

「你聽見沒有，你這豬……快出來——大夫等着哪！」

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

大家恐懼的面面相覷，心裏都想到那個同樣的念頭。

艾瑪·愛德華架夫娜握住銅門柄搖那門，可是門還是不開。

『去找西密昂來！』安娜·瑪爾科夫娜指揮道。

西密昂應召來了……他照例睡眼惺忪，臉色陰沉。從姑娘和搗母的驚惶臉色，他已經看出來必是出了甚麼岔子，需用他那職業性的殘忍和武力。她們把事情的原委向他解說以後，他默默的用兩手握住門柄，用身子抵住牆，奮力一拉。

門柄倒還是在他手裏；他自己却踉踉跄跄向後退，幾乎仰面朝天倒在地下。

『啊——他媽的！』他用氣悶的聲音嘟囔起來。『給我一把小刀。』

他拿小刀伸進門的裂口摸索門裏的搭扣；用刀刃削那裂口的邊緣，加寬那裂口，爲的是他可以連刀柄也伸進那裂口，漸漸的挑開門裏的搭扣。只聽到金屬碰到金屬的刮擦聲。

最後西密昂弄開了門。

珍嘉吊在廁所的半空中，用的是她胸衣上的帶子，繫在燈架上。她的屍首，在短短的痛苦以後已經發僵，在空中慢慢搖盪，幾乎目不能見的順着它那直軸左右旋轉着。她臉色又

青又紫，舌尖從咬緊的、突露的牙縫間吐出來。從燈架上取下來的燈，也在那兒，丟在地板上。有人悽厲的尖叫起來，所有姑娘像一羣狼狽逃竄的綿羊似的，在狹窄走廊上推推擠擠，呼號着，神經質的哽咽着，四下裏奔逃。

聽到叫喊聲醫生走來了……不錯，走來的，不是跑來的。看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並不驚奇或激動；從他作醫官行醫以來，這種事情他司空見慣，對於人類的痛苦，創傷，死亡，早已變得麻木冷酷。他吩咐西密昂稍稍抱起珍嘉的屍首，他自己爬上椅子割斷那帶子。Pro-forma，他命人把珍嘉的屍身抬到她自己房間，藉西密昂的幫助試行人工呼吸法；可是過五分鐘，知道毫無效驗，便停下來；戴上他那已經彎曲的夾鼻眼鏡，說：

「叫警察來驗屍。」

比爾開希又來了，又跟老板娘在客房低聲談了很多，又塞一張新的一百盧布鈔票在衣袋裏。

驗屍只消五分鐘就成功；珍嘉跟上吊時那樣半裸着，用兩個草墊裹起來，蓋好，裝在一個雇來的大車裏，運到解剖院去了。

◎拉丁語：爲了形式的緣故，爲了照例的手續。——中譯者。

艾瑪。愛德華采夫娜第一個發現珍嘉留在桌子上的絕命書。那張紙是從每個妓女必須有的收支簿上扯下來的，她用鉛筆寫出一筆天真的，圓圓的幼稚字跡——不過，從字跡看來，自殺者的手在最後幾分鐘並沒有發抖；紙上歪歪斜斜寫道：

「我聲明我死怪不得別人。我所以死因為我受了傳染，也因為世人都是流氓，活下去很無味。怎麼處置我的物件——姐瑪拉知道。我已經詳細告訴她了。」

艾瑪。愛德華采夫娜轉過身來朝着姐瑪拉，姐瑪拉在場，雜立在別的姑娘當中；鴛母的眼睛充滿冷酷的仇恨光芒，咬着牙說：

「原來你這壞心眼的東西，你知道她準備幹甚麼！……你知道不知道，你這壞東西？……你明明知道，却不講出來嗎？」

她已經照她的習慣扭轉來，要殘忍的痛毆姐瑪拉；可又忽然停下來，張開嘴巴，睜大眼睛。她似乎第一回看見姐瑪拉堅定的，憤憤的，目光逼人的瞪着她，姐瑪拉又慢慢的，慢慢的舉起一個小東西，終於跟那鴛母的臉齊平，那東西閃着白色金屬的光芒。

第六章

就在當天傍晚，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整個妓院——連地皮和房子，連活人和生財傢具——盤讓到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手中了。

在這妓院，大家早就常常談到這事情；可是臨到這傳說在珍嘉死後出乎意外的馬上成爲事實，姑娘們又驚又怕，很久定不下心來。她們親自經歷過那日耳曼女人的威嚴，很清楚的知道她那狠心的、毫無通融的高壓手段，她那貪心，她那傲慢，還有她那時而寵愛這姑娘，時而寵愛那姑娘的、邪道的、苛刻的、可憎的愛情。此外，還有一個公開的祕密：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因頂購妓院的牌號和產業所須付給老板娘的一萬五千盧布中，有三分之一歸於比爾開希名下，他跟那胖鴉母早就有了半友誼，半事務的關係。從這兩個無恥、無情、貪得無厭的人的結合，姑娘們料得到她們自己將要喫種種苦頭了。

安娜·瑪爾科夫娜所以廉價出頂那妓院，倒並不僅僅因為比爾開希即使不知道她幹的某些曖昧行徑，也照樣能夠隨時任意挑她的毛病，喫得她一乾二淨的緣故。講到出讓這妓院，在那一年中可以找到一百種藉口和理由；其中有一些理由不僅威脅到妓院關門，而且不瞞你說，還威脅到朝廷垮台呢。

可是安娜·瑪爾科夫娜儘管裝腔作勢，唉聲嘆氣，傷感自己的貧窮，疾病，孤獨，她本心其實正為這生意高興。須得說明：她早已感到龍鍾老態即將到臨，感到周身是病，渴望一種不為世事所擾的、完整而舒適的休養。凡她早年做正規妓女時不敢妄想的東西全部一個連一個的自動來了：平穩的老年；差不多在城中心的一條寬敞安靜的街上的一所房子，彷彿一隻盛滿酒的杯子似的；存在國際銀行的十二萬盧布；鍾愛的女兒貝爾琴；她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會嫁給一個上流紳士，一個工程師，一個房東，一個有錢有勢的市參議員，因為她有豐富的嫁資和貴重的珠寶……現在可以太太平平，不慌不忙，津津有味地喫點好菜，喝點甜酒，安娜·瑪爾科夫娜對於喫喝早已養成很大的愛好；飯後也可以喝點可口的、家釀的、強烈的櫻桃白蘭地酒；到了傍晚還可以跟她所認識的有身份的老太太打打牌，下點戈比的賭法，那些老太太即便不露聲色，假裝不知道那小老太婆的真正行業，實際却知

道得很清楚，然而不但不斥罵她的職業，反倒對她在那職業中賺來的巨大進項不勝欽佩。這些可愛的朋友（她那風平浪靜的晚年的歡喜和安慰就靠着她們：一個是放債的，一個在鐵道旁邊開一家生意興隆的客棧，一個開一家寶石商店，雖然不大，却應有盡有，在大盜匪中很著名。關於她們的生平，安娜·瑪爾科夫娜自己也知道，還可以講出來好幾樁性質曖昧的，不大堂皇的事蹟；可是在他們的社交場合，關於各家發跡的來源，是不習慣一談的——她們所尊重的僅僅是聰明、大膽、成功、風雅。

可是，除此以外，安娜·瑪爾科夫娜雖然智力有限，沒有甚麼見識，却有一種驚人的內心的直覺，那直覺在她一生中使她本能的，然而堅決的避免凶險，隨時找到穩妥的路徑。現在，在果醬布丁突然身亡，隨着第二天珍嘉又自殺以後，她憑她那潛意識的參透一切的靈魂預料到命運——素來袒護她的妓院，給她送來一筆大財產，指使她避凶趨吉——現在漸漸於她不利了，她連忙退休。

據說，房子起火，或船隻觸礁以前不久，聰明而敏感的耗子往往成羣結隊搬到別處去。安娜·瑪爾科夫娜便受同樣的，耗子般的，動物性的，未卜先知的直覺指使着。她做對了：珍嘉死後，某種可怕的天譴似乎籠罩這所原屬安娜·瑪爾科夫娜·秀伊比司，現歸艾瑪·

愛德華·夫娜·吉茲奈爾的妓院：死亡，災難，糾紛，雨點般不斷落下來，越來越多，那情形不亞於莎士比亞悲劇中的血腥事變；不過，亞瑪的其餘妓院也都這樣。

生意成交以後過了一個禮拜，第一個去世的是安娜·瑪爾科夫娜自己。不過，這種事情，在一旦脫離了經營達三十年，已經變成習慣的事業的人們，往往會發生的；戰爭英雄一經退休往往便這樣去世——那些人往往身體強健，意志堅強；原先做股票投機生意的人自從快活的洗手不幹，休養天年以後，失去那種投機冒險的火一般的引誘，也會很快的逝世；一旦脫離舞台生涯的大藝術家也會很快的衰老，偃蹇，老態龍鍾……安娜·瑪爾科夫娜總算是壽終正寢。她原在打牌，覺得身體不大舒服，便請大家等一等她，說她去躺一會兒；回寢室在床上躺下來，深深嘆一口氣，就此走進另一個世界——臉容平靜，嘴角還露着泰然的、老年的笑容。伊夏·沙維奇——她那一生中的忠實同伴，一個落魄失意的人，永久扮着次要的、附屬的角色——比她只多活了一個月。

貝爾琴成爲唯一的繼承人。她很順利的把那所舒適的房子變賣，也把城郊一些地皮賣掉；正如她母親所料，幸福的嫁了人；直到現在還相信她父親在做大出口生意，把麥子從奧德薩和諾佛羅西斯克運到小亞細亞。

在珍嘉的屍身已經用車運到解剖院的那天晚上，當亞門司卡亞街上連一個嫖客的影子也沒有的時候，所有的姑娘奉艾瑪·愛德華宋夫娜命令在客廳集合。她們誰也不敢抱怨：在這苦難日子，她們還沒有從珍嘉慘死的印象中恢復過來，却又被迫照往常那樣穿戴起來，濃裝艷抹，走進燈燭輝煌的客廳，去跳舞唱歌，用她們的赤裸肉體引誘漁色的男人。

最後，艾瑪·愛德華宋夫娜本人也走進客廳。她比往常越發尊嚴——穿一件黑綢衫子，胸前像城梁似的突出她的巨大乳房，乳房上面疊着兩層肥下巴；手戴黑綢手套；一根大金鍊子套在頸子上，繞了三圈，掛着一個重重的金心，垂到腹部。

「姑娘們……」她動人的講起來，「我得……站起來！」她忽然命令式的叫道。「我講話，你們得站着聽。」

她們大家交換着迷茫的眼色：這種命令在這妓院是聞所未聞的奇事。不過，姑娘們仍然一個個猶疑的站起來，睜大眼睛，噙開嘴巴。

「*Sie sollen*……從今天起你們得對我表示你們對女主人所應該表示的尊敬，」艾瑪·愛德華宋夫娜儼然的、着重的說。「從今天起，這妓院已經依照法律手續由我們

那善良可敬的安娜·瑪爾科夫娜轉讓給我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吉茲奈爾了。我希望我們將來不生口舌，希望你們像明情達理，惟命是從，受過好教養的女孩那樣守規矩。我要像你們的母親那樣待你們，不過得記住，我決不容許偷懶，醉酒，鬧花樣；也不容許鬧事。須得說明，那善良的秀伊比司夫人待你們太寬。唉，我要嚴格得多。紀律 *Discipline* ……比甚麼都要緊。可惜俄國人又懶又蠢，不懂這規則；可是你們只管放心，爲你們自己的利益起見，我會教會你們。我說「爲你們自己的利益起見」，因爲我主要的念頭是想壓倒特瑞貝爾妓院。我希望我的顧客都是有錢有勢的上流人，不是甚麼騙子乞丐，小學生，爛戲子。我希望我的姑娘統統是全城頂美貌，頂優雅，頂強健，頂快活的姑娘。爲了裝飾漂亮房間，我不會吝惜錢；你們的房間將來全有絲絨傢具和上品美麗氈毯。你們的客人不會再要啤酒，却只要波爾多葡萄酒，勃爾根第葡萄酒，和香檳酒。記住，有錢有勢的年紀大的男人決不會喜歡你們那種凡俗平庸的、粗野的愛情。他需要辣椒；他不需要做生意，而需要一種藝術。

◎德語：你們應該——中譯者。

◎德語：至上，第一——中譯者。

◎法國地名，盛產精良葡萄酒——中譯者。

你們不久就會學會那種藝術。特瑞貝爾妓院規定打茶圍收三盧布，過夜十盧布……我要做到打茶圍收五盧布，過夜二十五盧布。他們會送你金銀珠寶。我會盡力辦到，叫你們以後不必降到下等妓院，und so weiter①……以至降到丘八逛的下處去。決不會賺來的錢由我每個月收去存起來，用你們的名字在銀行裏存起來，讓那些錢在那兒利上滾利。那麼如果有個姑娘覺得厭倦這生活，或要嫁一個上流人，她手頭總可以有一筆不但鉅大而且名符其實的資金，里加和國外各處的頂上等妓院都是這樣。誰也不可以說我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是蜘蛛，是潑婦，是吸血鬼。可是凡有不聽話，偷懶，鬧花樣，偷偷養漢子的，我要不留情面的懲治，而且，像對付害羣之馬似的，趕出去——趕到街上去，或比那更壞一點。現在我要說的話說完了。尼娜，到我跟前來。你們大家也一個挨一個走過來。」

寧加猶疑的走到艾瑪·愛德華朵夫娜跟前——甚至驚奇得踉踉倒退：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向她伸出右手，手指垂下，慢慢湊到寧加的唇邊。

「吻這手……」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委婉然而堅決的說道，眯細眼睛，揚起頭，做出一個走上寶座的女皇的莊嚴姿勢。

寧加張皇失措，以致她的右臂動了一動，想要在身上畫個十字；可是她糾正自己，大聲吻了那伸過來的手，走開了。隨着她，梭愛，亨瑞達，婉德，和別人，也走上前去。只姐瑪拉一個人仍舊站在牆邊，背對鏡子，那鏡子，珍嘉原先每逢路過總喜歡照一照，每逢她在客廳走來走去常在那鏡子裏顧影自憐。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用她那蟒蛇般的、專橫固執的目光盯着她；可是這催眠術不靈。姐瑪拉承受這凝視，並不回轉頭，也不眯眼，可是她臉上沒有甚麼表情。於是，新老板娘放下手，臉上勉強現出笑容，粗魯的說：

「姐瑪拉，我得跟你個別談一談。我們走吧。」

「遵命，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姐瑪拉安靜的答道。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走到原先安娜·瑪爾科夫娜喜歡在那兒喝咖啡加奶路的客房，在一個長靠椅上坐下來，叫姐瑪拉坐在她對面。兩個女人沉默一會兒，探問的、懷疑的互相望着。

「你做的對，姐瑪拉！」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終於說，「你做的聰明：不學她們的樣，走上前來吻我的手。可是，哪怕你要吻，我也不會讓你吻。我本來打算等你走到我跟前，我便當

着衆人握你的手，提拔你做大鵝母——你懂嗎？——我的主要助手——而且給你很有利的條件……」

「謝謝你……」

「不，等一等，別打斷我的話。我要講完我的話，然後你發表你的意見。可是你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先前你拿手鎗瞄準我的時候，你打算怎麼？難道要打死我？」

「剛好相反，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姐瑪拉恭敬的回答，「剛好相反；我當時覺得你好像要打我。」

「呸！甚麼話，姐瑪拉其卡……你竟沒注意到自我們相識以來，我不但從來不允許我自己打你，甚至不允許我自己對你說一句粗野的話……你是甚麼意思？你是甚麼意思……我沒有把你同那些俄國的廢物一體看待……光榮歸於上帝，我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我看得清人。我看得很清楚，你是一個真正有教養的小姐；比方說，比我自己受過更多的教育。你文雅，秀氣，漂亮。我相信你甚至懂音樂，而且很在行。還有，要是我說實話，我有點……我怎麼對你說纔好……我素來有點愛你。現在你却要打死我，我可以做你很好的朋友的人！喂，看你怎麼說吧！」

「哦……根本沒有那宗事，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妲瑪拉用頂溫順頂討好的聲調答道。「事情很簡單。先是我在珍嘉枕頭底下找到那手鎗，便拿來，想交給你。你看信的時候，我不好打攪你；可是後來你轉過身來向着我——我便拿出手鎗來給你，想說明：「艾瑪·愛德華朵夫娜，請看我找到的東西。」——因為，你要知道，我奇怪極了，那去世的珍嘉手邊既有手鎗可用，怎麼偏偏選中了上吊這種慘痛的死法？事情不過是這樣罷了。」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的吃驚的濃眉豎起來；她的眼睛快活的睜大；真正的毫無虛假的笑容鋪展在她那肥臉頰上。她連忙向妲瑪拉伸出雙手去。

「真是這樣嗎？O, mein Kind! ①我還當是……上帝纔知道我錯想到哪裏去了！妲瑪拉，把你的手，你那可愛的小白手，給我，讓我把它們 auf mein Herz ②按在我的胸口，讓我吻你。」

這一吻那麼久，弄得妲瑪拉費了很大力氣纔恨恨的掙脫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的擁抱。

① 德語：我的孩子——中譯者。

② 德語：放在我的胸口——中譯者。

「好，現在來談正事。那麼，我的條件是這樣：你做鴉母，我給你百分之十五的純利。聽清楚，妲瑪拉，百分之十五。此外，小小一筆薪水——三十，四十，哪，只要你高興，就五十盧布一個月吧。好條件——不是嗎？我深信只有你纔能幫我提高這妓院的地位，使它不但在本城，而且在俄國整個南部，成爲頂考究的一個妓院。你有高尚的趣味，又瞭解一切事情……此外，你永遠能夠款待，能夠應付頂難纏頂搭架子的客人。萬一有個很有錢很有地位的老爺——照俄國話說起來是「大佬」，照我們的話說起來是 ein Freier ①——迷上了你——因爲你，妲瑪拉其卡，長得這麼美。」（老板娘用朦朧濕潤的眼睛望着她。）「那麼我決不阻止你跟他快快活活的玩一陣，只是得永遠記住：你本來沒有這權利，由於你的責任，你的地位，und so weiter, und so weiter ②……Aber sagen Sie bitte ③你聽德國話不費力嗎！」

『Die deutsche Sprache beherrsche ich in geringeren Grade als die französische.』

①照英國話是“tot”，照美國話是“spell”（都是「大亨」的意思）——英譯者。

②德語等等等等——中譯者。

③德語請你直說——中譯者。

ische; indes kann ich stets in einer Salon-Plauderei mitmachen. ② J

『O, wunderbar! Sie haben eine entzückende Rigaer Aussprache, die beste aller deutschen Aussprachen. Und also——fahren wir in unserer Sprache fort. Sie klingt viel süßer meinem Ohr, die Muttersprache. Schön? ② J』

『Schon. ② J』

『Zuletzt Werden Sie nachgeben, dem Anschein nach ungern, unwillkürlich, von der Laune des Augenblicks hingerissen——und, was die Hauptsache ist, lautlos, heimlich von mir. Sie verstehen? Dafürzahlen Narren ein schweres Geld. Ubrigens brauche ich Sie wohl nicht zu lehren. ② J』

『Ja, gnädige Frau. Sie sprechen gar kluge Dinge. Doch das ist schön keine

◎德語：我的德文比法文差一點，可是陪客談天，我還能應付一下。——英譯者。

◎德語：啊，好極了！……你發的是迷人的里加音，所有德國方言中頂正確的一種。那麼，我們就用我的家鄉話講下去吧。我的家鄉話，我聽起來舒服得多。好不好？——英譯者。

◎德語好。——英譯者。

Plauderei mehr, sondern eine ernste Unterhaltung. ②因這緣故，要是你仍用俄國話講，我就方便多了。……我願意聽從你的指教。」

「還有……我現在講到情人。我不敢禁止你交結一個情人，可是我們得慎重，叫他別到這兒來，或越少來越好。我將來給你一些出外的假日，那時你完全自由。可是頂好你完全擺脫他。那對你也有好處。情人是拖累，是枷。我本我自己的經驗告訴你。等一等；過上三四年，我們會擴充我們的生意，那時你已經有不少錢，那我會跟你合夥經營，使你享充分權利。過上十年，你仍舊年青漂亮，那時你要多少男人，你想買多少男人，都可以如你的意。到那時，你已經完全沒有風花雪月的傻念頭，而且不是別人來選你，却是你憑理智和感情選擇了，就跟鑒賞家挑揀寶石一樣。你同意我的話嗎？」

她瑪拉垂下眼簾，微微一笑。

②德語：你應當半推半就，彷彿不樂意，彷彿入了迷，一時心軟，尤其重要的，彷彿隨着我，答應下來。你憤嗎？這樣一做，那些傻瓜就肯出大錢。不過，這事情好像用不着我教你。——英譯者。

③德語：是的，我親愛的夫人。你講的話很有見地。可是這已經不是談天了，這其實是鄭重的會談。——英譯者。

「你講的是金玉良言，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我會丟掉我的情人，可是一時還辦不到。這件事，我要兩個禮拜光景纔行。我盡量叫他不到這兒來。我接受你的建議。」

「那好極了！」艾瑪·愛德華朵夫娜說，站起來。「現在我們好好的、親熱的接一個吻來結束我們的合議。」

她又撲抱妲瑪拉，拚死命吻她——妲瑪拉由於她那垂視的眼睛和天真溫柔的臉，現在似乎全然成爲一個小女孩。可是末後，掙脫了老板娘的擁抱，她用俄國話問道：

「你看，艾瑪·愛德華朵夫娜，你的話我樣樣都答應了，因此我求你也答應一個我的請求。這請求並不破費你甚麼。那就是，我希望你答應我和別的姊妹送已故的珍妮下葬。」

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皺眉。

「哦，隨你的便，我親愛的妲瑪拉，我不反對你的怪想頭。不過，何苦來呢？這對死人毫無補益，又不曾叫她活轉來。這無非是多愁善感在作祟罷了……可是，好罷！只是你自己知道，照你們的規矩，自殺者是不作與下葬的，或者——我不大清楚——好像是那屍首該丟在墳墓背後的甚麼離魂洞窟去吧。」

「不，請你答應我照我的主張去做。就算是我的怪念頭吧，可是容讓我一回，我的親愛

的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可是，我聲明這是我最後一個怪念頭。這以後，我會像一個靈俐聽話的小兵一樣服從一位才華蓋世的將軍。」

「好吧！」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嘆口氣答應下來。「我不忍拂你的意思，我的孩子，讓我握緊你的手。我們爲了共同的利益來合力苦幹吧。」

開了門，她向客廳外面的前廳叫道：「西密昂！」等到西密昂來到客房，她大聲的、得意的吩咐道：

「給我們拿一瓶香檳來，可是要正牌的貨色——*Pederer demi Sec*，越涼越好。快點拿來！」她吩咐看門人，他張口結舌，瞪起眼睛，望着她。

「我們要爲你艾瑪拉，爲新事業，爲光明燦爛的前途，乾一杯。」

「奉陪，我親愛的女東家，」艾瑪拉答道。「你像天才一樣，在我的道路上投了光明。唉，真的，我們姊妹當中誰都不知道你是這麼和氣體貼。直到現在我總算揣測出來你只不過要求我們安分守己，努力盡責罷了。對不對？」

「*Oh, jai*。」心花怒放的艾瑪·愛德華朵夫娜答道。「*Oh, jai*。」
等到喝完香檳，艾瑪拉說：

「現在，我親愛的東家和老師，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照辦就是！我很喜歡你這樣。我覺得你不會再要求甚麼婆婆媽媽的傻事了。我先答應你就是。」

「你知道，」妲瑪拉說下去，「我很明白我的地位一半是當差……」

「我的助手，」艾瑪好意的糾正她。

「謝謝，」妲瑪拉低下頭。「可是你自己方纔不是說過，遇到難得的、特別有利的情形，我得做一回頂搭架子的、頂奢華的狐狸精？」

「一點不差。」

「正因為這緣故，我要向你借支一點錢。你一定贊成我得穿戴得像富家小姐，又得打扮得特別時髦，刺戟，誘人。繡花衣服，香水……」

艾瑪樂得甚麼似的。

「啊，我親愛的妲瑪拉！你領會我的意思了。」

「我很高興。不過，我得趕忙製備衣服纜好——越快越好；然而，可惜我……」

◎德語啊，是的！——中譯者。

「哦，我親愛的——這種事情我不會捨不得化錢——你要多少錢？」

「我想……大概要兩百盧布吧？」姐瑪拉猶疑說道。

「拿三百去！」

姐瑪拉假裝感激的吻了吻艾瑪。

她向艾瑪辭出時，帶着惡意的微笑，暗自想道：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所親愛的一個女人照常人一樣下葬了。」

據說，死人招來好運，倘使這迷信確有道理的話，那麼這個禮拜六的情形表現得再清楚也沒有了：嫖客源源而來，即便這是禮拜六的夜晚，但也多得出乎常情。姑娘們路過走廊或經過珍嘉原先的寢室時固然加緊步子，用眼角瞟它一眼；有些姑娘甚至在身上畫十字。可是夜深以後，對於死亡的畏懼不知怎的漸漸消退，漸漸不嚴重了。所有房間全有客人，客廳裏一個新的提琴手不停的彈奏——一個態度瀟灑，鬍子刮得光光的青年，他是那眼球生了白翳的鋼琴師從甚麼地方找來的。

姐瑪拉奉派擔任搗母的消息，姑娘們聽到後現出冷淡的困惑，沉默的漠然。可是，姐瑪拉找個機會向小白曼悄悄說道：

『聽着，曼加！你去告訴她們大家，說她們不必理會我做了鴿母，這是不得已。可是她們想做甚麼，她們儘管做，不要緊；不過別跟我搗蛋。我還是跟先前一樣——她們的朋友跟和事老……以後我們瞧着罷。』

第七章

第二天是禮拜天，妲瑪拉有許許多多事要辦。她不顧一切，一心一意想着照殯葬至親骨肉那樣殯葬她的朋友——用基督教的儀式，具備世人下葬時的一切悲哀隆重。

她是那些怪人之一：那些怪人外表雖然傲慢沉靜，淡漠沉默，深藏不露，然而內裏却有着非凡的精力；永遠彷彿半睜半閉的眼睛在睡覺，永遠彷彿不肯化一個冤枉錢；可是一剎那間會活躍起來，不顧障礙衝上前去。

十二點鐘，她坐上馬車到老城去；穿過老城進了一條又窄又小的巷子，巷口是一個廣場，趕集就在那兒。她的車在一個挺髒的茶館附近停下來，她吩咐車子等着她。進了茶館，她向一個男孩打聽車站職員仙嘉來此地沒有——那男孩生着紅髮，剪了分頭，頭髮上搽了牛油。這小茶房，從他的客氣慫恿看來，一定早已認得妲瑪拉，他答道：「不在，太太；他們——」

塞明·伊葛納吉奇——還沒有來；大概一時也不會來，因為昨天他們在川司瓦爾酒館大喫大喝，打台球一直打到今天早晨六點鐘；現在他們大概在家裏，在半路公寓。要是太太吩咐一聲，我馬上可以去一趟。」

姐瑪拉要了紙筆，當場寫了幾個字。她把字條交給那茶房，又賞他半個盧布，便坐上車走了。

她隨後去探望女伶洛婁絲嘉雅，姐瑪拉早已知道她住在全城頂華貴的旅館——歐羅巴旅館——她在那兒租了一連好幾個房間。跟那位歌星見一面是不大容易的，下面的守門人說愛麗娜·維克朵夫娜好像不在家；她的私人使女聽到姐瑪拉敲門，開門答道，小姐頭痛，不見客。姐瑪拉又不得不留下一個字條：

「先前在一個不能明言的地點，有一個女人聽你唱過達爾果密日斯基的歌曲以後哭了，長跪在你面前；我正是從她那兒來的。你待她極好。你記得嗎？別害怕——她現在用不着別人幫助；她昨天死了。可是你可以做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來紀念他，那事情在你簡直不費吹灰之力。至於我——我就是當時斗胆向男爵夫人（她當時跟你

在一起)說了幾句刺耳的老實話的那個人爲那幾句老實話,我至今還覺得懊悔和抱歉。」

「把這字條給她!」她吩咐使女。

兩分鐘以後使女回來。

「小姐有請。她很抱歉她不能穿戴整齊了接見你。」

她領着姐瑪拉走,開了一扇門讓她進去,輕輕關上。

那鼎鼎大名的女伶躺在一個大榻上,榻上鋪一條美麗的泰金毛毯 (Tekin rug), 還有很多小的絲枕和柔軟的圓筒狀氈墊。她的腳上蓋着銀白柔軟的毛皮。她的手指照例套着許多寶石戒指,深綠的柔光很惹眼。

那女伶今天在過着失意、不快的日子。昨天早晨跟戲院經理鬧了點誤會;晚上觀衆歡迎她的程度不及她所希望的那麼熱烈,或許,那不過是她自己的看法罷了;今天一家報紙上,有一個糊塗評論家,對於藝術的瞭解如同一條牛對於天文學的瞭解一樣,却寫一篇大文替她的勁敵吉達諾娃捧場。所以愛麗瑪·維克朵羅夫娜自以爲頭痛了,她的太陽穴有

點神經性的抽痛；她的心似乎時時忽然停止跳動。

「你好，我親愛的！」她帶點鼻音說，聲調細微嬌弱，斷斷續續，就像戲台上的女主角因愛情或肺癆而垂危時講的話一樣。「坐在這兒……我很高興看見你……只是別生氣——我頭痛而且心臟衰弱得要死。原諒我講話喫力；我想我唱得太多，使得我的喉嚨疲勞了……」

洛雯絲嘉雅當然記得那天傍晚的發瘋的微服出巡和姐瑪拉那動人的，令人不能忘却的面貌；可是現在，在惡劣心緒中，在枯燥乏味的秋天中看來，那次游歷對於她顯得是不必要的勇敢，是一種做作的、空想的、可恥的事情。可是她在那奇異的、夢魘般的傍晚，發揮天才的偉力，折服驕傲的珍嘉，使她跪在她腳前時，她當時是滿心真誠，就跟現在她回想到那件事，也真誠的感到疲倦，輕蔑，藝術家的憎厭一樣。她跟許多名藝術家一樣，永遠扮着一個角色，永遠不是她自己；永遠彷彿站得遠遠的，用旁觀者的眼睛和感情，看待自己的言語，動作，活動。

她從枕墊上慵懶的抬起她那纖纖玉手，按在自己額頭上；珍奇深邃的寶石彷彿活動起來，射出溫暖深邃的火花。

『我剛纔在你的便條上看到那可憐的……原諒我。她的姓名我一時想不起來了：』

：』

『珍妮。』

『不錯，謝謝你！我現在想起來了。她死啦？怎麼死的？』

『她上吊死了……昨天早晨，醫生檢查的時候……』

女伶的眼睛本來那麼冷淡，似乎褪了色，忽然張大，彷彿奇蹟似的生動起來，照耀着，發綠色，就像她的寶石一樣；那雙眼睛裏反映着好奇，害怕，憎惡。

『啊，我的天！這麼一個可愛的，這麼美艷出衆的，這麼烈性的……啊，這可憐的，可憐的靈魂……甚麼緣故呢……』

『你知道……那病。她告訴過你。』

『是的，是的……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可是上吊……多慘痛……噢，我當時勸她去診治。現在醫術靈驗得很。我自己就認識好幾個人，他們完全……哪，完全醫好了。社交場中大家都知道這事，還是招待他們……噢，可憐的小東西，可憐的小東西！』

『所以我來找你，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我原不敢打擾你，可是我似乎在森林中迷

了路，找不到幫忙的人。你那時對我們那麼和氣，那麼懇切動人，那麼慈悲……我只想請你出個主意，也許還要借你一點名望，一點保障……」

「哦，請說罷，我親愛的……只要我辦得到，我一定盡力……唉，我的頭好痛喲！而且這消息多可怕。告訴我，我怎樣纔可以幫你的忙？」

「老實說，我自己都還不知道呢。」姐瑪拉答道。「你看，他們把她送到解剖院去了……可是在他們接洽妥當以前，在他們的手續辦好以前，我想他們大概還沒有來得及解剖她——也許已經收容她了……但願她的屍身還沒有被人動過。今天是禮拜天，也許他們會遲延到明天，這其間也許還可以替她為一為力……」

「能不能為力，我還沒有一定把握，親愛的……等一等！在教授當中，在醫學界中，我可有朋友……等一會兒我去查查我的筆記簿。也許我們會辦成功。」

「此外，」姐瑪拉接着說，「我要殮葬她……由我出錢……她生前，我是衷心熱愛她的。」

「我願意在這方面幫你忙，在錢方面……」

「不，不……非常感謝……我自己來辦好了。我倒不是不肯向你的慈善的心求援，不

過這件事……你會了解我……這件事是一個人對自己，對朋友，了却一樁心願的事情。主要的困難在於我們怎樣可以用基督教儀式殯葬她。她似乎是不信上帝的人，或者信心淡薄得很。我呢，也是偶然在額頭上畫十字。可是我不願意讓他們把她當作狗一樣埋掉，埋在墓場以外的甚麼地方，下葬時沒有聲音，沒有話語，沒有歌唱……我不知道他們肯不肯好殯葬她——有合唱隊，有牧師在場？因這緣故，我求你幫我想辦法。或許，你會指點我到甚麼地方去想辦法……」

現在這女伶漸漸關心起來，已經開始忘却她的疲勞，她的頭痛，以及在第四幕中奄奄一息的女主角。她已經在扮演俠客的角色，扮演天才，施恩於墮落女人的美麗人物。這是新奇而才氣橫溢的，同時又戲劇性的動人！洛斐絲嘉雅，跟許多她的 *confères* ① 一樣，天天——要是辦得到，甚至每個鐘頭——想要從人羣中挺立出來，逼得人們紛紛談論她：今天她參加假冒愛國的宣言，明天她爲了救濟充軍西伯利亞的革命份子站在講台上朗誦充滿烈火和復仇的詩句。她喜歡在狂歡節，在賽馬會賣花，在大舞會賣香檳。她會預先想好一

些小巧的 *bons mots* ① 到第二天便傳誦全城。她希望羣衆永遠在各處望着她，唸着她的名字，愛她那埃及式的綠眼睛，她那貪婪而肉感的嘴巴，她那敏感的玉手上的寶石。

『我一時之間想不出好法子來，』她沉吟一下，說道。『可是有志者事竟成，我要全心全力實現你的願望。別忙，別忙！……我覺得，心血來潮了……那時，那天晚上，要是我沒弄錯，除了男爵夫人和我自己以外，還有一個人跟我們一起去……』

『我不認得……有一個人比你們遲走出客房。他吻珍妮的手，說她日後要是需要他幫忙，他永遠會替她效力；而且給她一張名片，可是請她不要叫別的生人看見。可是後來，這事情漸漸過去了，淡忘了。不知怎麼，我從沒抽空問問珍妮他是甚麼人；昨天我找那種名片，却找不到……』

『是了，是了！……我想起來啦！』女伶忽然活躍起來。『啊哈！』她叫道，連忙從榻上起身。『那人是里阿沙諾夫……是的，是的，是的……律師爾恩司特·安德列維奇·里阿沙諾夫。我們馬上來佈置好。這真是個好辦法！』

她轉身向着小桌上的電話機，打電話：

①法語：好字眼——中譯者。

「中央區一八三五號……謝謝你……請爾恩司特·安德列維奇來接電話……女
伶洛斐絲嘉雅……謝謝你……喂！是你嗎，爾恩司特·安德列維奇？很好，很好，可是現在有
一樁大事請託你。你有空嗎？……別胡說啦！……那是一樁正經事情。你能到我這兒來一刻
鐘嗎？……不……是的……只不過請你發發善心。你把自己說得太不中用了……好，那
很好……哦，我還沒打扮整齊，可是我有個緣故——頭痛得很。不，一個小姐，一個女孩……
你自己會看見，趕快來吧……謝謝！再會……」

「他馬上就來。」洛斐絲嘉雅說，掛起耳機。「他是個可愛的，聰明絕頂的人。甚麼事情
他都做得到，連大家辦不到的事他也辦得到……可是慢着……原諒我——尊姓大名？」

「她瑪拉害臊，可是微微一笑。」

「哦，不值得你一問，愛麗娜·維克宋羅夫娜！Mon nomme de guerre ① 是她瑪拉，

其實原名是——安娜絲達霞·尼古萊夫娜。反正一樣，就叫我她瑪拉好了……我已經用
慣這名字……」

「她瑪拉……這名字好漂亮……那麼現在，她瑪拉小姐，你肯賞光跟我一塊兒用早

①法語：我的花名——中譯者。

飯嗎？也許里阿沙諾夫會跟我們一塊兒去……」

「我沒有功夫，原諒我。」

「那真可惜……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可是，你抽煙不？」她拿給她一個金煙盒，盒上面用她戴的戒指的那種寶石鑲一個大字「愛」。

里阿沙諾夫不久就來了。

如瑪拉那天傍晚沒看清他的相貌，現在被他的儀表打動了心。身材魁偉，幾乎像個運動家，雙眉粗濃，像貝多芬一樣，頭上深灰頭髮瀟灑的披拂着；生着熱情演說家的闊口厚唇；目光清澄，靈活，和藹，嘲弄——他那相貌即便夾在一千人當中也會抓住人的眼睛——具有征服靈魂者和降服心靈者的儀容；雄心很大，還沒有廢足生活；講起戀愛來仍舊猛烈，做起美麗的偷情行徑來決不退縮……「要是命運沒有把我糟踏到這步田地，」如瑪拉暗自想道，津津有味地注意他的動作，「那我特願爲這男子丟掉我的生命，而且我會在談笑間，愉快的，面帶笑容的獻出我的生命，就像把一朵摘下來的玫瑰獻給心愛的人似的……」

里阿沙諾夫吻了洛雯絲嘉雅的手，然後帶着毫無拘束的樸實跟如瑪拉互相問候，又

說：

「我們從那發瘋的傍晚起就認識了，那天你用你那純熟的法國話震驚了我們大家，那天你講了很多話。你說的話我們背地裏批評，覺得似通不通；可是講得多好……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你那聲調，多熱烈，多動人……那麼，愛麗娜·維克朵洛夫娜，他又轉過身來跟洛雯絲嘉雅講話，在一個低矮的小凳上坐下來。『我怎樣纔能給你幫忙？我聽候你的吩咐。』」

洛雯絲嘉雅現出嬌滴滴的神氣，又用指尖摸摸她的鬢角。

「唉，真的，我煩躁得很，我親愛的里阿沙諾夫，」她說着，故意熄滅她那秀眼中的火光，「唉，我這可憐的頭喲……麻煩你替我把那桌子上的樂瓶拿來……讓瑪拉小姐把事情講給你聽吧……我不能，我辦不到……這太可怕啦……」

瑪拉向里阿沙諾夫簡單清楚的講了珍嘉去世的悲慘經過；還提到留給珍妮的名片；還說到亡人怎樣看重那片，順便講到他答應遇到困難事情願意幫忙。

「當然，當然！」里阿沙諾夫聽她說定後叫道，立刻邁着大步在房間裏走過來走過去，習慣的向後理順他的美髮。「你在做一種莊嚴、誠懇、善意的事情！那是好的！那很好……我

壞蛋，却總是給他溜掉了。滑得很，跟鱈魚一樣……我們得悄悄送他幾個錢。好！這以後，那解剖院……你打算甚麼時候殯葬她？」

「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越快越好……要是辦得到，就今天。」

「嗯……今天……我不敢擔保……我們恐怕辦不到……不過，這是我的扎記簿，好就在這頁上，凡以T字做姓名的第一個字母的朋友都在這頁上——你也照樣寫下你的姓名和住址。②兩個鐘頭裏面，我會給你答覆。你看好不好？可是我再說一遍，大概你得把葬禮延期到明天……還有——原諒我無禮——需不需錢？」

「不需錢，謝謝你！」妲瑪拉拒絕道。「我有錢。謝謝你關心……我該走了。我滿心感謝你，愛麗娜·維克朵羅夫娜……」

「那麼在兩個鐘頭裏聽消息吧。」里阿沙諾夫再說一遍，送她到門口。

妲瑪拉並不立刻坐車回家。她半路上在卡索里車司卡亞街一家咖啡館停下來。車站職員仙嘉在等候她——一個快活的漢子，生着英俊的齋干③人的儀表；頭髮不黑，却發藍；

② 妲瑪拉 Tamara 的第一個字母是 T。——中譯者。

③ Tsigan，匈牙利流浪民族。——中譯者。

黑眼珠，黃眼白，做事果斷而胆大；本地盜賊中的佼佼者——在他們那一行中是個大名人和經驗豐富的頭目，經常通宵賭錢。

他沒站起來，只向她伸出手。可是當他關心的，稍稍用力拉她坐下來時，可以看出來一種博大的、善意的親愛表情。

「你好嗎，姐瑪拉其卡！好久沒看見你啦——想念得好苦……你要咖啡嗎？」

「不！先談正事……明天我們葬珍嘉……她上吊了……」

「是的，我在報紙上看見，仙嘉漠不關心，懶洋洋說：『有甚麼事嗎……』」

「馬上給我五十個盧布。」

「姐瑪拉其卡，我的愛人——我一個錢也沒有……」

「我跟你說——拿來！」姐瑪拉專橫的命令道，可是沒生氣。

「啊，我的天……我答應過，你的錢我動都不動；可是，今天是禮拜天啊……銀行關門
啦。」

「隨它去關……拿存摺去押錢啊！總之一句話，你非辦到不可！」

「你要錢有甚麼用，我親愛的？」

「與你甚麼相干，你這傻瓜……爲了出殯。」

「哦！好吧！」仙嘉嘆息道。「那我今天晚上帶給你就是……行不行，妲瑪拉其卡……沒有你，我這日子過得可真苦啊，我的乖乖，我多麼想吻你；我不會讓你閉上眼睛……你讓我來嗎……」

「不，不……聽我的話，仙尼其卡……答應我。可是你別來——我現在在做鴉母了。」

「哼，你哪兒懂得怎樣做鴉母……」喫驚的仙嘉說着，甚至吹起唿哨來。

「是的。同時你別來找我。可是以後，以後，心愛的，隨你要怎樣都行……不久就會有個結局啦！」

「唉，但願你別這麼折磨我！快點了結吧！」

「我會了結的！再等一個禮拜，親愛的！你弄到那藥粉沒有？」

「弄那藥粉還不容易！」仙嘉不滿意的答道。「那不是藥粉，是九子！」

「你擔保那九子入水就化嗎？」

「當然啦，我親眼看見的。」

「可是不會藥死人嗎？聽着，仙嘉，不會藥死人嗎？是不是不會……」

『甚麼危險也沒有……喫了丸子不過昏睡一會兒……啊，姐瑪拉！』他用熱情的低語說道；由於一種不能忍受的情緒甚至忽然大大伸了個懶腰，弄得骨節響起來。『看上帝面上，快點了結吧……完事以後，就遠走天涯吧！隨你要到哪兒去都行，寶貝！我隨你的意思：要是你樂意，我們就動身去奧德薩；要是你樂意——出國也行。趕快了結吧……』

『快啦，快啦……』

『你只要對我睜眼，我就會把一切準備停當……藥粉啊；傢伙啊；護照啊……然後——溜之大吉！走遍天下！姐瑪拉！其卡！我的天使……我的寶貝，我的金鑲鑽……』

他原本忍耐着，這時却忘了左右有生人看見，已經打算摟抱姐瑪拉了。

『別，別……』姐瑪拉跟貓那樣連忙靈活的跳出她坐的椅子。『以後……以後，仙尼其卡，以後，小乖乖……我將來完全屬於你——到那時決不再忍耐，再克制。我自己會弄得你厭倦我的……再會，我的小傻瓜！』

她一揚手，弄亂他那黑髮，便匆匆出了咖啡館。

第八章

第二天，禮拜一，上午十點鐘光景，這妓院——先前屬於秀伊比司夫人，現在屬於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吉茲奈爾——全體姑娘幾乎都坐上車到城中心，到解剖院去——沒有去的只有那眼光遠大，經驗豐富的亨瑞達；那胆小而糊塗的寧加；以及心臟衰弱的巴希卡，她已經有兩天沒起床，一聲不響，凡有人向她問話，總回報幸福而癡呆的微笑和某種聽不清的、野獸樣的嗚叫。要是不給她東西喫，她也不要；要是拿食物給她，她就用手抓起來，貪饞的喫着。她變得那麼懶散而好忘，連大小便也得提醒她，免得發生不痛快事情。艾瑪·愛德華朵夫娜並沒有打發巴希卡去接她那些常客，他們天天來找她。其實以前巴霞也有過好幾回神智不清的情形；不過都沒有拖久，艾瑪·愛德華朵夫娜決心無論如何要她好起來；巴希卡是這妓院的一棵搖錢樹，也是一個被這妓院毀了的真正慘痛的犧牲。

解剖院是一所狹長的、暗灰的平房，門窗全鑲着白框子。房子的外觀，看起來低矮，好像被壓倒，縮進地裏去似的，幾乎不像人間的房屋。姑娘們接連在門口停下來，怯生生的穿過院子，走進小教堂，那小教堂蹲伏在院子盡頭一個角落裏，塗成同樣的暗灰色，有着白色的門框窗框。

門鎖了。須得去找看守人。妲瑪拉費了半天事纔找到一個禿頭老者，彷彿周身生着青苔，長着糾結的灰毛，生着迎風流淚的小眼睛和一個廚子樣的、淡紅帶青的粒狀鼻子。

他開了沉重的掛鎖，拉開門扣，推開那生鏽的、咿咿啞啞的門。寒冷潮濕的空氣，外加石頭、乳香（frankincense）屍肉等的陰濕氣味，撲到姑娘們的鼻子裏。她們倒退，怯生生的擠在一處。妲瑪拉一個人毫無懼色的隨看守人進去。

小教堂裏幾乎是一片漆黑。秋陽淡淡的射進監獄般的、狹小的、釘着鐵格子的窗子。兩個三個沒穿法衣，黑得看不清相貌的神像掛在牆上。好幾個普通的木板棺材停在地板上，抬棺材的木槓還沒卸下來。中間有一口棺材是空的，掀開的棺蓋躺在一旁。

『你那口棺材是甚麼樣？』看守人粗魯的問道，嗅了點鼻煙。『你認得她的臉不？』

『我認得她。』

「好，那麼，看吧！我都掀開來給你看看。也許是這個吧？」

他掀開其中一口棺材的蓋子，那蓋子還沒有用釘子釘牢。一個滿面縐紋的老太婆，衣衫襤褸，面孔臃腫發青，躺在那兒。她的左眼閉緊；右眼張開，恐怖的定睛望着，已經失去了光芒，好像放了許久的雲母似的。

「你說不是這個嗎？好，看吧……多着呢，你看吧！」看守人說；掀開一個個棺蓋，展覽那些死人——那些死人大概全是窮人中的窮人：路斃的、醉死的、軋斃的、屍首不全的、五官殘缺的，正在漸漸腐朽。有些屍首的臉上手上已經有了暗綠的斑疤，好像生霉——腐爛的標記。有一個人沒有鼻子，缺口的上唇一分爲兩，蛆蟲像白點似的聚在他那腐爛的臉上。一個害水腫病死去的婦人，躺在棺材裏像一座山那樣隆起，頂開了棺蓋。

所有這些屍首在解剖以後經那位彷彿周身生着青苔的看守人和他的同事匆匆縫好，補好，洗淨。如果有時腦子裝進肚子，頭顱裏塞了肝子，拿石膏草草的膠住頭顱，那與他們有甚麼相干？這些看守人在他們那夢魘般的、非現實的、酗酒的生活中早已習慣一切事情，順便提一句，他們的那些無聲的顧客幾乎從來沒有親戚或熟人……

腐肉的凝重氣味瀰漫在這小教堂中——濃厚，充塞，那麼膠膩膩的，以致姐瑪拉覺得

彷彿周身的毛孔給封了口似的。

「聽着，看守人，」妲瑪拉問道，「我脚下時時刻刻踩得咯吱咯吱響的是甚麼東西？」
「咯吱咯吱響？」看守人反問她，搔搔頭皮。「哦，一定是跳虱，」他冷漠的說。「這些小蟲在死屍身上繁殖得好快！……可是你在找誰——是男人還是女人？」

「女人，」妲瑪拉答道。

「這意思是說這些全不是你要找的人？」

「是的，全是認不得的人。」

「哦，不錯！……這意思是說我得到陳屍所去。他們甚麼時候把她抬來的？」

「禮拜六，老太爺，」妲瑪拉講到這裏拿出皮夾來。「禮拜六，白天。給你一點買煙的錢，先生！」

「不錯不錯！你是說禮拜六白天她穿甚麼衣服？」

「嗯。幾乎甚麼也沒穿；一件小襯衫；一件襯褲……兩件都是白的。」

「哦！那一定是二百十七號……那麼她叫甚麼名字……？」

「蘇珊娜·拉伊希娜。」

「我去看看——也許她在那兒。好，那麼，諸位小姐。」他轉身向那些姑娘說道，她們呆的擠在門口，擋住亮光。「你們哪一個比較胆大些？要是你們的朋友是前天來的，那麼那意思是說她現在照上帝創造人類的那個樣子躺在那兒——那就是，赤身露體……那麼你們誰比較胆子大？你們當中哪兩個肯去？她得穿上衣服纔行……」

「好，那麼，你去吧，曼加。」姐瑪拉吩咐她的同伴，曼加却又害怕又憎惡，周身冷戰，臉色發青，用張大的、透明的眼睛瞪着死人。「用不着害怕，你這傻瓜——我跟你一塊兒去，你不
去誰去？」

「哦，我就……哦，我就……」曼加喃喃道，嘴唇幾乎不能張開了。「我們去吧。我沒關係……」

陳屍所就在這兒，在教堂背後——一個低矮漆黑的地窖，人得走下六步台階纔能進去。

看守人跑到別處去，回來時帶來一個蠟燭頭和一個破本子。他點亮蠟燭，姑娘們看見二十來個屍首整齊排列在地下的石板上——筆筆直直，周身黃色，臉上因死前的癱瘓做出怪相，腦壳劈開，臉上凝着血塊，齜着牙。

「馬上就會找到……馬上就會找到……」看守人說着，用手指頭指點本子上的各欄。「前天……那意思是禮拜六……禮拜六……你說她叫甚麼名字來着？」

「拉伊希娜，蘇珊娜，」妲瑪拉答道。

「拉伊——希娜，蘇珊娜……」守門人說道，好像在唱歌似的。「拉伊希娜，蘇珊娜，跟我剛纔說的一樣。二百十七號。」

他彎下腰來湊着死人，用流油的蠟燭照着，他一個個的查看過去。末了，他停在一個屍首面前，屍首的脚上用墨水塗着大的數目字：二一七。

「就是這個！我來，我把她措到小過道去，然後去找她的衣服……等一會……」

他呻吟着，可是照他的年紀來說要算是毫不費力的，拉起珍嘉的脚，頭朝下，措在背上，彷彿那是一塊肉，一袋蕃薯似的。

過道上稍爲亮一點；等到看守人把他那可怕的重負卸在地板上，妲瑪拉用手蒙住臉，蒙了好半天，曼加背轉身去，哭起來。

「要是你們需用甚麼東西，儘管吩咐好了，」看守人指點她們道。「要是你們打算給死人好好穿戴起來，那我們可以買到所需要的一切東西——金線錦緞，小花圈，小神像，壽

衣面紗——我們這兒甚麼都有……你們可以買一兩件穿戴的東西……拖鞋也有……」

姐瑪拉給了他錢，便讓曼加在她前面，一同走出去，到露天底下。

過一會，兩個花圈拿來了；一個是姐瑪拉送的紫菀花圈，飄一根白帶，上面題着黑字：『一個朋友贈給珍妮；』另一個是里阿沙諾夫送的，全是紅花，紅帶子上寫着金字：『經歷了苦難我們纔會變得純潔。』他還送一個短短的小字條來，表示吊唁，而且抱歉不能親臨憑吊，因為他有一個不能延誤的業務約會。

然後來了經姐瑪拉邀請的歌手——本城最好的唱詩隊的十五個人。

領隊身穿灰色大衣，頭戴灰色帽子，全身灰色，彷彿滿身灰塵似的，可是留着又長又直的上髭，像軍人一樣；他認識薇爾卡，便驚奇的張開眼，微微的笑，向她擠眉弄眼。一月兩三次，有時次數還多些，他必帶着他熟識的教友，跟他一樣的領隊，和幾個唱詩的，去逛亞門司卡亞街；周遊所有妓院以後照例總是在安娜·瑪爾科夫娜妓院住下，他老是挑選薇爾卡。

他是個快樂活潑的人；跳舞起勁而瘋狂，而且一邊跳一邊做出種種怪相，弄得在場的

人鬨堂大笑。

隨着歌手來了妲瑪拉雇來的雙馬楸車；車身黑色，插着白羽毛，還有七個人手擎火炬隨車而來。他們又帶來一口光耀奪目的白棺材，和墊棺材的凳子，上面鋪着黑紗。他們不慌不忙，用習慣的靈敏動作，把死人放進棺材，用面紗蒙了她的臉，拿金絲錦緞遮蓋着屍首；點起蠟燭來，頭前放一根，腳後放兩根。

現在，在蠟燭的顫抖的黃光中，珍嘉的臉看得清楚了。臉上的青色差不多沒有了，只是有些地方，在太陽穴，在鼻子上，在兩眼之間，還留着青紫的、不整齊的、曲折的斑點。在嘻開的兩片黑唇中間微微閃出雪白的牙齒，嚙咬過的舌尖也仍舊看得見。從開口的衣領可以看見她的頸子有着舊羊皮紙的顏色，頸上現出兩條紋：一條黑的——繩子的印記，一條紅的——以前西密昂在勸架時弄出來的抓傷；好像兩個可怕的項圈似的。妲瑪拉走上前去，拿一個別針，別好領口的花邊，遮到下巴。

牧師來了一個戴金邊眼鏡的、矮小的、灰髮神父，頭戴一頂壓髮帽；一個瘦長稀髮的教會執事，生一張病容的、暗得出奇的黃臉，像土陶器似的；還有一個身體矯健，衣裾很長的唱聖詩者，一路上跟那些歌手中他的朋友互換着某種快活而神祕的眼色。

姐瑪拉走到神父面前：

「父親，」她問，「你們怎樣做殯葬的禮拜；大家一起做呢，還是各人分頭做？」

「我們跟他們大家合起來做禮拜，」神父答道，吻着他的聖帶，理着他的鬚子和頭髮。「那就是，通常是這樣。但是，經特別的請求，經特別的合議，也可以分頭做。亡人怎樣死的？」

「她是自殺的，父親。」

「嗯……自殺……可是，你知道不，年輕的人，照教會的規矩，不做殯葬的禮拜……不應該做當然，也有例外——經特別的請求……」

「這兒，父親，我有警局和醫生的證明書……她原本精神錯亂……有種瘋病……」

姐瑪拉交給神父兩張紙，那是昨晚里阿沙諾夫送給她的，每一份化了三張十盧布鈔票。「我求你，父親，按照正規來辦——照基督教格式。她是個絕好的人，受過很多苦勞，請你送她入墓，在墓穴再做一回安靈祭，行不行……」

「我可以送她到墓場，可是在墓穴我沒有權利做禮拜——做那種禮拜另有牧師……不過這也好商量，年輕的人；由於我得比別人多來回一趟，請你……再添十盧布做車錢。」

從妲瑪拉手裏接過錢來，神父拿起那唱聖詩者帶來的香爐，焚起香來，開始繞着死人的屍首行走。然後，在她頭邊停下來，他用溫順的、習慣的悲聲唸道：

「感謝我們的上帝。古昔，現今，未來，這世界永無止境！」

唱聖詩的開始喋喋唱着：「神聖的上帝，」頂神聖的聖父，聖子，聖靈，「我們的父，」像豌豆一樣傾倒出來。

輕聲的，彷彿講着某種深奧的、悲哀的神祕事情似的，歌手用急速而悅耳的吟誦聲調唱起來：「跟您那些有福的，在光榮中長存的聖徒在一起，您這僕人的靈魂得救而且安息了；您給了她幸福的生活，因為您待人類滿心慈愛。」

唱聖詩的分發蠟燭；那些蠟燭在沉重陰暗的露天中一支支的燃點起來，用溫暖柔和而活動的小火焰溫柔而清澄的照亮女人們的面孔。

哀歌和諧的唱下去；像痛苦的天使的嘆息似的，偉大的字眼唸出來：

「啊，上帝，讓您這僕人安息，把她安置在天堂吧，天堂裏主的正義和聖徒的臉像光那樣照着；讓您這已經熟睡的僕人安息吧，寬恕她的罪過。」

妲瑪拉專心傾聽這些早已熟悉却久沒聽過的話語，苦笑着。她猛然回想到珍嘉的熱

烈瘋狂的話語，滿是固執的絕望和懷疑……那大慈大悲的主，會不會寬恕她那污濁的、狂妄的、悽苦的、不淨的一生？無所不知的主啊——難道您會厭棄她——這可憐的叛徒，身不由己的墮落者，褻瀆您那輝煌神聖的名字的小孩？您——賜恩者，您——安慰者！

一個苦悶的、壓抑的哭聲，忽然變成嚎啕大哭，在教堂裏響着：「啊，珍妮其卡！」這是小白曼加，長跪着，用手絹堵住嘴，眼淚汪汪的嚼着它。她的別的姊妹也學她的樣，跪下來，這小教堂裏充滿嘆息，窒悶的哀痛和嗚咽……

「只有您是不死的；您創造了，製造了人類；我們是泥土造成的，我們回到泥土裏去；因為您創造我，造成我，對我說：你是泥土，你日後回到泥土裏去。」

姐瑪拉一動不動的站着；面孔冷峻，彷彿變成了石頭。淡淡的、螺旋狀的金黃燭光照着她那淺栗色頭髮；同時她定睛望着珍嘉的濕潤的黃色額頭的縐紋和她的鼻尖；站在姐瑪拉的地方，只能看到那些。

「你是泥土，你日後回到泥土裏去……」她暗自背誦着歌詞。「難道真會是這樣：一經入土便消滅了？哪一樣好些：消滅的好呢，還是只要活着，喫苦也不妨？」

合唱隊彷彿肯定她的思想，彷彿奪去她的最後一點安慰似的，淒涼的唱道：

『芸芸衆生都會去世……』

他們唱完『永恆的紀念』吹熄蠟燭，小小的藍色氣流瀰漫在空中，因乳香（Frank-incense）而發藍。神父唸着告別禱詞；後來，在大家沉默中，神父接過唱聖詩的遞給他的。小鏟子，挖起一點泥土，交叉的洒在屍首身上，還洒在面紗上。一面這樣洒土，他一面唸着偉大的句子，那些話充滿一條神祕而普遍的法則，充滿那法則嚴酷悲哀的不可避免性：『這世界屬於主，主統轄人世，和在人世生存的衆人。』

姑娘們送她們的亡友入墓。那條路經過亞門司卡亞街的街口。原本可以向左拐。穿過那條街，路幾乎近一半；可是死人通常不經過那條街。

雖然這樣，街上所有的大門幾乎都開了，姑娘們源源到街口來，她們來不及換衣服：赤腳登着拖鞋，穿着睡衣，頭上紮着帕子；她們在身上畫十字，嘆氣，用手帕或短外套的衣邊揉着眼睛。

天氣晴朗……冷冷的太陽在冷冷的、鮮藍瑛瑛色的天空明亮的照着；殘餘的青草現

出綠色，樹上的凋葉發紅，現出粉紅和金黃；在清徹寒冷的空氣中，響着洪亮的聲音：「神聖的上帝，神聖的偉人，神聖的永生者，保佑我們！達瑪斯加的約翰的古歌詞的歌聲中，表現人們燃燒般的渴望着生活，甚麼也不能滿足；表現人們熱望生活的暫時歡欣和美麗，哪怕像夢一樣曇花一現，表現人們面對死亡的永久沉默時的恐怖！」

然後，在墓穴做了簡短的安靈祭，棺材落穴時發出悶重的聲響……一個小小的新墳。

「現在完結啦！」妲瑪拉等閒人走後向姊妹們說。「唉，諸位姊妹——珍嘉死得冤枉！

……我爲珍嘉難過！……非常難過！……我們另外再也找不到她那樣的朋友。不過，孩子們，她還是死了的好……好，我們最後一次在我們身上畫十字——然後回家去……」

等到她們都畫了十字，妲瑪拉忽然深思的講出奇怪的、不吉利的話來：

「她死後，我們在一起也聚不久了：不久我們會給一陣風吹得四散。生活是好的……

看那兒是太陽，蔚藍的天空……空氣多麼純淨……蛛網飄游着——這是印度的夏天……這世界多麼美好……只有我們——我們窳姐兒——是路旁的垃圾。現在我們走吧！」

姑娘們動身回去。可是路旁一個石像背後忽然露出一個高大強壯的青年。他追上劉柏嘉，輕輕拉拉她的衣袖。她回轉頭，驚奇的看見是梭羅維夫。她的臉馬上發白，她的眼睛睜

大，她的嘴唇發抖。

『走開！』她輕聲說，含着無限憎恨。

『劉巴……劉柏其卡……』梭羅維夫開始喃喃道。『我一直在找……找你……我

……皇天在上……不像那個人一樣……不像李霍甯……我誠心誠意……就連現在——直到今天，還是一樣。』

『走開！』劉柏嘉越發輕聲的說。

『我是鄭重其事的……我是鄭重其事的……我不是說着玩——我的意思是指結婚說的……』

『啊，你這畜牲！』劉柏嘉忽然尖聲叫道，用手掌迅速的、狠命的、像農夫一樣的打了梭羅維夫一記耳光。『我替我們妓女全體來打這一記！』

梭羅維夫呆站一會兒，身體微微搖晃。他的眼睛像殉道者的眼睛……他的嘴半張着。嘴的兩邊掛着悲傷的皺紋。

『走開！走開！我看不慣你們這些人！』劉柏嘉憤憤的尖叫。『劊子手！豬羆！』梭羅維夫突然用手蒙住臉，往回走，不辨道路，脚步踉蹌。

第九章

實際上，姐瑪拉的話果然是預言：自從珍妮下葬以後，不過兩個禮拜，在這短短的時期中，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妓院出了那麼多事情，有時甚至在五年中也不會這樣。

下葬後第二天，她們不得不把遭殃的巴希卡送到一個慈善機關——一個瘋人院去，她已經完全落進了心臟衰弱。醫生說她沒有痊癒的希望。實際上，她們把她送進醫院，安置在地板上一個草墊上以後，她就一直躺在那上面直到去世，沒有起床；漸漸陷進安靜的心臟衰弱的漆黑無底的深淵；可是她直到半年以後害了褥瘡和血毒病纔去世。

其次就輪到姐瑪拉。

她當鴉母，當了半個月光景，始終非常活躍出力；不知怎的，却總是不能平息她內心的某種衝動，那衝動在她內部非常強烈的醞釀着。有一天傍晚她失蹤了，從此永沒回到妓院。

來……

事情是這樣的，她在城裏跟一個經紀人有一段糾纏很久的風流韻事，那人是個老翁，有錢得很，可又極吝嗇。他們的結識得追溯到一年以前，那時他們偶然同乘一隻輪船到城郊附近一個寺院去，便攀談起來。靈俐俊俏的妲瑪拉，她那謎樣的、蠱惑的笑容，她那妮妮動聽的談吐，她那文雅端莊的舉止，瘋魔了那經紀人。她從那時起就暗自記下這生着美麗灰髮，態度尊嚴的老人；他從前做過法官，出身世家。她沒有把自己的職業告訴他——她寧願瞞着他。她只寥寥幾句話隱約暗示她是個中產人家的已婚婦人，說她的家庭生活很淒涼，因為她丈夫是個賭徒和暴君；她又命中註定連個小孩子的安慰也沒有。分手時，她不肯跟那經紀人去消磨一個黃昏，也不想再會見他；可是她答應他可以寫信給他——普通信函，用一個假名。她們便開始通信，那經紀人在信中賣弄他的文筆和熱烈感情，簡直比得上保羅·布爾熱的書中英雄。她保持着閃避的、神祕的口氣。

後來，給經紀人的懇求會面所感動，她在太子公園跟他見一回面，她儀容嫵媚，談笑風生，嬌滴滴的；可是不肯跟他到別處去。

她就這樣折磨她的情人，巧妙的點燃他心中的晚年熱情，這熱情有時比初戀強烈而危險。後來，今年夏天，那經紀人的家人出國去了，她決意到他家裏去拜訪；在那兒，第一回委身於他，哭哭啼啼，痛心疾首，可又熱烈而溫柔，弄得那可憐的經紀人昏頭昏腦——連頭帶尾陷進了老年的愛情，那種愛情不可理喻，也無所顧忌，逼使一個人失去最後一件東西——惹人恥笑的恐懼。

姐瑪拉不大肯常常幽會。這越發燃燒她那急躁的朋友。她只肯收受她送的花束，陪他在郊外飯店喫一頓便飯，可是氣憤的拒絕一切華貴的禮品，而且非常巧妙老練的搭架子，弄得那經紀人永遠不敢送她錢。有一回他吞吞吐吐說到另租小公館以及種種別的便利，她却傲慢嚴厲的瞪着他，弄得他跟小孩一樣，臉紅到他那美麗的灰髮，吻着她的手，結結巴巴的道歉。

姐瑪拉就這樣玩弄他，覺得自己越來越有把握。她現在已經知道經紀人在甚麼日子把特別多的款子放在他那不怕火的鐵保險箱裏。不過，她並不操切從事，怕的是露出馬脚，或時機未到反倒壞了事。

於是，現在，這久在盼望中的日子到了；承包商的大集市剛剛完結，所有經紀人的辦公

室天天訂立巨款的交易。姐瑪拉知道經紀人通常在星期六送錢到銀行去存，爲的是禮拜天可以完全空閒。因這緣故，禮拜五那經紀人接到信差送來的下面一封信：

『我親愛的，我崇拜的索羅門皇帝！你的蘇拉蜜司（*Sulamith*）你的葡萄園女郎用火熱的吻問候你……親愛的，今天是我的假日，我無限快樂。今天我自由自在，跟你一樣。他已經因公到荷美爾去，出差二十四小時，我想在你那兒跟你消磨一個黃昏和整夜啊，我的愛！我願意一輩子跪在你面前。我不想到別處去。郊外的飯館和酒吧間，我早就膩味了。我要你……你……只要你。那麼，黃昏時分等着我，我的心上人，大概十——十一——點鐘！預備好太多的冷酒，紙牌，蜜餞，我在燃燒，我渴望得要死！我覺得彷彿我會弄得你精疲力盡！我不能再等了！我的頭昏眩，我的臉發燒，我的手冷得像冰。我擁抱你。你的瓦崙蒂娜。』

就在那天傍晚，大約十一點鐘，她在談話中間耍了點花頭，利用他那可笑的、金錢上的虛榮心，叫經紀人領她去看他那不怕火的保險箱。經紀人欣然當她的面打開他的鐵保險

箱；她毫不費力的讀到針盤上的祕密字碼。姐瑪拉瞟一眼箱架和可以移動的錢盒，做一個假裝得巧妙的呵欠，轉回身去說：

「呸，沒意思！」

摸著經紀人頸子，她把嘴唇湊到他的耳朵，用她的熱呼吸吸燙着他，低聲說：

「鎖起這討厭的東西，我的寶貝！我們走吧！……我們走吧！……」

她先出去，進了食堂。

「到這兒來，佛羅嘉！」她在那兒招呼道。「快點來！我要喝酒，然後親親愛愛，親親愛愛，沒完沒了！……真的，喝光它，喝到瓶子見底！就跟今天我們得耗盡我們的愛情似的！」

經紀人跟她碰杯，一口喝乾他的酒杯。然後他抿抿嘴唇，說：

「奇怪……今天的酒好像有點苦味。」

「是的，」姐瑪拉同意道，注意的瞧著她的情人。「這酒總是有一點點苦。因為這纔是萊因河的酒的本味……」

「可是今天它特別厲害，」經紀人說。「不，謝謝，我親愛的——我不想再喝啦！」

過五分鐘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的頭向後仰著，抵在椅背上，他的下巴垂下來。姐瑪

拉等了一會，開始叫醒他。他一動不動。然後她拿起燒着的蠟燭，放在窗台上，照到當街，她出去走到前廳，開始傾聽，直到她聽見台階上有了輕輕的脚步聲。她差不多沒出聲的開了門，放進仙嘉來，他裝束如同一個真正的上流人，手裏拿一個嶄新的皮包。

「準備好啦？」這竊賊低聲問道。

「他在睡覺，」妲瑪拉同樣低聲答道。「看——這兒是鑰匙。」

他們一塊兒走進那藏着不怕火的保險箱的書房。仙嘉用手電筒照了照那鎖，低聲罵道：

「他媽的，這老畜牲！……我原當是一種套鎖。現在你却得知道那密碼纔行。……不然，就得通電來鎔掉它，鬼纔知道那得化費多少功夫。」

「不必這樣，」妲瑪拉匆匆答道，「我知道那密碼。撥吧：Z E N I T。沒有H。」

過十分鐘，他們一塊兒走下大門的台階，故意不並肩走路，穿過幾條街，雇一輛馬車到老城的車站，離開這城，拿着無疵可挑的公民兼地主的身份證——司達夫尼茲基夫婦。有
很久一個時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直到一年以後，仙嘉在莫斯科犯一樁大盜竊案被捕，在
第三次受審時和盤托出妲瑪拉。他們雙雙受審，被判監禁。

緊隨着姐瑪拉，輪到那天真的、坦率的、多情的薇爾卡。她早已跟一個半軍人講戀愛，那人自稱是一個軍事機關的文職人員。他姓笛勒克托爾斯基。在她們的關係中，薇爾卡佔崇拜者的地位，他却像一個偉大的偶像似的，屈尊的接受她的崇拜和貢禮。從夏末起，薇爾卡就已經留意到她的情人日漸冷淡疏遠，跟她講話的時候，分明在想着別的事情。她苦惱，喫醋，盤問他，可是永遠聽到一些含含糊糊的答覆，一些凶兆的暗示，暗示馬上要有大禍臨頭，暗示束手待斃……

九月初他終於向她承認說他私用了公款，數目很大，三千盧布光景；說五天以內他會給查出來，說他笛勒克托爾斯基有丟臉，上公堂，最後，罰做苦工的危險……講到這兒，那位軍事機關的文官啜泣起來，手捧着頭，叫道：

「我可憐的媽呀！……她可怎麼辦？她決受不了這恥辱……不行！哪怕死了，也要比活受罪強一百倍。」

雖然他照例用黃色小說的格式表白自己（也正是靠這個，他纔引誘了那坦率的薇爾卡），不過，自殺的戲劇性念頭，一經生出來，就再也不肯離開他了。

有一天，他跟薇爾卡在太子公園散步很久，這優美的古公園雖然已經因秋天而現出

大大的肅殺氣象，不過仍舊閃耀着楓樹的濃艷，渲染成一片五光十色：深紅，紫色，淺黃，橙黃，陳年老酒的深櫻桃色；彷彿寒冷的空氣中瀰漫着甜香，像珍貴的酒一樣。不過，死亡的精細象徵，輕微香氣，從矮林中，青草中，樹木中，飄浮出來。

笛勒克托爾斯基心軟了，抑制不住奔放的情緒，替自己難過，涕泣起來。薇爾卡也陪着他流淚。

「今天，我要自殺！」笛勒克托爾斯基終於說道。「甚麼都完啦……」

「我的人，別……我的寶貝，別……」

「不行啊，」笛勒克托爾斯基陰沉的說。「該死的錢啲……哪樣東西寶貴——名譽呢，還是生命？」

「我親愛的……」

「別說啦，別說啦，安妮達！」（不知甚麼緣故，他不用薇爾卡的普通名字，却看中他自己想出來的這富貴氣的安妮達。）「別說啦。這已經決定啦！」

「唉，要是我能幫你的忙，那就好了！」薇爾卡痛苦的叫道。「嗯，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每一滴血……」

『甚麼性命！』笛勒克托爾斯基帶着演員的沮喪表情搖頭。『再會，安妮達！……再會

……』

女郎拚命搖頭：

『我不要這樣！……我不要這樣！……我不要這樣！……帶着我！……我也跟你去死！』

深夜，笛勒克托爾斯基在一個華貴旅館開一個房間。他知道，幾個鐘頭以內，也許幾分鐘以內，他和薇爾卡會變成死屍；因這緣故，雖然他的衣袋裏一共只有十一個戈比，他却神氣活現的呼喚茶房，像一個習慣的、地道的浪子似的；他吩咐拿鱈魚包子，雙份鵝肉，水菓來；此外，還要咖啡，烈酒，和兩瓶冰鎮香檳。他實際上明白自己要自殺；可是想到自己却裝得若無其事，彷彿袖手旁觀，欣賞他這悲慘的角色似的；預料親戚的絕望和同事的驚愕而滿心快樂。同時，薇爾卡突然說道她要跟她的愛人一同自殺，這念頭立刻在她心中鞏固起來。薇爾卡對於這即將來臨的死亡毫無懼色。『哪，難道像那樣寄人籬下，哼唧唧的，反倒好嗎？現在是跟你的愛人一塊兒死！至少死也死得痛快！……』她狂吻她的文官，揚聲大笑，披頭散髮，眼睛放光，比平素更美麗。

最後的凱旋的瞬間終於來了。

『你我已經樂得夠了，安妮達……我們的酒杯已經喝得見了底，用一句普式庚的話，現在得打碎這杯子啦！』笛勒克托爾斯基說。『啊，你不後悔吧，我親愛的？』

『不後悔，不後悔……』

『你準備好啦？』

『是的！』她低聲說，微笑。

『那麼，轉過身去向着牆，閉上你的眼睛！』

『不，不，我頂親愛的，我不要這樣……我不要這樣！到我這兒來！就是這樣！再近一點，再近一點……把你的眼睛對着我，我要細細瞧瞧。給我你的嘴唇——我要吻你，同時你……我不怕……勇敢一點……用力吻我！』

他殺死了她；他瞧着他親手做的可怕事情，忽然覺得一種厭惡的、可憎的、卑賤的恐懼。薇爾卡的半裸身體仍舊在床上顫抖。笛勒克托爾斯基的大腿害怕得打戰；可是一個僞君子，懦夫，兼無賴的理性乃然存在：他依舊有充分的勇氣挺起左邊的胸膛，向那兒開一槍。他扳動鎗機，由於疼痛，由於驚駭，由於鎗響，而大叫起來時，薇爾卡身體的痙攣也同時停止了。薇爾卡死了兩個禮拜以後，那天真、歡笑、溫和、好吵架的小白曼加也死了。照亞門卡司

司空見慣的情形，有一回大家七嘴八舌的吵起來，後來扭打成一團，不知誰拿起一個重的空酒瓶打在她頭上，打死了她。殺人犯始終沒查出來。

在亞門卡司，在艾瑪·愛德華朵夫娜妓院中，種種事變極快的發生；幾乎沒有一個居民逃脫血腥的、污穢的、或恥辱的末日。

最後的、最規模宏大的、同時也是流血最多的災難，是兵士在亞門卡司的搗毀。

夜裏，兩個騎兵在一盧布的妓院被困住，打一頓，拋到街上。衣服扯碎，鮮血淋漓，他們回到營房，他們的同伴從早晨起在過本聯隊的假日，剛剛歸隊。所以，不到半個鐘頭，一百來個大兵衝進亞門卡司，開始挨門沿戶的搗毀。一路上有無數的羣衆臨時加入——拾垃圾的、告化子、流浪漢、扒手、烏龜。所有房子的窗玻璃統統打破，大鋼琴打得粉粉碎。羽毛的床褥給割破，鴨毛丟到街心。此後很久——大概有兩天——數不清的鴨毛像雪片那樣在亞門卡司飛舞迴旋。窻姐兒，沒戴帽子，赤身露體，被趕到街上來。三個看門人活活給打死。這羣亂民打碎，塗污，撕碎，特瑞貝爾妓院的一切絲綢的和充天鵝絨的傢具。他們還連帶搗毀了鄰近的飯店和酒館。

醉醺醺的、渴血的、令人戰慄的屠殺，連續七小時之久，直到後來那些率領大隊的軍事

當局帶着救火隊趕來擊退而且解散了憤怒的羣衆爲止。兩個半盧布的妓院起火，可是火勢不久就撲熄了。不過，第二天，騷擾重燃；這回波及全城和城郊。完全出乎意外，這騷擾變質，成爲屠殺猶太人，連綿三天，說不盡的慘痛和殘酷。

一個禮拜以後，總督下令立刻封閉亞門卡司和本城別的街道上的妓院。老板娘們只容許用一個禮拜功夫解決有關她們財產的事務。

消滅，垮台，被劫，失去舊日尊嚴氣派，可笑又可憐，那些年老衰弱的老板娘和肥臉粗魯的搗母趕緊收拾行李。一個月以後，只有亞瑪這名字叫人回想到歡樂的亞門司卡亞街，和那紛擾的、丟醜的、可怕的亞門卡司。

不過，就連街名不久也給別的比較文雅的名字所代替，爲的是叫人忘掉過往的、不可饒恕的時代。

所有那些大馬亨瑞達，肥姬第，波蘭貓萊爾卡和別的女人——永遠天真和愚蠢，常常叫人感動和開心，大多數是受騙的、誤入歧途的孩子——散佈在這大城，消化在那裏面。從她們身上生出一個新的社會層——徜徉街頭的單身雉妓層。關於她們的生活，同樣可憐而反常，不過渲染着別的興趣和習慣，本書作者日後也要講一講——仍舊獻給青年和母親。

版初月八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瑪 亞
著 林 普 庫
譯 龍 汝

元 四 十 二 價 定

7017
0002 5.84

7

